

武俠世界
第31年
51
$10.00

編者話

揚州大善人萬里被殺，兇手喬飛的樣貌與萬里有幾分相似，於是李代桃僵，把屍體收藏起來，自己僞裝萬里，掌管萬家龐大產業，後來被萬里的外侄韋青找出藏屍，並揭發喬飛的身份，韋青更身負調查故宮盜寶案的重責……本期的巨型小說「十面埋伏」乃司空羽先生所著，故事內容新穎奇特，情節緊張刺激，欲知韋青如何抽絲剝繭，追緝兇手，故宮盜寶案的背後又隱藏着甚麼秘密呢？請閱讀本文。

*　　*　　*

由於生活指數不斷上升，本刊的各項開支亦相應遞增，致令本刊不得不由第32年第1期開始將售價調整至每本港幣十二元整，藉此盼能稍爲平衡開支，在此還深切希望廣大讀者給予支持及意見，謹此致謝！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精心著作「龍虎風雲變」，一個吸血狂魔引出一段奇仇怨情，更牽涉少林、峨嵋兩派。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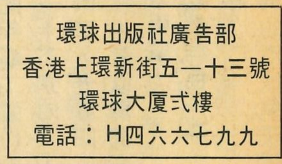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1年
第51期
（總號159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十面埋伏

民初黑社會揭秘錄／司空羽·文 可飛·圖

秦璽下落　衆說紛紜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在揚州。」唐朝詩人徐凝之把揚州捧上了天，也把它打下地獄。

「煙花三月下揚州」以後，直至民初，揚州仍然是個很不錯的地方。

韋青來到揚州的當天下午，就來拜訪這位曾在上海「會防局」大顯身手的現任偵緝隊隊長郝振鵬。

提起上海「會防局」，國人一定會立刻想起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會審公廨」，那當然是不平等條約下的畸型產物。

凡是國人在租界上犯了法，所謂「公審」，只是欺人之談。中國人連陪審的資格都沒有，眞正是喪權辱國，令人髮指。國人在洋主人的淫威下討生活，斑斑血淚，罄竹難書。

「會防局」專司緝捕工作，這和郝隊長目前偵緝隊的工作性質類似，正是量才適用。

民國十四、五年間，正是奉系東北王張作霖的黃金時代，勢力伸延至快，直達江南。張作霖在北京就任海、陸大元帥時，備極風光，召見外國使者，列鼎而食。

郝隊長銜着半尺長的烟咀進入會客室，打量着這位年輕訪客，二十五六或二十七八，反正未超過這年紀吧，英挺中透着點粗獷，身材高佻結實，頭髮漆黑和牙齒潔白兩者是他最大的特徵。

「郝振鵬！」老郝開門見山報出字號，和韋青握手，目光却傾注在茶點的排列上，似乎心裡已有數，笑笑說：「兄弟是……」

「三八二一！」這是洪又作「紅」幫字號的隱語，洪字正是由「三八二一」組成的。

洪幫稱這種隱爲「春典子」或「春點子」。

「兄弟韋青。」端起茶杯，左手拇食二指揑杯，中指、無名指及小指伸直，這叫作「三番子」，又叫「三滴水」。

郝振鵬把烟揑熄，放下烟嘴，說：「請問兄弟，梁山上有三十六把金交椅、七十二座銀欖台，不知你老弟高陞哪把金交椅？哪座銀欖台？望你老弟開金口，漏玉牙，申登起來，兄弟也好稱呼！」

這是盤道，又稱「清包袱」，聽起來很俗也很土，但在民間，這種連絡暗語又非通俗易懂不可。

因爲在幫會的份子中，飽學之士畢竟是佔極少數的，措詞深澀，易生誤會。

韋青說：「兄弟初入龍門，不知深淺，初上梁山，不知高低。多在寒舍，少在外遊。五陰六陽全不曉，三綱五常都不知，少讀詩書，不知周公之禮。兄弟不方不圓，不週不全，望你老哥海涵！」

「清包袱」要對答如流，反之，如忘詞掉句，可能會被疑爲奸細。

「兄弟不愧爲光棍！」

「過譽！」「光棍」二字用在一般人身上，可能遭到白眼。但在洪門，他們把「光棍」解釋爲「至明爲光」、「不屈爲棍」，是很體面的意思。

據說洪門最早源於漢獻帝二十五年，其間最具規模，而又有嚴密組織的却是在宋朝徽宗六年，宋江等一百零八人嘯聚梁山泊，歃血爲盟。而洪門組織的規章，係仿梁山而訂。

這當然只是傳說，一般人相信洪門之粗具是明末清初，以反清復明爲號召，且以殷洪盛等人爲首而成立的組織，其中不乏名士襄助，顧炎武(亭林)即爲一代表性的人物。

郝振鵬說：「不知兄弟在家的排行是……」

這才是「清包袱」的最大目的，排行即輩份之意，洪門對輩份是十分重視的。

韋青淡然說：「兄弟在家排行二十一……」

郝振鵬面色一肅，顯然未想到韋青如此年輕，輩份却這麼高。通常二十多三十不到的人，二十四、五輩份已不低了，老霍四十出頭，也不過是二十三，還以爲很高呢，却仍比這小子矮了兩輩。

老郝神色一肅，說：「不知尊師如何稱呼？」

別的可以瞎矇冒充，這個就不容易了。

「家師上蕭下健。」

「圈內」(即洪門)的人，誰不知蘇州蕭老爺子乃是「雙龍頭」(又稱制皇)、「龍頭」之下的副龍頭，在內八堂排名第三，地位顯赫。

「龍頭」就是洪門頂尖人物，雖然上面還有「雙龍頭」(又稱制皇，有太上皇之意)，却無實權。

郝振鵬吩咐重換了茶點，說：「長輩有何吩咐？」

「我是向隊長打聽一個人的。」

「如果是揚州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兄弟一定知道。」

「此人名叫韋雲。」

「莫非……」郝振鵬目光一凝，道：「是長輩的……」

「族弟。」

「噢！」郝振鵬說：「晚輩知道，令族弟在地面上出了點漏子，還在本隊拘留所待了幾天，後來因証據不足而開釋了！」

「不知是涉及甚麼案子？」

「是因地方上一個地痞被殺而涉嫌，但証據不足，當然要放人！」

「郝隊長知不知道他是否還在揚州？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這個……」郝振鵬扯起粗大的洋金鍊子，取出一塊名貴懷錶瞄了一下，暗示他很忙，說：「晚輩也不大清楚，不過以晚輩推測，到賭場或風月場中去看看，也許能……」

「不打擾了！」韋青離座說：「謝謝隊長抽暇接待，如能找到族弟，一定前來拜謝！」

「長輩不必客氣！要是賢昆仲團聚了，也請知會一聲，晚輩也好放心！晚輩能幫上忙的，也請長輩不必見外。」

「一定，一定。」

到了門外，郝振鵬忽然低聲說：「長輩是何時到達揚州的？」

「就在今天上午。」

「長輩可曾聽到一些耳語？」

「耳語？甚麼耳語？」

「謠言！」郝振鵬又搖搖手說：「八成是謠言！」

韋青說：「隊長何不說出來印証一下？在下在揚州附近倒是聽到一些傳聞！」

郝振鵬低聲道：「是不是風傳秦朝的『翻天子』落在揚州？長輩您說這碼子事兒荒不荒謬？因而各考古學家、古董巨商、野心家以及殺手等亦齊集揚州。」

韋青笑笑，說：「兄弟也聽說過。」

「長輩以爲有此可能？」

「空穴來風，也不無因由。」韋青說：「璽爲古王者之印。秦璽當然就是秦始皇御用大印（洪幫稱爲翻天子，而幫會或機關之關防也稱翻天子）。秦以前是以金銀作印，始皇得和氏之璧，由李斯作書，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先不說這八個字對政治有野心的人有多大的誘惑力，在古董商心目中造成的震撼就可想而知了。」

「長輩之言，眞是一針見血。」

韋青續說：「秦亡後，子嬰獻璽於漢高祖，後歸王莽，莽敗，王憲得璽，但爲李松所殺。松獻璽於更始，更始降赤眉。以後連續轉手，董卓亂，璽被投諸井，孫堅討卓，見井中有異彩，復得璽。漢傳魏，魏傳晉武帝……」

那知郝振鵬賣弄地接說：「百次輾轉歸閔，閔敗，存其大將軍蔣幹處，蔣被攻，求助東晉，璽卒歸建康。但到此秦璽是否仍爲原先和氏之璧，言人人殊……」

韋青以爲「二分無賴在揚州」並不盡然，郝振鵬土生土長在揚州，在上海「會防局」也弄過不少的造孽錢，却並非胸無點墨之輩。他說：「以後呢？」

郝振鵬說：「長輩一定比我更清楚一些的！」

郝振鵬如此關心秦璽，可見此事在揚州已造成了一股旋風。韋青說：「有人說，當晉懷帝失國時，此璽已失踪，而流傳到東晉的必是贋品，因爲唐高祖、宋太祖及至胡、元入主，都未提及此璽。明太祖以美玉製璽，而滿清又在璽上分鐫滿漢文字，似也可信秦璽失踪。」韋青又說：「但是，果如傳說中秦璽已於晉懷帝失國時失踪，何以唐、宋、元、明、清之國印皆稱璽？」

「這……」郝振鵬肅然起敬：「長輩高見！」

韋青希望有心人都相信秦璽落在揚州，他也希望那些有心人以爲他也相信秦璽是落在揚州。

韋青低聲說：「隊長可知章九如其人？」

「知……知道。他不就是國內最著名的考古學家兼古董鑑定權威以及收藏家嗎？」

「不錯！試問，以章九如的身份來說，若是空穴來風，他會到揚州來湊熱鬧嗎？」

最後，郝振鵬瞇着眼送走韋青，睨着他的背影世故地笑笑。

世上聰明人很多，但有智慧的却很少。

＊　＊　＊

萬里是韋青的表舅，也是揚州赫赫有名的人物，韋青到揚州，不能不作禮貌上的拜訪。

揚州人可以罵某某督軍不是人，但談起萬大善人，却無人不知。

那知韋青這一拜訪，竟無法脫身，表舅父女都說，到了揚州要是讓韋青住客棧，就太見外了。盛情難却，韋青勉爲其難的留下了。

不過表妹萬小柔那份熱情，眞叫他受不了。

到萬家的第五天，由於萬家老僕之子江立席捲巨資潛逃，萬里邀請韋青陪同江父一起去追，追上後由韋青出手，斬斷了江立的右臂。儘管老僕江濤當時堅請韋青和萬爺殺了這個不肖子，萬爺宅心仁厚，阻止韋青進一步行動。

當時，萬老爺子說放他一馬算了。主要是江濤在萬家二十多年，忠心耿耿，勞苦功高。

對於這件事，老僕曾跪在萬老爺子面前直流淚，他說就是粉身碎骨也報答不了老爺子的寬大之恩。

返回萬宅，萬小柔迎上來，說：「表哥，這半天你去了甚麼地方？」人如其名，看來有點柔柔地，却也只是「小柔」而已。

「爲表舅辦一件事。」

「是甚麼事啊？三個人都神秘兮兮的。」

「去收兩筆地租……」

「見鬼！我爹才不會親自去收地租哩！八成是去追小江。」萬小柔外表柔柔地，女人味十足，却刁鑽得很。

「既然知道，還問我幹甚麼？」原來他們自小認識，且有了點感情，這次重逢，小柔對他很熱情，韋青却趁機溜了。

＊　＊　＊

揚州雖然繁華了數百年，風格却一直不變，這兒樓房不多，但深宅大院却極多，三五進、六七進的到處可見。當然，名勝古蹟中的樓可不少，

如：明月樓、迷樓、騎鶴樓及文選樓等等。這些名樓也都有它的出處，據說明月樓爲子昂所建，且有他的題句：春風花閣三千客，明月揚州第一樓。

至於騎鶴樓，傳說有四人作客於此，各敘其願，一願作揚州刺史，一願腰纏萬貫作富翁，另一願跨鶴飛昇，遨遊空溟。第四個人卻說括其願——腰纏十萬貫，跨鶴上揚州。

文選樓傳說是梁昭明太子撰寫昭明文選之處。儘管揚州的樓房很少，「美人窩」卻是不少。

秋夜，有點料峭。一個衣著入時、英挺而有點粗獷的年輕人，銜着煙捲兒，雙手插在寶藍色湖縐夾襖衣袋中，有點流氣地進入「美人窩」的朱漆大門內。

「小開……」龜奴大概是上海人，哈着腰，瓜皮小帽緊扣在眉尖上，說：「儂可是長遠弗來哩！那能今朝有辰光到這裡厢白相？小開，可有相好的姑娘嗎？沒有熟姑娘也沒有關係，阿拉給儂介紹一位……」

嫖客淡然說：「阿酥在不在？」

龜奴以爲是鴇子的朋友，一楞之下又堆着笑臉：「小開，儂那能？是老闆的朋友，也不早說，在……在。」

年輕人往小客廳椅子上一坐，揮揮手說：「就是她吧！」

龜奴又是一楞，吶吶地說：「小開，儂說甚麼？」

「阿拉說要找阿酥！年紀大點的比較體貼……」

龜奴上下打量對方，把瓜皮帽往腦勺子上一推，齜牙咧嘴地說：「拆那！儂以爲這是上海的鹹水妹、私門頭和羅宋湯？儂走錯門了吧？」

上海是頂尖大都會，不論是好的或壞的，小地方一律向上海看齊。上海的風月場所可多哩。高級的有所謂長三、么二，最早的書寓，也就是女校書，這種賣藝不賣身的妓女，必須能說書、歌舞，且能操弦者。另有所謂「花煙間」，等於吸毒、嫖妓同時進行。在民國二十二年以前，禁煙尚未雷厲風行，小東門一帶觸目皆是。另外有所謂嚮導社、雉妓、蕩白，以及鹹肉莊等等。所謂鹹水妹，是由外文「handsomemaid」而來，她們是專門接待洋水兵的。

年輕人不耐地揮揮手：「快去叫阿酥啊！在這兒聒噪甚麼？」

龜奴脖子上的青筋都繃了起來，挽着衣袖說：「拆那！撈過界了啊……」

年輕人把煙蒂吹出，滋啦一聲粘在龜奴的脖子上，龜奴尖叫着跳了起來。

這工夫進來兩個人，爲首的一聲不吭便一拳砸來。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難得有機會活動一下筋骨，也不會讓鴇母以爲他們尸位素餐，聾子的耳朵——擺設。

年輕人坐着未動，抄住此人的手腕一扭一別，這人正在張牙舞爪發狠，正好咬在他自己的手背上，接着斷嗥着摔了出去。另一個一脚猛踹而來，年輕人托着他的脚踝一送，摔到門外去了。

這工夫，龜奴把頭目請了來，此人高頭大馬，剃了個光頭，綽號「大蘿蔔」，看來是南京人。大蘿蔔在門內一站，自年輕人那處向外望去，連門都不見，可見塊頭之大，他叉着腰，說：「哥們初來揚州？」

「嗯！」

「難怪！這美人窩不大一樣……」

「你是說這兒不是賣的？」

「當然賣！不過，可能有很多人玩不起。」

年輕人笑了一陣，說：「老兄說的也沒有甚麼不對。正因爲如此，所以才想找個過氣的老蟹玩玩！」

「辣塊，奶奶的！你這是找死……」這塊頭之大，也眞唬人，普通人連研究也不敢研究，蒲扇似的巴掌挾着勁風掃了過來。

年輕人未站起，但雙腿卻注上了暗勁，只見他一手往那巨腕上一抓，另一手已托上了粗逾兩圍的腰部借勁一送。偌大的身子落在一個精緻的小几上，後果可知。

稍後，總管大金牙把他請到另一會客室內，還上了茶點，皮笑肉不笑地說：「這位爺，下人招待不週，請多包涵。」

「還好！不過貴館眞是人才濟濟，剛才那位仁兄，居然把硬木小茶几砸得四分五裂！」

大金牙乾笑着說：「這伙計剛來，粗漢，爺們不值得和他計較。爺們要玩，不才倒可以爲您推介一位……」

「我不是說過，年紀大的比較體貼，所以才叫阿酥的嗎？」

大金牙的涵養還眞不賴，打了個哈哈：「爺們開玩笑嘛！也不必認眞，可別和我們下人過不去。」

「怎麼！阿酥不作生意了？」

「爺們似乎不是來找樂子的。」

「那你說我是來幹甚麼的？」

「爺們，你既是玩家，也該知道，人和樹木差不多。樹老了會生出虬根，彎彎曲曲；人老了腰不像腰，臀不像臀。要是再發胖些，由於肚皮大屁股小，腿細而彎，加上兩個布袋似的奶子，簡直就是一隻哈蟆精。不要說玩，就是看一眼也倒胃口。」

「阿酥才四十一歲，看來不過三十左右，說她二十七八歲也有人信，細皮白肉，隆臀聳胸，和以前差不多，客人只要被她接一次，骨頭沒有不酥的，因而得名。這也正是我堅持要找她的原因。」

大金牙的眼囊內抽搐了一陣，被大煙槍醺烤得發黃的手指，不停地交叉在一起抽動着，似已忍無可忍，說：「哥們，凡是幹這行的，在地面上都

有點來往，嘿嘿！要是抓破了臉，你豎着進來，可要橫着出去！」

年輕人磕着瓜子，擇「鮮」固執，似非要阿酥不可。

大金牙沒有四兩肉的馬臉又拉長了兩寸，像自牙縫迸出來的說：「小子，作人不可過份。就是地方上的士紳，甚至偵緝隊長見了我們老闆，還要叫聲阿酥姐哩！你算甚麼東西！娘的，別咋唬！再不滾，大爺包你是抱着香爐打噴嚏——一臉灰！」站起來雙手一握，不但指節，連雙臂骨節也同時發出一陣暴響。

年輕人暗暗點頭，大金牙比大蘿蔔等人可就不大一樣了。

這工夫，大金牙那隻黃黃且留有長指甲的右手，帶着銳風掃到。

年輕人站了起來閃避着嚷嚷：「大茶壺欺負嫖客，美人窩是這樣待客的……」

顯然，大金牙頗精搏擊，尤其是鷹爪功這類工夫，但年輕人不還手，他連攻七八手都落了空。

「住手！」一個看來三十左右，或二十七八歲的盛裝美婦出現門外，在這一刹，她的目光和年輕人的目光一接，似有某種默契的神色，卻一閃即失。

大金牙很識相，打下去討不了好，孩子哭抱給他娘，立刻退到鴇母身後。

這美婦上身是墨綠斜襟軟緞夾襖，醬紫天鵝絨坎肩，配上珊瑚琵琶型的鈕子；下面是青色杭綢碎花百褶裙；穿了一雙鵝黃緞面繡着「喜上梅(眉)梢」的繡花鞋。鼻子是鼻子，眼睛是眼睛，腰是腰，臀是臀，難怪這小子非找阿酥不可了。

年輕人上前一手搭在阿酥的肩上，說：「阿酥，徐娘半老，妳果然風韻不減當年哩！」對大金牙聳聳肩，又道：「你這該相信我的眼光如何了吧？」

大金牙的眼珠子都快要彈出來了。但他知道，老闆的作風一向是無事躲事，有事不怕事。看來，老闆對這個小子並不十分惱火，是不是光棍，這檔口才知分曉。

「要死格！」阿酥撥開他的手：「儂那能，阿拉老蟹一隻，別七弗搭八好嗎？」

「別客氣！在我的心目中，美人窩的紅姑娘林妹妹也未必有妳好。」拉着阿酥就要上樓。

院中有人大喝一聲，且傳來拉動鎗栓的「卡察」聲。年輕人回頭望去，院中站着五六個人。為首的拿着一支九聯珠，一身軍裝，左臂上有「聯合糾察隊」字樣的臂章。

大概是保安隊、偵緝隊、警察局和團練總部(鄉團總練)的聯合糾察隊。除了警局為三人，其餘各為一人。為首的是保安隊的一個排長。

另外五人正好是每人一支八音子、七星子、六輪子、五蜂子和一支大金鈎步鎗。

在當時，這是一種名步鎗，國產的奉天兵工廠造及漢陽造都難以比擬，烤青的鎗身在燈光下閃閃生光。

「幹甚麼的？」排長斥問着。

「到這兒來還會幹甚麼？」

「你叫甚麼名字？從哪裡來的？」

「韋青。從張家口來的。」

「張家口？」排長是江南人，長了這麼大還沒離開過鎮、揚一帶，以為他信口胡扯，或者是沒聽清楚。

韋青哂然說：「涼州七里十萬家，胡人半解彈琵琶。就是那個漢、滿、回、維吾爾、烏茲別克以及哈薩克人雜處的張家口。」

排長有點尷尬，不免慍怒：「你是幹甚麼的？」

「皮貨商。」

「住在那一家客棧裡？」

韋青攤攤手，帶點流氣地向阿酥眨眨眼，說：「本來要住客棧，可是表舅說，到揚州來住客棧，太不像話，就派人把我的行李搬到他府上去了。」

排長脫口罵道：「像你這種砸窰子、擾亂治安的壞蛋，你的表舅也不會是甚麼好東西。他住在甚麼地方？叫甚麼名字？能不能保你？」

「保我？」韋青取出一根煙卷兒往唇上一叼，拔出一根洋火，在大金牙的後頸髮根上一劃，「嗤」地一聲，燃着煙，長長地吐出白煙，都噴在阿酥的臉上。

「要死格！拆那……」阿酥急忙用絲帕撥開煙。

大金牙的眼珠子都氣紅了。

但聯合糾察隊在此，一定不會放過這個吃生米的傢伙。

排長厲聲說：「帶走！」

「慢着！」韋青笑笑說：「排長不是問我，家表舅會不會保我嗎？」

「總爺又不想問了！」

「總爺不問，我卻不能不說，免得排長事後左右為難。家表舅萬里，在揚州地面上有那麼一點小名氣……」

排長和大金牙等人面色一變。

阿酥說：「那能？儂是萬老爺子的親戚？這辰光才說，迭格事體交關……」

排長不能前倨後恭，仍然冷冷地說：「帶走！」只是語氣溫和多了。到了門外，又低聲說：「韋先生，萬老爺子是地方上的聞人，也是大善人。兄弟嘛！穿了二尺半，吃糧拿餉，在場面上要是不公事公辦，以後就不好辦事了。你回去吧！萬老爺子面前代問個好。」

「一句話！排長再見……」韋青揚長而去。

大金牙縮回頭去，匆匆上了樓。阿酥說：「怎麼樣？」

「老闆真是女諸葛，排長把他放了！」大金牙說：「可是誰敢說他不是冒牌貨？萬老爺子的親戚會來砸窰子？」

阿酥說：「我已經派人跟蹤去了。」

大金牙心想，如果跟蹤的人証明他真是萬里的親戚，妳又能如何？他指名要嫖妳，看來妳似乎不大怎麼在乎，莫非想啃嫩草？

原來大金牙是鎮、揚一帶的名護院，要不是毒癮太深，也不會混到勾欄院來，大可為一些軍閥大佬作保鏢，進帳更為可觀。雖然那年頭一些大佬和軍閥不好此道者很少，但卻都不願要有煙癮之流的保鏢，因為在緊要關頭一旦上了癮，呵欠鼻涕一齊來，那就誤事了。

大金牙在此作總管，頗能稱職，有幾次流氓鬧事，他都能一一擺平，嘴皮子能講兩句，手底下也不含糊，所以阿酥很器重他。

而他卻很希望和阿酥湊合湊合，因為阿酥有錢，人也長得不賴。可是阿酥硬是裝糊塗，好像對他這番意思根本未曾覺察到似的。

這工夫，小八子奔了回來上了樓，說：「奶奶的！他真是萬家的親戚，我眼看他進入萬家的大門。」

大金牙說：「小八子，這就足以証明他和萬老爺子的關係？」

「辣塊？奶奶的！」小八子二十五歲，長了一臉雀斑，留了個小平頭，說：「總管，他進入萬家大門，門房還向他點頭哈腰，口稱表少爺，還要怎麼樣才能証明他們的親屬關係？」

這時阿酥忽然在內間說：「小八子，備車。」

「是。」小八子說：「老闆要去聽戲？」

「聽你的頭！這辰光阿拉會去聽戲？」阿酥說：「萬老爺子是有身份的人，應該不會護短，你們可都聽到了吧？他的外甥要嫖我，這口氣我怎麼嚥得下去？」

大金牙吶吶說：「老闆要去找萬老爺子？」

「儂那能？韋青迭格癟三，殺千刀的，老娘要不能讓他到這裡來賠罪，阿拉就跟他姓！」

阿酥氣沖沖地下了樓，大金牙本想勸止，卻也知道勸也沒有用。心想，要是萬老爺子護犢，來個軟硬不吃，妳能踩着他的小肚子，拔下他的老二當橫笛吹嗎？

＊　＊　＊

阿酥有自用包車，在揚州地面有這種包車(黃包車，又稱洋車)的不多，固然也有以汽車代步的，但那多為大佬和軍閥，且常到遠處去，僅在揚州，這街道也不便行駛汽車，所以私家汽車很少。只不過阿酥這輛包車卻非一般黃包車可比，邊角包銀葉子，踏腳處邊上包白銅，閃閃生光，極盡豪華。

「老爺，」萬家門房在大廳門外報告：「『美人窩』的老闆阿酥在門外求見。」

「阿酥？」萬里父女正在聊天，萬小柔說：「沒有聽錯吧？勾欄院的鴇母也有資格來見我爹？」

萬里說：「她有沒有說甚麼事要見我？」

「她說萬府的人去砸窰子，似乎是告狀來的！」

萬里一愣，說：「是甚麼人？」

「她沒有說，似乎要當面報告老爺。」

萬里揮揮手，說：「叫她進來吧！」

門房匆匆離去，萬小柔說：「爹，我看她是胡說八道，咱們萬家沒有人會來那一手的。」

萬里負手踱着，說：「如無此事，她也不敢攀誣，只怕是別人鬧事栽在咱們頭上，不過爹以為在揚州地面上混的人，還不敢這麼不開眼……」

這工夫門房已帶着阿酥來到客廳門口，萬里不能表示輕慢，迎到門口：「請裡面坐！」

阿酥笑着走入，小八子跟在後面。阿酥說：「萬老爺子，儂別見怪，阿拉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萬里說：「孫老闆不妨直言，果有萬家的人前去惹事，不論是誰，一律嚴辦！」

「迭格事體，沒有這麼嚴重，只是阿拉要向老爺子打個招呼，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

「惹事的是誰？」

「老爺子，儂有一位表外甥？」

「甚麼？韋青會去鬧事？」

「不！」萬小柔大聲說：「韋青表哥絕對不會的……」

萬里揮手阻止她說下去。「孫老闆，這是甚麼時候發生的事？」

「就是大約在一個小時之前吧！本來聯合糾察隊要把他帶回隊部去，後來聽他說是老爺子的親戚，到了門外又把他放了！」

「不可能！不可能！」萬小柔堅信韋青不會作這種事：「他根本就不會去那種下流的地方。」

「的確！」阿酥笑笑說：「老爺子的親戚，的確不該去那種下流的地方。不過話又說回來，如說那兒下流，也只是命運的播弄，那些可憐蟲本身卻也未必下流，要不是她們的父母把她們賣入勾欄，世上沒有幾個女人不願在家裏當千金小姐，而願意去賣笑的，您說是不是，老爺子？」原來她說起國語來也頗標準。

萬里自然聽出話中有刺，但也是實情，有粉誰也會往臉上擦。他說：「這件事很簡單，把韋青叫來問問，不就結了嗎？」

「還是老爺子乾脆！」阿酥說：「要証明這件事，這是再簡單不過了。」

韋青被叫來時，似乎有點錯愕，但立刻泰然，萬小柔說：「表哥，你說，你會去砸窰子嗎？」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韋青的臉

上。

韋青說：「我去過『美人窩』，但不承認那是砸窰子。」

「本館有兩個伙計被他打傷。」小八子說：「辣塊，奶奶的，那不算砸窰子？」

「小八子，這兒那有你說話的份兒。」阿酥笑笑說：「韋先生既已承認，我也不想追究了。雖然韋先生口口聲聲說是非要召我打茶圍不可，而誤會就出在這兒。我這把子年紀，韋先生的歲數，當然是開玩笑，只不過我在揚州雖是茅坑吹喇叭——臭名在外，地方上的朋友也都會給點面子，只要大家能過得去，就睜一眼閉一眼算了。」

萬里的臉色很難看，因爲韋青沒有否認要嫖阿酥這件事，就全是眞的。憑萬里的身份，被一個鴇母找上門來興師問罪，極不是滋味。道歉吧，不甘，不說幾句場面話，却又有失公正的身份。

他喟然說：「韋青，眞想不到，你也會這麼糊塗，眞是想不到。」

韋青一扭身就出廳而去。萬小柔再刁鑽潑辣，爲他也說不上話。

這工夫阿酥告辭，說：「老爺子千萬別放在心上，只是我遇上了這檔子事兒，也不能不向老爺子報告一下……」

萬里居然送她到大門外。阿酥風情萬種地說：「老爺子能去坐坐，那可是蓬華生輝哩！」萬里沒說甚麼，但神色上並不太冷漠。

* * *

萬里返回客廳時，韋青已在，還有他的行李。

萬里自然知道他要幹甚麼。他嘆口氣，說：「年輕人荒唐，誰也免不了，可是我沒想到你會這麼衝動。」

韋青說：「我只不過是和阿酥開開玩笑，沒想到他們當了眞。」

「我一向很欣賞你的反應和身手，想把你留在身邊，所以你這次來，我就不打算放你走，像我這種身份的人，不能沒有一二個心腹。」

「表舅，我住客棧，也可以常常到這裡來的。」

「總是不大方便。」萬里又喟然說：「其實心腹又如何？江立就是個例子，他在萬家出生，我拿他們父子也不當下人看待，可是他拐走了七萬大洋票子，臨去那夜還玷污了ㄚ頭杏香。」

「可是那次追上他，他身上似乎沒有七萬大洋票子。」

「他早就在收租帳上作了手脚，那會放在身上？」萬里說：「你這次到揚州來，可曾聽到有關秦璽的傳說？」

「有過耳聞。」

「你對這件事有甚麼看法？」

「固然有人說秦璽不可能傳到現在，我却以爲不無可能，要不，章九如這等方家到揚州幹甚麼？」

萬里踱着，微微點頭，說：「韋青，這事你也留意點。」

「怎麼？表舅也愛好古董？」

「雖說玩物喪志，但這等古物，哪個不愛？」

「我會留意的……」

韋青自柳條包中取出一件貂皮筒子（沒有衣面及衣裏的純貂皮），說：「表舅，這是我帶來的皮貨樣品之一，一點小意思，表舅一定要收下，我這就住入客棧去了。」

萬小柔在室外偷聽，她對韋青感到失望，那是因爲她對他的期望太高，她可以原諒他的任何過錯，但這一種錯誤她却找不出理由原諒他。可是他要遷入客棧，這對花梢的人來說就更不可靠了。

萬里說：「東西我收下了，你必須答應我要常來，有很多事我要仰仗你。」

「我會的，表舅。」

「來人哪！」萬里叫來下人，吩咐把韋青的行李送到橋月客棧去，要最好的房間。

這客棧的名稱，大概是根據「二十四橋明月夜」的詩句而來的吧！

僕人走後，二人又談了一會，韋青告辭，因爲已經近午夜了，他提起隨身的皮包，這工夫萬小柔走進來，說：「表哥，我送你。」接過他手中的皮包。

「謝了！表妹，太晚了！而且妳也不便到客棧去。」

「怕甚麼？我又不是沒有去過，我爹是東家，你說我能不能去？」

「這……當然，不過太晚了！」但她已走出客廳，韋青自然也不願住在表舅的客棧，却也不便堅拒。

橋月客棧有位女掌櫃叫汪翠翹，三十郎當歲，明艷大方，見了萬小柔，就走出櫃枱張羅着：「喲！萬大小姐，是甚麼風把芳駕吹到這兒來了？」

「我表哥要住在這兒，汪阿姨，妳多關照，房間要最好的。」

磕磕長煙嘴上的香煙灰，汪翠翹笑靨如花，說：「大小姐，這還用妳叮囑嗎？來，我送這位大表哥上樓……」

她要去接萬小柔手中的皮包，但是萬小柔沒有交給她，說：「汪阿姨，把鑰匙交給我們，告訴我幾號房就成了，我親自送他上去。」

「好好，這樣也好認認房間。」汪翠翹取了鑰匙交給她。

由於幾個伙計都正好不在，二人上了樓，韋青推開房門，正要點燈，嗅覺告訴他，房中有人。

「甚麼人？」黑暗的角落中人影一閃，後窗已被推開，但晶亮的寒芒却呼嘯而來。韋青一偏頭，「篤」地一聲，一柄小型匕首已釘在門框上，還在錚錚顫動不已，而那人已穿出後窗外。

萬小柔正要去追，韋青拉住了她。「算了！上不了枱面的小嘍囉！」

「你剛到就有仇人？」

「八成是來偷皮貨的……」亮了燈，果然發現柳條包已被打開，似乎還沒有得手。

萬小柔說：「果然是來偷皮貨的。」

「小柔，妳回去吧！我會常去看表舅和妳的。」

「入住客棧，要花可就更方便哩！」她的臉色很難看。

「妳汪阿姨不是個很好的眼線嗎？回去吧！我送妳。」

「不必了！夜晚要小心！明天要去呀！」萬小柔自行下樓去了。

這工夫韋青閉上門，拔下門框上的匕首，扭下刀柄，自柄孔中抽出一個小紙卷展開，上面寫了二十幾個字：「在今夜這齣戲中，我們這些龍套角色演得還不錯吧？」

「的確不錯！」韋青笑笑，把紙條撕爛丟入紙簍中，這時，汪翠翹在門外敲了兩下門，說：「韋先生，送茶來了。」

開了房門，汪翠翹還眞有點「寶蟾送酒」的架式。這女人比起阿酥固然還不夠開放，眉梢眼角的風情卻也不遑多讓。「韋先生爲甚麼不住在萬府？」

「別提了！眞不好意思……」

「那怎麼會？看大小姐對韋先生的親密勁，應該……」

「老闆娘，我太累了！要早點休息，如果妳要知道這件事，想必認識聯合糾察隊的人和『美人窩』的阿酥，問問他們就知道了！」

* * *

午時不到，橋月客棧的食堂裡還沒有食客上座。

汪老闆坐在櫃枱內哼小調——「打牙牌」。據說她是唱紹興戲出身的，最初在此開了一家小客棧，後來不知她如何走上門路，萬老爺子爲她投資，建了這幾乎是揚州最大的一家客棧。

這工夫迎門桌上「蓬」地一聲，放下一個褡褳，沉甸甸地，發出刺耳的聲響。

汪翠翹皺皺細眉望去，一個三十五六歲、絡腮鬍子的漢子坐下就吆呼：「掌櫃的，大爺肚子餓了！吃的、喝的，要快！」

伙計顛着屁股來招呼。

這人倒也乾脆：「牛肉、豬肉、白切、紅燒、白飯、饅頭、包子、菜餃，隨便往上端，爺們絕不挑嘴，另外來五斤花雕。」

「是，貴客……」

「慢着！臨街的客房一間，大小無所謂，要乾淨。」

「錯不了的，貴客。」伙計剛剛吆呼了飯菜名稱，門外又進來了一位，這人也是三十五六，雖也是一臉風塵，却掩不住他的斯文之氣。

這位客人也叫了飯菜和房間。汪翠翹把旅客登記簿交給二老闆：「李先生，請客人登記一下。」

二老闆把客人請到櫃枱邊，道：「貴客，想必兩位都知道，近來孫部擊退了奉系的部隊（張作霖部），又據有了江浙等省，地方上散兵游勇甚多，不大平靖，所以上面規定，凡是住宿的客人都要登記。」

這正是孫傳芳剛剛兼併了浙閩蘇皖贛，自封爲五省聯軍總司令的檔口。奉系發展太快，戰線太長，只好北退。

李先生遞過筆，那位斯文的客人接過寫着：河北人，鐵金棠，三十六歲，生意人……

寫到這裏，那個絡腮鬍子的漢子竟把筆奪了過來，弄了那位客人一手的墨汁。

那客人看了他一眼，這人牛眼一瞪：「看甚麼？大爺臉上有花？他奶奶的！」

那客人只好回桌吃飯。

這粗漢在簿上寫着：「鐵大器，山東人。」又在「來此的目的」欄下，寫了個「玩」字。

他正要丟下筆，二老闆陪笑說：「貴庚是……」

「怎麼？」鐵大器牛眼一瞪，說：「他奶奶個熊！你要給大爺作媒嗎？」同時向櫃枱內的汪翠翹瞄了一眼，這才寫下「三十五歲」四個字，把筆丟在櫃枱上。

二老闆端菜放在鐵金棠的桌上，向他苦笑一下，無非是暗示鐵大器爲人粗卑，請他多多包涵之意。

二老闆正要走，那知鐵金棠笑笑說：「二老闆，你先別走，我這兒有一首打油詩，挺有意思，尤其在酒後飯罷讀之，必能消食化痰。你聽着：流淚如墨汁，放屁似黑煙，遠似烤地瓜，近看似煤炭；人說肖李逵，我說像焦贊，夜眠漆欖上，此君已不見。」

二老闆掩口而笑，本怕鐵大器盛怒，那知他正在低頭猛吞，似乎並未聽到，或者文事底子太差，根本未聽懂。

這工夫鄉團總練孫大德走了進來，往櫃枱前一站，二老闆急忙打開登記簿，而櫃枱內的汪老闆也向孫大德點頭招呼。

孫大德看完，向兩個姓鐵的客人瞄了一眼就走了。

* * *

稍後，孫大德在萬家的養心齋內，這兒只有萬里和他兩人。

孫大德說：「萬爺，剛才有個和尚在門外鬼鬼祟祟地說了四句話，不可不防，此其一；另外，傳說中京、津一帶的鐵捕已到了揚州。當然，也有人說『鐵捕』不是偵緝隊的成員。」

「孫兄見過此人？」

「見過鐵捕的人很少，今天橋月客棧來了兩個客人，一個叫鐵金棠，另一個叫鐵大器，雖是先後到達，卻非同路，我以爲其中可能有一個正是鐵捕。」

萬里似在想甚麼。孫大德說：「還

有一件事，小弟既然聽到了卻又不能不說……」

「理應如此，孫兄自管說。」

「風傳有個通緝犯和府上有點來往，此人搶過幾位下野的督軍、劫過一次獄、兩家錢莊，且身揹三條命案……」

萬里有點掛不住，說：「孫兄之言，小弟寧可信其有囉，只是舍下人口衆多，卻都是外人，不知道是誰？」

「老爺子千萬別介意，有所謂皇帝還有草鞋親哩，何況又是遠親……」

「遠親？」萬里一愣。「孫兄是指剛來的韋青？」

「韋青是誰？噢！對哩！橋月客棧客簿上有韋青這個名字，莫非是老爺子的親戚？」

「不錯，他是我的表外甥，怎麼？他有甚麼紕漏？」

「老爺子可別多心，我只是聽到了甚麼消息就要報告老爺子，你對地方上出錢出力，本部的糧餉常要你來接濟。去年到了臘月還未能換季，還不是你老爺子拿出錢來，製了數套棉軍裝才過了冬的！」

「這都是過去的事了，還提它幹甚麼？孫兄剛才說那個和尚可疑？還說了四句……」

「那是：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確是可疑。」

「是的，看他走路，就知道他是個練家子。」

「我會小心的。」

「老爺子，記得你似乎說過，有意思爲本部的武器汰舊換新。」

「我是說過。不知貴部目前有多少鎗支？還缺多少？」

「說來慚愧！揚州這麼大的地方，養不起鄉團二十八個人，一旦出了事，卻又交相抱怨鄉團是一些混吃等死的傢伙。如今只有三支套筒子、十二支漢陽造、一把快慢機和一支十三響。平均分配，二十八個弟兄還有十一個人要空着手。雖然有三支打鐵砂子的散彈鳥鎗，老爺子是知道的，那不管用，且有危險。就算也能充充數吧，還有八個弟兄沒有武器呢。平常不出事，可以輪流使用，萬一發生了事故而要全部出動，也就只好讓他們變成紅槍會了。」

「這件事我會放在心上！嗨！在揚州，萬某還數不上，但說話嘛！人人嗓大氣粗，一旦有掏荷包的事，脖子卻都縮回去了。就以牛經武和劉繼祖二人來說，就比我殷實……」

*　*　*

爲甚麼畫舫大的叫「大三張」，小的叫「小三張」呢？這是因爲大的可擺上三桌酒席。這些不同的畫舫，名稱很多，前蓆棚後木頂者謂之「牛舌頭」，單槳者爲「划子船」，雙槳稱之爲「雙飛燕」，以玻璃嵌窗者，都稱爲「玻璃船」。

凡是四方客卿、達官及城內富賈，有船者，都泊在北門碼頭，非遊人所能乘坐。

此刻，下午四點左右，韋青在一艘「小三張」上，一個二十左右的健女負責划船，陪他說話的是個花信左右的女人，豐腴健美，明朗大方，卻並不予人低俗的感覺。

到揚州是不能不遊瘦西湖的。

「先生貴姓？我看先生滿懷心事。」

「我姓韋，姑娘貴姓？」

「我姓張，客人都叫我金絲雀，也有人叫我小金魚的。」

「這是因爲妳美而善良。至於我的心事嘛，確有，卻無人能爲我解憂。」

金絲雀嫣然一笑：「但願我能，韋先生何不說出來聽聽？反正閒着沒事，就當閒聊吧！」

「我來揚州是想找一個人，他就是舍弟韋雲。」

金絲雀忽然注視他一會，說：「我可能見過令弟一次，甚至不止一次。難怪剛才第一眼看到韋先生，有點面熟。」

「噢？在何處見到的？」

「就在這瘦西湖之中的『大三張』上。」

「莫非他正好是僱姑娘的船遊湖？」

她搖搖頭，說：「我可沒有那麼豪華的大三張，那是揚州第一美人綠牡丹的。」

韋青心頭一震，他當然知道綠牡丹其人，卻未見過。他說：「綠牡丹是怎麼樣的一個女人？」

「在揚州，經營畫舫的不少，足有六七十家，大的一家擁有一二十艘，小的一家一兩艘，但生意最好的卻是綠牡丹的。」

「爲甚麼？」

「因爲男人見了她便會着迷，所以女人恨她。如果韋先生見過她之後還會再來光顧我的小三張，那一定是太陽從西邊出來了。」

「張姑娘，妳可能誇大了些，而且，我今後不但還會來，且常常會來。」

「可惜她不在這兒，要不，我要和你打賭。」

「賭甚麼？」

「五百塊大洋，如何？」

「一句話。」韋青取出大洋票子數了五百塊：「賭金就放在妳這兒，請告訴我她的地址。」

金絲雀忽然苦笑，說：「我眞後悔告訴你這件事，只怕你這一去……」

「永不回頭了？」

她苦笑着點頭。

「本來只是拉聒，這麼說，我是非去不可了。」

「可別當眞，這是五百塊大洋啊！」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這又算得

了甚麼？」

「韋先生，你這份豪爽勁，還眞對了我的……」

「胃口？坐下，坐下，我也覺得妳不是光會耍嘴皮子那種姑娘。」

「這麼說就不大好聽了！」金絲雀坐下來，他爲她倒了一杯酒。「只能說我們的個性相近，幹這行，不能拘謹，所以大多數的客人都會用另一種目光看我們，以爲我們必兼操賤業。」

「其實我第一眼就看出妳不是那一類。」

「韋大哥，你今年貴庚？」

「二十八，妳呢？」

「二十五，叫聲大哥不算高攀吧？」

「我不以爲妳會那麼庸俗。妳是畫舫主人，高攀的是我才對。」

「大哥是不是要和我比賽庸俗？」

兩人都笑了起來，而且都自動乾了一杯。

韋青說：「請告訴我，綠牡丹住在何處？」

「韋大哥，既是朋友了，我就不希望你去。」

「怎麼？你眞的以爲我是一條飢餓的笨魚，甚麼餌都吃？」

「大哥，別笑我自作多情，雖然老大不小了，可還是花徑未曾緣客掃啊……」居然燒了盤垂下頭去，這風格另有一種可人之處：「我不希望你去涉險。」

「不知誰有資格能在這通幽花徑中……」

「要的人很多，却一個也不喜歡，而我喜歡的，人家也許嫌我出身不高呢！」

「客氣！綠牡丹到底在何處？」

「聽說她已名花有主了。」

「我不是說過，我是來找舍弟的嗎？」

「好吧！就會我會告訴你的，爲了慶祝這次邂逅，我們要喝個痛快。而且由於太高興，決定以俚歌和古箏助興侑酒！」

「太好了！小雀妹子。」

淨了手焚了伽南香，調好弦，箏聲起，歌聲隨之：「郎莫開航者，西風又大了些；郎要東西和奴說，郎身若冷奴身熱，且受用而今這一夜。明日風和便去也，奴心安貼……」

詞意纏綿，箏音美妙，一曲甫停，韋青連連叫好，一個船孃有此技藝，能不叫人刮目相看？但就在這時，另一艘小三張交駛而過，相距約莫一丈七八，一個人影有如淡月下的蝙蝠影子，一瀉入艙。

「韋大哥，小心……」幾乎在這瞬間，來人手中七八寸長的薄刀，已到了韋青左後側半尺處，韋青橫移半步，以刺客的速度，應該還有攻擊的餘力，但金絲雀厲叱聲中，竟向刺客砸出一箏，而且不像是沒有招式地亂打。

匕首猛掃，箏弦被劃斷四五根，發出刺耳的聲音。

韋青空手入白刃，伸手就抓對方的薄刀，刺客知道無法得手，穿窗而出，「嗤」地一聲沒入湖中，前後沒超過三秒鐘。

「小雀妹子，眞想不到妳的手脚這麼俐落。」

金絲雀向划船的姑娘一揮手，說：「追上那艘小三張問問看。」

但那小三張的船孃只能告訴她那刺客黑瘦，沒有甚麼特徵。

金絲雀說：「韋大哥，你剛來揚州就有仇人？到我家坐坐好不好？我要給你壓驚。」

「府上有些甚麼人？」

「就我一個人……」

兩進四合房，是她經營畫舫盈餘買下的。

韋青說：「看看妳的成就，眞使我汗顏，昂藏七尺之軀，竟然是上無片瓦，下無立椎！」

「大哥，如不介意，這兒就是你的片瓦和立椎之處。」金絲雀似乎已經動了情。

「小雀妹子，我以交妳這個朋友爲榮。」

「算了吧！韋大哥，我知道配不上你，卻很佩服你是個對女人及目標不馬虎而擇善固執的男人。現在我告訴你綠牡丹的地址。」她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雀妹，多謝接待，改日再來打擾……」韋青和她珍重作別。

金絲雀心想，見了綠牡丹你還會來此才怪。

交上這麼一位紅粉女友，韋青很高興，但在小三張上遇到刺客，可就不妙了。他以爲自己來得如此秘密，居然到了不久就被人悉破，至少是已有人啓疑，要不，絕不會有人行刺。他告訴自己要特別小心。

*　*　*

儘管揚州的深宅大院氣象萬千，設備一應俱全，就是沒有浴室和衞生設備，因而要洗澡，男人去澡堂，婦女在家用大木盆，大戶小戶人家都是如此。

馬桶就是厠所，只是大戶人家有馬桶櫃，稍講究些而已，但不管如何講究，總要掀開馬桶蓋子吧！

韋青進入最大的一家澡堂清華池，他不進熱氣騰騰的拉門，而自小甬道往後走，經過三道小門，來到後面另一個更豪華的澡堂中。

這兒的人全是女的，池浴兩間、盆浴兩間，門上都有「盧府專用，閒人莫入」的牌子。

韋青當然知道這是甚麼地方，也知道唐突西施會有甚麼後果，但他似未計較這危險性。

稍後，他自天窗上輕巧地進入熱氣氤氳的盆浴室內，這兒有床、几、凳、桌，自然還有粧台和大鏡子。

這時盆內半躺着一個年輕姑娘，她撩撩秀髮，坐起來，取過一條大浴巾圍在身上。這浴巾只能遮住她的乳溝以下部份和膝上部份。

她跨出大浴盆，一不小心，滑倒下去，因爲地上是很滑的蛇紋石板，她尖叫着，眼見嬌軀即將倒下，但在這瞬間，一隻健臂已把她傾倒的身子架住。

正因爲如此，那條本來可以掩盡春光的大浴巾已脫落地上，那晶瑩潔白的胴體上流濺着水珠，就像剛出水的潔白天鵝身上流濺的水珠一樣。

她的身子距地面只有七八寸，驚魂甫定，由此人的脚上望上去，一雙千層底禮服呢鞋，銀灰色織貢呢夾褲和同色夾襖，衣袖挽起，露出一截白竹布褂子袖口。

再往上看，是一張英挺而略帶粗獷的面孔——一副在此節骨眼上仍不太使人討厭的臉龐。

這工夫他撿起大浴巾覆在她的身上。她接過站穩，却大力推開他，把浴巾圍上側過身子，狠聲說：「你好大的色膽！」

「姑娘，我是走錯了地方，可千萬別誤會。」

「你騙鬼！往這後面來有三道門，戒備森嚴。」

「姑娘，我眞的沒有遇上戒備的人，我本以爲這後面必是雅座，也必然有高手侍候，多花點錢也值得。」

「甚麼高手？」

「不是有所謂揚州三把刀：厨刀、剃刀、捍脚刀嗎？」

「你少在這裡瞎扯，還不快滾？」

「好好！我這就走……」

「回來，」她狠聲說：「色狼，你窺浴之後想一走了之？」她的手已抓住了牆邊的一根絲帶，那必是叫人的。

韋青攤攤手說：「我說過這是誤會，姑娘不信那也沒有辦法，其實我並不想一走了之。」

「甚麼？你還不想走？」

「不是姑娘不許我走嗎？」

「我是說你佔了我的便宜却連姓名也不留下，更未說明來意就想走？」

「來意剛才已說清楚……」

「你不是本地人，我問你來揚州的目的？」

「來找舍弟韋雲，他是我的族弟，我叫韋青。」

女郎這才仔細看他，她的手慢慢離開了那根絲帶：「你眞是韋雲的哥哥？」

「姑娘以爲我有理由說這謊言嗎？」

她目光中的敵意已斂，匆匆穿衣，韋青以爲金絲雀的話不算誇大，這綠牡丹眞是名不虛傳。她把衣衫穿好，手中忽然多了一支掌心雷小手鎗指着他：「說，你身上哪一部份最賤，挨一兩鎗而不會叫屈？」

韋青發現她目蘊殺機，絕對不像是逗着他玩的樣子，只不過她發怒時更美。

他指指心窩，說：「歸根究底，這顆心才是罪魁禍首，它若不下達命令，眼睛怎會到處梭溜？」

那知他的話剛說完，「砰」地一聲，煙硝起處，肩上微微一痛，韋青知道受了點傷，不免吃驚。要不是鎗法有把握，就是草菅人命了。

看看右肩，衣上有個小彈孔。他笑笑說：「是手下留情還是鎗法不準？」

「走吧！如果想顯示你的膽量，就跟我回去。」

「如果跟妳回去而能看到舍弟，我當然願意去。」

「這一點一定能讓你如願的。」

* * *

這裡就是揚州的一個十分秘密組織——紫衣社。

這兒的人一色紫衣，爲了易於辨別，他們的紫衣顏色十分特別，說是深紫不是深紫，說是絳紫又不是絳紫，當然也不是淺紫。由此社主人自開染坊，自染布料縫製。

這當然是金絲雀告訴他的。

綠牡丹回到紫衣社報告了她的父親盧飛，盧飛找來了韋雲說：「韋雲，你一來本社，就給你人傑地靈四品鎗手中最高的『人』字輩頭銜，可以說除了我就是你了，是吧？」

「社長栽培，韋雲永生不忘。」

「現在，令族兄韋青來找你，你看着辦。」他說了韋青窺浴的事。

韋雲心頭一凜，立即怒形於色，道：「社長，我會給您一個滿意的答覆。」他匆匆走出去。

「爹，」綠牡丹盧卿說：「這人是塊材料，可以殺殺他的銳氣和狂氣，但不可殺死他。」

「卿兒，」盧飛冷漠地說：「如何處置，相信韋雲會有分寸的，只怕他會徇私，而影響了本社六親不認的作風。妳想想看，他能出現在妳的浴室內，非但膽大包天，囂張已極，而且必然知道本社的秘密。」

「爹，如果能吸收他的話……」

「還是去看看再說吧！」

此刻，韋雲已和韋青幹上了，人所共知韋雲和盧卿很快便要訂婚了，所以窺浴事件使韋雲嚥不下這口氣，即使是族兄弟也不可原諒。

韋青力圖解釋，但韋雲不聽，二人動上手，未出兩分鐘，韋青挨了兩拳一脚，但五分鐘之後，韋雲開始挨揍了。韋青的速度捷如怒豹，韋雲是「人」字輩的首領，在鼻青臉腫之下，部下十一人齊上。

韋青猛昇驟降，鷹滾隼翻，九個人不一會其中四個已失去了抵抗力，另外五個也像血頭公鷄。就在這時，韋雲掏出一支七星子，「砰砰」兩聲，在韋青上身及下身各開了一鎗。

他們都是一些名殺手，在這麼短

的距離，那有不中之理？

族兄弟之間，爲了一個女人，居然下此毒手，不能不信「人所異於禽獸者幾稀」之嘆了。

而此刻也正是綠牡丹父女趕到之時，盧卿要阻止已遲，韋雲表現了冷血的作風，大聲說：「丢入江中！」

盧飛沒說甚麼，盧卿以爲，就是不丢入江中，韋青也活不了一兩個小時。她雖在這環境中長大，仍以爲父親和韋雲太狠太毒了。韋青是來尋親的呀！但她並未說出來。

韋青被丢入江中。

然而一小時後，韋青卻躺在金絲雀的床上。大腿上被子彈劃破一道血槽，上身腋下也是流血甚多，但傷勢不重。

「韋雲這小子眞狠心，要不是我暗中監視……」

「八成這工夫已經餵了王八。」韋青說：「小雀妹子，要不是你救我，我怎麼還會躺在妳這香噴噴的床上？」

「如果不挨鎗，你會不會躺上這張床？」

「會，只要妳不嫌我身上髒，小雀妹子，救命之恩，我怎麼報答妳？」

「怎麼又俗起來了？餓不餓呀？我給你弄吃的，蟹黃包子如何？」

「相信妳做的不比富春館的差。」

「謝哩！哥，別爲我戴高帽子！倒是有件事我不能不提一下，我救你時，有兩個人在一邊覬覦，敵友難分。」

「多大年紀？是男是女？」

「一男一女，大約都是三十多歲。」金絲雀說：「哥，似乎你到揚州來，不全是爲了找令族弟。」

「雀妹，似乎妳也不單是一位小三張的東家。」

「哥，我沒有必要瞞你，其實我是郝振鵬的眼線，認識吧？」

「不就是偵緝隊隊長嗎？」

「對！哥，我也不信你是皮貨商。」

「當然，妳若是普通船孃，又怎知紫衣社這個組織？雀妹，妳對紫衣社還知道些甚麼？」

「我是聽郝振鵬說的，他們聽命於揚州一位秘密的大人物，除了盧飛，沒有人知道直接指揮紫衣社的大人物是誰。」

「他們的任務呢？」

「清除異己，殺人越貨而已，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猜測。那種殺人不眨眼的組織，除了幹這勾當，還會幹甚麼？」

韋青當然不以爲然，只因事關重大，不便深談，並非不信任金絲雀。

第二天，爲了方便侍候韋青，於是把他移到小三張上養傷，那裡有個底艙很秘密，外人找不到。

上午金絲雀在後梢上梳頭，操船的丫頭說：「阿姨，有客人來了。」

金絲雀發現有兩個客人已上了船。這工夫其中一個較年輕的對金絲雀低聲說：「張姑娘，郝隊長說，這位是京裏派來的專員金先生，你們談談。」

這時，又有一人上了船，說：「張秀鸞，我在地面上太熟，而金專員的身份又不宜公開，所以我不便和金專員同時出現，妳要好好掩護他。」

金絲雀點點頭，這表情很不配合她這船孃的身份，而郝振鵬說完就跳上岸走了。

金永年四十左右，白淨馬長臉膛，鬍子刮得青青的，穿了一襲海藍貢呢夾袍，禮帽拿在手上，這工夫金絲雀已把客人請到中艙，丫頭送上茶點後，「小三張」已離開岸邊。

「打擾妳了，張姑娘。」

「金專員是不速之客，想隆重招待都來不及。」

「姑娘不必客氣，一切仰仗。」

「承郝隊長瞧得起，偶爾作作耳報神，小材不堪大用，只怕幫不上專員的忙。」

「客氣，隊長這人絕不會含糊。」一雙黃澄澄的色眼，在金絲雀的雙峯上梭溜了一下。

金絲雀說：「專員這次南下必有重大任務？」

「既是隊長的人，有些事就不能瞞妳。」

「我只是他的眼線，並不是他的人……」

「別誤會，我也正是這個意思。張姑娘可聽說過秦璽出現揚州的事？」

「聽人談起過，只不知有幾分可靠性？」

「應不會是空穴來風吧！」金永年說：「地面上的紫衣社和秦璽的出現，是否有點連貫性？」

金絲雀支頤想了一下，搖搖頭。「這個我可說不上來。」樣子頗爲迷人。

「好吧！咱們言歸正傳。」金永年正色說：「咱們的任務就是找尋秦璽，不惜任何代價，必須到手。」

「是的，專員。」

「秦璽爲國寶，將來不論誰得到，都要交出歸藏國庫，但由於有外國收藏家的介入，這國寶已喊出了價碼。」

金絲雀靜靜地聽着，不參加意見，這有兩個解釋，一是她知道的也許不比金永年少多少，二是對此事不感興趣。她淡然說：「有多少？」

「有一位英國收藏家出價一千萬大洋。」

「那麼多？」金絲雀動容。

金永年笑笑。「據說，有位波斯的古董商還出價兩千五百萬大洋。」

金絲雀不由暗暗咋舌，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這意外巨財誰不眼紅？她說：「既是國寶，豈容外國人插手！」

「如果暗中交易，一旦寶物出了國，誰能把它贖回來？就以逼宮事件來說，流出宮外的寶物，據說是用卡車

往外拉的，十之八九還不是到了外國博物館中了！」

清帝遜位那年，與國民政府訂有條約，經政府公佈，並通知外國使館，以昭大信。政府給予的條件十分優厚，遜帝溥儀和他的皇族，本應遷往西郊頤和園，却一直賴在紫禁城內不走，原因是北洋政府積欠條約上規定每年四百萬元的鉅款，說起來也是笑話，亡國之君居然還能訂約，足見政府之寬大了。至於當時的北洋政府，那就不堪一提了。

金絲雀說：「專員說的也是實情。」

「所以我們的任務是嚴防此寶落入外人之手。但爲了不使護寶者失望，總長徵得國務總理的默許，以國人出價五千萬大洋的十分之一獎金，贈與得寶者，如係二三人，平均分配。」

「就是由五七個人平均分享，也不是個小數目，專員這次南下，就是傳達這項命令的？」

「正是，還要督促找那東西。」

「萬一如古人所說的那樣：君子殉名，小人殉財呢？難免不會有人嫌獎金比例太少……」

「姑娘也該知道莊子說過：『竊鈎者誅，竊國者侯』這兩句話吧？」

金永年這工夫忽然趨近，把她抱起，放她坐在他的膝上，以青森森的鬍子去磨蹭她的頰頸，手也不老實起來，說：「張姑娘……我是一見鍾情……」

金絲雀心頭一驚，但她反應倒快：「專員能看上小女子，也是我們張家上一代積了陰德，燒了高香，可是小女子不能害你……」

「害……害我？」

「專員別誤會，我是說個半月以前某夜收了工靠岸，遇上一個殺千刀的，他身手了得，把小女子給……」她哭得聲淚俱下。

「張姑娘，這件事我也爲妳難過，如果認識那個人，我會給妳出口氣。這不是妳的錯，而我也不是非處女不可的人。」

「專員，小女子的話還沒說完，萬沒料到那個殺千刀的還給我留下了『回扣』。」

「這……」金永年大感失望，就像端上桌面的一道紅燒魚，正要動筷，竟發現是河豚。他說：「沒找大夫嗎？」

「當然找了，可是這種暗毛病眞見不得人，小女子在這地面上熟人多，要是一傳十，十傳百，說金絲雀身上有楊梅大瘡怎麼辦？沒法子，只有偸偸跑到泰州去，打了十來針六〇六，還沒斷根。」

那時還沒有盤尼西林，治這種病最好的就是德國的六〇六或九一四。一般人聽到楊梅就會色變。

「張姑娘，我是萬分同情……」放下她。「此番我便回京覆命，途經上海，會買些新藥寄給妳的。」

金專員交代了一番，靠岸下船離去。

金絲雀拉開秘艙的門，說：「哥，你聽到了沒有？」

「是不是指『梅』話連篇？」

她格格笑着：「哥，不是這樣的話，我能逃過狠吻嗎？」兩人相視大笑。

* * *

此刻，萬里和內外總管在大廳中談話，內總管麥嘉，作過兩位督軍的衞士，外總管郭奇，人稱刀鎗雙絕，飛刀和鎗法在關外享有盛名。

由於那和尚的事，萬里交代部下要小心戒備，他躭心的是他的大哥和大嫂。

萬宇是位篤信佛教的人，夫婦二人經常坐關，萬家的事都交萬里綜理。

據說萬家的財富有一半以上，是萬宇四十歲以前經營糧食賺來的。

這時門房報告：「老爺，有兩位姓鐵的求見。」

「姓鐵的？」萬里面色一肅，他很不喜歡這個姓，也許是因爲和「鐵捕」是同一個字。不要說萬家有甚麼現行犯，就是「鐵捕」進入萬家大門，他都會引以爲恥的。

「叫甚麼名字？他們有甚麼事？」

「一個叫鐵大器，樣子像張飛；另一個叫鐵金棠，斯斯文文的，說是要見韋少爺。」

郭奇說：「韋青不住在這裏呀！」

萬里揮揮手，說：「請他們進來吧！」

二鐵被請入客廳，上了茶後，萬里說：「不知二位找韋青有何事？」

「受人之託而已。」鐵金棠說。

這工夫萬小柔進入客廳，說：「受何人所託呀？」

「這要見了韋先生本人才能說。」又是鐵金棠回答。

萬小柔說：「二位認不認識韋青？」

「見了面就認識了。」

萬小柔說：「傳說平津一帶有一位鬼才鐵捕已來了揚州，想必是二位之一吧？」

二人互視一眼，同聲說：「不敢。」

「幹嘛這麼客氣？到底是那一位？」她自幼在天津讀小學上英專，十八歲肄業返回揚州，所以不帶江北口音。

鐵金棠一指鐵大器，說：「可能這位就是。」

那知鐵大器牛眼一瞪說：「俺才不會掠人之美，他奶奶的！」

萬里說：「二位，韋青不是住在舍下，而是住在橋月客棧內。兩位不能說出找他的原因嗎？」

「茲事體大，不足爲外人道，」鐵金棠文謅謅地說：「萬爺，反正不久自知，就此告辭。」

萬里把二人送出大門外，說：「這二人和韋青同住一家客棧，而不相識，這鐵捕之名就未免有點虛妄了。」

麥嘉說：「老爺子，這兩個傢伙陰陽怪氣，有點邪門。」

萬里哂然說：「就算其中有一個是鐵捕好了，又能如何？」

郭奇說：「老爺子，那和尚的出現，加上這兩個人莫名其妙的造訪，不能不使人擔心，尤其是住在後宅的大爺和夫人……」

「唉！」萬里喟然說：「沒當過家不知當家之苦，我早就想把這副擔子交給大哥大嫂，也許是我萬里德薄……」

郭奇說：「老爺子，您這是客氣……」這工夫萬里正要回身入內，忽見一個十三四歲的小童把一封信遞過來，說：「你就是萬大爺吧？」

「不錯，小弟弟，你是……」

「有位大爺叫我送這封信給萬大爺。」

其實，那是用桑皮紙寫成的紙條，再摺成一個方勝兒，萬里很有耐心地拆這個方勝兒，很久才拆開。

「萬爺惠鑒：

萬家壁堅炮利，高手如雲，小可斗膽出此下策，可謂最大膽狂妄之勒索者……請將三十萬大洋票子細牢，以油紙密封，再以木盒裝好，於今夜十二時正，派二人送至西郊河岸大榆樹下，切勿自誤。如告發或跟蹤，與小可作對，下手對象，將不限於萬爺本身，令兄嫂將遭池魚之殃，莫怪言之不預……

孟嘗門下，取乎雞鳴。雖難登大雅，唯出偏師以勝之，亦爲兵家常事耳……」下面具名爲「余大膽」。

的確，在揚州向萬老爺子勒索敲詐，豈止大膽，實在有點瘋狂。

萬里手中的桑皮紙正瑟索發抖，自然不是懼怕，而是盛怒，說：「反了！反了！這還了得！」

再找小童，早已消失在街角，麥、郭二位總管去追，但未追上。

稍後，萬里派人去知會鄉團孫大德。以他的聲望，當然可以去找保安隊隊長，只要他一句話，派兩個小隊(一小隊相當於一排人)來此日夜保護，絕無問題。

依總管苗玉堂的意思，可以這麼做，反正保安隊不住在大宅內，在外面遙遙監視，還可以換上便衣。但萬里喟然說：「玉堂，憑我們萬家，對付一個敲詐的毛賊，如果勞動保安隊，那並不是表示我們有辦法，而是沒落和悲哀了……」

苗玉堂是總總管，郭、麥二人還受他指揮。苗玉堂向麥、郭二人微微點頭，表示同意這看法。

不久孫大德趕來，和三位總管密議戒備事宜。

神秘和尚　故弄玄虛

橋月樓的客房在揚州聞名，乾絲和餚肉也極負盛名，僅是蟹黃包子和乾菜包子遜於富春館而已。

這時，韋青坐在角落處小酌。伙計上前說：「韋少爺，要不要再來個小炒？」

韋青目注門外，因爲這時走進老少二人，所以他揮揮手。

這老的五十左右，腹有詩書氣自華，一看就知道肚子裏有墨水；少的二十左右，留了個大背頭，細皮白肉，有點英秀之氣。

老少二人還沒坐下，伙計已上前張羅：「老爺子，兩位來點甚麼？」

老人放下一個大藥箱，說：「二十個乾菜包子，一大碗酸辣湯。」

「老爺子，不來點別的嗎？」

「趕路火氣大，清淡點最好。」

年輕人低聲說：「爹，這揚州果然熱鬧。」

老人漠然說：「熱鬧的還在後面呢！」由於他們就坐在韋青旁邊桌上，老少二人還瞄了韋青一眼。

這工夫，一個和尚走了進來對伙計說：「施主，有沒有素包子？」

「沒有。」

「就買兩斤乾絲吧！」

韋青站起來走近這個四十左右、生了一雙金魚眼的和尚，道：「你似乎對萬家挺關顧哪！」

和尚毫無表情，有時沒有表情就是强烈的表情。他漠然說：「施主這話是甚麼意思？」

韋青低聲說：「有人看到你在萬家大宅門外說了四句非詩非偈的話。」

「施主好愛管閒事，請說出來聽聽如何？」

「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和尚漠然說：「貧僧文事底子有限，施主莫笑，不知是甚麼意思？」

韋青說：「我也不知是何意思，既是你說的，你自應知道。」

和尚說：「貧僧不記得曾說過這四句話，施主記得如此清楚，必然知道是甚麼意思了。」

「無非是暗示人生苦短，來日不多，風前殘燭，朝花夕拾之意。」

和尚誦了一聲佛號，低聲說：「施主何不多爲自己想想？聽說姓鐵的到處找你，鐵捕可不好惹啊！」

「多謝關照！」掏出一盒大雞牌香煙，遞過一根：「大師來根草吧！」

「出家人不抽煙。」接過乾絲付了錢，就要出門，韋青又擋住了他。汪翠翹在櫃枱內冷眼旁觀，並未出聲。

二老闆說：「韋少爺，出家人有時也不免故弄玄虛，作神秘狀，無非是標新立異，譁衆取寵，混點佈施而已，就放他一馬吧！」

「二老闆。」韋青笑笑說：「這個恐怕不是你說的那一種。」

這工夫旁邊桌上一老一少的老人

開了腔，說：「易兒，你說這算甚麼？」

清秀的年輕人說：「這叫作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下手嘛！」

「嘿嘿！這比喻倒也貼譜兒。」老人說：「有智不在年高，無智空長百歲，就用小刀這麼一挑一削，一條廢臂就那麼離開姓江的膀子哩！我說易兒，不要說爹這個大夫，就是老屠戶也未必能辦得到啊！」

韋青似乎微微一震，瞄了老人一眼，而櫃枱後的汪翠翹似也豎起了耳朵，在聽老人沒頭沒尾的話。

年輕的又說：「這刀法好還在其次，最妙的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被砍下一臂的人居然還感激涕零，那才妙哩！」

汪翠翹瞇著美眸，似乎已聽懂了些許。這時，老人又說：「對！所以那位大戶可就頭大哩！一是鐵捕到了揚州，聽說他府上有人犯了法。其次嘛！一個出家人似乎未卜先知，暗示大戶家中會發生甚麼不幸似的；第三……」

韋青發現和尚已經不見了，出門望去，和尚已轉入另一條街，追去却無蹤跡，找了一會返回橋月樓，那老人和年輕人也不見了。

「嘿嘿！」韋青冷笑說：「這一對老少，八成和那和尚是同路人！」

汪翠翹也有同感，但她不能插嘴。至於二老闆等人，他們自然並不知道老僕江濤之子江立在萬家拐款逃走，被萬、韋等人追趕，卸了一條左臂的事。

相信萬老爺子和韋青放了江立一馬的主要原因，是因爲江立失去左臂，今生已不能用武。因爲他自幼學了萬老爺子的左手刀法，失去左臂，左手刀法自然消失，況且看在江濤忠心份上，那就算了。

但這一老一少居然知道這些事，韋青似乎並不驚奇，汪翠翹卻十分驚異。稍後，她悄悄地打發一個丫頭出了門。

* * *

有人的地方就一定有妓女，像揚州這地方，明的、暗的，自不在少數。這工夫韋青進入一幢三進的四合房內。

「喲！韋小開，可好久沒見了！難得到這裏廂白相。」鴇母甜着臉迎上來，且吆呼着：「小腰……小腰……韋小開來哩！」儘管她內心一百個不歡迎這個韋青。

霍小腰迎出來，小腰一握，自然顯得聳胸隆臀。一套粉紅杭綢夾襖，剪裁得十分合體，襯配着如雪肌膚，眞不輸綠牡丹呢。

其實她最動人處，還是那一雙大而靈活的眼睛，唯一的缺點也許是太瘦了些，不過話又說回來，要是不瘦，趙飛燕焉能入美人之列！

在霍小腰屋中，她說：「這些日子，是不是在吃窩邊草？」

「甚麼窩邊草？」

「草頭萬的千金小姐呀！」

韋青笑笑，說：「我的胃口可沒有那麼好。」

這工夫丫頭上了茶點，北方叫「開盤」，南方叫「打茶圍」，就是這樣。不過霍小腰身份特殊，賣嘴不賣身，在揚州也甚有名氣。

當然，韋青知道她，她也知道韋青，是不是還有特殊恩客知道她，她也知道別的恩客？

她在他耳邊說：「還順手吧？」

「妳指哪一方面？」

「大盒子到手了沒有？」

「嗯。」他吐出長長的白煙，倚在床上。

「盒子裏是甚麼東西？」

「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

「金銀珠寶、大洋票子？黃金，或者風傳中的秦璽？」

他微微搖頭，表示完全不對。

她坐在他的身邊，上半身幾乎全倚在他的懷中，嗲聲說：「不來啦，你好會吊胃口！」

「我只怕妳聽了會噁心。」

「不會的，到底是甚麼呀？」

「骨頭。」

「甚麼？我不管！你好會哄人！」

「我就知道妳不相信。」韋青丟了煙蒂：「如果不是一具骷髏，那就白忙哩！」

「這……這我就不懂，你不是來弄秦璽，而是來找這些骨頭的？」

「找骨頭是目的之一，而且還是重要的目的之一。」

「這骨頭有甚麼用？難道比秦璽還有用？」

「在某一個角度來說，正是如此。」

「是誰的骨頭？」

「今夜可否只談風月，暫時不談此事？」

「不談就不談。」霍小腰說：「談甚麼，你出題吧！」

韋青雙手放在她的肩上，凝視着她：「這些日子我沒有來，妳接了些甚麼客人？」

「我說沒有你一定不信，必會說：『烈女怕纏，浪女怕閒』，對不？」

望着她不出聲。她故作迷人狀的說：「你看我是烈女還是浪女？」

「我看妳是烈中有浪，浪中帶烈……」

她大力擂了他幾拳。丫頭送來酒菜，二人邊吃邊談。

霍小腰低聲說：「江立並未遠離？」

「妳眞聰明。」

「我有你一半聰明就好了！」

「我那裏聰明了？」

「你快別打馬虎眼！從你來揚州之日起，凡是發生任何一件大事，都或多或少和你有點關連。」

「妳把我估得太高了！小腰，有些事我暫時不能讓妳與聞，我是有苦衷的，妳可別誤會。」

「哎呀！你連我也不信任了。」霍小腰說：「那麼你今夜不必走了。」

「妳別吊胃口，我要是留下來，妳一定會往外推。」

「你那麼肯定？」

「因爲妳目前還不會隨便把與生俱來的交給任何男人。」

她抱住他幽幽地道：「其實我只不過是爲你暫時保存而已。在沒給你之前，你該給我立個貞節牌坊才對。」

「枕冷衾寒，妳是不是守不住了？」

她的粉拳如雨點般擂下。

午夜稍過，韋青離開了霍小腰，自防衛力薄弱處潛進萬家大宅之中。

他此來別無目的，既非探視萬小柔，也無不軌企圖，只是不大放心萬老大萬宇夫婦。

他對那首非詩非偈的東西十分在意，隱隱覺得絕非橋月客棧二老闆所說的：出家人也不免故弄玄虛，作神秘狀，無非是標新立異，譁衆取寵，騙點佈施而已。

他不以爲如此，也就牢牢記住了那四句：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

進入萬宅不久，就隱隱傳來紛雜的人聲，像是發生了甚麼事，這兒他頗熟，避開卡哨，來到後進，也就是萬老大夫婦居住的一進宅院中，韋青大吃一驚，萬老大夫婦被殺身亡了。

他們死在小齋中的蒲團上，都是心窩一刀斃命。

這樣與世無爭的好人有此下場，韋青不免懷疑所謂天道，也不免想起那「草頭露水板橋霜」之句。這似乎都在暗示「半夜殘燈曉天月」之人生無常了。

萬里悲嗥着吩咐人手立刻緝兇，以及通知偵緝隊、警方及孫大德總團練。

韋青不想久留，循原路出去，但是，事有湊巧，竟遇上了萬小柔，他知道這會造成誤會。他本想來抓行刺的兇手，卻因遲來了一步，可能還要背上黑鍋。

「你要走？」

「是的，小柔，眞想不到，大表舅這麼好的人會有此下場。」

「在壞人的心目中，有這種下場的人正該是好人，是不是？」

「小柔，我要走了，我發誓要逮到那兇手，爲大表舅報仇。」

「你如果搬回來住，那兩個姓鐵的也不能把你怎麼樣的。」

「小柔，妳不知道，事情並不簡單。總之，有一天，我會讓妳知道事情的眞相。」

「莫非你眞是二鐵要找的人？」

韋青笑得很怪，已上了墻頭，萬小柔說：「是住在美人窩嗎？」但韋青已經走了。她唯一的感受是韋青太賤，她一個千金小姐，難道不如一個鴇母阿酥？

出了萬宅不遠，聽到小巷中有人打鬥，竟是萬宅的內總管麥嘉的手下劉展，另一個居然就是那個和尚。一看就知道，劉展非那和尚的敵手，似乎捱了幾下。

韋青下決心要生擒和尚，這有多個原因，一來可以洗脫自己的嫌疑，其次是除去自己辦事的絆脚石，當然也爲萬老大夫婦報仇。但是和尚十分機警，一拳砸中了劉展的頭頂，劉展立刻倒下。

韋青更快，一脚在和尚腹上蹭了一下，和尚知道絕非敵手，也不想躭擱，以防萬家再有人來，躍起一按丈餘高的民房墻頭，沒於民房院內。

韋青並未追上和尚，回來一探劉展，早已斷氣。

「韋少爺，」韋青駭然回頭，外總管郭奇已在兩丈以外，冷冷地說：「絕對想不到……」

「郭總管想不到甚麼？」

「韋少爺似乎還想否認這件命案。」

「郭奇，是一個和尚殺死劉展的。」

「但韋少爺回到萬宅又悄悄退出，也是適逢其會嗎？」

這誤會果然造成了。韋青說：「姓韋的確去過萬家，也看到大表舅和舅母被殺，我悄悄退出的動機，一是想去追兇手看看能否追上；其次也是避免發生誤會，沒想到是越描越黑。」

「韋少爺回去一趟，對萬爺交待一下不就沒事了？」

「我還有事，主要是想去追那和尚。」

「韋少爺不去，又怎能堵住我這悠悠之口？」

「債多不愁，虱多不癢，一切憑郭總管的良心。」

「如我讓韋少爺就這麼走了，我的臉往那裏放？」說着人已攻上，快得連表情都來不及變換。他估計自己至少要比韋青高出三成實力。

拳脚不成，薄刀已在手。「刀槍雙絕」在馬上可以用飛刀和槍截斷電線，如今兩刀飛出，連一片衣襟都沒沾上，雙絕已少了一絕。

這時，有兩個人忽然出現在劉展的屍體旁，正是二鐵。鐵金棠說：「郭總管，死者是甚麼人？」

郭奇說：「萬府的護院劉展。」

「誰幹的？」

「還會有誰？」郭奇以爲二鐵一到，不用自己動手，立刻收手退了下去。

鐵大器大聲說：「韋青，這姓劉的是你殺的？」

「是不是都無所謂。」

「他奶奶的！這像句人話嗎？」

「對人說人話，對鬼說鬼話！」

鐵金棠一捋衣袖，似要動手，鐵大器說：「你要幹甚麼？」

鐵金棠冷冷地說：「抓人！」

「他奶奶的！」鐵大器怒聲說：「剛才發現這兒有人打鬥的是我，而奉令緝捕此人歸案的也是我，你有甚麼資格從中攪和？」

鐵金棠笑笑說：「鐵兄，你說奉令緝兇，像那麼回事似的，試問，你是奉何人之命？何單位之令？又以甚麼罪名拿人？」

鐵大器說：「事關機密，不便明言，閃開！」已把夾袍下襬撩起，掖在束腰上，準備動手。

鐵金棠爲人較隨和，但事關重大，他說：「既然如此，鐵兄亮出身份吧！」

鐵大器說：「我要是亮出底牌，你老兄如何下台？還有冒名頂替以及招搖之嫌呢！」

郭奇在一邊直皺眉頭，但爲了瞻仰鐵捕的絕技，只有耐心地看他們爭執，沉住了氣。這時，鐵金棠大聲說：「姓韋的人呢？」

「這小子溜了！他奶奶個熊！快追！」二人一東一西，疾追而去，郭奇愣在當地。

* * *

「萬爺，要說劉展不是韋少爺殺的，我絕對不信。至於大爺夫婦是不是他殺的，我不敢斷定。」

大廳中迴盪着郭奇的聲音，另外就是總管苗玉堂一袋接一袋的吸水煙聲。萬氏父女都戴了孝。

麥嘉說：「萬爺，出事那天，韋少爺深夜潛入本宅，大小姐曾撞見他，怎麼留也留不住。試問，那時候他來幹甚麼？如說他來此有事，爲何又不現身來見萬爺？這巧合也未免太可怕了吧？」

萬里看了萬小柔一眼，說：「柔兒，那夜妳見過他？」

「是的，爹。」

「爲甚麼不早說？」

「我總認爲他不會，也沒理由。而且，他一直很敬重大伯父和伯母的，所以就不願多事。」

「混帳，這能算是多事？」

「兩位總管！」萬里又說：「要說是韋青行兇，我也找不出理由來。」

苗玉堂吹出煙滓子，說：「萬爺，韋青到萬家，八成是避難，所以二鐵一到，他就溜了。而和尚留偈語，小孩子送勒索信，都不過是配合此一行動，這當然都是預謀。」

萬里說：「苗總管說的也不無可能，可是……」

江濤說：「老奴知道人微言輕，沒有說話的份兒，但這件事，老奴又不能不表示一點意見。老奴以爲，各位的懷疑，表面看來的確甚有可能，但是，韋少爺殺大老爺和大奶奶的動機呢？」

衆人一怔，苗玉堂說：「老江，在這場合上，你的確沒有說話的資格！」

「是的，苗總管。」江濤也爲萬老大戴着孝，說：「只不過……」

苗玉堂手一揮，說：「沒有甚麼只不過，到一邊涼快去。」苗玉堂在萬家說句話幾乎和萬里一樣，江老頭只好把半截話收回。

稍後麥、郭兩總管出廳而去，苗也離去。這工夫門房在門外說：「老爺，門外有位五十左右，背了個藥箱的人，自稱姓莊，說是有要事要見老爺。」

「姓莊的？」

「是的，看樣子不像個壞人。」

「把他叫進來，順便請苗總管來一下。」

「是。」

來人叫莊前柳，萬里沒見過：「莊先生，恕我健忘。」

「久仰萬老爺子的大名，惜未謀面……」

這工夫苗玉堂已進入客廳，他也未見過此人。苗玉堂親自送上茶點，說：「莊先生必有見教。」

「小可在無意中發現了一件秘密，考慮再三，以爲茲事體大，應該告訴萬爺。」

「莊先生眞是古道熱腸。」

「萬爺，這件事……可否借一步說話？」

「不妨，苗總管不是外人，事務不分鉅細，皆可與聞，請不必顧慮。」

「既然如此，在下就說了。」莊前柳說：「不久之前，在下自淮安來此，途經郊外，適逢其會，看到萬爺、韋先生和一位江老頭追趕府上一位叛徒。」

「確有其事，那是舍下老僕之子，不思感恩圖報，拐帶七八萬大洋，席捲而去，且玷汚了一個丫頭。」

「那韋姓青年不過一兩個照面，就砍下了那江姓青年的左臂。」

「不錯，確有其事。」苗玉堂有點不耐，說：「莊先生，這不是甚麼秘密。」

莊前柳笑笑，道：「秘密在後面。萬爺，表面看來，那位韋先生悲天憫人，手下留情，只取他左臂，留他一命……」

苗玉堂笑笑說：「以萬家的左手刀來說，砍去他的左臂，他就完了。」

萬里也微微點頭，表示韋青並未手下留情。

莊前柳說：「如果砍下他的右臂，那才是完了。」

萬、苗二人一楞，還以爲莊前柳不知萬家的左手刀名震江南。莊前柳似成竹在胸，說：「因爲江立那條左臂切去了比不切去好些。」

萬里吶吶說：「先生可否明示？」

「這麼說吧！江立那條左臂如不及時切去，半年內就會沒有命，切去了而且切得好的話，也許他還能再活上五十年。」



韋青與紫衣社長談論加盟入社的條件。

苗玉堂茫然說：「這是爲甚麼？」

莊前柳捋袖打開木箱，苗玉堂暗暗戒備，如有人想暗算萬老爺子，先得通過他這一關。

但見莊前柳自箱內藥罐中取出一隻斷臂，苗、萬二人相視愕然。到目前爲止，苗玉堂仍以爲姓莊的是窮極無聊、藉機敲詐。

莊前柳說：「萬老爺子必可猜到這是何人的斷臂了吧？」

「當然，是江立的吧？」

「是的，萬爺。」他指着肱骨下端，說：「在這橈骨上端，肱骨下端，就是肘關節。」

「對了！先生必是一位名醫。」

「不敢，不過小可對骨科頗下了一番工夫。」莊前柳說：「在這肘關節、肱橈關節和橈尺關節囊內，外覆三條不同的韌帶，這叫做骨動關節。」

苗玉堂不耐地走到窗口去了。可是萬里却心事重重，似知他不是僅說這些廢話。

莊前柳接着說：「尺橈關節是由環狀韌帶、骨間膜及尺橈骨環狀結節所構成，叫做齒突環關節。」

苗玉堂的耐性不好，他斷定這傢伙必是個騙子，不知要玩甚麼花梢，遂大聲說：「你到底要說甚麼？如果就是說這些，殺豬的和賣豬肉的也懂。」

莊前柳也絕，卜通一聲，把那斷臂丟入酒罎內，把油紙往上一蒙，就要重紮起來。

但萬里按住了他的手：「莊先生，苗總管是急性子，加上近日舍下遭遇不幸，自不免有點暴躁，不敬之處，您多包涵！」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莊前柳又打開罐子，說：「苗總管，不是莊某倚老賣老，這些骨科常識，有些人花錢都聽不到。」

萬里說：「有幸聽大國手一席精闢之論，幸何如之。」

「請注意了！」莊前柳硬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他用小刀割開關節說：「上述關節，都在骨之尖端，如不細察，很難發現或分辨。」

「是的，國手。」

「請老爺子摸摸這兒。」

萬里猶豫一下，終於摸了一下，說：「是這兒？好像……」

「是不是有塊杏核大小的東西？」

「是的，不錯。」

「這就是一種極難診斷的絕症，更是外行人百年難得一見的良機。」他望着萬里，道：「萬爺可聽說過骨癌？」

萬里面色驟變，苗玉堂一怔，突然自窗口處走過來，吶吶說：「我懂了，我懂了！莫非韋青這一刀，恰巧在這骨癌之上約三四吋之處切斷？」

莊前柳說：「在下剛才說過，這條左臂如不及時切下，江立只有半年好活，而切臂的韋姓青年，顯然也是此道翹楚，可能來自骨科世家。下刀奇

準，所留之二三寸餘臂，正好可以裝一義肢。」

萬、苗二人驚駭之外，折服得五體投地，因爲韋青之父韋白川，正是華中一帶著名骨科大夫。

「所以莊某暗中觀察，這乃是一件周瑜打黃蓋的勾當，只是他們配合得天衣無縫。當時，江濤作樣子仍要追回江立，但韋青攔住了他，說是學了左手薄刀的人斷了左臂，就等於收回了萬家的絕技。

「更絕的是，韋青當時還說，萬里一生行善，絕不會做出趕盡殺絕的事，留下江立的右臂，也好在江濤晚年老邁，作攙扶之用，以盡人子之道。一位大善人豈能反對這種建議？

「果眞如此，韋青該有多聰明？他和江濤父子的默契有多麼絕！當然，也有可能江濤根本不知道，僅是韋青和江立二人有默契。至少萬里是如此想，因江濤老實，不會巧言令色。」

若非莊前柳點破，萬里以爲，豈不被韋青和江立在背後笑掉了大牙？他早知韋青聰明過人，身手了得，所以很喜歡他，而現在，卻覺得他聰明得有點可怕了！

通常，凡是覺得別人精明得近似可怕者，這人的精明是不會輸給別人的，因爲一個笨蛋是沒有資格去怕精明人的。

所以萬里對莊前柳敬佩有加，這種幾可媲美華佗、扁鵲的醫術，再到哪裏去找？因爲富人最怕死啊！

「莊兄，爲了表達萬某的敬意和謝意，這朋友是交定了！苗總管。」

「在。」

「席開聽雨小築。」

* * *

深夜送走了莊前柳，萬里在五六分酒意之下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立刻來到除了他自己之外，任何人都不曾來過的秘密地下室內。

這兒太久無人來過，應該蛛網塵封。但是，蛛網不多，落塵極厚的地面上卻有兩行足印，這顯然是不久之前留下的，來一行，去一行。

在這瞬間，萬老爺子往日的穩沉和篤定的風度全不見了，左手提的馬燈微微顫動着。

以他的聰明和反應，加上近來發生的事，他幾乎可以斷定，這兒失落的不是金條，也不是其他名貴的寶物，極可能是那個大箱子。

的確，那些財寶紋風未動，連個指印都沒有。因此，萬里心底有一股令人悚慄的冷流，流佈全身。

大箱子不見了，地上留下了一個沒有落塵的印痕。

「江濤！」萬里把江濤叫到水榭旁，在這兒說話不易被別人聽到。他說：「江立有絕症嗎？」

「老爺，您說甚麼？」江濤從未見過老爺的臉色這麼壞過。

萬里的目光似要透過江濤的肺腑，他說：「江立有絕症，就巧妙地安排了一次大膽的逃亡行動，成功了固然好，不成功也無所謂，反正是死馬當作活馬醫，廢物利用，是不是？」

「老爺，老奴不懂您的意思，不過老奴倒是眞的希望那個畜牲得絕症死掉算了！」

「江濤，」萬里深深地吸了口氣：「我不想說對你們父子有甚麼大恩，至少江立出生在萬家，我待他像子姪一樣。」

「老爺！」江濤跪在地上悲嘶着：「老奴祖上無德，哪敢奢求有個像樣的後代？可是老奴卻敢擔保，那孽子一無所長，就是手腳乾淨，不會偷竊。」

萬里臉色一沉，目光一凝，說：「江濤，你我相處這麼多年，就換不出你一句實話嗎？」

「老爺請告訴老奴，到底丢了甚麼東西？」

萬里凝視江濤好一會，說：「江濤，這些年來，我們一直相處得很好，剛才我的語氣如有過份之處，你別放在心上。」

「老爺，老奴怎敢！」萬里已在水榭之外了。

江濤茫然抹着額上的汗，木然地望着萬里的背影。

萬里心中很亂，在他一生之中，沒有這樣過，就算當初把那「東西」裝入大箱時，心情也沒有現在的亂，所以他要找個地方靜下來，好好想一想該怎麼辦。

在平常，任何事他只要想一想就知道該怎麼辦了，這件事却不成。那知他剛剛進入暖閣，麥、郭二總管已站在閣外。

此時此刻，煩不煩？大箱子丢了雖不能獨怪他們二人，但萬宅的安全由他們二人負責，他們在監守上總是有疏失的，因爲那畢竟是一個大箱子，而不是個小盒子。

麥嘉說：「我們二人有件事想跟萬爺商量。」

萬里攤攤手，此刻如有人交還那個大箱子，他寧願以一半家產相贈，因爲錢花了可以再賺回來，那東西絕對不能丢失。

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似乎想不通主人爲何如此不快，郭奇於是說：「萬爺，聽說莊大夫要住到宅中來。」

「我是有這份誠意，但人家是否肯來……」

「萬爺，莊大夫醫術高明，自不必說，只不過此刻內憂外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府上再多個陌生人，總是叫人擔心！」

萬里漠然說：「此前宅內一個陌生人都沒有，還不是照樣出漏子？」

麥、郭二人還以爲主人是指萬老大夫婦被刺的事，確也有虧職守，沒有話說。

麥嘉說：「萬爺，目前最緊要的任務是甚麼？請指示！」

二人也算是心腹，但大箱子的事，二人還不配與聞。由於韋青和小江的事，萬里對心腹二字已不感興趣了。

「從現在開始，二位請多操點心就行了。」

麥、郭二人很不是滋味，他們以爲，萬宅發生事故，苗總管似未受到責備。他們也知道，不能和人家苗總管比，人家的交情，背後簡直可以稱兄道弟。

當然，如果他們知道此刻萬里的心情，也就不會怪他了。

在此同時，萬小柔屋中「啪啪」兩聲，似乎是茶壺或茶杯落地摔破的聲音。奶媽進屋一看，果然是茶壺和茶杯落地砸破，萬小柔坐在椅上生氣。

「怎麼哩，小柔？」奶媽自她生下來就取代了她的母親，一手把她帶大，所以「小柔，小柔」地叫慣了。

奶媽四十五歲，總是拾奪得很乾淨，此刻走近拍拍她的肩胛：「怎麼？又是誰惹妳了？」

「誰也沒有，我恨韋青那個忘恩負義的東西。」

「韋青怎麼哩？」

「他沒有良心！他不是人！」

「沒頭沒尾的，到底是甚麼回事？」

「我恨不得殺了他。」她說了偷聽到苗玉堂和她父親交談，以及父親和江濤的對話。

說來也巧，原來她不久前到水榭中去找她失落的一隻名貴耳環，剛找了一會，就見父親帶着江濤，心情沉重地向水榭走來。

這些日子萬家發生過很多不幸，尤其江立叛離萬家，詳情她並不太清楚，所以很想知道內情，就藏在內間偷聽。

萬里在水榭外間和江濤談話，萬沒料到內間有人，這也是因爲萬小柔找耳環沒帶火柴及燈來。

因而她把江立逃走，拐帶大量銀錢，以及韋青卸他一條左臂，而那條左臂經莊前柳證實爲有骨癌的，以及府中丢了一隻十分貴重的大箱子等等，前後一想，以爲韋青涉嫌重大。

當然，萬小柔惱火韋青的不全是爲了這些，而是他的表現太花。奶媽聽了這些，好久不出聲，萬小柔狠狠地說：「他對不起我爹，可是我爹迄今還不忍懲罰他。」

奶媽忽然漠然的說：「一件事不要從一個角度去看。」奶媽唸過書，她的底子也許和萬老爺子差不了多少。

「奶媽，妳是說……」

「我只想告訴妳，韋青未必是壞人，凡事多用點腦筋，不可衝動。」

「怎麼？我說韋青混帳，他對不起我爹，難道說錯了？」揭開項上的玉珮蓋子，內有「諸神退位」四個字，韋青也見過。

奶媽默然掃走地上的碎片，走了出去。萬小柔不解地搖頭，她以爲奶媽變了。但奶媽說過，這玉珮千萬不能丢。

* * *

天越冷，被窩裡就越暖和。到「美人窩」來印証此說的嫖客不少，所以「美人窩」的生意不惡，天才黑，前院中的煤氣燈就「嘶嘶」響起來了，把外院照得如同白晝。此刻，穿了一件銀灰印度綢夾袍，戴着禮帽，叼着長煙咀，一手提着夾袍下襬的韋青進入「美人窩」的大門。

「這位爺，相好的是哪一位？」

「阿酥。」

「又是你！」大金牙沒想到他還敢來，不禁退了兩步：「姓韋的，你到底要幹甚麼？」

「你的耳朵有毛病是不是？不是說過來找阿酥的嗎？」

「姓韋的，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再把你關進去並不難。」

韋青走近，拍拍他的肩胛說：「大金牙，你是聰明人，聯合糾察隊是關人的地方，但不關我這種人。」

大金牙搖搖頭，上次阿酥還到萬家去過一次，看來是白去了。他說：「韋先生年紀輕輕的，長得又帥，何不挑個年輕貌美的？」

「這你就不懂。」韋青要上樓。

大金牙在梯口處吆呼着：「老闆娘，韋先生找你。」

「叫他上來。」

「老闆娘，憑你的身份……」

「身份？我有甚麼身份？」阿酥在樓上房中說：「以前年輕，陪人上床，如今老了，就找些雛兒來，作孽半生，報應不爽。你說說看，我有甚麼身份？而這種不怕死的混混無賴，不找我又找誰？」

「何不報告郝隊長，把他關進去算了？」

「他今天進去，明天一定出來，你信不信？」

這工夫韋青又抽出一根煙捲兒往煙咀上插，掏出洋火在大金牙的衣領上一劃，「嗤」地一聲燃着了，向他齜牙上了樓。

大金牙雖然內心直發狠，卻也無奈。忽見小雪在一邊，他招招手，說：「端茶送點心！」

「是。」小雪自不是阿酥的女兒，她是高郵人，七歲時她娘以九十塊大洋把她押在美人窩，爲期十年。

小雪端上茶點到了阿酥門外，忽然聽到屋內有動靜，小雪嚇壞了。大金牙悄悄上樓低聲說：「小雪，怎麼哩？」

「大爺，不好了！我娘和那人幹上了。」

「奶奶的！大驚小怪！他們不幹起來要幹甚麼？」

「不，大爺，他們眞的打起來了。」

「不是眞的，難道假的不成？一個

想吃嫩草，一個想啃老梆子，嘿嘿！還不是乾柴烈火，一拍即合！」

小雪可不懂甚麼梆子和嫩草，她急着說：「那客人在欺負我娘，大爺你怎能不管？」

「欺負？」大金牙哂然說：「揚州『美人窩』的阿酥會被人欺負？去，去，妳懂甚麼？」

「大爺，要是我娘被打死了呢？」

「打死？可不是！不過妳放心，那種死正是他們所追求的欲仙欲死！他們在床上打對不？」

「不，是在床前打。」

「嘿嘿！連上床都等不及了！」這工夫屋中傳來唏哩嘩啦聲，似乎傢具都散開了。大金牙皺皺眉頭，躡足走近，自小窗望進去，不由一怔。

屋中人影交瀉，幾乎分不清那是韋青，那是阿酥。這怎麼可能？他一直以為阿酥這老蟹不過是一個過氣的跳盤兒、破鞋，弄了幾個骯髒錢在此開人肉攤子，絕對想不到，她居然有此身手。

兩個人在屋中騰挪昇降，快逾迅雷奔電。大金牙心頭一涼，他對自己這兩下子一向自負，現在他相信，自己未必是這老梆子的敵手，在這藏汚納垢之地，居然藏龍臥虎。

蓬地一聲，一個人摔在床上，正是阿酥，她似乎認了，正在呼呼牛喘，說：「姓韋的，雖然我不是敵手，可是，我不服氣。」

「要不要再試試看，看看妳是趴下還是來個大元寶？」

「死人，你吃定了我。多少？」

「一個月五百。」

「好，但『美人窩』有紕漏，你要擺平。」

「雞毛蒜皮的事兒我才懶得管，我不是大茶壺！」

只聞嘩啦一聲，似乎有一部份是現大洋納入袋內。不一會，韋青邁着方步下樓，向大金牙眨眨眼，揚長而去。大金牙猛抓頭皮，心想：這小子到底是幹甚麼的？

出了門，韋青自袋內取出一張小紙條，上寫：「既然幹了首席茶壺，何不也到『紫衣社』去試試？」

此刻，他剛轉過街角，自民房探出的樹枝上「刷」地一聲射下一條人箭，這角度和速度，似乎根本不想給他還手的機會，甚至不想讓他喘口氣。

他急切中把紙條納入口中，來人已到了頂上，袖中隱隱探出大匕首，「霍霍霍」三刀，韋青可以感到頭臉四周的逼人寒氣。

在人類保命時，能在瞬間把體能發揮到頂點，甚至連自己都不相信。僅憑閃電似的挪移和豐富的經驗及判斷仍是不夠，還要加上那麼一股洒脫的勁兒——視死如歸。

「刷」地一聲，兩個人影交瀉而過的瞬間，韋青的肩衣被這一匕一直劃到背心，衣破血出，但僅是皮傷。而此人出刀的同時，幾乎想以指頭勾出韋青口中的紙條。

韋青出了一身冷汗。對方雖是施襲，身子却屬罕見。

此人身材較高，禮帽低壓在眉端，儘管眼下紮着黑巾，但那馬長臉和黃澄澄的鷹眼卻也是他的招牌。此人頗似曾到金絲雀的「小三張」上的專員金大年。

揚州非但樓房少，街道窄也是缺點之一，而且道路多用碎石鋪成，如有一輛馬車通過，行人就得閃到商店或住戶廊簷下讓路。

這條路還是比較寬些的，待他閃過第二輪攻擊，來人「騰」地一聲，已上樹不見。

韋青並沒有追，他知道在揚州這種突如其來的遭遇一定還會有。

* * *

韋青又來到紫衣社。要是低估紫衣社，那就是和自己過不去了。

椅上高踞一中年人，高瘦，雙目深陷，衣履鮮明，一看便知是個梟雄人物。此人左邊是一身鳳仙裝的綠牡丹盧卿，右邊站着一個一臉傲色、衣著華麗的年輕人。

雖是族弟，被害後再次相見，仍止不住親切之感，儘管上次韋雲的表現太冷酷，韋青走上幾步，向這年輕人伸出了手，說：「韋雲弟，一月沒見，你更是英姿勃發了。」

這是個十分尷尬的場面，韋雲居然沒有伸出手來，他只是擠出一絲經過修飾的笑意，說：「本社歡迎你參加，也希望你不記前嫌。」

「雲弟，想不到你混出頭了，我不怪你。」

「如果不是譏諷的話，只要你參加本社，你也能有此地位。」

韋青笑笑，他的涵養在這緊要關頭顯示了出來。面向綠牡丹說：「盧小姐，咱們又見面了！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呀！」

「是啊！看來你和本社很有緣呀！」盧卿說：「還是先見見社長吧！」

經盧卿介紹，他認識了紫衣社社長盧飛。此人的來歷他知道一點，但聞名不如見面。另外還有一位倪先生。

「韋先生，你一來揚州，就惹人注目，風頭之勁，令人刮目相看，這自然要具備過人的膽識、才華和身手才行，所以本社必須吸收你。」盧飛開門見山。

「多謝社長誇獎，慚愧得很！如社長眞的厚愛韋青，就該知道『花居盆中終乏生機，鳥入籠中便減天趣』的道理，這對族弟也是一樣。」

盧飛世故地笑笑：「韋先生文武雙全，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本社所吸收的人才，絕非僅是膽大亡命之輩，必須是手腦並用、智勇兼備的奇才始可。」盧飛又道：「以韋先生的機智和身手，在本社可居人傑地靈四品社員

中的『人』字輩，暫時僅居令弟之下。」

那知韋雲冷冷地說：「『人』字輩中還有三四名備取待昇的弟兄候缺，請社長愼重，幸勿輕諾。」

這種鐵面無私，也可以說是冷酷無情的作風，正是「紫衣社」傳統的風格，只不過韋雲所表現的較爲有稜有角，更加突出而已。

韋雲的意思非常明顯，爲了公允，韋青即使具備了人字輩的資格，也要先排隊候一候，兄弟之情，遠在社規之下。

那知韋青笑笑說：「很抱歉！如要在下接受貴社的邀請，必須答應我三個條件。」

盧飛說：「請說說看。」

「第一，寧爲雞首，不爲牛後。要幹就必須是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連社長的千金也要由在下指揮。」

韋雲爲之動容，怒形於色，盧卿撇撇嘴未說甚麼。

「第二，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下一旦參與，社中任何大事都必須公開。」韋青說：「如社長能答應這兩個條件，我才能說出第三個條件來。」

那知盧飛不加絲毫考慮，說：「我答應。」

「慢着！」韋雲說：「既然社長如此信任韋青，本人希望當衆對決，一判高下，高者就是屬下這個一人之下，千百人之上的職位。」

盧飛還沒開腔，韋青搶着說：「就這麼辦。」

韋雲手中握一支七星子說：「玩這個最乾脆。」

韋青說：「韋雲，我不能不提醒你，我是你的哥哥。」

「不必提示。」韋雲說：「我也知道我是你的族弟。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血濃於水這句話，對本社弟兄較之對族兄弟更具有意義！」

這話具有冰塊相撞擊令人不寒而慄的作用。

「這支槍給你。」盧卿丟了一支槍給韋青，韋青一甩，槍輪甩出，一撥輪子，發出「刷刷」的轉動聲，然後「卡」地一聲合上。動作瀟洒而熟練，非玩槍高手不克臻至。

空槍交給韋青，然後盧飛又取過韋雲手中的槍，也甩出輪子，轉動一下，取出其中三發子彈，這才交給二人每人一發子彈，說：「二位相距十步背對背站立，我數到三字，兩位把槍丟到天花板上，記住！必須槍碰到天花板才成，落下接住，裝彈迴身射擊，以射落帽子爲準，如槍未碰到天花板而射擊對方，或射對方身體，我就向他開槍。」

韋雲不出聲。

韋青說：「這很公平！」

在盧卿開始數到「二」字時，在場諸人都是終年玩「噴子」的好手，且以殺人爲業，此刻，他們幾乎可以聽到自己心弦繃緊的聲音。

當「三」字喊出時，韋雲分明稍稍取巧，也就是稍早丟出手槍，兩槍碰到天花板的時間也就分出了先後，這結果不問可知。

當然，手槍碰上天花板，必然震動而翻轉，落下時要正好接住槍柄，再開保險，這要相當的技巧。但是，稍早丟出槍的人，自然就能稍早接住槍而佔點便宜。

事情自然並非如此單純。韋青忽然竄起三四尺高，如此就能稍早接住手槍，由於未限制跳起來接槍，正如也未禁止稍早那麼一瞬丟出槍一樣，所以韋青先抓住槍，身在半空接住槍柄，根本不用左手去開保險，僅在身上一蹭，保險已開。

此刻有人發出驚咦聲，因爲這是他們未曾想到的高級技巧，眞正是做到老學到老。這些人幹殺手都在五七年以上，自以爲都是玩槍的祖宗，況且在他們入社之前，就早已是槍不離手的人物了。

此刻沒有人以爲韋雲會勝，但是，就在那緊要關頭，韋青身懸半空，上身下探，但在手槍端平時卻又稍稍猶豫了一下。

「砰！」地一聲，沒有人能分出先後，兩頂禮帽各自飛落二人身後——平手。這是平手之局，在以手槍對決來說，很少有此可能。

但韋雲忽然大力丟了槍，跳脚說：「他取巧！這不公平！」

盧卿說：「那裡取巧？」

韋雲厲聲說：「他跳起來接槍，妳身爲公正人沒看到？」

「當然看到了。可是我也看到你提早丟出手槍，如說他取巧，你呢？」

「妳……妳居然胳膊往外彎……」

「笑話！依我看，要不是你哥哥有意成全你，你會當場出醜。」

韋雲對盧飛說：「社長以爲如何？」

盧飛當然心裡有數，但他和韋雲已相處了一年多，自不免偏袒些，卻也不便得罪韋青，說：「剛才這局面分明是平手之局，兩人可同爲人字輩中人。」

盧卿說：「爹，如果他們同列人字輩，一旦有任務要出動，部下該聽誰的？」

盧飛說：「分派任務時，不會叫他們一起出動的。」

那知韋雲忽然又自身上取出一支小手槍，「砰！」地一聲，射中了韋青的肩窩。盧卿怒極，說：「韋雲，你這是幹甚麼？」

韋雲冷冷地說：「妳同情他，不妨給他一支槍射我一下，我以爲他不夠資格爲人字輩的首領。」

韋青冷冷地說：「她就是給我一支槍，我也沒有你那麼冷血。」

「下不爲例！」盧飛說：「韋雲，以後不許再有這種情況發生。就這麼決定，兩人都是『人字輩』首領。倪兄，

找大夫來爲韋青療傷。」倪先生是這兒的第二號人物。

* * *

「爹，你似乎偏袒韋雲，老實說，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們的槍法，爹當然更明白。」

「可是妳忽略了最要緊的一點，那就是大義滅親，既爲對決，即使手足也不該相讓。」

「爹，人畢竟是情感動物。」

「別忘了殺手的信條，感情第二，職業優先。」盧飛說：「卿兒，妳該記得，我口頭上答應過韋雲的婚事。」

「爹，我不以爲這仍是口頭上就能決定婚約的時代了。」

「卿兒，記住！韋雲是咱們千方百計自偵緝隊手中弄出來的兇殺現行犯哪！而且妳過去似乎也很喜歡他。」

「似乎二字不可亂用，而且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盧卿說：「爹，咱們父女也許都有點色盲症。」

「關於韋雲的事，妳當初並沒有反對！」

「爹，我點過頭嗎？」

盧飛扭頭走了出去。他自十七歲就作殺手，只要價碼合適，他從不考慮那個目標是否該殺，甚至有一次只拿了三十塊大洋，就爲主使人去暗殺了一個政敵。一個人的職業一旦固定了，要想改行談何容易？

幹殺手的人也知道自己是別人獵取的對象，所以那種得過且過，沒有將來，野死野葬，溝死溝埋的處世態度，一旦過慣了，還以爲很洒脫自在呢，其實那正是所謂行屍走肉。

深夜，韋青正要入睡，有人已站在他的床前，竟是韋雲。

韋青說：「雲弟沒有睡？」

「卧榻之旁有惡客鼾鼻，怎麼個睡法？」

「雲弟，在此決非久計。」

「這話和你入社的誓詞是否抵觸了？」

「雲弟，人生有如石火之一擊，電光之一瞥，豈可不愼，所以律己宜帶秋氣，處世宜帶春氣，雲弟三思！」

「你不該來的，而且你甚麼都可以佔上風，只有盧卿你不能。」韋雲的手已插入袋中。

「你要幹甚麼？」背後傳來盧卿的聲音。

韋雲說：「看看對頭的傷勢，也是怡情方式的一種。」對「冷血」二字，他似乎一點也不忌諱。

「我看你還不僅僅是爲了這個。」盧卿故意拉動槍栓：「如果比賽狠毒，你必然名列前茅。」

「妳似乎忘了殺手的第一課題。」

「你也只是懂點皮毛而已。有很多人以爲當殺手只要槍準、心狠，六親不認就成了。其實一個連手足都不認的人，在緊要關頭，其可靠性就有限了。」

「盧卿，妳似乎在玩弄感情。」

「你有感情嗎？如果有的話，不是又否定了剛才的高論嗎？你剛才鬼鬼祟祟地，如我不來，或遲來一步，你會如何？」

韋雲冷冷地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掉頭衝了出去。

韋青說：「謝謝妳！」

「不必，只要對本社忠心就行了。不過話又說回來，」盧卿說：「一入本社，就必須全心投入，不容三心兩意，你已宣誓入社，我勸你收收心吧！」

「怎麼？妳以爲我居心叵測？」

「但願並非如此。不過我要警告你，本社之所以消息靈通，主要是有兩個特殊人物。」盧卿又道：「他們是包打聽中的奇才，話我只能說到這裡。」

韋青也不便再問，但另一件事他很想知道：「盧姑娘，有個知名人物到了揚州，以本社消息之靈通，不會不知道吧？」

「應該如此。」

「聽說過章九如其人吧？」

「當然，他是名考古學家兼及古董鑑定和收藏家。」她說這話時有點引爲自豪，似乎並不敵視此人。

「本社和他有來往？」

「韋青，固然你已是社員，但你初來，不要問得太多。」也許怕韋青不悅，她又說：「當然，我可以在私人立場透露一點，此人是友非敵，負有重大任務。」

「是否和秦璽有關？」

「大概是吧！」

「負責鑑定秦璽？」

她苦笑着，不承認也不否認，說：「秦璽在甚麼地方，迄今還沒有頭緒，你以爲秦璽確在揚州？」

韋青點點頭，說：「聽說如此，甚至有人見過。」

「誰見過？」

「一個甚麼專員，不過這只是傳聞。」韋青說：「章九如住在本社之中？」

「不，他住在外面，這是高度機密。因爲有資格鑑定秦璽的人，恐怕已不作第二人想了。所以他在此處，有備無患，一旦獲璽，立可鑑定眞僞。」

* * *

此刻韋雲在後園亭中等人，不久，來了個極瘦又矮的人。韋雲說：「怎麼樣了，小葛？」

這被稱爲小葛的瘦小之人伸出了瘦臞的手。

「哼！」韋雲冷笑說：「除了錢，你還認識甚麼？」

「上床認識我老婆，下床認識我那雙鞋子。」

絕對想不到韋雲夠狠，居然這兒還有不賣他帳的人。小葛對他不假詞色。

韋雲已自袋內掏出十塊大洋，往桌上一放，小葛立刻抓了過去，說：「盧卿在貨比貨的情況之下，似有轉舵

的趨向。」

「怎能證明你的情報確實？」

「因爲她曾透露過章胖子的事。」

「好！你走吧。我還要進一步的消息。」這人正是盧卿所說的兩個奇人之一。他的聽覺優於常人，要不，他既不能打又不會槍法，如何和這些殺手一較短長？

小葛一走，又來了個矮胖的，在韋雲面前坐下，伸出了胖嘟嘟的手：「韋爺，交貨。」

「說。」

「老規矩，先款後貨，如假包退。」

韋雲又把十塊大洋放在石桌上，胖子說：「韋爺，她仍然完整，雖然和令兄很不錯。」

「爲甚麼她這幾天的氣色不好？」

「原因有二，」小范說：「第一，令兄有傷，她爲令兄張羅吃喝，夜晚守夜，睡眠不足，其次是……」

「怎麼？錢都進了口袋還不快說？」

「不，不，只是有點瀆褻。」小范低聲說：「這兩天正是所謂：霞封鳥道，月滿鴻溝。」

「這……」韋雲自然知道此人生了個狗鼻子，和小葛的過人聽覺成爲雙絕，異於常人。可以這麼說，這些殺手和刺客爲紫衣社立下汗馬功勞，而眞正的功勞，卻應歸功於這兩個人。因爲若無正確情報，達成任務不易。就算能辦得到，也沒有那麼容易。但韋雲仍以爲太玄了些：「你連這個也能嗅出來？」

「韋爺不信？」

「有那麼一點。」

「韋爺何不考驗一下？」

「好，」韋雲說：「每天此刻小廚房中必爲盧卿做宵夜，你嗅嗅看小廚房中在做甚麼。」

「如果連這一點都辦不到，我小范還有甚麼混頭？這是一道溜三鮮。但我可以奉送韋爺一個小秘密，以小廚房的吳廚子來說，本不該這麼馬虎，這道菜裡沒有放酒，所以味道差些。」

韋雲實在不信，但去一問，他幾乎不信自己的耳朵，這對他的倨傲，多少有點收斂作用。人不可貌相，這兩人就是明顯的例子。

* * *

揚州的點心好、澡堂好；寺廟多、橋更多。陌生人到此，對那些莫名其「廟」，眞是眼花撩亂。至於橋之多，又何止「二十四橋明月夜」的二十四橋呢？

韋青在這家小館子吃晚飯。他知道想要他命的人不少，所以步步爲營，但有些事光是避也避不過。現在，他自菜盤下取出一張紙條，上寫：「鎮西關帝廟見，金絲雀。」

韋青即使知道這是個陷阱他也會去，立刻儘快趕到關帝廟，以前蓋廟者大多爲名，不像現在的人既圖名又圖利，大發其財，名利雙收。

韋青來到這只有初一、十五才開門的關帝廟院中，低呼着：「金絲雀……金絲雀……」

殿門虛掩，殿內漆黑，了無人聲，但不久卻傳來擊掌之聲，由於二人之間沒有這等默契，他以靜待變。

「金絲雀，我看到妳的人才放心。」

「唔。」這工夫殿中又傳來這聲音，頗似有人被捂住口鼻，莫非金絲雀被人制住了？

爲了救人，明知危險也要一試。他不能走正門，自左側花格窗處連人帶窗落入殿中，這一手不謂不快，也不謂不明智。但一落地，就發現有個人站在他的面前。

即使殿內黑暗，也能看出此人幪着面孔，只露出一雙眼睛。韋青說：「金絲雀呢？」

「嘿！」一手抓來，快得就像這隻手就在他的胸前一樣。韋青閃退，這人也跟了上來。肩傷初癒總是吃虧，因爲用力過度，傷處還有點痛。

他近來所遇到的人物，一個比一個棘手。「蓬啪」聲中，小腹上中了一拳，腰上也被踹了一脚，眼前金蛇亂竄的後退着。

這是甚麼人？甚麼人有此身手？此人似想速戰速決，袖內匕首寒芒初露，已瀉向他頸上的大動脈，快逾閃電。頭一低，「刷」地一聲，他知道對方的刀子自他的髮梢上掠過。因太快，連害怕都來不及。正因爲他閃得更快，也沒糟蹋時間，在閃電的動作中，向對方胸前來了一記「插手」，這和東洋空手道中的「貫手」略似。

然而，快是夠快，對方也不慢。他的指尖卻僅及對方皮肉，不過對方也出了一身冷汗。

此人怎麼會利用金絲雀騙我？有誰知道我認識金絲雀？如果金絲雀也靠不住，靠得住的人就太少了。二人再次攻守，已由殿內打到院中。

這時，殿中忽然有人說：「老兄……看來今夜你要宰人是不成了！」

「哼！」蒙面人似乎是地面上的熟人，不敢說話。

「老兄，可別怪在下攪局，其實在下就是不來，你也不能得手。不過我可以告訴你，有所謂：火燒紙馬店——遲早要歸天。這小子反正也活不久的。」

「哼！」

「在下說你不能得手的原因，你老兄也許比我還清楚，老兄不久前和林妹妹折騰了個把小時，就算你老於此道吧，畢竟也不是鐵打的身子。老實說，要不是這小子不久前受過傷，你恐怕還不夠看哩！」

蒙面人似乎有點驚愕，殿中的人點中了他的心事，這冷的天，此人髮際已見汗星，可見林妹妹的敲髓功有

多厲害，因而這人知道久耽危險，立刻越牆而去，韋青並沒有追。

「多謝援手之情。」韋青向殿中抱抱拳。

「別天眞！我不會幫你的。」殿中的人說：「咱們不可能成爲朋友，不過，如果能來點甜頭，今夜的事我可以代爲保密。」

韋青掏出一張大洋票子，丟了過去，說：「貴姓？」

「不必套交情。」

「請問剛才那個人是誰？」

「這不是很簡單的事？去問林妹妹呀！放心！我不在乎別人割我的靴子。」

「聽口氣，老兄和林妹妹也有一腿。」韋青又說：「老兄剛才說那人曾和林妹妹折騰過，莫非……」

「只是根據此人身上的味道來判斷的。」

「甚麼氣味？」

「類似狐臭，也可能有人以爲那是香味。正如有人偏愛臭豆腐和臭鴨蛋一樣，各有所好嘛！」

「莫非林妹妹身上有這種氣味？」

「對！」

「他把林妹妹身上的體味帶來，你也能嗅出來？」

殿中已無反應，連問數聲，人似已離去。

這人是不是盧卿所說的「紫衣社」的二奇之一？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人類體能或一些官能上的特長，確有突出之輩，要不，爲甚麼有人千杯不醉，大多數人卻不能呢？

他要印証知道他認識金絲雀這件事，當然要去找金絲雀，也要去找林妹妹或阿酥，是甚麼人不久前去光顧過她？

＊　＊　＊

這光景大金牙歪戴着青緞瓜皮小帽，穿了一套古銅色湖縐夾衫褲，叼着煙捲兒在前堂屋踱着。乍見韋青，說：「怎麼？又來了？」

「豈但肉來了，連骨頭也順便帶來哩！阿酥在嗎？」說着人已上了樓。

大金牙在樓下傾耳聽着：「儂那能？吃定了阿拉？拆那！」屋中又傳來「唏哩嘩啦」聲，不一會又靜了下來。阿酥坐在椅上喘氣，韋青在她耳邊說：「這兒有個林妹妹？」

「怎麼？儂又有胃口哩？」

「長得如何？」

「長得不好看，『美人窩』倚靠甚麼嚼穀？」

「林妹妹是不是有狐騷？」

阿酥白他一眼：「好小子，你已經吃過了，還來賣乖！」

韋青在她耳邊低聲說了幾句話，阿酥罵罵咧咧地下樓去找林妹妹。

大金牙瞇着眼望着阿酥，眞是一物治一物，阿酥天不怕地不怕，居然被這小子吃定了。

阿酥回來時大聲嚷着：「那能？儂還不走？拆那！阿拉上輩子欠儂的？」嘩啦一聲，大概把幾十塊大洋丟在桌上。

大金牙好心痛，眼見韋青揚長下樓而去。

韋青出了門，展開手中的紙條，上面竟是「郝振鵬」三字，他忡怔了一下，幾乎不敢相信郝振鵬有那種身手。

如果那個傢伙的鼻子沒弄錯，不久前和林妹妹折騰過的嫖客就是郝振鵬，阿酥的情報應該不會錯誤。

前此，他多少低估了公門中人。

接着，他又來找金絲雀。

金絲雀已換上睡衣，另有一番風韻。她說：「哥，這麼晚了，一定有事。」

「沒有事我就不能來？」

「得！哥！我知道你的眼眶子高，就連綠牡丹也未必看在眼裡，有甚麼事就說吧！你一邊說我一邊給你弄吃的。」

「不必了，我剛吃過。妳以爲金永年是否可能已知道妳我有來往？」

金絲雀愕然說：「是不是有甚麼發現？或者他對你有所行動？」

「大概是他……」說過了閃電的施襲：「看來那張馬臉很像他。」

「哥，如果他知道了，也不是自我這兒知道的，你信不信？」

韋青拍拍她的肩胛：「我信，妳以爲郝振鵬會不會告訴他？」

「當然有可能，那小子也不簡單。」

韋青說：「當然，而且身手了得，大出我的意料。」

「你和他也動過手？」

韋青說過了被冒名金絲雀之名誘到關帝廟中的事。金絲雀說：「我說過，郝振鵬不單純。」

韋青以爲，紫衣社如果和郝、金都互通聲氣，郝、金對他的施襲就令人費解。由一些跡象顯示，郝振鵬和紫衣社是同夥，那麼金永年又和郝同路，自然也不會是紫衣社的敵人了。

只是這些他並未對金絲雀說。他現在急欲印証另一件事，他說：「金絲雀，章九如這人知道吧？」

金絲雀點點頭，說：「看來你還是關心秦璽的事。」

「那是當然，近來到揚州的人，誰不是爲了秦璽？」

「哥，這都是知心的話嗎？」

韋青笑笑：「金絲雀，我就是偶爾說幾句謊話，相信你一定也會原諒我的，是嗎？」

「是的，哥，在這個大漩渦中，站在你的立場，的確不宜暢所欲言。」

韋青苦笑說：「這個漩渦太大了，置身其中，幾乎被漩昏了頭。金絲雀，妳還沒回答我的問題。」

「關於章九如，他的行動和住處很神秘，我卻知道他的窩在何處。」

「那太好了！我想探探他的窩。」

「哥，現在去找他，是否早了些？因爲秦璽還沒有頭緒呀！」

「金絲雀，我只是想弄清楚他此來揚州的眞正目的爲何？」

金絲雀一楞：「這不是矛盾了？難道他不是爲了鑑定秦璽而來的？」

韋青說：「那只是目的之一，還有另一目的。金絲雀，妳能不能想個辦法讓我看看他的窩？」

「只看窩而不想見他的人？」

「對，暫時不宜面對面，但必須對他目前到底在幹甚麼有所瞭解。」

「我懂得！哥，我告訴你，他住在寶山銀樓，這是揚州最大的一家，兼營珠寶和古董。」

「這就對了！能有辦法引開他而讓我進入他的住處看看嗎？」

金絲雀說：「這要想個辦法。哥，你需要多少時間？」

「你是說我看他的住處要多久的時間？」

「是的，這也要估計正確才不至有誤。」

「二十分鐘到半個小時就夠了，最少也要一刻鐘。」

金絲雀不久就想了個餿主意，還沒說出來，她自己就先格格的笑個不停。

韋青說：「是不是有甚麼怪點子了？」

「是的！很荒唐，但也很可能管用，尤其據我所知，那銀樓的老闆很好色，章九如也是個老色鬼。」

「是不是溫柔陷阱？」

她在他耳邊說了一陣，韋青幾乎拍案叫絕，說：「金絲雀，妳眞是點子大王，噱頭造反。老實說，這靈感算是個傑作，虧妳想得出來。」

「哥，今夜不要走，明天我們就去。」金絲雀說：「放心，我可無意要你入陷阱的。」

韋青說：「我相信妳也不會喜歡一個不會看金瓶梅只學其淫，愛東坡卻僅是愛吃東坡肉的人吧？」

二人相擁大笑，這一夜卒能相安無事。

＊　＊　＊

寶山銀樓的門面並非最大的，但後台很殷實，也就是東家是揚州的風雲人物。

大約在上午十一時左右，老闆、二老闆和站櫃枱的伙計有五六人之多都在前櫃上。這工夫進來一位衣著入時的女郎。

這女郎美艷而大方，下顎的美人痣很大，一進門老闆就親自接待，女郎東挑西撿，最後甚麼也沒買成就走了。

但女郎走了不久，伙計發現椅上有個皮包，正是剛才那位女郎忘記帶走的，這種事過去也發生過。

老闆叫伙計出去追那位女郎，但未追上。

通常遇上這種事，要先看看裡面有甚麼東西，以便物主來取時問清楚，說對了裡面的東西才能交還。

這時，老闆、二老闆把皮包中的東西一樣一樣地拿出來，有鑰匙、化粧品、三十二元大洋票子、指甲剪刀、錢幣銅鈿，以及一張「羌帖」和一張「金票」。

在東北，俄國的盧布，國人稱爲「羌帖」，票幅極大，比「金票」大出一半，而「金票」卻是日本人在東北發行的一種紙幣。

這兩張票子在揚州自然不能通用，不過是好玩作爲紀念品吧。

這些物品由老闆拿出來唱名，二老闆記在紙上。

這時，老闆自另一夾層內掏出一個紙袋，不知是何物，倒出來一看，竟是兩個保險套。二人一楞，不由相視大笑起來，而且所有的人都圍攏過來看熱鬧。

在那年頭，自一位小姐(即使不是小姐，只要是年輕的良家婦女)的皮包中看到這東西，是聳人聽聞的，尤其是一些好色的無聊男子，因爲這是一件促狹的大好機會，讓一位小姐當面受窘、無地自容，這樂子可就大了。

老闆說：「去請章先生出來，他一定很喜歡看到這種場面的。」

二老闆笑着說：「我以爲那妞兒不會回來了！」

「不見得！也許她忘了皮包中有這東西。」

章九如被請出來，大樂說：「甚麼樣子？多大年紀？」

老闆說：「長得挺標緻，像個大家閨秀，大約二十三四或二十五六歲……」就在這時，女郎匆匆奔了進來，說：「老闆，有沒有看到皮包？」

老闆猥褻地笑着，說：「是有一個，不過……」

「那是我的皮包，剛才匆匆離去忘了帶走。」

「小姐，我們也不敢確定這個皮包是不是妳的。」

「當然是我的，剛才沒有別的客人來過。」

「不，小姐，妳來之前，另有兩位小姐來過，所以，除非小姐能把皮包中的物品說清楚，否則我們不敢隨便還給妳。」

「是我的皮包，當然能說出裡面有甚麼東西。」

「那就好，小姐妳就說說看……」

老闆向章胖子眨眨眼，他們不知道她會如何說出那東西，男人的這種幸災樂禍心理，可以說是世界大同。

「有一串鑰匙，」女郎說：「有粉和香水……」

「對！」老闆說：「還有，還有。」

「還有……三十二塊零五……六角錢，不太清楚了……」

「這不要緊，誰也記不清身上有多少零錢，還有呢？」

「指甲剪一把……」女郎似乎忽然

有所警覺，忸怩不安起來。

於是，所有的目光都向她射來：「還有一張十元的『羌帖』和一張五元的『金票』。」女郎續道。

「對對！還有呢？」像是一些淬了劇毒的視線，一齊向她的身上纏繞着。

「沒有……沒有了！老闆，把皮包還給我吧。」

「不，小姐，還有一樣東西，如果不能完全說對，我們恕難奉還。」老闆殘忍地笑着：「小姐妳再想想看。」

「想不起來了！」

「小姐一定會想起來的，這是一件比較重要的東西。」

一個不願說，一個就非逼她說出來不可，在某些男人來說，可能沒有比這種消遣更使他們過癮的了。就這樣，女郎說是想不出還有甚麼東西，老闆却說還有一樣重要東西。

雙方相持不下，時間慢慢溜走。

這對在韋胖子屋中「巡禮」的韋青來說，自然是越慢越好，他的收穫良多，有些意想不到的事物他都看到了。

金絲雀如果去演電影，應是個天才，她表現出的不安、憤慨和少女的羞澀，蓋住了這些自以爲佔盡了便宜的男人。就連考古權威韋九如這等人物，也以爲這是一件千載難逢、刺激與奮的見聞，自不會以爲是不仁而缺德的事。

此刻，韋青十分慶倖此行不虛，也十分欽佩金絲雀的頭腦靈活、機警而聰明過人，這種點子，換了別的女人，一輩子也想不出來。

就在這時，他聽到有人邊走邊談，向這屋子走來，甲說：「主人交待，韋先生絕對不可以在此露面。」

乙說：「我交待過，他說不出門就沒關係，你是知道，我們負責保護他的安全，卻不便管束他。胖子的脾氣很壞，其實我的脾氣也不怎麼好。」

甲說：「胖子待會到後邊來，我要以主人的命令交代他，銀樓前面最好也不要去。」

乙說：「近來有甚麼大事發生？」

甲停了下來，就站在韋胖子這三間客廂窗外約五六步外，說：「花要謝了！船也快沉了……」

「船沉了我懂，花謝了是指……」

「一樹梨花壓海棠，懂了嗎？」

「懂了……」二人又開始走動，韋青自窗口溜了。

這當然不能說是韋胖子疏忽，實在是因爲這兒極端隱蔽，不可能有人知道之故。而這兩人站在三間客廂正間門外向內看了一下，也沒有進去。因爲韋胖子的屋內機密甚多，非召喚不准入內。

此刻，前面的人還在熬，但金絲雀看到甲、乙二人往後走，知韋青已不可能再久躭，而且看看牆上的掛鐘，她第二次進此門已足足半個小時了。

她故作盛怒，說：「寶山銀樓是這樣對待顧客的，你們到底是還不還我的皮包？」

老闆說：「小姐不能完全說對，我們的責任太大了！」

金絲雀大聲說：「你們太過份了！好，你們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們，還有兩頂老闆的睡帽……」

老闆和韋胖子一楞，忽然大笑。

本來老闆還要刁難，韋胖子卻揮着肥大的手，說：「李老闆，看在這位小姐的急智和幽默感份上，還給她吧！這兩頂睡帽，確是老闆夜晚戴的。」

老闆自然是被她駡了，不過他們卻以爲佔了便宜。金絲雀衝出寶山銀樓時，好像是被一股巨大笑浪冲出來似的。

佔便宜往往就是吃虧，世事經常如此。

謀財害命　李代桃僵

「船快沉了」、「花也快謝了」，這是甚麼意思？自然不會是兩句俏皮話，是兩句暗語吧？甚至是充滿殺機的暗語。

到底誰是鐵捕？是鐵大器還是鐵金棠？或者二人都不是？如果鐵捕眞的來了，抓的又是誰？是韋青嗎？

不管是不是他，消息卻不脛而走。

晌午，這家館子的食客並不很多，韋青走進來，伙計正要哈腰，忽然發現了櫃枱內帳房的冷面孔，立刻改變了態度：「先生吃甚麼？」

韋青笑笑，他的涵養還不錯，說：「來包子吧！」

伙計一叫喝，後面立刻嚷嚷：「包子賣完了！」

韋青說：「沒有包子，就來一碗三鮮麵吧！」

結果還是一樣，說是材料不全。才不過是晌午，這麼大的館子，怎麼會連一碗三鮮麵的材料都不夠齊全呢？

很意外，韋青一聲不吭就往外走。門外有個面孔烏黑、衣衫不整的年輕人正好經過，哈着腰道：「韋先生，你好！」

「小六子，有甚麼事？」

小六子低聲說：「韋先生，萬爺在橋月吃三鮮哪……」

「三鮮？」韋青的門檻精，方言懂的也很多，但有些低級下流話懂的卻不多。他正是走向橋月客棧那條路。

小六子是打鐵舖的學徒，和「美人窩」的小八子是親兄弟。

小六子低聲說：「韋先生，萬爺去橋月當然是吃三鮮包子，而且都是白天去。」

「噢！」他終於懂了小六子的所謂「三鮮」，不是眞的指三鮮包子或三鮮

麵甚麼的。這小子才二十出頭一點，好的沒學到，邪的可學到不少。

但韋青以爲萬里喪偶多年，沒有續弦，可能是怕塡房和萬小柔合不來，這實在值得同情。

況且萬里才五十左右，身强力壯，正常的慰藉是需要的。東家和老闆合作無間有甚麼不好？

小六子說完就改道而行了。

韋青之所以敢在二鐵糾纏、郝金覬覦、紫衣社仍然監視，甚至還有好多隻毒眼窺伺下在揚州晃來晃去，對自己的機智和身手有信心是理由之一，其次就是眼線極多。

到了橋月客棧附近，就聽到刀叉猛響，居然還傳來了彈詞和鼓聲。

原來是一雙瞎父女正在橋月樓下唱「秦雪梅弔孝」，所以樓下座無虛席。

老瞎子四十五六，眼珠子白多黑少，瘦得有如一根蔴稭。

那少女二十出頭，肌膚白淨、豐腴可人，乍看她的雙目不像瞎了，也不像老的白多黑少，說他們是父女，可一點也不像。

老瞎子彈三弦，少女彈琵琶，偶爾再擊鼓數下。兩人的默契似乎不大夠，但有所謂：行家看門道，外行看熱鬧。行家是不會太多的。

姑娘一身藍色梅花布夾襖褲，裹着健美的胴體，梳了兩條大辮子直搭拉到屁股蛋上。這部位吸收的目光最多，彈唱時腰部作適度的款擺，那些眼珠子像算盤珠一樣，被撥來撥去。

這麼熱鬧的場面，汪老闆居然不在樓下，而是二老闆站在櫃枱內照料。

盲女唱到商公子在秦府書房中自後面抱住秦雪梅這一節，她很賣力，既有表情又有動作，觀衆瘋狂地叫好。

韋青只向內瞄了一眼，就繞到橋月客棧後面，這是一條小街，行人極少。那知正要進入後門，忽見麥、郭二總管走了出來，另外還有這兩個人的得力助手各一。

韋青不能不打招呼：「麥、郭兩位總管也來了！」

麥嘉說：「韋少爺，萬爺入內談增資擴建橋月客棧的事，你請稍待，萬爺不久就會出來，一起回府，有甚麼問題都好解決。」

「噢！萬爺要增資？」

「當然還有別的事，如大爺夫婦的喪禮、預計酒席等等。聽說點主官和禮賓的酒席和一般吊客的酒席就不一樣。」

韋青說：「是三鮮席，不是海鮮席吧？」

麥、郭二人未聽出弦外之音，卻緩緩呈包圍之勢。四個人正好一面一個，韋青故作不知，說：「兩位總管，今天的天氣眞好！」

麥嘉說：「是呀！都已經立冬了……」

背後攻上一人，正是麥嘉的得力助手黃鼎。接着，郭奇的心腹張傳宗也自右後側攻上來。

韋青說：「兩位總管這是幹甚麼？」

郭奇說：「萬爺有很多事要和你面談，還不是爲你好！可是老請不到你這位貴賓。沒辦法，既然文請請不動，也只好自作主張武請了。」

就在麥、郭二人正要齊上時，黃鼎和張傳宗已在兩個照面不到時被踹了出去，而麥、郭二人立刻首當其衝。

「二位莫怪，這兩個傢伙欺生，我不得不自衛。」

「你是要自衛，」郭奇說：「大爺和夫人之死，你能卸責？還有護院劉展之死敢說不是你幹的？」

韋青說：「我有甚麼理由幹那種事？二位如不是昧着良心說話，那就是頭腦不怎麼管用了……」

麥、郭二人出手，手中還有萬家的薄刀，但七八個照面後，二人沒佔到一點便宜，而韋青卻是空手相搏。

「麥總管、郭總管，你們快住手！」後門內傳來了萬老爺的聲音，兩總管立刻收手退下，卻仍呈包圍之勢。

郭奇說：「老爺子，無論如何，我們不便揹個包庇放縱通緝犯及兇手的罪名，我們該把他交給偵緝隊或保安隊。」

「好好！」萬里揮揮手說：「我自有分寸。」

韋青說：「表舅，這次到揚州來，未能幫您的忙，爲您分憂，反而爲您添痲煩，眞是慚愧！」

「韋青，自己人也不必客氣。」萬里喟然說：「不管你在揚州作了甚麼事，惹下多大的紕漏，表舅都願意爲你擔着，但你總要和我談談，讓我深入瞭解一下。」

「表舅，如果我眞的犯了法，我寧願讓鐵捕把我帶回去，但我沒有殺人，難道表舅也以爲我會對大表舅和舅媽下毒手？殺人的動機何在？」

「是啊！所以我怎麼也想不通，」萬里說：「可是人言可畏，由於你自己造成了一些誤會，比喩說當時在出事現場上現身等等，徒自予人口實，如何能堵住別人悠悠之口呢？」

「晚輩問心無愧！」

「這個我也相信，」萬里說：「不信你問問麥、郭兩總管，我一直不信你會做出那種事，可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積非成是，每個人吐口唾沫也能把你淹死，所以我希望和你詳談，想個萬全之策，爲你脫罪。」

韋青說：「表舅到此地步還爲我操心，我韋青眞是沒齒難忘……」

就在這時，街口出現了三個人，中央一人分明是鄉團總練孫大德，左右兩邊二人是鐵大器和鐵金棠。

這三人同時出現，而且孫大德在二人中央，這有點反常。

人所共知，孫大德是萬家的人，也有人說他是萬家的看門狗，但不大管用，有硬貨色上門，把他們踢得狂吠幾聲，讓萬家有個準備而已，一旦有事讓他們眞幹，八成像斷了箍的桶——散了板哩。

萬里一看就知道，孫大德是被二鐵架來的。

孫大德攤着手，苦笑說：「萬爺，關於韋青的事，老爺子比我還清楚，可別讓我爲難。」

萬里嘆口氣，說：「孫兄，你不必爲難，這兩位鐵先生雖還沒亮出身份，揚州地面上可都能猜到，其中必有一位鐵捕在內。既然韋青不聽我勸告，以鐵捕的身份，又何必你我操心？不過，萬某以韋青的親戚立場說句公道話，韋青實在不可能是不久前萬家血案的兇手，至於他以前有沒有作案，就不是萬某所能置喙的了。」

孫大德說：「萬爺說的也是，按理說韋青不可能做這檔子事，不過，兩位公事在身，我們也不便礙手礙腳……」

二鐵互視一眼，鐵金棠一伸手，說：「大器兄，您請！」

那知張飛型的鐵大器說：「你他奶奶的不是爭着建功嗎？我就讓你風光一下！」

麥、郭二人心中直冷笑，八成手底下也有限，怕當衆出醜吧。二人冷眼旁觀，卻見萬老爺子正在示意叫韋青逃走。

鐵金棠不能再客套，捋着衣袖，掖上夾袍下襬，一身細皮白肉，倒像是位紹興師爺。走近亮出個門戶，說是八卦不像八卦，說是形意吧，又不像形意門的架式。

麥、郭二人嘴角上的哂意剛剛噙上，鐵金棠已攻出了一十七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下盤功夫的極致，顯示關節的靈活，速度之快以及角度之奇，實在出乎意料。

韋青閃過一十七腿，似也不大輕鬆。這工夫麥、郭二人的哂意早已不見。孫大德面孔木然，萬里向街口張望，看見有一個人在街角上縮回身子，好像是總管苗玉堂。

不是大場面，苗玉堂是不會出動的。

鐵金棠第二輪攻勢開始時，卻不是腿，而是傳統的南拳。有所謂南拳北腿，南方的功夫別於北方的是，非大開大放。其實，南方的功夫即使出腿也是一樣，七八分就收回，這可能和南方人的習性有關，自然也合乎「既濟未濟」之道。

小街上死寂，因而可以清晰聽到橋月客棧「秦雪梅弔孝」的三弦、琵琶及鼓聲，還夾着撩撥性的磁音唱詞和如雷的掌聲。

鐵金棠顯示他不但長於北腿，也工於南拳，而且十一二個照面下來，一直保持主動。

那知就在這時，樓窗突被推開，窗口伸出一支捷克式步槍來，而且瞄的正是在和韋青搏殺的鐵金棠，當然也可能是韋青，因爲二人不停地活動，很難說槍是瞄着誰的。

持槍的人似是個女人，在下面只看到兩隻白嫩的胳膊和翠袖。

武功再高，速度再快，畢竟沒有槍子兒快，鐵金棠往墻邊一貼，孫大德也在找死角，其餘諸人紛紛往墻邊閃避。因爲自樓窗下射，尤其是長槍，角度有其極限。

「砰」地一聲，石屑激濺。

鐵金棠厲聲說：「甚麼人在擾局，妨礙公務？」

就在這時，韋青已經不見了。於是麥、郭及其部下去追人，孫大德、鐵金棠及鐵大器也沒閒着，相繼追去，樓窗中的步槍已縮了回去。

這是攪局，還是有意爲韋青製造脫身的機會，目前還沒有弄得清楚。

萬里上了樓，發現汪翠翹板着臉在生氣，一支捷克式步槍還豎在窗前。

「翠翹，怎麼回事？是誰開的槍？」

「老爺子……我受不了！」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敢說！萬一有人說我還沒進入萬家的門就挑撥你們父女的情感，怎麼辦？」

「怎麼？」萬里臉色一變：「是柔兒？」

「也不知道是誰告訴她這兒有一支捷克式，剛才她匆匆上樓，自床下拿出來，推開後窗……」

「這個混帳的東西，八成是來救韋青的。」萬里說：「阿翹，這都是我把她寵壞了！照理說，一個柔兒妳應該應付得了！」

「喲，你的千金小姐是甚麼作風你不知道？」汪翠翹說：「她說，我要是走近她，她就轟我一槍。那個丫頭片子說得出就作得到。我倒是不怕死，但萬一缺腿斷胳膊的，讓你看了就倒胃口，那可就生不如死……」

「不會的！阿翹……」稍作慰撫，直到汪翠翹有了笑容，萬里才離去。

* * *

夜已深，天很冷。在這家小客棧後門外來了一個四十左右的漢子，頭戴絨線帽，遮住眉毛，一溜煙進入後門。

這家小客棧全是平房，此人在後院最後面的客房門上，以指甲「嗶剝」彈了幾下，裡面的人低聲說：「洩近、買葛、也金？(竊子語，又稱瞎子語：甚麼人？)」

外面的回頭看看無人，低聲回答：「也金、宰字，迭繼，海告(人字第一號)、洩緊、踹幹、晒干(沈船山)。」

此人說完，門就開了，一閃而入。

瞎子語顧名思義是盲人由於有目不能視，談些隱私又怕別人偷聽，就自創了瞎子語，又名竊子語或切子語，是以一種拼音而成的黑話。

由於他們說得熟練，且三字切或兩字切均可混合使用，外人無法聽懂，即使是略語切子語的人也聽不懂。

如上面二人交談的話：洩近、買葛、也金(甚麼人)也可以說成洩近客、買葛、也金林。另外如：洩緊、踹幹、晒干(沈船山)也可以說成洩緊凜、踹幹攔、晒干藍。或三字中一字三切，兩字二切都可。

當然，還有些切口足以語意解釋的，那稱爲暗語，稱切口則不合，因「切」有拼音之意。就以上海走私者的黑話(暗語)來說，就不勝枚舉，如：「滿口扒」爲黑吃黑，「黑老」煙土，「白老」私鹽，「洒珠」米殼，「扳頭」槍械軍火，「連心」子彈，「古花螺絲」錢幣等等。

至於扒竊方面的「暗語」有：「跑清早」趁清早倒馬桶時乘虛而入，「跑燈頭」傍晚潛入躲在暗處行竊，「開桃源」在壁上鑿洞，「下天表」在陽台上用長竿挑走晒的衣物，以及「鑽底子」等本爲潛入江底代人撈物者，趁機入艙扒竊，這一種要水性頗高，有一點眞本領。還有各行各業的暗語黑話，在此不便贅述。

屋中二人竟是白天在橋月客棧中唱「秦雪梅弔孝」彈詞的瞎子父女。而來人取下絨線帽，居然是個和尚，當然，他就是在萬府門外說那四句偈語的和尚。

瞎子揮揮手說：「阿秋到外面監視着，我和船山兄談談。」

瞎女立刻出屋，這叫着「插旗」，只見瞎女僅四下張望一下，卻潛至窗下，屋中二人交談隱隱可以聽到。顯然，這二人未必是眞的瞎子，要不，爲甚麼桌上蠟淚未乾呢？

和尚說：「命令。」

「請說！」

「兩個鐵捕見過吧？」

瞎子點點頭。

和尚說：「掂過斤兩沒有？」

「別人掂過。」

「如何？」

「單挑有把握。」

「花要謝了！懂了沒有？」

瞎子點點頭。和尚說：「另外還有一件任務。」

「甚麼事？」

「是一個人！」在瞎子耳邊說了幾句話，又說：「事成花紅五千大洋，但要把那大盒子一併找回來，如果有人而無物，只有這數字的十分之一。」

「大盒子那麼重要？」

「要是不重要，會出那麼多的償格？」

和尚出了客棧，在夜風中衣襟獵獵作響，五千大洋不是個小數目，大約可以買三十多畝地。

這時，一個人影跟着他，但距離三十步以上。

當和尚走到一個廢園門外時，自園中瀉出一條身影，和尚的反應不謂不快，仍然遲了那麼一瞬，黑影有如一個握緊了的彈簧突然彈開，人在半空「蓬啪」兩聲，踹中了和尚兩腳。

和尚被重創，跟蹌退後，人影在廢園斷垣上一蹭，再次射來，和尚大叫：「你是「人」字……」

話未說完，飛旋的一腳正中和尚的腮梆子，連牙床都塌了下去。這局面變得太快，待韋青瀉近，一柄匕首已送進和尚的心窩中，而且拔下刀越墻沒入廢園之中。

韋青隱隱看出兇手像一個人——一個六親不認的冷血。他摸摸和尚的心窩，已經停止跳動。他喃喃地：「……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沈船山，這四句禪詩或偈語，豈不是你的寫照？」

突然靈智閃過韋青的腦際：「沈船山……沈船山……這不就是暗示船快要沉了嗎？極可能是利用過之後，殺之滅口。」

因爲和尚殺萬宇夫婦及劉展，他的目標太大了，爲免洩密，自然是除去爲妙。那麼，「花快要謝了」呢？

韋青心頭一驚，搜過沈船山的身，甚麼都沒有，立刻離開了現場，逕奔橋月客棧。但是，他的反應不謂不快，仍然遲了一步。鐵金棠已死在房間內，因爲他和鐵大器各住一房。

鐵金棠的名字代表海棠，「一樹梨花壓海棠」，那寶山銀樓後院兩個保護章九如的人的交談，啓發了韋青的靈感——「花快要謝了」！這是多麼可怖的暗語！

花謝了，船也沉了，似乎在暗中指揮的人，生殺予奪，話出口就必能作到，是紫衣社的盧飛嗎？

瞎子父女知不知道沈船山今夜要昇天歸位？

韋青隱隱覺得，眞正生殺予奪的恐怕還不是盧飛，而是另有其人，這個人才眞正可怕。

他以爲殺沈船山的人，很像族弟韋雲。在夜風中，他的眼波中有液體流濺着。

* * *

華燈初上，揚州之夜是很迷人的。

霍小腰的妓院雖是上海所說的私門頭，規模却也不小，加上霍小腰的艷名大噪，這艷窟中生意不惡。

但是，霍小腰今天卻推掉了好幾個打茶圍的客人。這工夫正在補粧，鴇母見她推掉這麼多的客人，就像把白花花的大洋推入水中一樣。

霍小腰說，順眼的就接(打茶圍，北方稱之爲開盤子)，看着不順眼的就不接，只不過接不接客人，每天至少也要給鴇母兩三塊大洋。

此刻鴇母拐着一雙手槍脚(由於沒有纏好，長度有如三號左輪，寬度好像馬牌手槍)，來到霍小腰房中：「我說乖寶，有位梁爺是無錫一家錢莊老闆，鈔票交關多，人嘛，才四十歲，出手大方，脾氣也隨和……」

霍小腰說：「娘，何不給其他姊姊拉攏拉攏？」

「小腰，妳又不是不知道，每天一拉開門板，就要好幾十塊大洋開銷，要是都像妳一樣，張三老憨，李四俗氣，今天肚子痛，明天腰眼疼，咱們不喝西北風才怪哩！」

「怎麼？我沒有接客？」

「老是那幾個熟面孔，也不是甚麼有身份的貨色，我眞不懂妳心裡在想甚麼，要是嫌這兒低三下四的，當初何不在家裡作千金小姐？」

霍小腰道：「命嘛，有所謂『命中只有人合來，走遍天下不滿升』！」

「認命就好，既然幹了這一行，拆那！挑三揀四地幹甚麼的！」

「霍姑娘，韋爺來哩……」小廝在院中叫道。

霍小腰立刻迎出，鴇母啐了一口：「儂那能，姓韋的窮光蛋會玩是不是，拆那娘格皮！」

駡歸駡，鴇母還是不敢招惹，不論是韋青或小腰，都大有來頭。鴇母到「美人窩」去打聽過，大金牙告訴她，說：「這小子妳最好少惹，席地上的虱子——根上的！把他送進偵緝隊或警察局，不到半天就出來哩！」

所以鴇母儘管不歡迎韋青，表面上仍然要應付。

以霍小腰和盧卿以及萬小柔相比，各有千秋，霍的短處是稍瘦一些，相反地，楊貴妃如果瘦了，咱們今日能聽到她的艷名嗎？

韋青一拉，霍小腰倒在他的懷中，「吃吃」的笑着，在他的懷中，她有時會心驚肉跳。

爲甚麼如此？這當然只有她自己知道，那不僅是怕，也有不忍的意念在內，她不能不把「使命」放在優先地位。

今天，她也會動過這念頭，但終於又被她自己否定了。

她可以拖時間，但不能向那主子拒絕這件任務，她手上那一枚巨大的戒指，揭開蓋子，裡面會彈出一個半月型的風磨銅利器，連馬口鐵皮都能切開。

妙的是，這枚大戒指是韋青送給她的，外蓋上有一顆三卡拉的鑽石，裡面則改裝過。

正因爲這是韋青送她的，韋青就不可能要她脫下欣賞或查看。

每一次韋青來到，和她溫存時，她都曾幾次想打開戒指的蓋子，但每次都臨時打消了這主意。

主子每每派人催她，她推說要找適當的時機。

所謂適當時機，並非僅是找個機會殺他，還要在殺了人之後，沾不上殺人的嫌疑才行。

* * *

深夜，風大雨小，鐵大器進入一條小巷時，忽然發現一個瞎子迎面而來。

這瞎子左手提着一面小凸鑼，右手持竹杖。沒有敲鑼，連竹杖點地都十分輕微，似怕打破了小巷中的幽靜。

鐵大器皺皺眉頭，經驗告訴他，痲煩來了。

瞎子身邊通常必有一根竹杖，另外可能有三弦、偏鼓和凸鑼，這種小鑼直徑不過五六寸，中央往外凸出，像半個核桃大小，鑼槌就敲在這凸出的部位上。

鑼與槌連在一起，可以用一隻手操作。這種小鑼和其他的鑼最大不同處，是邊沿不向內捲，而是平直的，其利如刀。

小巷太窄，任何一個人站在中央，就能擋住對方的去路。

此刻瞎子往中央一站，鐵大器立刻停在瞎子三步以外。

天很暗，已是入夜十時左右。鐵大器說：「咱們有過節？」

「沒有！」瞎子冷峻地說：「別人都在乎鐵捕，我瞎子可不甩你們！只怕都是西貝貨。」

鐵大器說：「不用問，殺鐵金棠的必是你了？」

瞎子白眼一翻：「多揩一條爛命也無所謂。」隨便一丟，那根竹杖直挺挺地豎在一丈五六尺外的牆邊。

鐵大器知道這瞎子不大好惹。夜風捲起地上的泥塵，塵霧裹住了兩個纏鬥的影子，鐵大器吃驚的是，此人不可能全盲。

衣衫在風中獵獵作響，四隻冷電似的眸子盯住對方的要害。一個是爲了賞金，另一個是爲了多數人都認爲是抽象的名詞——正義。

又有一陣旋風捲起地上的泥塵和敗葉，冷芒一閃而至，瞎子的小鑼已切入鐵大器的咽喉中約兩寸。

瞎子在屍體倒下前已收回小鑼，拿起竹杖，還在鐵大器身上搜了一下，匆匆走出小巷。

孫大德自另一小街「踽踽」走來，自大街上轉過來另一個人，好像是韋青，另外還有個背影進入另一小巷，頗似瞎女。

* * *

鐵大器的慘死，韋青又揩了黑鍋，其實他已有兩天未吃過飯。

天才黑，小街上的鐵匠舖後院廂房中有人在黑暗中交談。甲說：「是誰做了鐵大器。」

乙說：「八成是瞎子。」

甲說：「能肯定嗎？」

乙說：「我一直以爲瞎子未必全瞎，也不單純，老莊，你還記得『船沉了』和『花謝了』那兩句隱語麼？」

「當然沒忘記。」說話的是莊前柳，另一個是韋青。

「大箱子失踪，眞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

「現在的局面很複雜。」

「乍看是千頭萬緒，錯綜複雜，若深入一層看，就很簡單。在目前，我們面對的最大敵人是紫衣社，但眞正的敵人和目標却只有一個人。」

莊前柳點頭，說：「這人正是我們來此要找的正點子，現在他似乎和軍閥扯上了關係。」

韋青說：「和軍閥掛鈎，那是必然的，不然的話，土豪劣紳無法在地面上興風作浪。」

莊前柳道：「他們似乎眞的以爲我們只是爲秦璽而來的。」

「那也未必，但至少他會以爲我們是爲故宮盜寶的案子而來的。」

莊前柳道：「而眞正的目的，也可以說最重要的目的，却是一件謀財害命與元兇的查証工作，此案一旦有了頭緒，即可証明一件李代桃僵的大秘密，這當然要找回那個大箱子才行。」二人一前一後穿窗而出，未發現任何人，這才入屋。大箱子被韋青偷出，由江立保管，却被人搶走，江立被殺傷。

剛才這句話太重要，可以說是他們此來的主要目的，萬一洩露此秘密，他們必然前功盡棄。

韋青說：「你認不認識瞎子？」

「我猜想他可能是在華北一帶屢犯姦殺案的彭奇。」莊前柳說：「他到那裏，姦殺案就會在那裏發生，可是他來此之後，並未發生甚麼姦殺案，這一定有原因。」

韋青說：「這種血賊留不得，但在他死之前，要弄清楚幾件案子是不是他幹的！例如萬老大夫婦以及二鐵等……」

莊前柳愕然說：「你是說萬老大夫婦也是？」

韋青微微點頭，喃喃地道：「老健春寒秋後熱，半夜殘燈曉天月，草頭露水板橋霜，水上浮漚山頂雪。和尚沈船山不過是故弄玄虛，而且還派一小童送去一封勒索信。老莊，要變這種障眼法，可能你也不會輸人的。」

莊前柳說：「應該說你比我還高明。現在我來盤盤瞎子，如果沒錯，立刻除去。」

* * *

天香樓飯莊門外旁邊有個卦攤，由於天香樓大門樓上掛着一盞「嘶嘶」作響的煤氣燈，瞎子沾了光。

反正瞎子的謀生本領不是彈詞就是卜卦，莊前柳背向天香樓大門一坐，便帽壓在眉頭上。瞎子說：「先生是摸骨還是測字？」

莊前柳說：「關於星相醫卜，小可也略知皮毛，閒來無事，何不由小可爲兄台測個字？」

瞎子冷傲地一笑：「老兄似乎要搶在下的飯碗哩！」

「別誤會！」莊前柳說：「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文王取人以度，這是最早的相人之術。至於測字，古人如袁天罡、謝石、李淳風以及邵康節等，都是箇中翹楚。另外如劉伯溫的『滴天髓』、羅育吾的『瓊璣三盤賦』，張神峯的『神峯通考』以及徐子平的『淵海子平』等……」

「嘿嘿……」瞎子說：「老兄果然是位行家。」

「不敢，有所謂君子問禍不問福。」莊前柳說：「所以在下不避淺陋之譏，和兄台互相研究一下，這也是因爲兄台印堂晦暗，近日必有大難……」

瞎子表情木然，也許這句話永遠無法打動一個殺手和淫徒的心。一位西哲說過一句話：死亡不過是突然停止再犯罪。只有死亡才能停止犯罪，死亡對一個殺手來說，不會造成悸懼，而且，他們相信其過程必如石火之一敲，電光之一瞥，卻能爲對方(殺手)造成死神魔掌陰影下的片刻成就感。

瞎子不瞎，只是有點白內障而已：「大名是……」

「小可莊前柳。」

「恕在下健忘，似未聽說過大名。」

莊前柳笑笑說：「小可寄居萬府作客，且承萬兄厚愛，若說老兄不知在下的身份，未免矯情！」

「這……這……」瞎子在莊前柳犀利的語鋒之下，信是信了些，卻不敢肺腑相見。

「其實我還可以奉送兩件小秘密。」莊前柳探過身子，低聲說：「我是奉命來辦兩件事的，一是找回一個大箱子，另外是把韋青誘回萬府……」

瞎子不由動容，因爲這也正是他要完成的任務，而莊前柳居然都知道，只不過他畢竟是個老油子，輕易不露口風。

「好吧！咱們還是先測字，事畢再去辦正事。」

「甚麼正事？」

「自然是去找那漏網之魚。」

「哪個漏網之魚？」

「老兄，何必顧左右而言他？不就是江立那小子？」

「莊兄要給在下測字？」

「正是。有所謂問禍不問福，兄台諒知這個道理，你就抽個字吧！」

瞎子正經八百地自竹筒中摸出一個字卷。平常爲別人測字，心情泰然，如今自己摸字卷，心情居然有點緊張，就像任何名醫都不願爲自己開方子下藥的道理一樣，這正是所謂：「事不關己，關己則亂」吧！

他展開字卷，交給莊前柳，竟是一個「吊」字。

莊前柳皺皺眉頭，說：「兄台問甚麼？」

瞎子信口說：「就問健康吧！」這

時才看到字卷上的「吊」字，也皺了皺眉頭，因爲竹筒裡有七八十個字卷，單單取出這個字來，自然不悅。

莊前柳看了一會，還正看、橫看、側看及倒看了一下。這一手當然瞎子也懂，但學問可大哩！而測字卻僅是易卜中的小小一環而已。

「拆字」又稱「測字」和「相字」，源於何時已不可考，據傳始於周，盛於唐、宋，當然明清也是人才輩出。而具有眞憑實學的測字者和江湖之分別，即在於是否選好了若干字放於筒中而區分。因爲名師必須具備淵博的學問、豐富的經驗常識，以及敏銳的反應；反之，即談不上機鋒，也就是自欺欺人了。

拆字分爲五大類，如：「觀梅」（以小箱放入雜物爲卜）、「硯池」（隨便席地設攤者）、「踏青」（專走茶肆酒家者）、「技陽地」（有固定住所者）、「技陰地」（借住寺廟者）。這五大類之下還有十六小類，如「減筆」——「勸」可減爲「勤」、「功」及「革」等；「添筆」——「止」可加如「正」、「此」及「扯」等等，在此不多贅述。總之，易卜並非全不可信，在於是否具備高深之學問及專業知識而已。

莊前柳說：「恕我直言。」

瞎子說：「本該如此！」

莊前柳正要說下去，一陣夜風吹來，那字卷忽然吹落在瞎子的腿上，也就是兩腿根處中央地帶。

莊前柳拾起來，說：「此字問健康不吉，加上機鋒，更是不妙！」

瞎子冷冷地說：「願聞高見！」

莊前柳說：「『吊』字口下有『巾』，乃西餐所用之餐巾，暗示老兄的暗毛病應找西醫，而且所患之病爲暗病，以打六零六爲佳……」

瞎子面色驟變，說：「這等測字之法，在下還是平生第一次……」

莊前柳說：「兄台少安，小可自然要解釋清楚，『吊屌』同音，加上字卷剛剛被風吹落在兄台身上，也就是雙腿之間，正是那話兒之上。此乃機鋒，尸下有『吊』，自然是指毛病在這上面，而『掉屌』又是同音，暗示兄台那暗毛病很重，已經爛掉了一半……」

瞎子霍然站起，但立刻又坐了下來。

莊前柳觀顏察色，知道一言中的，也就見好就收，站起說：「文字遊戲嘛，兄台不必介意，還是辦正事要緊，走，找韋青去！」

瞎子還眞被他吊上了胃口，因爲國學文字運用之妙，他國文字瞠乎其後，英文雖有普羅方便之處，若以中國之詩詞、歌賦、妙對燈謎以及拆字來說，實在不能比擬。而莊前柳能在萬老爺子面前吃香，自然要有一套，況且剛才他拆的字，簡直……

儘管莊前柳語不驚人死不休，瞎子還是有點猶豫。莊前柳走着說：「兄台不去，小可只好獨行，如能得手，總算爲萬老爺子建一大功……」「建一大功」這話也是他的職責，和尚死後，他受到冷眼相待。

他終於拿起小鑼及竹杖跟了上來，說：「莊兄，等等在下……」

莊前柳走得不疾不徐，也不再說話。瞎子可也沒有落後，由於他已相信莊是自己人，也就不必再裝了。

二人終於來到「鬼巷」中，這巷中本來只有三戶人家，由於五年前其中一家四口被一場大火燒死，而另外兩家深夜時，往往聽到「熊熊」大火聲，也看到火中有四個人正在找東西，那四人正是被燒死的一家人，因此另外二家也搬出此巷，甚至小巷附近也搬走了五六家。

將近「鬼巷」時，莊前柳的脚步突然加快，所以瞎子進入此巷時，已不見了莊前柳。瞎子的警覺性頗高，脚步已經緩下來，可惜他是初來，不知此巷的來歷。

他走到小巷的一半，停下來低呼着：「莊兄……莊兄……」迴音空盪，靜得有如置身荒塚古墓中。

他的呼聲在夜風中顫抖，背後卻隱隱傳來了似有似無的步履聲，若非他這等高手，恐怕還聽不到，驟然迴身，韋青已站在四步以外。

「甚麼人？」

「不必再裝蒜了，你的招子比誰還亮！」

「聽你的口音，似乎是通緝犯韋青。」

「我是通緝犯，你是……」

「伸出援手爲地方除害的人！」

「了不起，了不起！」韋青說：「有此正義感而不幫兩個鐵捕，反而把他們放了血，這話怎麼說？」

「韋青，你儘管胡扯，今夜遇上了我……」

「不是遇上，而是以香餌釣來的。萬老大夫婦是你代庖的？你明明就是色魔彭奇，到此之後居然沒有發生過姦殺案，眞是異數！」

「這一點可能你永遠也不會知道。」

「哈！」韋青打個哈哈說：「其實我們已經知道了！你和瞎妞根本不是父女，你自以爲走路不留脚印，尾巴卻早已露出來了！」

瞎子終於相信，莊前柳在萬家臥底，韋青這次來揚州也絕非作皮貨生意，只怕也不是爲了秦璽，一股冷意忽然由脊樑往上流竄。

他的竹杖，眨眼之間已到了韋青的胸前，竟不帶一點風聲，當然，行家就能聽出來，就像一位行家不用看只要聽一會，就知道一部機器那裡有毛病的道理一樣。

二人忽分忽合，第二次接近時，韋青衣上有三個洞，其中一處還有皮肉之傷，只不過瞎子的五尺半竹杖只剩下三尺左右，另外兩尺半竟在韋青手中。

在另外五個回合中，二人手中的竹杖只剩下筷子那麼長。當然，即使一根筷子，在他們手中的威力也非同小可。

一道寒芒閃電似地劃過，韋青被那面飛鈸（淫賊彭奇的著名殺手鐧）小鑼自肩頭切入寸半。只要再上昇寸半而又內偏寸半，就正好切在左頸的大動脈上。僅是一個「快」字，絕對不能形容這可怖的經驗。

韋青駭然扭轉身子，卻也沒糟蹋這瞬間即失的機會，筷子長短的竹杖，已戳入瞎子的右胸中。瞎子這才知道「鷹立如睡，虎行似病」的道理。眞正的高人聰明不露，才華不逞，才能肩鴻任鉅。適時莊前柳出現，扯下瞎子的內褲，果然爛掉一半，二人相視而笑，這也可能是此地未發生過姦殺案的佳脚了吧。韋青道：「老莊，你眞行！」

＊ ＊ ＊

街上傳來了「隆隆」聲，最初聽不出是甚麼聲音，不久漸漸接近，好像是沉重的鐵輪在石路上輾過的聲音。

「有點像是炮車的勢道。」韋青說：「還有馬蹄聲。」

莊前柳說：「似乎還有步兵聲。」

二人自門縫中望出去，不一會，來了一輛馬拖的炮車。

這炮車未穿炮衣，純鋼鑄造，在陽光下閃閃生光。韋青知道，這是東洋人製造的小鋼炮，比之國造的很管用。

有些國造的土炮，放了之後連彈着點都找不到了。

一共是五門小鋼炮，爲首的人很矮，一看就知道是東洋鬼子，那年頭，軍閥部隊中很流行聘用日本炮手，一來他們射彈準，二來也壯聲勢。

並非是外來的和尚會唸經，而是東洋鬼子訓練嚴格，見得多用得也多，於是軍閥們不惜重金禮聘，授以高階。

這麼一來，非但東洋人被請來殺中國人，還備受禮遇，中國軍隊中的一切秘密和實力，全被人家摸透了。

在五輛小鋼炮後面，是九個中國炮手和副手，後面是二輛炮彈車。

再後面大約是三個排（一連人），最前面是重機槍排，一挺「馬克沁」重機槍，槍身油光水滑，後面有四挺歪脖子輕機槍（日本造）。

步兵的長槍雖不整齊劃一，卻沒有一支是土造。有德造毛瑟槍、大金鈎、捷克後膛、比造鴨子嘴，以及套筒子等等。

至於軍服，也很整齊，和孫大德的團練自然大爲不同，而且步伐整齊，是訓練有素的部隊。

很難說這是個砲兵連還是機槍連，應該是個加强連。莊前柳說：「一連人市街上通過，有點耀武揚威的架勢，不知要去何處？」

韋青說：「小六子，跟着看看這一連人的目的地是何處。」小六子是美人窩中小八子的弟弟。

半小時後小六子回報，這一連人在萬家晒穀場上架槍休息，連長和連副進入萬宅之中。

這果然有點示威亮派頭的架勢。

韋青說：「我去看看……」

萬家的晒穀場很大，不要說一連人在此休息，就是一個營也不會擁擠。

此刻，晒穀場附近有很多百姓駐足而觀。

那年頭，老百姓對軍隊既怕又好奇，只要看到腰上有帶着紅綢盒子砲的老總，都會敬鬼神而遠之，所以那時的軍裝被稱爲「老虎皮」，穿軍裝的人也就被視爲披着老虎皮的人了。

這自然是受了「好人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觀念所影响。

看熱鬧的人羣中，自然也有揚州地面上和萬里齊名的牛經武和劉繼祖大亨。

萬里雖然近數月來聲勢大挫，他畢竟仍是揚州地面上的龍頭人物，他的一舉一動，自然惹人注目。

這工夫萬宅樓窗處出現二人，一個正是服裝整齊的邱連長，另一個就是洋洋得意的萬里了。

由此樓窗下瞰晒穀場，正是居高臨下。

這時，第一排排長喊了個「挺身」的口令，在晒穀場上休息的士兵一齊站起，向樓窗上敬禮。

萬里揮着手說：「弟兄們辛苦了……」

連長說：「李排長，萬爺是揚州聞人，也是鎮、揚一帶的大善人，尤其本連第一次來此報聘，應該鳴砲致敬！」

「是……」

這位排長立即下令砲手準備，五門小鋼砲各開一砲，算是對萬爺致敬的禮砲。

砲手操作熟練，當然是以日本砲手的馬首是瞻。一切準備就緒，排長喊出口令：「目標左前方，一千三百碼獨立家屋，放——」

第一砲爲日本人所放，「轟」地一聲，有如山崩地裂，許多百姓四散逃走，未逃走的也掩耳不迭。

連長在樓上用望遠鏡觀察彈着點，立刻大聲道：「伊馬木拉桑（今村班長），你這一砲眞要得，正中目標！格老子，硬是要得！」

排長又下令第二門鋼砲砲手：「目標右前方，一千一百五十碼，獨立家屋，放——」

「轟」地一聲，有的小孩子嚇得尖叫，因爲這種鋼砲的聲音很大，砲手立刻開始擦拭砲膛。

連長用望遠鏡看了一下，陰着臉下令：「第三號砲手再向同一目標開一砲試試看！」

「是！」排長再次發出口令，又發

了一砲。這工夫連長又看了一下，大發雷霆，說是兩砲皆未中目標，罵他們是「混吃等死的廢物」。

連長大聲說：「伊馬木拉桑再開一砲！」

今村班長又放了一砲，再次擊中目標，連長在樓上豎起大拇指道：「伊馬木拉桑百發百中，回去有賞……」

就在這時，有兩個人慌慌張張地奔到晒穀場上，向樓窗上躬身大聲說：「總爺，不能再放了，第一砲就落在我們牛家祠堂屋頂上，把屋頂炸了個兩抱粗的大洞。」這人顯然是牛經武的內總管。

另一個中年人哭喪着臉大聲說：「總爺，另一炮落在我們劉家祖墓墓地中，把老太爺的巨大石碑炸得無影無踪……」

樓窗上的連長和萬里已經不見，窗子也閉上了。

有心人自然是心照不宣，由於牛、劉二家大戶以前唯萬里的馬首是瞻，自萬里連番出事，自身難保，以及長江巡閱使調差之後，牛、劉二人已不再那麼乖了。

萬里不能控制牛、劉二人，也等於有半個揚州脫出了他的控制，這是他無法忍受的局面。

所以又和軍閥搭上關係，反正只要有白花花的大洋，還怕沒有人爲你賣命？何況也不須拉出部隊作戰，只要作作樣子，拉開架子，那年頭可沒有不怕穿二尺半的人。其實人家早把牛家祠堂和劉家祖墓的距離測量準確了。

所以表面上是放禮砲向萬爺致敬，骨子裏卻是給牛、劉兩家一個下馬威。

至於另外兩個中國砲手開的砲，一發落入江中，另一發落在一個公共茅厠中，以致使五十公尺內四周住戶飽嘗一陣「黃」雨的淋洒。

* * *

這件事發生後，使牛、劉兩個大戶不再貌合神離，不得不再次試圖密切合作。已抓破了臉，要和萬里復交是不可能的，只有兩家同仇敵愾才行。

牛、劉二人現在就在一起，這是在牛家的秘室內。

牛經武說：「劉老弟，事情到了這般田地，可不容許咱們再各幹各的了！」

「的確！牛兄，過去咱們之間的一些雞毛蒜皮的事兒，都要一股腦兒拋開，不分彼此，精誠合作。」

「對，不過萬老賊以軍閥撐腰，這一手挺棘手的！」

劉繼祖拍了桌子一下，說：「牛兄，他能拉上這些關係，咱們就不能？」

結果議定各拿出十五萬就夠了，有所謂「大洋是白的，眼珠是黑的」，那有不喜歡這個的？

在此同時，靠泊在江中的大小船隻、寺廟和附近的百姓，都得到一項消息，也可以說是一項命令。說是某某要員的老太爺明天慶祝八十大壽，也不必破費甚麼，只要在明夜半夜子時來船上鳴笛三分鐘，百姓則放爆竹二千響。

當然，傳達命令之人還付給百姓、寺廟每家五塊大洋，不會讓他們自掏腰包去買爆竹的，但必須準時，所謂子時未，即午夜十二點正。當然，所有寺廟也鳴鐘五百響。

至於傳達消息之人是何許人，這二人腰上衣內凸凸的，大概是帶了盒子炮，八成是丘八爺，船上鳴笛，也不破費甚麼，自是不敢不從。

* * *

在紫衣社的密室內，紫衣社的二號頭子倪先生對盧飛說了一件事，盧飛陰着臉說：「怎麼？全去聽訓？」

倪先生說：「是的，聯軍總司令部的人表示，本社近來的風紀太差，需整頓一下。」

盧飛道：「可是主子說過，軍方不插手，我們只聽主子一個人的。」

倪先生攤攤手：「據軍方表示，老爺子也有些煩心的事。」

盧飛說：「據主子身邊的人透露，京裡派出一位很年輕的專員，早已來到揚州，這人幾乎等於欽差大臣。」

「是的。」倪先生說：「專員的職位不高，若是國務院派來的，他的權力就不同了！只不過自稱專員的金永年就不是一位眞專員了。」

盧飛微微搖頭，說：「老倪，以你的經驗來看這件事，會不會是『鳥盡弓藏』的滅口行動？」

倪先生並未吃驚，表示說他也想到了這一點，殺手組織，不論爲軍政界暗中清除異己，或爲地方上的野心份子利用爲斂財工具，利用一段時間之後，必然會設法使他們突然消失於地平面上，不留一點痕跡。

說得傳統些，這就是所謂「報應」，說得新潮些，應該稱之爲宇宙間的一種無形的平衡。殺人者人恒殺之，天經地義。

倪先生想了一下，說：「社長，我也考慮過，長江巡閱使那邊……」

「不要弄錯，是五省聯軍總司令，不是長江巡閱使……」

「是是，屬下經常弄錯。」長江巡閱使是較早的頭銜，如民國初年「辮帥」張勳（搞復辟的老軍閥），就曾作過蘇、浙、皖等六省督軍，又稱「長江巡閱使」。到了民十以後，改爲「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就幹過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倪先生說：「社長，我以爲目前的危機還不太大，至少秦璽沒有下落，以及京裏派來的專員未弄清之前，我們還是他們手中的一張皇牌。」

盧飛點點頭，說：「老倪，秦璽有無這回事，尚言之過早，故宮的東西，卻極可能和這位專員南下有關……」

倪先生吶吶地說：「社長是說易培基盜寶案？」

盧飛揮手打斷他的話：「要不，章胖子來幹甚麼？你以爲他眞的是來鑑定秦璽的？」

倪先生說：「總司令方面派來這個特務連，又叫手槍連，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多，據說只有兩排人之譜。他們代訓我們的殺手，教他們軍紀，也想和我們的人研究槍法，論槍法他們自然是略遜些。」

「來那麼多的人幹甚麼？」盧飛總是有點忌諱。

倪先生說：「據那位連長說，他們是由皖北調往蘇北，順道在此與本社交換經驗、切磋槍法的，也可以說趁機校正本社的紀律。連長說，紀律蕩然，就無法生存，不管是不是正規軍人，都是如此。」

「這話也沒有甚麼不對，只不過……」他沒有說下去，倪先生也沒有追問下文。盧飛又說：「甚麼時候聽訓？地點何處？訓話的是誰？」

「邱連長代表總司令下面的參謀長訓話，明天深夜十二點正，地點是西門外一家廢棄的酒廠內。」倪先生低聲說：「有句話我很不以爲然，一位連附說，除了社長和我，其他的人最好不要帶傢伙，這當然是爲連長留點面子，也免發生誤會。」

這句話確使盧飛光火，說：「手槍連的人屆時也會去聽訓話，絕不會只訓咱們而不訓他們自己的弟兄吧！據我所知，齊總司令的若干部隊，風紀也不怎麼……」

倪斌笑笑說：「社長，我想這必是連附的意思，試想，幹殺手的人怎可一日無槍在身？所以這一點，我們大可不必理他。」

盧飛陰着臉沉默一會，說：「倪兄，總而言之要小心，本來殺手的下場十九如此，但我總希望咱們是十成中唯一例外的一成。老倪，請記住這句話，善文者無眞筆，善武者無直招……」

倪斌肅然點點頭，他知道盧飛十九歲幹殺手時還是個秀才，如把他當作嗜殺的大老粗那就錯了。

大約十時四十分，由盧飛親自率領倪斌及大部份紫衣社的人手，乘帶篷卡車來到城西的廢棄酒場大院中。

這兒的院子很大，屋子也不少，其中最大的是藏酒庫房，容納百餘人，還顯得空空蕩蕩的，十分寬敞。

這工夫特務連的人，席地坐在一個以破木箱做成的小講台前左邊，共有八排，所以盧飛只好把他的三十餘人帶到台前右邊坐下，共坐了四排。

邱連長還沒有來，連附和一名排長在接待。

盧飛和倪斌是何等經驗的人，雖然召訓他們不能公開，因爲他們只是軍閥豢養的一批殺手，不能讓他們見天日。然而至少這特務連是正規軍，可以大大方方地在揚州城內借用學校教室或大的廟宇訓話。他們這些人是便衣深夜來往不受人注意，集會場所又有特務連的人重重卡哨崗位，爲甚麼要到城外這等廢棄的酒廠內，連個座位都沒有，甚至也沒有燈！

盧飛和倪斌頻頻交換眼色，倪斌也和部下相互暗示。就這樣，由十一時一直等到十一時三十五分。說好了邱連長會於十二時正來訓話，此刻還未到，可能到凌晨三時多才能結束，所以時間一過，紫衣社的人就四下張望不安起來。

也就在這時，發生了一件怪事。

盧飛心驚肉跳，倪斌也惶惑不妥起來，甚至連附和特務連百十個弟兄也顯示了驚異慌張神色。

好像全揚州的寺廟中的鐘聲都響起來了。

似乎所有江上的船隻的汽笛都也鳴放起來。

再加上無數的鞭炮聲，匯成一股巨大的聲浪，淹滅了一切其他的聲音，就在這時，大屋中坐在地上的兩撥人已沉不住氣站了起來。

人一站起，有的要往外跑，似想察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在這情況下，任何一個人的慾望和行動都會產生帶頭作用。在兩撥人的隊形似亂未亂的檔口，突然自窗外飛進四道黑影。由於太快，多數人都未看到，其實這是飛刀。

接着，人羣中傳來了驚呼聲及謾罵聲。幾乎同時，黑暗的大屋中火舌吞吐，槍聲大作。當然最初有人中了刀子，以爲是對方抽冷捅的，因未中要害，中刀的人當然不甘心，拔槍就向對方人叢中射去。

這又是可怕的帶頭作用，有人一開頭，人人拔槍，互相濫射。最初還能大致分清雙方的人，最後亂了就分不出來。反正我不殺人，別人也會殺死我，基於這種心理，人就失去了理性。

處於這情況下的人，幾乎變成了野獸，而且還是瘋狂的野獸。野獸瘋狂時是分不清是不是同類的。

這可怖的景象類似炸營（又稱咋營），據說民初時曾發生過多次炸營慘劇，每次炸營，多發生在大規模的戰役之後，而且多爲白刃戰（大刀片或刺刀），人在白刃戰之下，據說眼珠子充血，都是赤紅的。

像這種和死神賭命的搏殺，戰後士兵有少數人還在不正常狀態中，夜晚睡眠往往夢囈，甚至狂喊「殺殺殺」。別人被喊殺聲驚醒，連眼睛還沒睜開，就去摸鎗和刺刀，不要說這些人尚未恢復正常，深夜有人喊「殺」，且有人已上了刺刀亂刺亂喊，正常的人，也會變成不正常。咋營就是這樣發生的，有時，一個營房中活着的沒有幾個人。

現在，這些人在黑暗中互射，反

正有人還能射，而有人還沒倒下就不會停止。這也正是盧飛和倪斌事前所顧慮到的，只是他們未想到會發生這種事。

外面的人有特務連的衞兵和紫衣社的兩個怪人──小葛和小范，在萬鐘、萬笛及萬炮萬鞭齊鳴下，有如天崩地裂，使人耳膜欲裂，接著他們聽到屋中響起鎗聲。

門外衞兵進入查看，自然也變成了靶子。小葛和小范立刻溜了。

手鎗連(特務連)未吃空缺，足足有一百一十二人，那是加上一位連長及三個排長。當然，手鎗連的人雖然個個鎗法不錯，却怎能和以行刺爲本行的殺手鎗法相提並論？鎗聲全部停止後，鐘聲、笛聲及鞭炮聲才停止。

結果三十餘人和百餘人互拚，雙方誰也沒有人活着走出大屋子。一百五十個人堆積交疊在一起，有的本來還未死，卻因流血過多無人救治而亡。

有的身中數鎗，有的頭上中了顆炸子兒，半個頭顱消失無踪。這些兩手血腥、每人身上至少都揹了數十條人命的劊子手，還有什麼死法比這種更適合他們的。

紫衣社的人幾乎全部死光，只剩下五個人，是盧氏父女、倪斌、小葛和小范。這當然是初步點數，也許還有生還的沒有歸隊，但盧飛重傷，等于被倪斌救出。

此事發生後盧飛切齒不已，盧卿卻暗暗高興。要使她的父親洗手退出這殺手營生，這可能是一次最理想的機會。

倪斌說：「據側面消息，特務連不是聯軍總部轄下的單位。」

「什麼？」盧飛失聲說：「不是總部派來的？」

「應該是他們派來的。」倪斌說：「據說這一連人是湘西的土匪剛被收編，就被派了來，等於是廢物利用一下……」

「倪兄是說，總部就是要他們來此對付我們的？」

「應該這麼說。」倪斌說：「這些土匪剛被收編，就被派了來，他們的軍紀不好，但個個鎗法不俗，只要把大煙(鴉片)吸足，能打能拚，有時比正規軍還管用。它的缺點是，在緊要關頭不能有效控制。他們百餘人，三個頂咱們一個，早就計算好了，必能達到同歸於盡的目的。」

盧飛的臉都發紫了，他一生算計別人，可從未被別人算計過，牙根癢癢地說：「倪兄，昨夜的殘殺是如何開始的？至少，鐘鳴、笛響及無數鞭炮聲顯示，這是預謀。」

「是的，而且是個驚人的天才想出來的點子。」倪斌說：「關於這件事，我已派小葛及小范去打聽了，另外有件事，社長不知是否注意到？」

「是不是韋青和韋雲族兄弟的事？」盧飛說：「這兩個人事先派出另有任務，韋青這人精明而膽大，不可輕估，至于韋雲，雖稍遜韋青，忠貞卻不成問題。」

這說法似乎沒有人否定。盧飛說：「卿兒，爹恐怕是不成了。爹要是早聽妳的話遠走高飛，還可以享後半輩子清福……」

「爹，也許還不算太晚。」盧卿說：「只要您稍好些，我就找艘快船把您送往上海，到租界去……」

盧飛默然，因爲他知道腰上那一鎗的子彈剛取出，十分不妙，一直流血不止。如果眞能去上海，進入租界，由洋人醫治，或許有希望。

中國人恨租界，罵租界，卻又喜歡往裏鑽，眞是矛盾。像「秀才將軍」吳佩孚那樣的人，恐怕不多。因爲吳有所謂「三不」，爲人敬重而樂道。那就是「不要錢、不納妾和不進租界。」

* * *

萬宅中砲，萬里和苗玉堂二人被炸得面目全非。

這是一件懸案。在此同時，殯儀館也失踪了兩具屍體，都是四十多歲的外鄉人，無親無故。

在局外人看來，這兩件事可以說風馬牛不相及，但在有心人心目中却不是那麼回事。

因爲據調查，並非是砲彈擊中萬宅，而是炸藥造成的，這是撤退的先聲，暗示是牛、劉兩大亨和軍閥勾結所放的「冷砲」。

韋青不能讓萬里跑了，他身上揹了好幾條人命。如萬老大夫婦、汪翠翹、鐵金棠及鐵大器等案。

當然，萬里所揹的命案最早的卻又不止這些，那是個關鍵，也是証據。

現在，祠堂內傳出集合聲，孫大德扯着痰嗓子喊出了「跑步走」的口令。帶着服裝不整、吊兒郎噹的團練弟兄跑出了祠堂大門。

還是那份德性，有的風紀扣未扣上，有的綁腿鬆了。

儘管他們肩上的鎗已換了「捷克式」，而班長手中也有一挺「手提式」，看起來還是一羣烏合之衆。

孫大德的武裝帶上掖了一支「三八」匣子，袋內還有一支「七星子」。他一連打了幾個呵欠，嘴上的煙屁股快燒到嘴唇了。弟兄們則偷偷傳遞一截煙屁股，步伐散亂，活脫脫的一羣老百姓。

百姓們對這些混吃等死的兵油子也見怪不怪了，只是在鄉團隊伍經過門前時，特別叮囑家中的娘兒們不要上街。

道學先生們認爲，堂客們只要被這些毒眼瞄上一下，就會蛻層皮似的。

「一──一──一二一──」孫大德邁着內八字的脚，扯著破鑼似的嗓門吆呼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弟兄們跟着喊，腦袋瓜子卻像貨郎鼓似的，眼珠子到處梭溜。

唱着軍歌，來到萬宅前的晒穀場上。每人取出一塊黑布套在左臂上，這當然算是帶孝。

接着每個人都把鬆了的裹腿綁好，鎗也檢查了一下，吊兒郎噹之色全都收起。

在萬宅中人的心目中，孫大德是萬宅的看門狗，雖然未指望他們能派上什麼大用場，一旦賊來了，能「汪汪」吠上幾聲，使萬宅有個準備也就夠了。何況二十號人鎗，也算是一支武力。

萬家大門口用松柏枝椏紮了個牌坊，花圈擺了兩條街。紮紙(如童男女、紙馬及家畜、房屋、家具等，舉凡活人有的都要有)擺了三條街。

蓆棚中數組喪樂隊正在吹吹打打，因爲今天是萬里之喪開弔發引，光是揚州一地來吊孝的就近千人。

像這種大場面(大殯)，任何人只要換上一件潔淨的衣衫，隨着別人進靈棚弔祭一番，就可以大搖大擺地去享受一桌流水席。

孫大德向商班長及弟兄們打個手勢，摸摸腰上的鎗，邁着八字脚進入了萬宅大門。

苗玉堂被擒的事，保密功夫極好，一點風聲也未漏出，所以此刻孫大德仍然可以裝熊。苗是被莊前柳誘出生擒的。

把孫大德看成狗熊，或者顢頇無能之輩，那可就錯了。他二十三歲就作過宣統皇帝身邊紅極一時的肱股大臣張勳的貼身保鏢。

張勳是誰，可能有些人不知道。這麼說應該容易明白些──民國六年七月一日，天才濛濛亮，北京城內的老百姓尚在夢中，忽聽警察挨門挨戶地敲門，且大叫着：「快快起來……現在已經改朝換代了……快點掛上龍旗慶祝呀！」

這就是再把已被推翻的小皇帝宣統弄上龍椅的所謂「復辟」辮帥張勳。(他被稱爲辮帥，是因爲此人固執死硬，民國以後還是不肯剃去辮子，他所有的部下也是如此。)

孫大德以後還作過「北洋之虎」段祺瑞的侍衛，事實上也是保鏢。理由很簡單，他身手矯捷，鎗法如神也。

至於孫大德的部下，這些素日吊兒郎噹，在街上見了大姑娘小媳婦便猛吹口哨的貨色，那不過是故意裝出來的，他們多作過保鏢，有的爲「東北王」張作霖作過護衛，有的爲張的心腹大將、也是兒女親家的吳俊陞作過保鏢，起碼是督軍的馬弁、司令的侍衛等等。

所以這些人沒有一個未見過大場面，揚州百姓把他們當作酒囊飯袋、嘎雜子琉璃球，他們是正中下懷。

所謂：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也正是這道理吧？

萬宅內一片喧囂喪樂、鞭炮及人聲，形成震耳欲聾的聲浪，儘管如此，孫大德一看就知道並不太混亂。

無人暗中控制是絕對作不到的。孫大德的人全部進入大宅散開，而孫大德已技巧地摺倒了屋頂上兩名狙擊手。

「萬爺，」張翔是除了苗玉堂之外最被寵信的總帳房，他進入極端隱秘的地窖，見到了萬里：「有一件十分意外的事……」

「什麼事？」似乎到目前，萬里仍然十分篤定。

「孫大德和他的部下，非但不是些混吃混喝的飯桶，居然個個都是神鎗手……」

「所以，」萬里得意地道：「這步棋我安得還湊合吧？」

「萬爺，屬下的話還沒說完，只不過這些神鎗手對萬家卻是個負數。」

萬里微微色變，說：「怎麼？倒戈了？」

「萬爺，依屬下看，不是倒戈，可能孫大德壓根兒就是裝歪扮傻，吃劉備的飯，辦曹操的事！宅內的二十來個暗樁全被他們拔了！」

萬里的眼囊肉猛烈地抽搐了幾下，近來不如意的事眞是不打一處來。

過去張翔暗示過，孫大德這個人要提防點，但萬里把他當作一個大老粗，以爲他是給他一點顏色，就能開染坊的貨色，錯誤就出在這裡。

但是自從韋青替他把大箱子弄回來燒了之後，他又回復了往日的篤定，他以爲再也沒有任何一件事或一個人可以扳倒他。所以事到如今，他仍能沉得住氣。何況他還有一張牌──苗玉堂，至少他以爲如此。

此刻，弔孝的客人中出現了七八位揚州地面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今天他們一起來，是韋青、莊前柳私下邀請他們作見證人的。

當然，如果事先告訴他們今天萬宅內會有火爆場面，這些人就未必敢來了。

此刻，韋青一個人在素幔低垂的靈堂內神龕上找東西。這兒也正是萬老大夫婦以前唸經拜佛的佛堂。

弔孝的人太多，本來弔孝是一個一個地進入靈堂，拜完退出，別人再進入，由於弔孝者多達一千五百餘人，只好五人一組進入。即使如此，兩個小時之內也弔不完。

靈棚前廊是萬里的棺木，後面就是神龕，客人入弔，必奏哀樂，加上鞭炮聲，大宅鬧成一片。

這後面的神龕和前面的靈堂仍有一幔之隔。這神龕上有三尊佛像，主位是菩薩，左右兩邊各有一位小神，可能是伽藍和韋陀守護神吧。

「諸神退位」自是暗示「太公在此」之意。封神榜上太公封了別人，卻忘了封自己，但也有些未被封的，變成

怪神邪魔，到處騷擾。因此，百姓在住屋四周較陰暗潮濕之處，便立有一塊刻有「太公在此」的碑石。

太公在此，諸神自然要退位迴避了。

昔年道上的朋友，爲對萬里表示崇敬之意，賜號「賽子牙」，且送他一尊金質姜子牙像。這尊金像，足以証明萬里的身份，韋青要找到這尊子牙像。

韋青東看看，西摸摸，卻看不出門道，但他經過長久思考後，總覺得「諸神退位」和「太公在此」有關，而太公即姜子牙，也就暗示姜子牙金像信物應在神龕之上。

大箱子已被燒了，也只有這東西可以証明萬里的身份，所以他是非找到不可。

此刻萬小柔冷眼旁觀，她愛過韋青，也恨過他，但是，她一直不曾放棄。現在，她不知韋青在找什麼，以爲他也許在找什麼珍寶呢，所以她把韋青看得很庸俗。

自萬、苗二人被炸死，府中已有多人席捲而逃。樹倒猢猻散，這本就不足爲奇。

韋青汗流浹背，因內心十分焦急。他希望今天內能找到證物，也能生擒萬里，當着地方士紳之面結束此案。

他的手一使勁，「卡察」一聲，二尊神像忽然後退三尺餘，就在菩薩的原位上，冒出一尊金光閃閃、約四五寸高的金質小神像來。

這當然就是姜子牙了，韋青驚喜若狂，在暗中監視的萬小柔也十分驚異，卻以爲韋青是來偷此寶的，所以一支「掌心雷」已暗暗指向韋青。

韋青用力一扳，取出小神像，忽見這神像座處兩片合在一起的鐵板各自向左右縮去，現出了一個僅可通人的入口。

韋青心頭一動，深信這個秘密地窖很可能連萬小柔也不知道，萬老大夫婦是否知道，也很難說。

這樣一個極爲秘密的地窖，自然極有可能就是萬里藏匿之處了。

他收起小金像，向下望去，十分黑暗，但他還是小心翼翼地下去了。

這地窖內並沒有潮濕發霉的氣味，這足以証明有人住在這兒，也可以証明過去常常有人來此小住藏身。這兒的通風良好，感到風聲很大。

下了八七級石階，前行五六步左拐再往右，有個小房間半掩着門，似乎內有燈光。

韋青站在這半掩的房間門外，正要探頭向房內望去，就在這時，身後忽然有人厲聲道：「韋青，不要動！」

一聽就知道是萬小柔的聲音，他緩緩轉身，道：「小柔，你這是幹什麼？」

「我正要問你在幹什麼？」

「我在找東西。」

「我看你是個不折不扣的賊！」萬小柔切齒說：「我伯父伯母對你另眼相看，你居然能狠下心殺了他們。」

「你能証明是我幹的？」

「當然是你，就憑這一點，你就死有餘辜。」

韋青說：「小柔，不可衝動，我現在正在找証據，証明大表舅及大表舅媽是誰殺的。」

「我不信，我只相信你是兇手。」

地窖中颳着「呼呼」的風，今天風大，這兒一定有很多通風口，所以這兒空氣流通而又乾燥。

這時萬小柔站在上風頭上，二人只距離不到五步之遠，萬小柔大聲說：「姓韋的，你認爲你可以狡賴掉你所做的事嗎？」

萬里趁機溜出了小房間，躲在石縫中俟機伏擊，卻被萬小柔發現了，但她卻不揭穿。因爲一旦揭穿，韋青八成沒命。

於是她故作未見，上前以手鎗指住韋青，歷數他的罪狀，然後開鎗。

萬小柔眞敢開鎗，而且韋青倒下後她又補了一鎗，就連萬里這等心狠手辣的人，也不能不驚嘆她的狠毒。

所以，萬里雖然鎗已在手，卻不須他動手。但局面瞬息萬變，中了三鎗的韋青突然一膝跪地向他開鎗。

他是老狐狸，立刻猜到萬小柔剛才必然在大聲歷數韋青的罪狀時，期間以小聲提示他自救之道，且指出敵人的方位。

原來這地窖內很大的「呼呼」風聲，就是來自石縫，而且萬里是在上風頭，萬小柔和韋青在下風頭，因而萬柔在大聲罵韋青的時候，期間卻可放低聲音告訴他有人持鎗在石縫瞄着他，叫他小心，她的話韋青字字入耳，萬里是逆風，怎麼會聽到？

現在，韋青站起來，萬里冷峻地道：「女生外向，一點不錯！」

萬小柔正要反唇相譏，韋青怕她洩密太早而使萬里作困獸之鬥，揮揮手打斷她的話，說：「萬里，你可能希望與我一決高下。」

「對！」萬里以爲，只要大箱子燬了，各有關機關打點好了，沒有証人或証據，要扳倒他很難，他說：「韋青，我沒有摺倒你，是我大意及用人不當，但你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又能把我萬里怎麼樣？」

韋青喟然說：「我也承認徒勞無功，而上面已因爲我辦事不力，浪費公帑，已下令我一個月內返京報到。萬里，事是辦砸了，但我不服你，你敢上去見個高下嗎？」

「不必，在這裏就可以了。」兩人的生死決戰剛一開始，萬小柔就上去找來了莊前柳及小八子等人。

當然，揚州一干地方紳士、聞人及富賈也都被莊前柳請到地窖中來，這兒是相當寬敞的。

莊前柳對來到地窖中的人大聲道

：「各位長官、鄉長和朋友們，今天莊某要報告幾件大事，相信各位必然震驚，甚至以爲是聳人聽聞。」

萬里雖然忌憚這種場面，他卻以爲對方沒有眞憑實據，是扳不倒他的，所以還能穩紮穩打。

莊前柳續說：「各位以爲萬里是什麼人？」

他是什麼人，幾乎每個人的臉上都有這麼一個答案：他是萬里。

莊前柳續說：「他是揚州的大善人，也是清末民初江湖上一位萬家生佛，道上的朋友賜名『賽子牙』，且賜金質子牙像作爲萬老爺子的信物……」

就在這時，韋青掏出金像說：「老莊接着，這是在神龕上找到的……」說話分神，左肩背上中了一掌。

但韋青丟出金像，萬里也不免分神觀望，也被韋青踹了一脚，不過萬里到現在仍未完全失望，因爲他還有一張皇牌。

莊前柳高舉金像，說：「這就是萬里萬老爺子的信物。但是，萬里萬爺卻早已被人害死了！」

地窖中一陣嘩然，接着「砰」地一聲，有人抱臂驚呼，原來是張翔想放冷鎗狙擊韋青，但被在石階上居高臨下的孫大德射穿了右肘，立刻他被孫大德的部下銬起來。

「各位父老兄弟姊妹們，」莊前柳說：「韋專員奉命前來揚州，一是緝拿害死萬里萬老爺子的兇手喬飛，此人就是目前的萬里，由于喬飛太像萬老爺子，他害死了萬里在此冒充，自是爲了奪產，且逃避北方官兵的追緝，因他是北六省的巨盜……」

衆人議論紛紛，然後又鴉雀無聲，只有韋、喬二人的力搏聲。

莊前柳說：「萬爺遇害，夫人重病，她當然能認出丈夫的眞假，就把萬小柔托孤給乳娘，且有萬氏夫婦合照的一幀照片爲証。」

這時，奶娘和江立出現，奶娘出示照片，請鄉紳傳閱。

看這照片，就看出眞假來了。但如果未揭開喬飛的身份，卻又無人注意這一點。

喬飛再像萬里，也總有不像之處。

「喬飛既爲東北的巨盜，卻又是華北的鐵捕，但因他與官方合作都採秘密方式，因而認識他的人很少，所以他有三重身份，那就是東北巨盜、華北名捕及揚州聞人。當然，誰也不知道他是一個超級殺手，紫衣社就是他創辦的。萬里被害，由於不便埋葬，怕人掘出來作爲証據，就裝入大箱中，放在極爲隱秘的地下室內，韋專員來此不久，就把大箱子盜出……」

衆鄉紳們大聲說：「那大箱子呢？」

莊前柳長嘆一聲，說：「由於事機不密，大箱子又被人搶走了……」

地窖中一片喟嘆聲，喬飛高聲說：「各位也都是見過大場面的人，各位會相信他們信口胡說嗎？」

有人高聲說：「請說說看，對方誣賴你冒名害人的動機是什麼？」

「還不是覬覦萬家偌大的財產！」

莊前柳說：「事實勝於詭辯，近來喬飛知道已無法在揚州鬼混，身份遲早會被揭穿，就自己弄炸藥把書房炸平，且自本地殯儀館中偷來兩具外地人的屍體，炸得屍骨零落不全，想藉屍而遁，轉入地下，再唆使萬里之姪萬祥出面善後，且立刻就脫手遺產，準備遠走高飛……」

萬祥已被制住，到此地步，只好坦承是喬飛派人說服他，事成給他一半家產。他現在很慶幸，相信一旦脫手成功，喬飛非但不會分財產給他，必然還殺之滅口。

「蓬」地一聲，韋青又中了一脚，他已中了三掌，傷得比喬飛重。萬小柔悲呼說：「孫大德，你們還袖手旁觀？」霍小腰在人叢中，手握一把「掌心雷」，但此刻，她已改變了主意。

韋青說：「小柔……我要親手生擒此賊。」

「另外一案，也就是韋專員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務，那就是調查故宮盜寶案及緝拿此案主嫌易培基以及其得力助手焦愼初。此案大致已調查清楚，且部份有關人物如名鑑定家章九如及前偵緝隊長郝振鵬等人都已落網，可惜主嫌仍逍遙法外。至於秦璽落在揚州之事，是希望把一干嫌犯誘來揚州一舉成擒。」

莊前柳長嘆一聲：「唯一遺憾的是，萬里萬爺的遺骸已被焚燬。」

那知這時忽傳來一個蒼老的聲音，大聲說：「莊先生，上天有眼，這麼重要的物証怎麼可以燒燬？是老奴藏在碾盤之下，假箱子被奶娘燒了，騙過了他們。」

只見老僕江濤扛着一個大箱子走下石階，這個意外突變，非但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就連喬飛也爲之吃驚。

因爲他所以尚能沉得住氣，主要是大箱子已燬，沒有人能確認他不是萬里，但大箱子未燬，那就不同了。

韋青和莊、孫等人喜極而歡呼，有一次，韋青潛入萬宅，未找到大箱子，屋上有人說「箱子未丟」，那就是江濤，但當時他弄不清是誰。

箱子打開，莊前柳和一干士紳等人圍攏過來，萬小柔掩面泣不成聲，奶娘也是一樣。到此，她總算對得起已死的主人了。此事，奶娘和江濤近來已對萬小柔說過。昔年萬小柔之母臨終，對假萬里的身份自然知道，就告訴了奶娘，奶娘便忍了這麼多年。

有人又提出問題，說：「莊先生，你又怎能証明這就是萬里的遺骸？」

「問得好！這當然要當衆驗証，以昭信實。」莊前柳說：「道上的朋友大概都聽說過，萬爺昔年在嶗山協助公

三國演義之廿七

張松獻地圖（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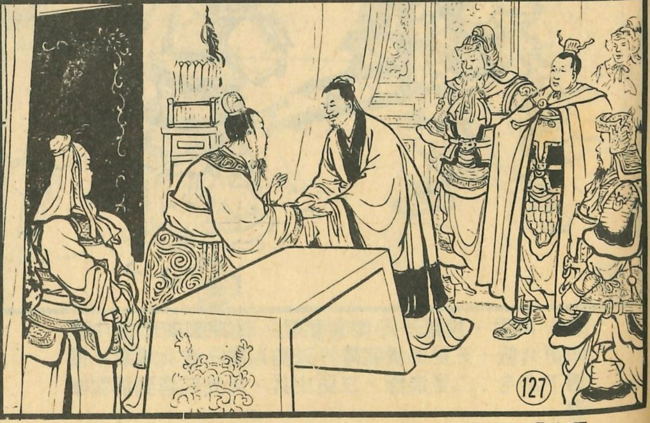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25 劉備滿腹高興，被龐統當頭澆了一盆冷水，心裏非常不舒服，喝道：「你這話不合道理，快退出去！」自己一拂袍袖，退入後堂去了。



126 劉備睡到半夜，酒醒了。隨從對他說了酒席上的情形，劉備十分懊悔。



27第二天，劉備穿衣升堂，向龐統謝罪道：「昨日酒醉，言語冒犯，請你勿記在心。」龐統笑道：「酒後都有失言，何必提它！」兩人說着都笑起來。



128 却說劉璋得知劉備取了涪關，慌忙派了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四將前來迎敵。人馬到了雒城，劉、張二將留下守城，冷、鄧二將在城外六十里紮下大寨，攔住劉備西進的道路。



129 劉備接到探報，決定先攻城外寨柵，再取雒城。他召集衆將問道：「誰敢去攻冷苞、鄧賢寨子，建立頭功？」老將黃忠應道：「老夫願往！」



130 劉備大喜，發下令箭。黃忠正要出帳，魏延大叫道：「將軍上了年紀，怎麼去得？把頭功讓給小將吧！」黃忠道：「我已領將令，你怎麼敢爭？」

家緝匪的壯舉……」

果然有兩三人說聽人說過此事，而且是以一對十一。

莊前柳說：「那一戰打了大半夜，衆匪盜死了五人，六名被生擒，但萬爺的肋骨也斷了兩根……」

衆人當然希望知道莊前柳的說詞是否屬實。莊前柳說：「肋骨折斷，若非嚴重之複骨折，它會自行癒合，只不過斷裂處會長個大疙瘩……」

他是骨科名醫，伸手入內就找到了兩根曾經折斷而自行癒合的肋骨，指着上面兩個像小雞蛋大小的疙瘩。觀者一陣驚呼，到此，衆紳士才完全相信莊前柳的話。

韋青和喬飛的力搏已快有結果，韋青受傷頗重，口角淌血，喬飛好些，但也好不到那裡去，右眼角裂開，鮮血直淌。如果霍小腰此刻要放冷鎗，機會是很大的，但她走了。

就在萬小柔嘶呼着：「不要讓他一個人拚命！」而孫、莊二人正在考慮是否插手時，兩人已見了眞章。

喬飛突然拔出小匕首，猛戳韋青的心窩，而韋青也正踩出一脚，所以迴避不及，只有盡力一閃，咬牙以左手去抓刀身。

這是個十分慘烈的場面，喬飛全力一戳，志在必得，也就無法閃過這一踩，正中小腹，而他的匕首被韋青抓住，他大力往前送，韋青就往外推。匕首鋒利，韋青的手指縫血流如注。

觀衆都驚得呆了。但韋青這一脚卻把喬飛踩退，也救了自己，喬飛小腹如火焚刀戳般奇痛，韋青又撲上來。那是凌空飛掃的一腿，含怒而發，嗓中發出低嘶聲，「叭」地一聲，這一脚正掃在喬飛的左頰及頸部。人飛出，也昏了過去。孫大德上前銬上他。

* * *

感於萬小柔的臨危援手，在地窖中救了他一命，更重要的是，他不死才能破此巨案，對國家和對國人，都有莫大貢獻。因此，韋青對萬小柔的情感終於表示接受，這份情感可說是經得起考驗的。

這當然是一件大喜事，萬小柔這才拿出大伯父母生前給她的一份遺囑，遺囑聲明，他們沒有別的親人，他們的遺產，由萬小柔和韋青平分，因爲萬老大夫婦十分欣賞韋青。

對這錦上添花的遺囑，韋青不以爲然，但也不便峻拒，以免被人視爲造作。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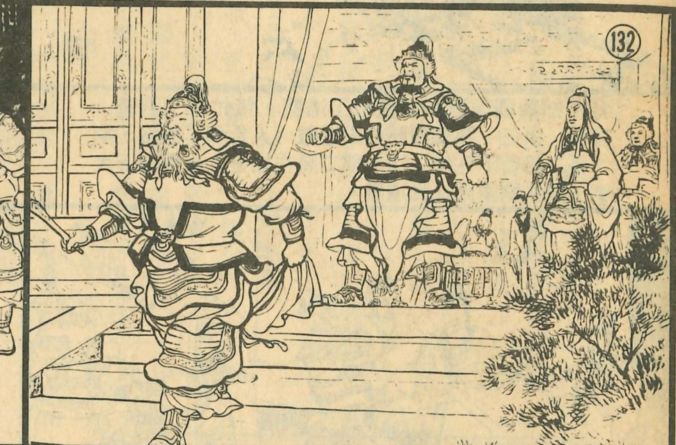
後記：

易培基故宮盜寶，爲民初一大懸案。政府曾通緝在案，但易一直未落網。抗日戰爭爆發，易培基藏匿上海租界，但寶物卻藏於江灣而燬于炮火，遂悔恨成疾而亡，其家屬這才向法院報告。

這當然是後話，謹附此小記，証非杜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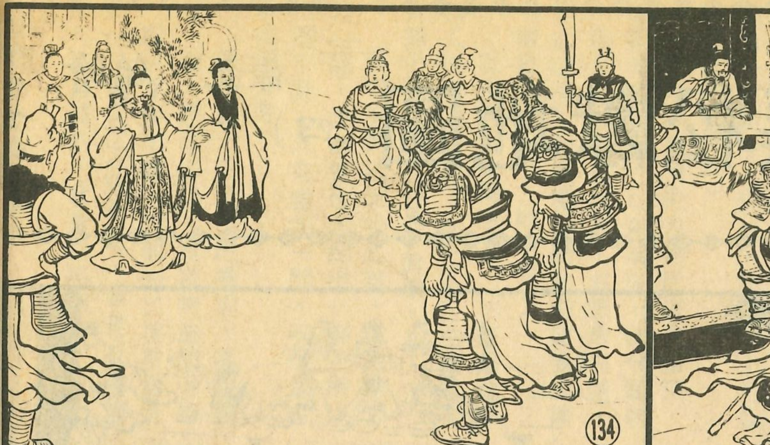
131 魏延道：「鄧賢、冷苞都是蜀中名將，血氣方剛，只恐老將軍擒他不得，誤了主公大事。」黃忠大怒道：「你說我老，敢與我比試武藝嗎？」



132 魏延笑道：「好好，就在主公面前，當場比試，贏得的便去。」黃忠大步跑到階下，便叫小軍拿過他的大刀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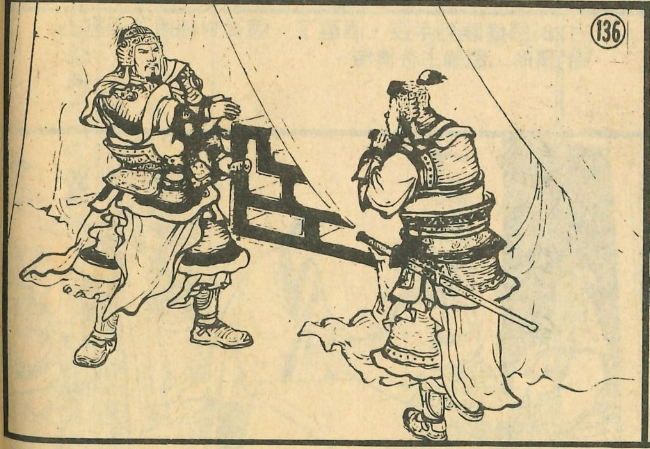
133 劉備見了，慌忙喝阻道：「取西川全仗你二人，鬥了起來，會誤了我的大事。你們聽我將令，不許爭論。」



134 黃、魏二人垂手聽令。劉備分定：黃忠去打冷苞寨子，魏延去打鄧賢寨子；先破寨的，便是頭功。



135 二將領命去了。龐統勸劉備帶領一軍，在後接應。劉備便令龐統留守涪城，劉封、關平整點人馬，準備隨後進發。



136 再說，魏延一心要奪頭功。他探到黃忠營中是四更造飯，五更準備完畢，天亮以前，進兵攻擊，便傳下命令：二更造飯，三更出兵，天亮前趕到鄧賢寨邊。



137 三更時分，魏延撥營出發，悄悄地去劫鄧賢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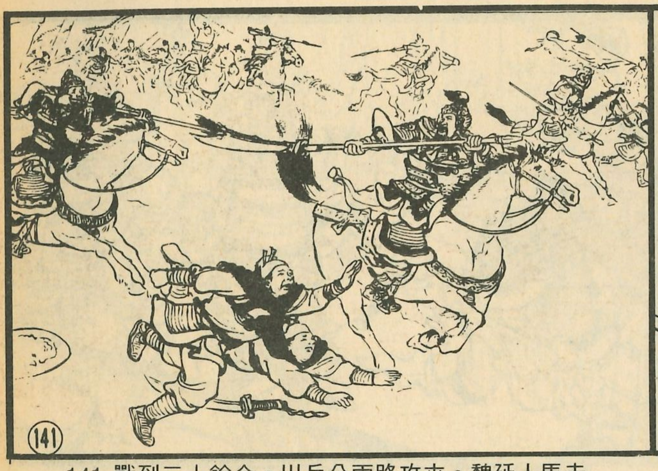
138 魏延走到半路，暗想：單打鄧賢的寨子，顯不出本領，不如先去取冷苞寨子，再把得勝兵去打鄧賢。兩處功勞，都是我的。魏延就在馬上傳令：大軍改向冷苞寨子進發。



139 早有探馬報到冷苞寨中。冷苞吃了一驚，一面下令出戰，一面派人向鄧賢求援。



140 一聲炮響，三軍上馬，冷苞大開營門，殺了出來。魏延慌忙上馬，提刀敵住了冷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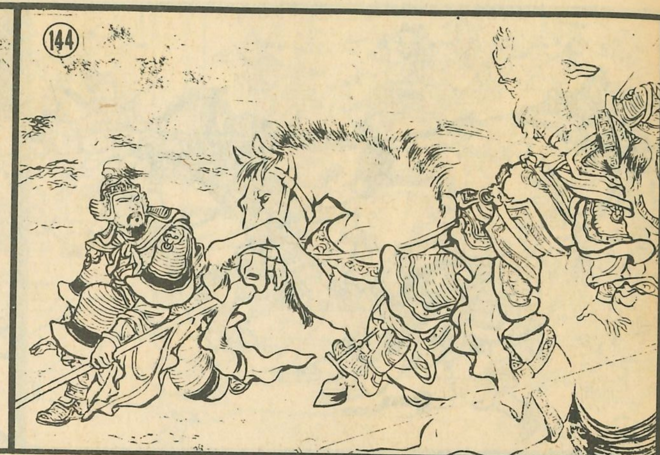
141 戰到三十餘合，川兵分兩路攻來。魏延人馬走了半夜，人困馬乏，抵擋不住，往後便退。冷苞率領川兵，緊緊追趕。

142 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大震，鄧賢帶領一支人馬，從山谷裏殺出，截住了去路，大叫：「魏延快下馬投降！」



143 魏延不敢接戰，拍馬飛奔。不料馬力困乏，忽然失了前蹄，雙足跪地，把魏延掀將下來。鄧賢飛馬趕到，挺槍便刺。

146 魏延滿面羞愧，上馬收拾敗軍去了。黃忠殺敗冷苞，直趕到寨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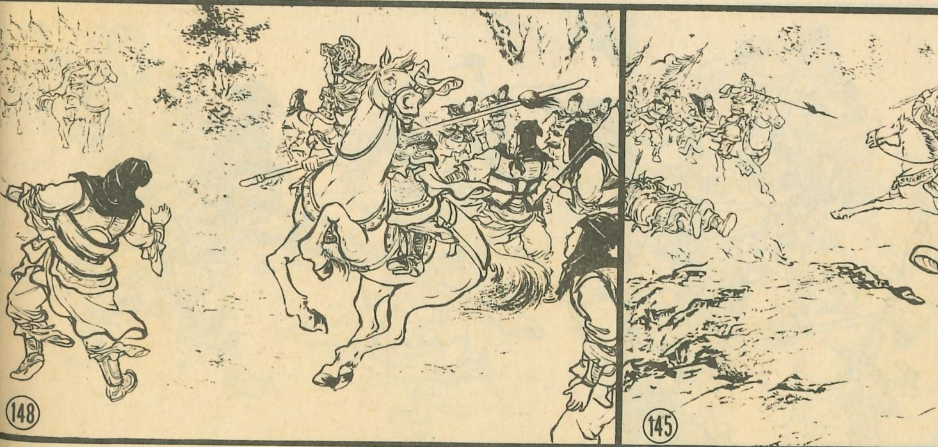
144 魏延暗叫一聲：「完了！」眼看槍尖將到，忽聽得「颼」的一聲弓弦响，鄧賢撞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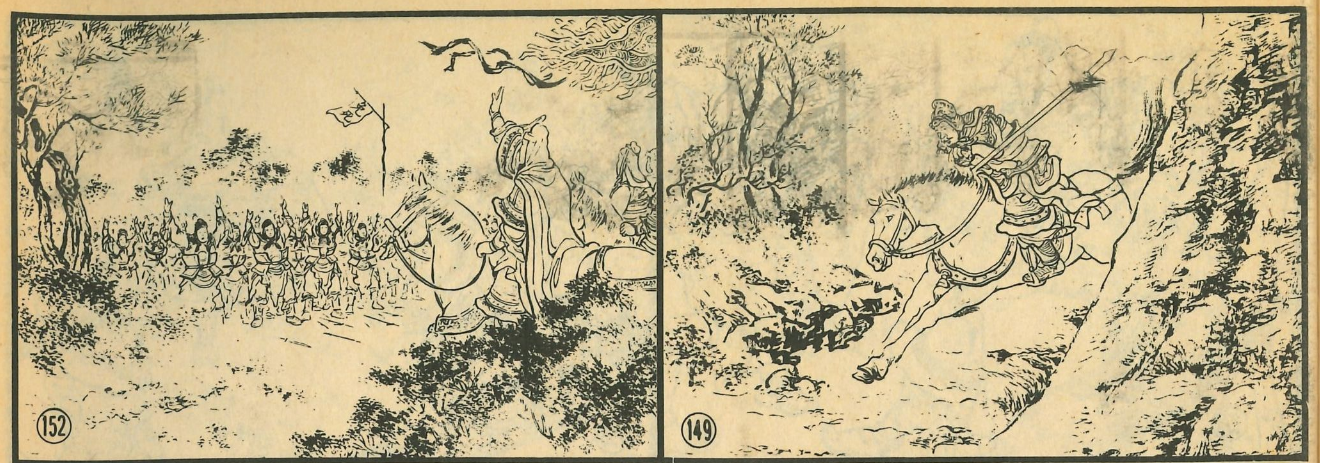
145 魏延絕處逢生，跳起身來，只見山坡上一員老將，躍馬而來，厲聲大叫：「老將黃忠在此！」揮舞大刀，直取冷苞。



147 冷苞回馬戰了數合，黃忠大軍湧將上來。他立脚不住，只得棄了寨子，率領敗兵往鄧賢寨子奔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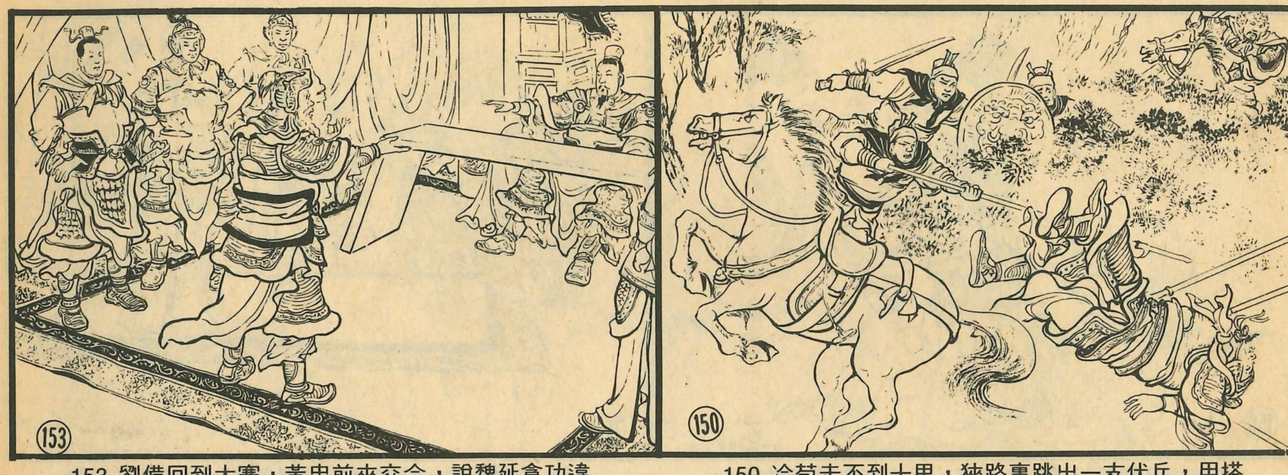


148 到了寨前，只見寨中已經換了旗幟。寨前馬上，端坐着一員金甲錦袍的大將，正是劉備，他對冷苞大喝道：「寨子被我奪了，你往哪裏跑！」



149 冷苞大驚，眼見兩頭無路，慌忙轉進山間小路，往雒城奔逃。

152 再說，劉備下令，在陣前立起「免死旗」，不許傷害投降的川兵；又對降兵道：「你們家中都有父母妻子，願意降的就降，不願降的可以回家。」川兵聽了，都歡呼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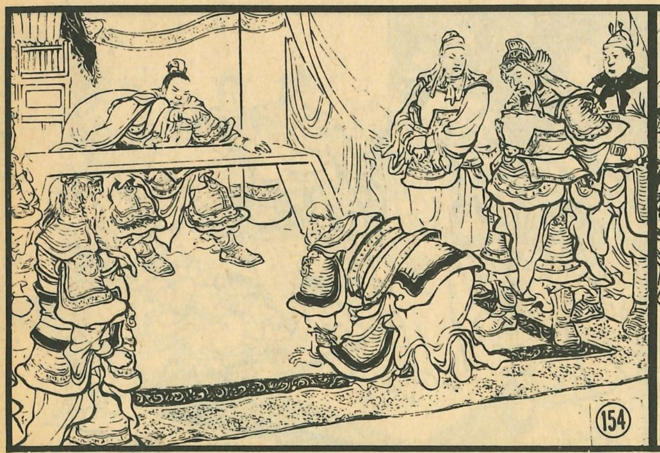


150 冷苞走不到十里，狹路裏跳出一支伏兵，用搭鈎把他扯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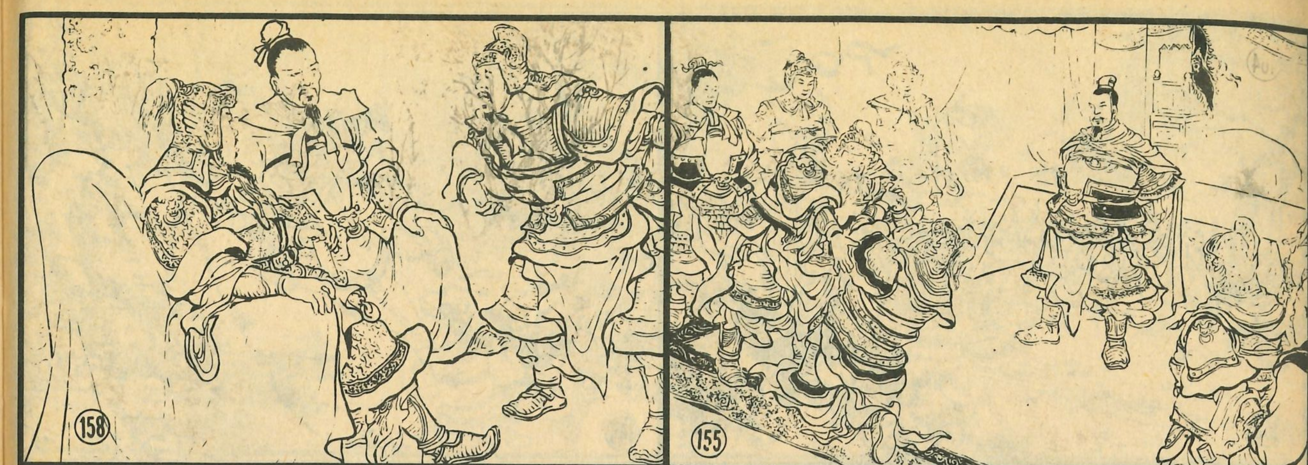
153 劉備回到大寨，黃忠前來交令，說魏延貪功違令，損失軍馬，要按軍法嚴辦。劉備聽了，便着人去召魏延。



151 原來魏延自知犯了軍法，罪行不小，便收拾了敗軍，在這裏埋伏，正好捉了冷苞，這才高高興興地向劉備大營押來。



154 魏延把冷苞解到營中，伏地請罪。劉備道：「違令是有罪的，但捉了冷苞，還能將功抵罪。」



155 劉備喝起魏延，令他謝黃忠救命之恩，以後不許相爭。魏延滿心慚愧，走到黃忠面前，再三拜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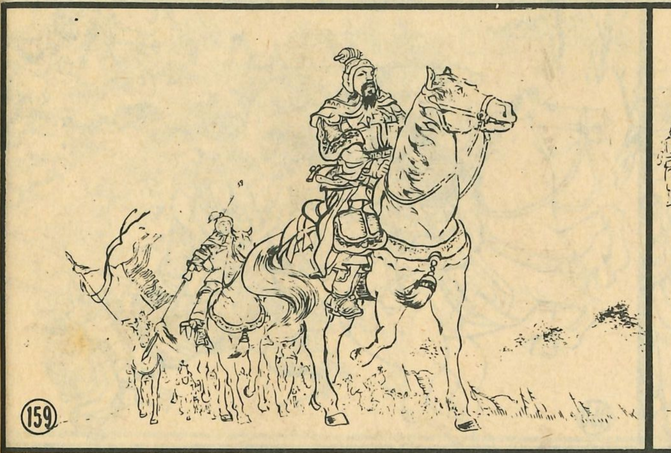


156 劉備下帳，親自替冷苞鬆了綁，問他願不願降。冷苞道：「蒙將軍免死，怎麼不降；我和劉璝、張任是生死之交，如果放我回去，一定說動他們獻出雒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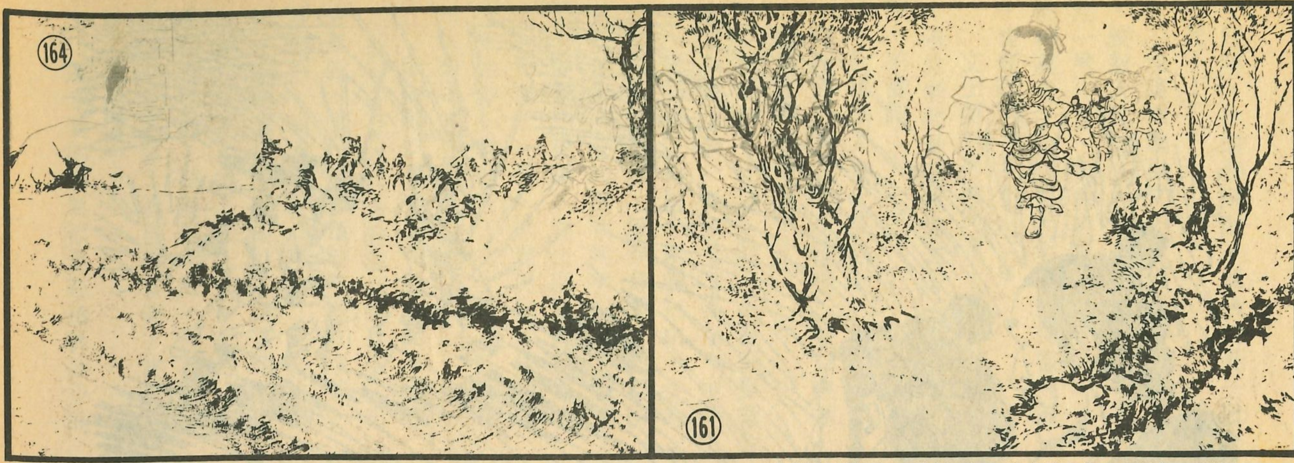
157 劉備毫不猶疑，就發還冷苞兵器馬匹，放他回去。魏延諫道：「放他回去，就不會回來了。」劉備道：「我用仁義待他，他怎會對不起我。」

158 冷苞回到雒城，見了劉璝、張任，不說被放回來，却說是殺了十多個守衛，奪了馬匹逃回來的。



159 於是劉璝、張任、冷苞一面派人向劉璋告急，一面堅守雒城，不再出戰。不多幾日，劉璋派妻舅吳懿、副將吳蘭、雷同，帶了兩萬人馬，前來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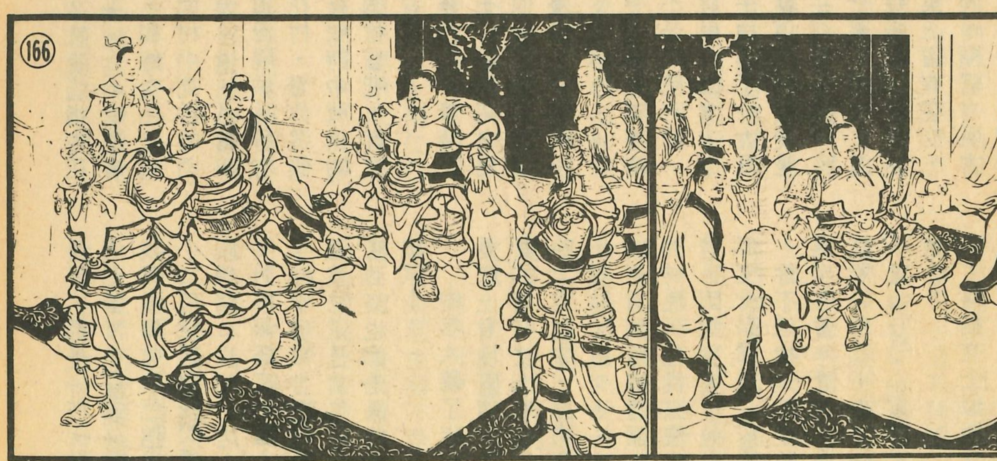
160 吳懿一到雒城，就召集衆將商議。冷苞獻計道：「劉備營寨，地勢很低，我願領五千軍士，各帶鍬鋤，掘開涪江，可把劉備人馬全部淹死！」吳懿大喜，就派冷苞前去行事。



161 冷苞挑選了五千精兵，準備好决水器械，乘黑夜往涪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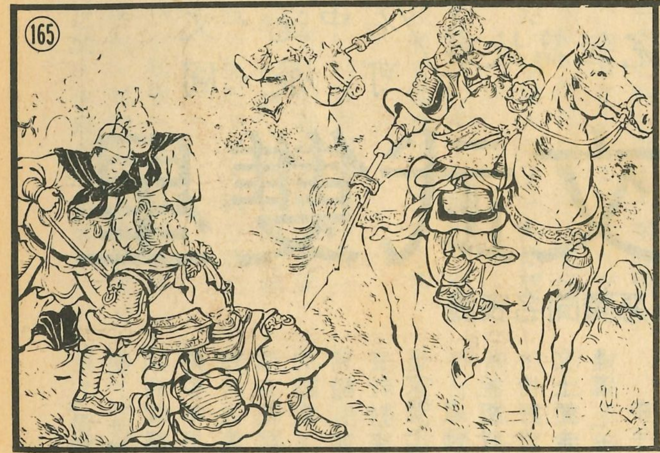


162 那知有一個西川名士彭羕，因爲得罪了劉璋，被發在軍前效力，聽到這條計策，便偷出營寨，到涪關來報知法正。



163 法正慌忙帶彭羕來見劉備，說了這事。劉備大驚，連夜派人通知黃忠、魏延，要他們巡視江岸，防止掘堤放水。

164 黃忠、魏延得令，便往江邊來，只見有幾千川兵，正在動手破堤，便發一聲喊，分兩路向前冲擊。冷苞大吃一驚，慌忙傳令退兵。



165 冷苞正在奔走，迎面撞着魏延，交手不幾合，被魏延活捉去了。

166 魏延捉了冷苞，解到涪水關來。劉備重賞魏延，吩咐把冷苞推出斬首，然後準備進攻雒城。

（本段完）

文武雙星

一期完短篇故事

石中蓮・文
可飛・圖

雙星好打不平　惡魔聞名喪膽

「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一個中年落拓文士，口中唸唸有詞的背誦着杜牧的詩，和他走在一起的中年男子，指着前面村中高挑的酒帘，大笑道：「一出汾陽，這已是第四個杏花村了，說不成這汾陽城外所有的酒家，都命名為杏花村，看你這個腐酸，如何找出當年杜牧詩中所指的杏花村來？你當我是個牧童吧，就進這家喝上幾杯，別再活見鬼了！」

這個中年人身材修長，衣着端正，貌相威武，與這文士一副落拓之相，恰好成個反比例，他說完拖了那個文士便走，這文士一邊走，口中却一邊道：「老弟，你不懂……這……」

中年人笑着回答道：「我是不懂詩中的意境，可是現在不是清明時節，也沒雨紛紛，你別再發思古幽情了！為了甚麼詩中意境，平白趕了一大段路，到汾陽來，你就當這杏花村便是當年杜牧詩中所指的杏花村好不好？」

兩人走進了村口一家小酒家，這時正當中午，店中十幾張桌上都坐滿了客人，祇進門口一桌上留有空位，而且桌椅也和別桌不同，顯著有點古舊，兩人便坐了下去，店小二慌忙走過來，笑臉相迎，擺上了杯筷，沒問兩人吃甚麼，却是提高嗓子對內叫道：「正桌上菜！」叫完之後，便匆匆在櫃面上取了二錫壺酒來，他酒剛取到，另一店小二已端了盤到桌邊來，把盤中四式下酒菜往桌上搬，兩人看此情形，都是一怔，對望了一眼，心中俱在暗忖：「莫非這一桌已有人訂下？我們沒等店小二招呼便坐了下來，店小二可能誤會我們便是定座之人。」剛剛想開口詢問，店小二見貌辨色，含笑對那落拓文士道：「客官！這都是當年杜中書來杏花村小飲時所點之菜，這座位正是當年杜中書所坐之處，小店酒菜也都是保持當年風格，二位請試試！」

中年人聽了店小二所說，抬頭又見壁上有塊匾額，上書「樊川遺跡」，對那落拓文士看了一眼，不禁縱聲哈哈大笑起來，原來他聽店小二對這文士說時，這文士一副形狀已十分驚奇，再看到這塊匾額，更顯出驚喜若狂的神色，他從來沒有見過文士這等神情，因此發笑，他一邊大笑，一邊替那文士斟酒道：「皇天眞是不負有心人，你不但找到了杜牧詩中的杏花村，還坐在當年杜牧所坐過的座位、吃杜牧所點的菜，你又姓杜，多湊巧？快多喝幾杯，別辜負了你尋找這份心意！」

落拓文士似極為得意，一口便喝乾了杯中酒，接着張嘴，用手在嘴前亂扇，原來他所喝的，正是晉中著名的汾酒，酒性強烈，他一口便是一杯，幾乎嗆得他噴了出來。

中年人見狀，笑道：「你活忑活像似杜牧當年了，他第一次喝這酒時，也似你這副形狀，不過杜牧酒後作出

了好詩，你這個腐酸，酒後怕是一肚子尿了！」

他這樣調侃文士，隔桌有人聽了，縱聲大笑起來，文士回頭一看，却是一男一女，男的約莫三十不到，女的約莫是二十三四左右，長得極秀麗，也在抿嘴而笑。

文士便對男的笑道：「兩位別見笑，這位老弟是個逐臭之夫，因此祇知尿，不懂詩！」

說得兩人又大笑起來，笑聲未歇，突聽另外有人冷冷的道：「死到臨頭，還是這等嘻嘻哈哈！」

文士聽了一愕，對冷笑發話聲望去，原來右角一張桌上，坐有一老一少，老的頷下無鬚，兩鬢灰白，少的祇有二十三四歲，眉清目秀，都穿得十分樸素，少的還咧開嘴在笑，似是老的對少的說話，文士回頭又對這一男一女看了一眼，祇見男的神情錯愕，女的則一臉惶急，文士回身，對中年人扮了一個鬼臉，舉杯邀飲。

祇聽那個老的又在一角冷冷的道：「天下自有這許多酸溜溜的傻瓜，自命風雅，來找甚麼遺跡，要知道這汾陽城外，有十七家杏花村，都設有這樣一副古董排場的座位，詭言是甚麼遺跡，教這般傻瓜來上釣，你這小子，在外走動，要精怪一點，別花了銀子吃的是假貨，還自得其樂，背後仍教人認是傻瓜！」

這老者的語氣似是在指教那少的，可是句句却又似在諷刺那落拓文士。

中年人聽了，對落拓文士擠眉弄眼的在發笑，文士把眼一瞪，道：「你別嘻哈出聲，一出聲便死到臨頭，你不是聽到了嗎？」

中年人哈哈笑了出聲，道：「我年紀還未活到這一把，棺材板尚未揹在身上，決計死不了，為甚麼不敢嘻哈出聲？」

落拓文士把杯往桌上一放，道：「你言之有理，並非放屁！那麼『死到臨頭』這句話，就當他放屁算了，來！乾一杯！」兩人碰杯而飲。

「砰！」的一聲，右角小桌上那個少的，一掌拍在桌面，臉一沉，正想立起身來，那個老的一擺手，制住他起立，這動作均看在中年人眼中，文士仍舊舉杯邀飲，他冷冷的道：「老兄，你少飲一點，別學人喝了一點便想發橫！」

那文士舉杯催促道：「怕甚麼？別人發橫，與我們有甚麼相干？來！再乾一杯！」

他喝乾了，回頭對隔桌的一男一女看了一眼，見他們神色不安，便笑道：「兩位也乾一杯吧，你們年紀比我們還年輕，我死都死不了，兩位放心好了！」

這一男一女勉強一笑，舉了舉杯，這家小酒店內，形勢看來漸漸形成緊張，一時之間，十幾桌的酒客，一點聲音也沒有發出，他們聽出這一老一少和所謂「正桌」上這二個正詞鋒相對，可能會酒後忍不住氣而動武，這樣沉默了一會，膽小的酒客不等吃完，便起身會賬去了，刹那間走了七桌人客。

這小酒家的櫃枱上，坐的是一個四十左右的婦人，原本對酒客一團和氣，笑意掛在臉上，這時却沉了下來，不住對右角小桌上的一老一少瞪了一眼，她也聽到是那個老者先發言去侵犯別人，客人來酒店小飲，都開開心心，歡樂一番，嘻嘻哈哈，本是意料中事，老者居然以「死到臨頭還這等嘻哈！」來掃別人高興，自然要引起別人反感了。

有一桌男女祇吃了一碟冷菜，尚有點下的熱菜還未上桌，他們也教店小二算賬走了。店小二祇算了他們吃的一碟菜和酒資，點下的熱菜並不算錢，那一對男女感到不好意思，一定要付，櫃枱上面那個中年婦人含笑道：「小店做的賣買，一向公道，兩位既未用過另外三碟菜，怎好要兩位付賬，請兩位不必客氣，希望下次再光顧小店。」

那個男的道：「這是我們夫婦要緊趕路，怎能教你們小本經營的店家損失？」

中年婦人對右角小桌橫了一眼，道：「我知貴客不是急於趕路，完全是為了小店內有惡客，致使兩位不安，小店如何能再收兩位未用過的菜餚錢？」

這婦人說甚麼也不收這一對夫婦點下而未上桌的菜錢，這夫婦便將錢賞給那店小二而去了。

坐在右角的一老一少也起來了，少的把五兩銀子往櫃枱一放，道：「惡客來補償你們的損失，所有走掉客人的損失，這五兩銀子總夠數了吧？你不開『黑店』，做賣買當然要公道，你店中常有這樣的惡客，也不算錯了。」

說完，對「正桌」上的那個落拓文士橫了一眼，便和老者大踏步而去，他們剛走出這小酒店，櫃面那個婦人已開口道：「兩位慢走！」

這時，她已聽清店小二報數，她用手指在銀兩上一鉗，揑下了一角，然後把這缺角的銀子，笑對那少年道：「兩位用的，祇是三錢銀子，用不着這許多，小店是做賣買，不是要顧客施捨，多餘的請客官收回吧！」

她用拇中二指把這銀兩彈向那少年，銀兩去勢不急，這少年用手去抓接，但一接到手中，身形却朝銀兩的去勢橫衝出一步，他不禁向那中年婦人看了一眼，面露驚詫之色。

這中年婦人却已自顧自的點她賬目。

那老者面現冷笑，對少年一揮手，便與那少年向西而去。

在那老者面對那中年婦人時，落拓文士才看清了他的面目，老者面色

青白，左眼似是有點斜視，他看了那老者面相，不禁皺起了雙眉，中年人笑道：「這兩個人，老的倚老賣老，少的鋒芒畢露，遇到性子暴躁的朋友，準會相打一場，看來這一老一少，必不是甚麼好路數！」

那文士道：「老弟有沒有注意那老的？他那青白臉色和斜視眼，不是一塊招牌？你總想得起這個人來。」

中年人剛想開口，櫃枱後那個中年婦人冷笑道：「那是管涕三鬼之一的『喪門判』閻無良，這半月來，『總九谷』和『下堡』都來了不少狐羣狗黨，看來有場火拚，這老鬼不知是幫助那一家的！」

兩人聞言，俱都一怔，那婦人笑道：「兩位想是不認識老身了，老身倒還記得起兩位，二十年前，兩位來綿山萬籟崖，還在寒舍住過一宵呢！」

兩人一聽，俱都立了起來，拱手道：「是蒼家大嫂呢？小弟們眞眼拙，蒼老哥呢？」

這位蒼大嫂笑道：「他出門邀朋友去了，若知道兩位會來此，倒用不着路遠迢迢趕上一陣，兩位請到店後寒舍再叙談吧！」

說完，招手教店小二過來，匆匆吩咐了兩句，店小二就引兩人出店，繞過店門，離店後不遠，有三間平房，店小二請他們在正中一間客廳內坐。

接着，另一店小二已由店中捧了酒餚跟隨而來，擺下杯筷而退，兩人打量四周，這三間平房之前，用竹籬圍了一塊空地，右邊種了一些花草菓樹，左邊則是大大小小的無數酒罈，廳內佈置簡單，除去椅桌之外，沿牆四邊，也都是貯酒的酒罈，那落拓文士笑道：「他們夫婦兩個稱爲『酒中雙仙』，無怪到處都是他們心愛之物，這猶如愛古董的擺設古董一樣……」

說到這裡，落拓文士突然想起來，道：「不好，那一對年輕夫婦，我敎他們放心，死不了的，老鬼口中的『死到臨頭』，明明衝着他夫婦而說，女的更是聞言色變，我既經出口，中途若爲老鬼出手，這對夫婦怕不是他的對手，老鬼有名暴戾狠辣，倒不得不趕去看個究竟……」

說到這裡，左邊房門呀的一聲開了，蒼大嫂手中持了一罈美酒，走出來道：「這一對夫婦，怕也是到那兩處去的，看來也不是甚麼好路數，本該由他們去狗咬狗的，可是，杜兄弟既經出口，倒不能說了不算，好在此去『丁堡』和『總九谷』不過是三四十里路程，他們走出還不遠，由此向西南，沿路荒僻，可放開脚程，回頭再來喝二杯吧！」兩人點頭起立，便出廳往西南趕去。

當地爲呂梁山山脈，地勢高亢，到處都是黃土和丘陵，夾雜些稀疏林木，兩人急趕了五六里，到了一座小山的斷崖口，已趕上了四人，果不出這文士所料，「喪門判」閻無良背翦雙手，好整以暇的在看那少年獨鬥這一對夫婦，這一對夫婦中，男的使一柄雁翎刀，女的使一對陰陽鈎，那少年手中却是一支紫金鐧，他外衣已脫，露出一身勁裝，尚有一支鐧斜插肩背，似對這夫婦兩人並不放在心上，施用一支鐧便可以應付。

而這一對夫婦，男用的雁翎刀，刀法嚴謹，正是豫北澠池呂家的「六陽」刀法，女的陰陽雙鈎是詭異異常，出手俱是殺着，在拚命狂攻，與男的採取的守勢不同，而這個少年手中的紫金鐧，佔着鐧沉勁强的便宜，招招和這對夫婦硬接硬碰，可是他一手武當門下「黑虎鞭法」中蛻化出的鐧法，也是十分精奇，他的招式雖不快，但每一出手，攻守俱全，看來功力極爲深厚，以一敵二，應付裕如。

這兩人離他們三丈多遠，在一排雜樹叢中隱蔽身形，看他們互攻了三四十招，那少年對女的道：「林姣鳳，妳若跟你少爺走，少爺便放姓呂的走路，妳們又非正式夫婦，以妳的個性，也決不會與姓呂的有始有終，遲早也會分手，何不在此時救他一命？」

那林姣鳳冷笑道：「李玉琦，你看錯人了！當年因胡明昌與本姑娘有段血仇，故嫁了他才再委身於章槐，借章槐之力，教他們起內閧，始能手刃這惡賊，報却這段血仇，如今本姑娘雖未與呂宣交拜過天地，但心中早已有他這個丈夫，本姑娘所遇，從未見個善良的人，現在找到了一個，却不容人看輕，本姑娘與你們既無瓜葛，又無仇恨，爲甚麼要攔路要挾？照說，你們兩位在江湖道上，也是提得起的人物，怎能幹出這下五門不如的行徑？你眞的要本姑娘隨你走，除非是要了姑娘頭上的頭了。」

說完，一臉氣憤激昂之情，手中雙鈎突然加緊，不理這李玉琦的鐧沉力猛，招招俱是兩敗俱傷、同歸於盡的打法。

那持雁翎刀的呂宣聽了林姣鳳所說，也知今日之事是不能善了，「六陽」刀法突變，施出了本門的「開天」三招，改嚴謹爲凌厲，由守而攻，兩人這一豁出命的猛攻，刀鈎之上威力徒增，李玉琦單鐧不能支持，一伸手，撤下另一支紫金鐧，才抵住這一對男女的攻勢，敢情剛才林姣鳳和呂宣雙戰李玉琦，都未施展出一半功力，這時李玉琦雖雙鐧在手，看來還是封不住兩人的凌厲攻勢。

隱蔽在雜草樹叢中的兩人，那個中年人悄對落拓文士道：「這小子原來是『玉面郎君』李玉琦，那一對夫婦，男的是呂宣，想是豫北澠池呂豪的小輩了，呂老兒爲人還算正氣，你即使沒出口教一對死不了，也應替他解圍，看他刀法，已得本門眞傳，不是呂老兒子侄，决難施出這『開天』三式，你和老鬼已鬥上口，由你對付老鬼吧。這姓李的小子淫辱婦女太多了，雖則都是黑道上的淫娃蕩姬，却也非給他一點教訓不可。」

這呂宣的刀法施展開，功力不在李玉琦之下，李玉琦雙鐧雖然沉重雄渾、招式精奇，可是澠池呂家六陽刀法也是天下一絕，况又在作存亡生死鬥，兩人單打獨鬥，一時之間，還難分勝負，現在加上林姣鳳雙鈎詭異毒辣的招式來攻，看來李玉琦是漸落下風了。

在旁好整以暇觀戰的「喪門判」閻無良，陰惻惻的笑了起來道：「早已對你說過，人不可以貌相，這雌兒揀的漢子，如不是比她扎手，她決不會甘心情願，現在相信了吧！再說，這雌兒也看你不上眼，否則怎會這等和你拚命維護那小子？讓我來對付那小子，你用你的絕招，服侍那雌兒吧！」

他一邊說，一邊已在布袍下撤出一根短棒，迎風一晃，「克察」一聲，短棒上參差不齊的突出了八九枚狠牙，正是他仗以成名的「喪門杵」。

李玉琦一聽閻無良發話後撤出兵刃，雙鐧一招「千軍羣易」，硬震開呂宣的身形，脚下一滑，便向林姣鳳欺去，雙鈎改爲「后羿射月」，左鐧壓向她雙鈎，右鐧跟隨如弩箭離弦，直伸而出，鐧端疾點林姣鳳的胸上氣戶穴。

他這一招，攻得極爲突然，而招式既急且疾，林姣鳳雙鈎已爲他左鐧所壓，爲欲避他右鐧，勢非雙鈎脫手不可。

那一旁，李玉琦在震開呂宣身形之時，「喪門判」閻無良已一聲長笑，身形蹤起，手中喪門杵一招「墨龍抖鱗」，杵上狠牙閃起精光，往呂宣疾射而到，同時，他蹤起身形之時，左掌已揚起，看形勢，呂宣手中的雁翎刀絕難硬接飛射而到的「喪門判」手中的喪門杵，往左右閃避，也難逃過「喪門判」這揚起的一掌，老鬼一出手便下了殺着。

就在那形勢危殆之間，「啪」、「鏘」兩聲，首先，老鬼閻無良的身形凌空跌墮下來，原本揚起的左掌，慌忙不迭往臉上抹拭。

另一旁的李玉琦那疾點而出的右鐧，也自動跳起，反向自己左臂擊去，祇得一鬆左手疾退兩步，才穩定右鐧跳起反擊之勁力，他知道這紫金鐧反跳而起，乃是爲橫飛而來的一點寒星所擊歪，李玉琦一看這擊中鐧身瀉落之物，却是一小塊碎銀，心中不禁一涼，自己這一招疾點勁力，因不想把林姣鳳點傷，故招式並未施足，留有一半勁力，即使林姣鳳撤出一鈎，反手封擋，也不能教自己險乎把握不住，反向自己左臂蕩去，這小小一塊碎銀的飛射勁力，居然這等雄厚，知道出手之人的內功已達到了上乘境界，由不得往後又疾退兩步，同時一瞥「喪門判」閻無良，見他一臉汚泥，正在用手拭抹雙眼。

這一突然飛來的碎銀及汚泥，不但使李玉琦和閻無良驚駭，連林姣鳳及呂宣也大爲納罕，怔視着二人的狼狽情形，忘記自己的兇險。

老鬼閻無良不及抹拭臉上的汚泥，對四周掃視，左邊是懸崖，前後空曠，祇有右邊有一排雜樹矮林，便對右邊雜樹叢中叱道：「既有膽出手，爲甚麼不敢露面？快快滾出來和你家大爺見見面！」

樹叢中悄沒聲息，老鬼閻無良見沒有人搭腔，對林姣鳳、呂宣二人看了一眼，這二人也對他們注視，閻無良一咬牙，喪門杵一緊，正想再度出手，縱向呂宣，雜樹叢中砰砰兩聲，又發出兩團用樹葉包裹的拳大東西，直向二人臉上襲來，二人料知內中包的定是汚泥，却不敢用手中的兵刃去封擋，因一擋必是濺了一身汚泥，俱都向橫稍移身形，閃避開去，這兩包東西剛剛飛過他們身畔，都爆濺開來，還是濺得二人一頭一臉，樹葉散落在地上，又是滾出兩塊碎銀，才知道這人施用了子母飛彈手法，以碎銀追打兩包樹葉包的汚泥。

老鬼閻無良成名三十多年，幾曾受過這等戲侮，暴喝聲中，撇下了林姣鳳、呂宣，身形竄起二丈多高，直向雜樹叢中飛射撲去，他身形才竄起，雜樹叢中又呼呼的飛起兩包樹葉包，閻無良不管包中汚泥，身在凌空，一招「鴉鵬振翅」，右杵左掌，揮劈而去，雖把迎面飛來的兩包東西揮劈開去，可是樹叢中隱蔽之人出手快捷，這二人飛出之後，接着又有四包東西飛射而出，而且比較前二包速度爲快，幾乎與前二包同時到達。

老鬼閻無良招式用盡，身形又凌空，百忙中已見到這後來四包之物，想要凌空變換招式，却已不及，接連的啪啪之聲，四包汚泥全數打在身上，不但打得他滿身汚泥，還把他的身形打落。

這時，才從雜樹叢中跌跌撞撞的衝出一個人來，正是那個小酒店所見的落拓文士，他的雙手還揑着兩包樹葉包，對着閻無良笑道：「你說誰不要臉？看看你的臉是怎麼一副形狀？這樣子的臉你還要？」

說完，又對李玉琦道：「你的臉還有一點白的地方，也要你不要臉！」

呼的一聲，左手一包樹葉包已飛射而去，李玉琦身形斜掠而起，往側閃避，這落拓文士，彷似知道他必往這面掠起閃避似的，右手一包樹葉，已跟着飛射過去，時間方位都算得極準，好像是李玉琦自動向這包樹葉包迎上去似的，啪的一記，滿臉開花，清秀的臉上，立濺滿了汚泥，這落拓文士嘻笑着道：「這總不能說是暗算了吧？」

「喪門判」閻無良的江湖經歷老到，機智又高深，第一包汚泥中時因急

怒交加，無暇想到對方是個怎麼樣的人物，故開口叱喝，還要妄想撲起射入樹叢中，搜出出手之人，待等第二次連中四包樹葉包，身形被打落，腦海中電光石火般閃過一個念頭，感覺對方手法之高，匪夷所思，自己多年來不知會過多少陣仗，有次在王屋山麓，獨戰鄂北漢水天河口戚氏三雄，這三雄都是施放暗器的名家，自己在飛煌石、連珠弩和三稜鏢如雨飛射之下，一件都未沾身，直至戚氏三雄所帶暗器放盡，始將他們驚走，今天怎麼接連的被樹葉包裹的污泥打落身形二次，第二次後發的四包污泥，却一包都未避開。這內中透着古怪，不是對方功力奇高，便是有些邪門。

直至這落拓文士現身，用手中樹葉包打中了李玉琦，自己親眼所見，手法並未見如何奇異，而李玉琦却會湊上去受挨，眞教他大惑不解，可是再一想，不禁大驚，這明明是巴山二大絕技中的「循形」手法，巴山神谷中的兩大絕藝，爲天下至高的功候，一爲「循音」身法，一爲「循形」手法。

巴山自神谷中出了一位異人，眞姓名無人得知，就以「神谷」二字爲名，是即威震武林的「矮土地」神，他名下祇有一單傳記名弟子，因和佛門有宿仇，三十年前曾血屠五台山清涼寺，嵩山少林寺的「白衣秀士」古春陽，此外並無第二人得傳巴山絕藝，怎麼這個落拓文士有這等上乘的巴山絕藝？一時之間，僵呆在那裡，說不出話來，眼看李玉琦受辱，還爲這文士把話擠上，沒法還口。

那一邊的李玉琦中上了一包污泥後，心中既驚且怒，以自己的功候，別說兩包污泥，便是再多，以「滿天花雨」手法洒了出來，也不會躲閃不開，如今居然中了個滿臉花，若是所中的不是污泥，自己豈堪設想？眞想不出到這文士是甚麼來歷？雖聽他說出譏諷，不及回答，忙用衣袖抹拭臉上污泥。

這落拓文士見兩人不出聲，回顧林姣鳳與呂宣，笑道：「我早說過你們年紀比我還年輕，更死不了！」

這時，兩人連忙欠身作揖，呂宣更一拱手道：「小輩有眼無珠，早知前輩有心庇護，也不致空着肚子匆匆趕路了，多蒙前輩解圍，還未請教前輩名諱？」

落拓文士道：「我先前倒沒有想到替你們解圍，若是這個老鬼和小鬼不下毒手，我也不管這閒事，怕你們原本有甚麼過節，後聽那小鬼所說，似是垂涎你媳婦美色，才不値他們所爲，同時，我說過的話，也不能不算，萬一你們喪在他們手中，那我的話也變成放屁了。你施展的是澠池呂老兒的『六陽刀法』中的『開天』三式，這呂老兒是你甚麼人？」

那呂宣忙一挺立，恭身答道：「那是家父。」

落拓文士道：「我用不着告訴你名號，你回去問呂老兒便知道了，倒是這老鬼可惡，害我們酒還未喝夠，停杯趕了上來。」

「喂！老兒，你別忘記這老鬼還說你是個傻瓜！」

雜草樹叢中那中年人走出來，提醒他「喪門判」閻無艮在酒店中譏笑之言。落拓文士聞言，對僵立一旁的閻無艮看了一眼，祇見他一張青白的臉，滿是污泥，身上的布衫到處也是飛濺開來的泥漿，斜視着眼，在一旁瞪視，狀態殊爲可笑，中年人已走近前來，對落拓文士道：「這老鬼眼斜心不正，小鬼要是看上別人的媳婦，他便在旁助紂爲虐，準定不是個好東西，老兄怎樣罰他？」

落拓文士嗤的一聲笑了起來，道：「老弟不是說過，這老鬼的棺材板已經揹在身上？那就弄幾塊棺材木板來，叫他揹着走吧！誰教他在毫無怨嫌下，這等橫蠻，仗藝欺壓別人！」

二人一對一答，好似「喪門判」閻無艮和「玉面郎君」李玉琦已束手就擒，聽從發落似的。

中年人看到李玉琦還在抹拭臉口污泥，便笑對文士道：「老兄，這小鬼倒還想要臉，還在抹拭乾淨呢，你看怎樣發落？」

落拓文士道：「這個交給老弟處置吧！」

中年人冷對李玉琦道：「你這個小鬼，自仗一副俊秀面孔和三二下三腳貓功夫，到處淫辱婦女，現在居然膽大到連別人漢子在旁、光天化日之下，也想劫色，你過去的事，我祇有一個耳聞，不曾目見，今天看你動手，聽你所說，你這小鬼，眞正的是不要臉，就罰你今後沒有臉回去見人！」

他原本翦着雙手踱了出來，說到這裡，背負的雙手鬆了下來，手上也有一包樹葉包，他對李玉琦叱道：「你自己抹上去呢？還是由我動手賞你一包？」

李玉琦年少氣盛，不似老鬼閻無艮詭詐，僵在一旁不出聲，他瞪起了眼，冷哼一聲，這一聲冷哼，表示出不服氣，中年人面色一沉，手中樹葉包脫手向高拋去，李玉琦見狀，一擺手中一對紫金鐧，往後略退了一步，準備對付那樹葉包，就在他略一退步之間，突覺眼前灰白人影一晃，心知不妙，雙鐧才一舉起，脅下一陣痲酸，灰白人影又復飄了開去，樹葉包剛剛迎面疾飛而來，李玉琦想閃避，身不由主，早已動彈不得，啪的一聲，剛剛抹淨的臉額，現在又爲污泥濺得一團糟，且還有一二張樹葉貼在臉上，他木立不動，不能用手去拂，形態更形狼狽，不但這落拓文士和中年人哈哈的大笑起來，連旁邊站立的林姣鳳與呂宣也都忍不住笑起來。

老鬼閻無艮看得清清楚楚，這中年人在樹葉包脫手飛出之後，以電閃般身法，遠墮一丈，疾射而到，點了李玉琦定穴，然後閃身後退，這飛出的樹葉包才堪堪飛到李玉琦的面上，這份身法，眞是畢生未見，久聞巴山「循音」絕藝，今日才得一開眼界，以這等神速的身法，無怪可以威震武林了。

中年人一聽到林姣鳳與呂宣的笑聲，對他們上下打量了一眼，他在打量時，雙目隱含威稜，二人不期然的垂下了頭，他對呂宣道：「聽那小鬼所說以及你這媳婦自道，你這媳婦以往似是不怎麼自重，這原本是你們的事，與我們無涉，不過呂老兒爲人正氣，你娶這樣一個媳婦，不知他能否容得下，這老少二鬼與你沒甚怨嫌，綴上你們，都是爲了你那媳婦的美色，你得趁早打算打算，別因色再惹上橫禍！」

呂宣聞言，滿面通紅，更有慚愧之色，那林姣鳳聞言，目含淚光，走前一步，屈膝行了一禮道：「二位前輩不但爲我夫婦解圍，更爲我們夫婦打算，實是長者仁慈之心，小女子以往失貞，俱因心切報仇，今後身有所屬，必矢志操守，決不再有虧貞節，如何化走，尚求前輩指示，感恩非淺。」

落拓文士聽了，笑對中年人道：「打蛇隨棍上，老弟，你受了別人大禮，可給纏上了。」

中年人一聽文士的語氣，似有相助之意，便問林姣鳳道：「你們來此，有何目的？」

林姣鳳恭答道：「受友之托，去『下堡』助拳！」

中年人冷哼一聲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助得了人？快改變念頭，回去算了！」說完，從身畔一摸，摸出了五兩重的一錠銀子，放在掌心，雙手用勁一按，立把整錠銀兩壓成掌心大的銀片，更用指甲在銀片上刻了幾個字，再一對摺，把字摺沒，丟給呂宣道：「帶你媳婦回老家去，把這個給呂老兒便是了，他自會收容你這個媳婦，」然後又對林姣鳳道：「這便是你化走之道，祇要你自己謹記自己所言便是了。」

林姣鳳與呂宣雙雙致謝。

落拓文士對「喪門判」閻無艮道：「管涔三鬼之中，唯你這老鬼目空一切，在晉中飛揚跋扈，暴戾狠毒，動輒傷人，今日稍施薄懲，若不再斂跡，下次有事撞在我們手中，決不輕饒，我問你，你這棺材板揹還是不揹？」

老鬼閻無艮一聽落拓文士已知他來歷，再見中年人的身法和他雙掌壓扁銀兩的功候，這明明是內功到了上乘境界，才能使百煉鋼變作繞指柔，憑自己這麼一點成就，怎堪一擊？老鬼狡詐，本着不吃眼前虧之宗旨，便一拱手道：「老朽成名不易，高抬貴手，免此懲罰！」

中年人與落拓文士二人倒沒料到這老鬼會這麼看風駛帆，改變得這樣快，不禁對望了一眼。

中年人對老鬼橫了一眼，道：「看你前倨後恭，怎麼這等沒有骨氣？」

「喪門判」閻無艮苦笑道：「老朽三十年中，橫行晋冀一帶，確是目中無人，出手雖則狠毒，但却不傷無辜，也不曾欺壓善良，老朽縱有骨氣，却也不敢在威震武林的巴山絕藝下逞强！」

中年人與落拓文士更想不到這老鬼這麼靈機，已在身法和手法中看出了他們的師承。落拓文士笑道：「爲了免此懲罰，你奉承起來了嗎？」

中年人對「玉面郎君」李玉琦看了一眼，對閻無艮道：「這小鬼誰叫你幫了他？現在也要你幫到底了，我聽你說得有點路道，暫不罰你，但却不饒那小鬼，這小鬼臉上的污泥，三年內不准他洗清，若見他不按照處罰，敢光着臉撞在我們手中，惟你老鬼是問，你現時不知我們究竟是誰，日後知道了，你才明白這樣對你和他已是網開一面，你解開他的穴道走吧！」

老鬼聽了，連聲稱是，走了過去，在李玉琦的尻骨上踢了一脚，解了他的穴道，二人低着頭一言不發的便走，李玉琦雖木立在那邊，各人所說，他都聽得明明白白，見老鬼閻無艮對這二人這樣低頭服小，怎敢抹去臉上的污泥，祇得帶着似廟中泥塑的鬼般形狀而走，林姣鳳和呂宣也向二人拜別，回豫北去了。

＊　＊　＊

二人回到杏花村後的平屋中，桌上已擺列了不少鷄鴨肉魚的佳餚上菜，落拓文士一看便笑對蒼大嫂道：「我們這二個窮酒客，怎付得起這等酒賬？」

蒼大嫂笑道：「記在賬上算了，下次光顧時一起結算吧！」相視大笑。

蒼大嫂把一罈美酒打開來敬客，二人酒一落口，落拓文士道：「大嫂以此佳釀請客，蒼老哥豈不要心痛？」

蒼大嫂笑道：「二位以爲這酒是好喝的嗎？看來是不太容易發散。」

落拓文士笑道：「是無功不受祿嗎？」

蒼大嫂點頭笑道：「猜得不錯，我倒忘了，二位有處罰那老鬼嗎？」

落拓文士便把經過情形相告，蒼大嫂笑道：「這倒便宜了這個老鬼，我倒不知道這一對男女，女的便是林姣鳳，這姑娘的身世也實在可憐，我若知是她，早出面警告老鬼和那小子，不會平白受這陣虛驚，但也未嘗不因禍得福，有二位出面，可使她抬起頭重新作人。」

二人問起始末，蒼大嫂便將林姣鳳的身世約略說了出來。

原來，林姣鳳乃冀豫邊境石鼓山黑道高手「陰陽鈎」林安陽的女兒，及笄三年，已爲各地綠林中少年追逐的目標，林姣鳳不特長得艷麗出衆，更得其父眞傳，蓋林安陽之「陰陽雙鈎」

是黑山門下的獨門功夫，招式詭異毒辣，黑山門下雖衆，能盡得本門功夫之奥秘，祇林安陽一人，林安陽既將本門功夫傳於女兒，格於門規，非將女兒下嫁黑山派門下不可，當年追逐林姣鳳最力者，如豫北一霸天「金面太歲」胡天霸的愛子「小霸天」胡明昌，屢次派人說親，都爲林安陽所拒，結果，林姣鳳下嫁林安陽同門師兄石勇之子石濮爲妻，石家迎娶之日，花轎上門，尚未交拜天地，新郎已暴斃房中，後頸中了一枝毒弩，石家素無怨仇，新郎爲人暗算，死得不明不白。

第二次，下嫁黑山派中小輩岳爽，新婚才三天，岳爽也爲人暗算喪命，所中也係毒弩，始知二次暗殺俱爲新娘之故，下手之人，毫無痕跡可尋。

此事祇係林安陽父女約略得知，猜想必是「小霸天」胡明昌的陰謀，但苦無佐証，祇有暗忍在心。

林姣鳳守節一年後，回歸家中，胡明昌仍派人求親，不以新寡爲嫌，林姣鳳爲報夫仇，苦求父親允這婚事。其父林安陽也因石濮和岳爽二人死得不明不白，寧願受同門唾罵，作主重以林姣鳳下嫁了「小霸天」胡明昌。

*

半年後，林姣鳳果然探得當年暗算石濮和岳爽的陰謀，是由胡明昌主謀，由他同門師弟「飛燕」章槐下手，雖知內情，但「金面太歲」胡天霸當時雄霸豫北黃河兩岸水陸兩路，人多勢衆，若是回稟父親，邀黑山派而問罪必有一場血戰，鹿死誰手，還不能確定，何況自己已下嫁了胡明昌，名義上總是胡家媳婦，她在考慮之下，便把心一橫，不使黑山派損傷一人，親自設法報這殺夫之仇，若論功力，「小霸天」胡明昌不是她的對手，但還有一個老的在堂，若親自動手，一來有弒夫之嫌，二則亦極爲不智，當年岳爽死於陰謀，她亦以陰謀擊之，以牙還牙，於是設法與章槐暗中搭上，不惜委身相就，更不顧羞耻，故作妖媚，使章槐迷惑，再從中挑撥，着章槐結黨，引起內鬨，把「金面太歲」和「小霸天」老少二個誅殺，搶奪了豫北黃河兩岸的霸權，但等章槐起而代之，她又濫交章槐手下，時機成熟，手刃了章槐，替兩個前夫報了血仇，但後來不知如何，却與澠池呂宣結交上了。

中年人聽了蒼大嫂所說，便道：「我雖聽那小鬼與這女子對答，這女子也直認不諱當年的行事，頗驚詫她有這麼勇氣，當着漢子之面回答，但看她一副長相，却又未有淫蕩之相，反倒有一股剛烈之氣，料是所說非虛，沒想到這女子倒有這等剛烈之性格和可憐的身世。」

蒼大嫂笑道：「呂老兒固執，以他爲人，決不要這樣一個媳婦，憑你二位及這一塊臨時刻劃成的『文武令』，我想呂老兒決不會有甚麼異議，那姑娘遇到你們二位，也眞是她天大的造化。」

落拓文士笑道：「那也算我們功德無量了，大嫂，妳說這酒喝了不容易散發的，難道與蒼老哥出門邀人有關？」

蒼大嫂聽了，道：「我祇顧閒扯，倒把正事忘了，我不是說過『總九谷』和『下堡』都來了不少狐羣狗黨，預備火拚嗎？原來『總九谷』是老賊『出水蛟』郭老么的老巢，郭老么一直霸佔了汾河水路多年，不知如何，石樓山的『開山神』朱顯突然率領手下，在汾河處處與郭老么爲難，本來二人水陸二路，互不相侵，如何會突然交惡？後經郭老么探聽，才知朱顯和龍門黃河水寇『巡河夜叉』許艮結交上，有意爭奪汾河霸權，雙方因此在汾河注入黃河溢上河津口血戰過一場，彼此都有傷亡，已成勢不兩立的局面，約期再鬥，朱顯以『下堡』作爲集合之處，擬一舉搗毀郭老么老巢，這時雙方都在邀請友好助拳，這郭老么、朱顯和許艮都是黑道中的頑兇，他們所邀約而來的人，那有甚麼好貨？都是下五門中的小賊，鬼相打難爲生病人，他們尚未火拚，却把近谷各處的百姓騷擾個夠，這般惡賊，約期未至，飽食無事，便到處亂闖，前幾天居然汚辱了民婦，老伴久對這二個惡賊不滿，看不過眼，早欲尋他們霉氣，可是一輩老友，一個却未遇見，因循了幾年，現聞此消息，勃然震怒，聽說這次雙方引朋聚類，把不少巨奸大惡都引了出來，乃有聚殲之意，想去太行邀約夏老前輩名下幾位世兄，沒想到二位會不速而至，他此次去太行，會不會遇到幾位世兄，尚是問題，本擬就近上萬籟崖，搬洪老下山的，深恐這位『八相尊者』一露面，兩伙惡賊一見，早嚇得鷄飛狗走，再要找他們就更難了，最好如二位一樣，這伙惡賊聞名而未見過面，正好逐一誅殺，一個不給他們漏網，請你們吃一頓酒，要這樣去賣力走一趟，這酒豈不是不好散發嗎？」

落拓文士一聽蒼大嫂說完，便笑道：「蒼老兄說過今後不再開殺戒，對付這一般小醜，大嫂一個就夠了，何必再去邀約別人？」

蒼大嫂道：「多年來我與老伴相處，安份度日，一時下不了手，何況三個老賊邀來的人手不少，難免也有幾個老一輩中好手，憑我一人之力，恐不能勝任，我也不想在出手之後，日後心中不寧，故還是教老伴出門走一趟！」

中年人問道：「這二伙老賊約期再鬥的日子，是在何時？」

蒼大嫂道：「在三日之後。」

中年人呷了一口酒，想了一會兒，才道：「用不到等到三日之後，我們今晚就找他們晦氣去！」

落拓文士一邊沉思，一邊微笑，

中年人笑問道：「老兄莫非有甚麼計謀？」

落拓文士便將所想說了出來，蒼大嫂和中年人俱都拍手稱妙。

* * *

當晚二更左右，「下堡」「開山神」朱顯、「巡河夜叉」許艮集合各地朋友在春秋莊大廳上的盛筵未散，約有三四十人，圍坐六桌，正與高彩烈的鬥酒，突然呼呼連聲，廳外飛進五六塊大石，射到桌面上來，不但把桌面上的杯盤打得紛飛，湯水菜汁更濺得各人滿頭滿臉。廳中人俱大怒，紛紛向廳外撲去。

只聽得啪啪連聲，當先撲出的五六個人，俱爲廳外之人掌劈脚踢，倒向廳內飛跌而進，與從後撲出的三人相撞。

這時，他們只聽得有人啞聲說道：「你們這一羣狗賊聽着，三日後便是你們『死到臨頭』之期，今晚先使你們嚐嚐厲害！」接着便見二條人影飛上墻頭，衆人一見跌飛而進的五六個人俱都遭了毒手，爲來人用重手法擊斃，在場之人莫不大爲震怒，紛紛趕出大廳，縱上墻頭觀看，只見前面二人已飛馳出十幾丈。衆人立即追踪，前面二人脚程並未快速，衆人趕了一程，相距已是七八丈，看來已是漸漸追上了，衆人相信來人身手並不十分高明，剛才匆忙頭上，這幾人才遭了他的暗算，於是便脚下加緊。

現在相距只有五丈左右，可惜月色不甚清晰，看不清前面二人是何形狀。

約莫趕了五六里，這二人到了南川河畔，越過了浮橋，向南急馳，當地便是「總九谷」了，衆人趕過了浮橋，已聽得有人在咒駡道：「郭老賊怎麼這樣不要臉，約期未到，居然派人來偷襲，他既不要臉，咱們也顧不得了，也襲他一個措手不及，一進他老巢，先行放火燒他一個乾乾淨淨再說。」

前逃二人，一個啞聲回答道：「你們這羣狗賊若敢進三河寨，一個也休想回去，還說甚麼放火不放火的，沒料的，趁早向後轉。」

這一衆人俱被撩撥得大爲憤怒，脚下加緊，轉眼間，三河寨已在望，這二人似有力竭之象，衆人與之相距不過四丈左右，二人逃至寨前，突然分左右離開，然後縱進寨內，衆人也紛紛縱進。

這時已三更相近，寨中燈火俱已熄，這二人進寨之後，便躍上屋面，在屋面踏得震天地响，甚至用脚蹬穿屋面，砰砰啪啪，把寨內人全部驚醒，追來的一羣人中，有幾個果然眞的放起火來。

一時之間，聲勢倒爲驚人，三河寨中的郭老么和邀來的各地好友聞聲驚起，一見這等情勢，知是「下堡」朱顯、許艮不守信諾，率人暗中偷襲了，於是俱都大怒，各撤出兵刃，上屋接戰，三河寨中屋宇連雲，地勢廣闊，原本近寨門處有三四處火頭，屋內人一出，即與外來之人交上了手，混戰成一片，可是轉眼之間，內寨方面也冒起了火頭，接一連二，有十幾處之多，寨內有不少壯丁往四處救火，應接不暇，屋面上則戰成一團。

原來雙方邀約的友好，有許多都是初次見面，相聚還不到一二天，大都還未認識對方，致形成敵我不分，雙方匆匆交手，又未有暗記，故祇要遇上的對手並不相識，便動手惡鬥，在屋面上分成二十多對，一時間刀劍相碰，暗器亂飛，戰鬥了半個時辰，西北方也起了一片火光，燭紅半天，相隔十幾里也看得分明，在場惡戰之人都意料到這是「下堡」春秋莊起的火頭。郭老么那方面的人見那邊火頭，都心中一喜，三河被偷襲焚燒，春秋莊也不能保存，朱顯、許艮這一方面之人見了，更激憤起怒火，越打越烈，看來江湖的火拚，從未有這等混亂過的，眞眞正正是火旁惡拚。

雙方拚鬥到了各自損傷一半，剩下功力較高的，正作殊死戰鬥，突然，有二人在遠處追逐而來，到了近前衆人惡戰之處，突然出手，各幫一方，見人便打，這二人功力奇高，他們選中的對方，都在一二招之中被打得慘號着滚下屋面去，形勢尤如風捲殘葉。一時之間，屋面上雙方各有十幾個高手爲這二人打下屋面去，連三河寨郭老么、春秋莊朱顯、許艮雙方原主，都在二人手下喪生，有幾個好手，如陝東延辰黑道前輩「水火手」祝芳、管滞三鬼中的「追魂判」賈臣，已從功力上看出二人之來歷，不禁大驚，一打暗號，忽哨一聲，撒腿便跑，走慢一步的，又爲這二人兜截，逐一擊斃，能逃出的祇有五六人，都是郭老么邀來之人，春秋莊來的人，一個都未有逃出，這五六個人中，除祝芳、賈臣之外，尚有文峪水水路前輩「碧眼狸」黃三戈、西山「奪命手」李獨翁、冀北十八盤山「穿山狻猊」孟無極等。

他們一口氣急馳了五六里，到了三曲崗口，見沒有人追來，始停下脚步。「水火手」祝芳喘了一口氣，對「追魂判」賈臣道：「沒想到在此會遇到這兩個煞星，幸好發覺得早，否則我們這幾條老命，一個也休想活着走路。」

賈臣接口道：「老么和咱們算得好好的，老三和李玉琦縱然不及趕到，咱們人手也較對方爲强，穩操勝券，沒想到對方不守規矩，突然來襲。這二煞星？想是傳聞了雙方決鬥才趕了來，否則，憑老么或朱顯、許艮這幾個，怎有資格搬請他們來？一大半是夜叉鬼許艮手下這幾個小鬼在外面胡爲，始驚動了他們，老么雖霸住汾河，爲了貪婪，欺壓善艮有之，但如夜叉鬼子手下這般去汚辱民間婦女，却從未犯過，前幾日傳說他們這等惡行，我已對老么說過事情不妙，我擔憂

的是會驚動綿山的洪老兒和附近的酒鬼蒼杉，却沒料到會惹來這二煞星。」

冀北十八盤山「穿山狻猊」孟無極素少在外走動，聽「追魂判」賈臣這麼一說，便問道：「賈老兄，你所說的這煞星，究竟是誰？難道憑我們五個老兄弟合力對付，還不夠服侍不成？」說完，大有不服之意。

賈臣對他橫了一眼，道：「孟兄想是在外面走動不多，連伏東北谷的『文武雙星』都沒個耳聞，當今黑白兩道，由南到北，那一個稍有虧心之事，聽聞他們的名，就不禁心驚肉跳，當年『血魔』陸江劍威鎮西北，已顯赫一時，若與這雙煞星相較，則又小巫之見大巫，這兩煞星的武功不知師承何派，我總記得二十多年來，凡有他們露面之事，沒有一件不是烟飛雲散，任對方如何威勢通天，到時莫不垂頭喪氣，但你祇要爲人正氣，別說得罪了他們，再大一點的侮辱，他們都能忍受，不與你計較，若是你無辜惹上了血腥，那即使你叫他們祖宗爺爺，他們也不會放過你。我與祝兄，近十幾年來都已歸隱，輕易從不出山，此次是老么所邀，幾十年老友，對方也是黑道中不肖小輩，故勉爲其難的走一遭，孟兄自問此生沒有做過虧心事，那我們把孟兄這般引退，沒命的閃避，實在是抱歉。」

孟無極聽賈臣說時一副極爲惶恐的神情，心中冷笑這管滞三鬼徒擁虛名，這般膽小怕死，他一生桀傲不馴，聽賈臣未了語氣中，有譏笑之意，便故作驚詫之狀道：「聽賈老兄說來，這兩個煞星想是三頭六臂了？否則決不致使賈老兄也聞名喪膽吧！」

賈臣面色一沉，正想叱喝，突然有人笑着接口道：「我兩個祇是雙頭四臂，若是三頭六臂，不是變了怪物嗎？」語聲甫畢，接着吧的一聲，「穿山狻猊」孟無極身旁已多了一個落拓文士，孟無極一手捧臉，諒已是挨到了一記重的，在場五個都是當今黑道上一等一的高手，却沒料到那落拓文士是用甚麼身法，閃到孟無極身旁的。

賈臣一看清這人，一慌張，剛想回身，已有人笑道：「你們近年既沒有做過虧心事，用不到逃，再說也逃不了。」

賈臣一看，離身後五六尺，正站立「文武雙星」中的「武星」申武，與祝芳二人都驚得面色發青。

這二人立在一起，環望了五人一眼，賈臣和祝芳慌忙行禮，二人也還了一揖，那個落拓文士道：「你們所說，我兄弟二人都已聽聞，你們若能改過自新，才是做人之道，我兄弟二人也未如你們所說那樣神化，不過學了一身武藝，不負師長期望，替世人除害而已，今晚去『下堡』引幾個兇頑來『總九谷』的，正是我們兄弟二人，先使你們『火併』，然後聚而殲之，因爲這幾個，沒有一個不是罪大死極之輩，也許我二人下手太毒辣一點，有幾個罪不致死，但誰教他們同流合汚，自招殺身之禍呢？你們既爲我兄弟二人追踪到，暫且手下留情，『總九谷』，『下堡』二處善後，就由你們去料理，算是將功贖罪。」

賈臣聽了連聲應是，然後替「碧眼狸」黃三戈、「奪命手」李獨翁引見，始知這位落拓文士乃是天下聞名的「文曲星」杜文。

「穿山狻猊」孟無極木立一旁，屹然不動，賈臣橫了他一眼，心想剛才嘴裡這麼硬，現在怎麼這麼洩氣？

杜文似看出了賈臣心意，笑道：「這老賊已爲我點中了獨門四九經外奇穴和定穴，我兄弟二個還不知這老賊是否有該死之道，等會兒解了他定穴，放他走路，這經外奇穴，半年後才會發作，到時教他死活都難，非挨苦三月不會送命，在這半年內，我會調查他平素行事，若無過失，便趕去替他解穴，否則，就教他受點報應，這老賊『死到臨頭』還不自吹氣，眞使人好笑！」

說完飛起一脚，解了孟無極的定穴，又告誡了祝芳和賈臣一番。

申武見他還是喋喋不休，便一拉他道：「老兄，他們在江湖道上翻滾了幾十年，聞一知十，不必再訓斥了，汾陽城外十七家杏花村，尙有十六家還未去過呢！快去尋覓遺跡，做你的詩去吧！」

杜文聽了，對他一笑，便與另四個一拱手，二人展開身形，瞬即便走得無影無踪了。

（完）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來稿請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武俠世界編輯部　鄭重先生收便可。

上文提要：戰雲因誤殺岳丈而入獄，出獄後，其妻陳雪梅堅持要他抵命，沈雪雁知道導致此慘事的元兇是菱姑，於是把戰雲救走，一同往開封找她，可惜菱姑已去了潁州，兩人只好又再起程，途中，他們不但要逃避陳雪梅的追踪，還要解決王飛虎手下的追殺，幸能逢凶化吉；菱姑來至潁州尋歡樓，投靠她的姐妹蕙仙，蕙仙的夫婿羅重天招呼過她後，派出一批弩箭手往羅鎮等候戰雲二人……



三期完短篇故事

楊帆·文　可飛·圖

綠林紅粉

深明難辭其疚　親自負荊請罪

沈雪雁道：「小滚龍，你可知道昨夜我為甚麼改變主意，連夜趕路？是因爲王飛虎那伙人既然敢打劫庫銀，而且從未失手，必然有嚴密的組織，甚至綫眼衆多，昨天咱們並沒有斬盡殺絕，若是逃去的那個僥倖者慶倖生還，趕回去報信，再追上來怎麼辦？所以我才決定連夜趕路。」

戰雲不以爲然道：「那倒不見得，若說他們有嚴密的組織，怎麼連三接二地敗在我們手裡？」

沈雪雁神色凝重地道：「小滚龍，他們可能沒有將咱們二人放在眼內，所以才栽了觔斗，如果你也輕敵，下次栽觔斗的一定是你。」

戰雲掉轉話題，道：「好了，我以後小心就是了，咱們何時去尋歡樓？」

「今晚就去。」

戰雲道：「今夜？只怕菱姑到不了這麼快吧？」

「她那個相好的結拜姊妹芳名蕙仙，從良嫁給尋歡樓總管羅重天。菱姑也許還沒有到，她根本就不打算來潁州，咱們今夜就是到尋歡樓打打底。」

「好吧！」戰雲站起來，說走就走。

沈雪雁却又拉住了他，道：「你就這麼去？」

戰雲反問道：「還要怎麼樣？」

「倘若菱姑到了尋歡樓，一見妳我之面，她又要拔脚開溜了。」

「我明白了，妳是說，咱們得改改容貌，是不是？」

「不錯。」

「可惜我不懂易容術。」

「我懂，我要將你改扮成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

「妳呢？」

「我要扮成一個美少年。」

「雪雁，當心那些娘們兒把妳生吞活剝。」戰雲說過笑後，又正色道：「可以帶劍麼？」

沈雪雁點點頭，道：「當然可以，上茶樓酒肆、妓院賭場，帶刀佩劍的人太多了。」

* * *

酉、戌相交光景，戰雲和沈雪雁一前一後地走進尋歡樓的賭館，二人各自尋座，如同互不相識一般。

沈雪雁在押雙單的寶枱上找了一個座位，剛落坐，就有一個穿着對襟小襖、繫着綉花圍裙的標緻姑娘走到身旁，恭聲地問道：「相公要喝甚麼茶？」

她轉頭一望，不禁微微一楞，這姑娘不正是她和戰雲所要尋找的菱姑麼？

沈雪雁只和菱姑見過一次面，而且是匆匆一瞥，唯恐自己認不眞，連忙向坐在天九枱子的戰雲望過去，戰雲顯然也發現了，正在向她打手勢。

沈雪雁肯定了，於是輕笑道：「這位姑娘好面熟，好像在那兒見過。」

菱姑含笑道：「每位到這兒尋歡作

樂的客官都是如此說，就算在這兒見過吧！相公要喝甚麼茶？」

「我想起來了，妳叫菱姑。」

「相公要喝甚麼茶？」菱姑的語氣漸冷。

「姑娘，我說錯了，妳可別生氣，我在洛陽留香院曾見過妳，我還作過妳的恩客。」

菱姑繃着面，道：「若不是相公招呼打在前面，我可眞要動氣，留香院敢情是個妓院，我還是個姑娘家哩，而且我也從未去過洛陽，相公要喝甚麼茶？」

沈雪雁不便再纏下去，無可奈何地道：「雨前龍井，濃一點。」

菱姑轉身走了，她雖然不知道這個翩翩的美少年是甚麼來頭，心頭却一直在打鼓，難道眞的是當年在留香院結交的恩客？

她正在納悶，突然身後站了一個僕婦，悄聲問道：「姑娘，陸大掌櫃要妳走一趟。」

菱姑微微一驚，道：「哦，陸掌櫃怎要我去？」

僕婦呶呶嘴，道：「大掌櫃就在那道竹簾後面，免露神色，妳慢慢地走過去。」

菱姑心頭更加打鼓了，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她緩緩地掀簾而進，陸應龍在簾後等她。菱姑並不認識他，只是望着他發楞。

陸應龍低聲問道：「那小斷和你說些甚麼？」

菱姑微微一楞，然後從容地答道：「掌櫃的，小伙子見了娘們，還有甚麼好話好說？」

「他有沒有向妳問東問西？」

菱姑道：「他問我有多少年紀？叫甚麼名兒……」

「他有沒有問起尋歡樓的事？」

菱姑這才明白，掌櫃是在疑心那個俊美的少年，並非對她起了甚麼疑心，因此，方放心大膽地說道：「他沒有問一句正經話兒。」

陸應龍沉吟了一陣，道：「那小子的嗓音是不是尖尖細細的有些像娘們？」

菱姑脫口道：「是有些像。」

「哼！八九不離十。」陸應龍喃喃自語了一陣，又從簾縫中向外指點着說道：「順着我的手指瞧，天九牌枱上坐着的一個青衣中年人，你可曾看見？」

「嗯！看見了。」

「他左手邊擱着一把劍，妳提着水壺假裝去那張枱子上冲茶，仔細看看，劍鞘上是不是象牙鑲的，柄中間是不是有一顆棗子般大小的翡翠，看清楚了，趕緊回來告訴我。」

飽經世故的菱姑已經發覺這間尋歡樓不是尋常的賣買的，但她並未顯露神色，依言提着水壺走出去。

菱姑不看那把劍還好，一見之下，心頭不禁大震，那是戰雲的劍，她怎會不認得呢？她再看看那個中年人，非但比戰雲年紀大得多，而且面貌也絕不相同，戰雲的劍怎麼會到了他的手上？

她迷惑不勝地，重返布簾之後，陸應龍已然急不及待地問道：「妳已看清楚了沒有？」

「看清楚了，劍鞘上刻着盤龍，劍柄是象牙，中間嵌了一塊翡翠……」

不等她的話說完，陸應龍已掉頭向甬道盡頭走去。菱姑咬咬牙，也躡手躡足地跟了過去。

甬道盡頭有一間屋子，陸應龍倉促走進，復又將門關上，只聽得他疾聲問道：「羅總管呢？」

「帶人到城外……」

陸應龍沉聲道：「小滚龍和那娘兒已經到了咱們這兒來了，幸虧我認得那把劍，不然，咱們吃飯的傢伙讓人家摘走了還不知道。」

「哦！那小子人在何處？」

「派一個人放响箭召羅總管火速回城，其餘的人將出路全部堵住，看我的號令行事……」

菱姑不需要再聽下去了，連忙穿出竹簾，快步走到賭館的大堂，向沈雪雁走了過去，來到面前時，她脚下一滑，險些摔了一交。

沈雪雁連忙扶住她，趁這個機會，菱姑附在她耳邊，低聲道：「身份敗露，快走。」

沈雪雁向戰雲打眼色，其實戰雲早已發覺菱姑神色有異，而站了起來。

沈雪雁領先向外走，戰雲也疾步跟在她身後。

菱姑報信報得快，陸應龍的動作更快，氣勢沉穩地站在大門，冷冷地道：「二位慢走！」

戰雲裝瘋扮傻地道：「怎麼回事？」

陸應龍道：「借一步說話。」

沈雪雁冷冷的道：「甚麼叫做借一步說話？」

陸應龍冷笑道：「二位不必裝糊塗，請吧！」

戰雲已然匆匆將四面察看了一遍，樓外吊燈突然熄了，在陰暗處只見人影幢幢，顯然埋伏了弓箭手，動起手來，只怕有許多賭客要遭無辜傷害，而且，他此刻也不知道進入了賊窟，因此點點頭道：「走就走，我賭了三副牌，輸了十五兩銀子，敢情輸出了毛病來。」

他一昂頭，順着陸應龍擺手的方向走去，跨過一道門檻，進入另一間屋子裡，無桌無椅，四週却張掛了幔帳。

陸應龍讓他們先進，自己堵住門口，衝着戰雲一抱拳道：「這位高姓大名？」

戰雲反問道：「因何動問？」

陸應龍指指他的劍道：「問題出在朋友這把劍上。」

戰雲將長劍橫胸而舉，冷冷道：「這把劍怎麼樣？」

陸應龍道：「這把劍昨天在開封殺死了咱們幾個兄弟。」

戰雲心頭一動，想不到誤打誤撞，竟然撞進了賊窩，面上仍然沉靜地說道：「沒有看錯？」

陸應龍道：「劍是對了，人却不對，這把劍的主人姓戰名雲，朋友却不是他，而且，戰雲算得上是個人物，不至於改容易貌，藏頭縮尾作烏龜。」

戰雲自牢城歸來後，一直都在忍氣，此時已忍不下去，不過，他比起兩年前畢竟要冷靜得多，所以，他要將對方的身份弄清楚之後才動手，冷冷一笑道：「我認識這把劍的主人，閣下方才罵他的話，我一定轉告，可否留個萬兒？」

「在下陸應龍。」

「王飛虎是你何人？」

「歃血大哥。」

「張超呢？」

「三弟。」

戰雲沉聲道：「這把劍的主人曾經交代我一件事情，凡是王飛虎的弟兄，都該死……」

死字尚在舌尖跳動，長劍突然出鞘，向陸應龍當胸刺去。

陸應龍不閃不避，反而哈哈大笑，笑聲中，右手一揚，拇、食、中三指將戰雲的劍尖夾住了個結實。

戰雲首次遇到此勁敵，心頭不禁大駭，猛力往回一帶，竟是紋風不動。

沈雪雁從語氣神態之中，早已看出戰雲準備動手，此刻一見戰雲一招受制，雙腕連揚，颼颼聲中，一口氣打出八支袖箭。

陸應龍仍是紋風不動，一晃手之間，那八支袖箭一齊落入他的左掌之中。

陸應龍獰笑道：「二位，還有甚麼絕招？」

戰雲與沈雪雁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

陸應龍又道：「咱們在關洛橫行多年，若是教你們兩個乳臭未乾的小子、丫頭攪得亂七八糟，還憑甚麼劫官銀、攔鏢車……」

說到這裡，突然神情一凜，噤口不言。

只聽到他身後有一個女人的聲音道：「陸大掌櫃，想必你也知道抵在你背後的是何玩意兒，弩筒，筒內全是淬毒的弩矢，我只一勾機簧，你就沒命，那是你手下用的玩意兒，你該清楚得很。」

陸應龍雖然神色有變，仍然鎮定地道：「妳？妳是甚麼人，妳想幹甚麼？」

「放他們兩人走。」她半張面孔在陸應龍的背後露了出來，竟是菱姑。

沈雪雁疾聲道：「菱姑當心背後。」

菱姑道：「陸掌櫃的手下要聽令行事的……」

陸應龍突然哈哈大笑起來，他的笑聲中，四邊的幔帳緩緩昇了起來，十幾個壯漢靠牆而立，每個人手裡都拿了弩筒。

陸應龍道：「丫頭，妳也該看看身後啊。」

沈雪雁雖然心裡發寒，但嘴上仍然逞强地道：「陸應龍，你敢嗎？」

陸應龍道：「王老大交代過，凡是知道咱們秘密的人都要死，我一條命換你們三條命，換得過。」

戰雲道：「還有一個人知道你們的秘密。」

陸應龍道：「誰？」

沈雪雁道：「陳姑娘，她會爲我們報仇。」

陸應龍道：「哼，陳姑娘無時無刻不希望你們早點死，就算她要找麻煩，還有王老大可以應付她。」

菱姑沉聲道：「陸大掌櫃，請你少說廢話，趕快放他們走，不然，我就射出弩矢了。」

陸應龍道：「妳儘管試試看。」

菱姑道：「你別以爲我不敢。」

陸應龍道：「妳那兩位朋友也會死。」

此刻，突然屋外有一個悶雷的聲音道：「菱姑，妳在找死……」

原來是五閻王羅重天東召回來，大聲一喝，手中三刃尖刀立刻向菱姑右臂砍去。

菱姑身子一歪，也不知是有意抑或無意，只聽得噗地一响，竟然扣動了弩筒的機簧，射躬出弩矢，陸應龍頓時眼珠翻白，面孔扭曲，向前撲倒。

身後還有十幾支弩筒，如今陸應龍一死，必然是萬矢齊發，因此，戰雲大吼一聲，一把抓住沈雪雁的手腕，飛身撲出。

幾乎同時之間，房樑上飛下兩條黑影，如長蛇般蜿曲盤空，刷刷兩响，那十幾個大漢手中的弩筒一齊落地。

一條矯捷身形凌空而下，竟然是陳雪梅。

大漢們想滾身搶回那些弩筒，無奈陳雪梅手中的雙蛇鞭揮舞得滴水不進，只要碰着鞭梢，就準會去掉一塊肉。

這些情況，戰雲尚未覺察，他只發現菱姑右肩處鮮血淋漓，而且五閻王羅重天正揮舞着三刃尖刀向她砍去。

戰雲飛身向前撲，一劍攔住三刃尖刀，身形猛旋，一招回馬槍，劍從脅下反穿而過，刺進羅重天的心窩，眞的跑到閻王那兒去應卯了。

沈雪雁一把拉住了菱姑，連拖帶拉地向門口跑去。

菱姑疾聲道：「你們快跑，別管我。」

戰雲道：「菱姑，妳想留在這兒等死？」

菱姑道：「菱姑早已死了，我不是菱姑。」

戰雲情知多說無益，也過來攙扶着菱姑，合二人之力，硬將菱姑拉向門口。

沈雪雁悄聲道：「陳姑娘來了。」

戰雲楞了一楞，道：「眞的？」

沈雪雁道：「若不是她，咱們背上早已扎滿了淬毒的弩矢了。」

戰雲這時也有所見，馮天雷長劍出鞘，守住騎樓梯口，蔡無雙把住了後門，大門口則守住司馬道，還有好幾個「雙蛇會」的門人，看樣子，陳雪梅帶來了大批人馬。

戰雲鬆開菱姑，跑到司馬道的面前，疾聲道：「你們都來了。」

「嗯！」司馬道點點頭，冷冷道：「若不是你手中那把劍，我還以爲你是咱們的敵人。」

戰雲道：「你們來得正好……」

司馬道截口道：「戰雲，別以爲咱們是來救你的，只因爲咱們聽到了風聲，王飛虎打算殲滅『雙蛇會』，所以陳雪梅姑娘才決定先下手爲强。」

沈雪雁道：「司馬總管，我是雪雁。」

「嗯！」司馬道冷冷地看了她一眼，「我守在這裡，只是不許賊人任何一個漏網，並沒有得到圍捕你們的命令。」

這是强烈的暗示，是教戰雲和沈雪雁快走的意思。

戰雲自然聽得懂，但他却搖搖頭，道：「我再也不走了，今天正好和雪梅說個清楚。」

司馬道沉聲道：「她會殺你的。」

戰雲苦笑道：「如果她不講理，我就先殺她，我會照樣用『亡妻』的名義爲她建墓立碑。」

司馬道吁了一口氣，道：「你難道想將『雙蛇會』的一百多人全部殺盡？」

戰雲搖搖頭，道：「不！我不願殺害你們任何一個人。」

司馬道冷笑道：「你若不先將咱們全部殺盡，你休想動得陳姑娘一根毫髮。」

沈雪雁道：「戰雲，不要辜負司馬總管的好意。」

戰雲揮揮手道：「雪雁，你先扶菱姑到大門外廊下，爲她將傷口紮住，待會兒妳不妨見機行事，倘若雪梅不聽解釋，妳和菱姑就趕快逃走。」

沈雪雁知道無法勸說戰雲，無可奈何地扶着菱姑向外走去，街上十分平靜，似乎還未知道尋歡樓發生了血戰。

司馬道吁了一口氣，道：「戰雲，你對別的女人都關心，因何獨不關心陳姑娘？」

「我怎麼不關心她？」

「你若關心她，你就快走。」

「這是甚麼話？」

司馬道語重心長地說：「這兩年來，陳姑娘雖然很傷心，但沒有到絕望的地步，如果她殺了你後，她眞的會傷心欲絕，你忍心將她送到絕路上？」

「她可以不殺我。」

這時，門外的沈雪雁突然叫道：「戰雲，你過來一下。」

戰雲跑出去問道：「甚麼事？」

菱姑指着一輛套着馬匹的大車，道：「請你扶我上車，我不要待在這兒。」

戰雲點點頭，道：「也好，雪雁先送菱姑回客棧吧。」

他扶着菱姑登上大車，沈雪雁上了車座，當戰雲要跳下來時，菱姑突然拉着他，同時冷聲道：「這兒還有一支弩矢，如果你不想死得和陸應龍一樣慘，你就和我一起走。」

戰雲大驚道：「菱姑，妳這是幹甚麼？」

「與其讓陳雪梅殺死你，不如讓我殺你，這兩年來，我學會了殺人的本領，也練就了殺人的膽子，別以爲我不敢。」說到此處，菱姑的語氣一揚，「沈姑娘，揚鞭吧！」

菱姑此舉似乎正合沈雪雁的心意，刷地一鞭，大車飛快的馳去。

* * *

回到客棧，爲免遭人側目，由沈雪雁抱着菱姑從後院翻墻而進，當菱姑被放倒在床上時，她雙眉緊閉，似乎睡過去了。

戰雲悄然問道：「雪雁，她的傷勢怎麼樣？」

沈雪雁皺皺眉道：「三刃刀，劃一下就會流很多血，幸創口並不深，昏睡一陣就沒事了。」

菱姑閉着眼，道：「我沒有昏睡，我一直都是清醒的。你們趕快走吧！讓我一個人留在這裡便好了。」

「菱姑，」戰雲柔聲道：「妳救了我們，我們怎能不管妳。」

「我不是菱姑，菱姑早已死了。」

她的語氣異常森冷。

沈雪雁道：「菱姑，我們一直拿妳當朋友……」

菱姑截口道：「請不要叫我菱姑，菱姑已經死了，她滿懷希望、滿懷怨恨、滿懷愧疚痛苦的死了，我是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沒有生命的人。」

沈雪雁柔和地道：「我知道妳內心很痛苦，將妳感到愧疚的事說出來，妳會輕鬆一點，菱姑，戰雲和陳姑娘成親那一天，妳有沒有到喜堂上去？」

「我……」一顆眼淚從菱姑的眼眶中擠了出來。

戰雲連忙拉住了沈雪雁，道：「雪雁，不要迫問她。」

兩人走到一旁，沈雪雁悄然道：「也不必逼問了，事情一定是她幹的，戰雲，我助你亡命出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現在看你如何向陳姑娘交代解

釋了。」

戰雲沉吟了一陣，道：「如果雪梅要殺她呢？」

「我看不會。」

「為甚麼？」

沈雪雁道：「一殺其母，一殺其父，剛好扯平。」

「事實上，菱姑根本沒有殺死雪梅的父親。」

「就是將這筆血債算在菱姑身上，也不過是雙方扯平而已，所以我認為陳姑娘不會殺她。」

戰雲沉吟難決，艮久，才緩緩的說道：「一切等明天再說吧！」

「怎麼樣睡法？」

「妳和菱姑睡床，我在椅子上靠一靠就行了。」

沈雪雁道：「如此說來，今晚又被我溜掉了。」

戰雲一本正經地道：「只要情長久，那在朝朝暮暮。」

沈雪雁笑了，不過她的笑容中滲入了幾分淒涼。

* * *

翌日醒來，菱姑已失了踪跡，沈雪雁搖醒了戰雲，疾聲道：「快醒醒，菱姑走了。」

戰雲揉揉惺忪睡眼，驚道：「她受了刀傷，怎麼能走？」

「傷在肩頭，怎麼不能走？再說，傷又不重，唉，我們太大意了。」

「走了也好。」

沈雪雁訝然道：「這是甚麼話？我當初助你逃出來，就是要你找出菱姑澄清這件事，如此，我的立場才站得穩，不然，我豈不是成了『雙蛇會』的叛徒、陳姑娘心目中的罪人？」

戰雲楞住了，艮久才嘆了一聲道：「雪雁，多謝妳一語提醒我，才沒有鑄成大錯，我本來打算帶妳到一個深山大澤中過着平靜的日子，過那與世無爭、與人無爭的生活，但我却想錯了。」

「是啊！」沈雪雁走過去扶着他的肩頭，「為人在世，生不足歡，死不足畏，但是一定要光明磊落，既不能苟活，也不能愚死……」

「雪雁，我明白了，」戰雲突然抖擻精神起來，目光一掃之下，突然有所發現，「看，這兒有一張紙箋。」

箋上寫着密密的字，字跡雖不工整，文句還算通順，是菱姑留下的。

「戰雲，當妳呼喊菱姑的名字，就使我心疼，因為菱姑作了一件不可饒恕的錯事，一切盡在不言中，我已決心去找陳姑娘說明原因，求她饒恕，我身邊帶着那支弩矢筒，還有范大哥的刀囊，如陳姑娘應允與你重修舊好，我個人的恩怨一筆勾銷，並當面自戕謝罪，如陳姑姑仍是橫蠻無理，我將以最嚴厲的手段對付她，戰雲，我絕非為你而殺她，我有正大堂皇的理由，只是不願讓你知道，這兩年來，我學會了冷靜，也學會了殺人的技巧，我不在乎陳姑娘出神入化的雙鞭。

我將祝禱上蒼庇佑你，並庇佑沈姑娘，也希望你們近日不要回到洛陽。

菱姑留字。

沈雪雁憂心地道：「我眞不敢想像陳姑娘將如何對付菱姑。」

戰雲振聲道：「走！我們立刻回洛陽。」

沈雪雁道：「菱姑又要失望了。」

戰雲語氣堅決地道：「從此刻起，我不再猶豫了，不管是菱姑自戕，或者是陳雪梅被殺，都將使我們遺恨終身，我們一定要阻止。」

沈雪雁喃喃地道：「但願你能阻止。」

她去收拾行囊，戰雲憑窗發楞，他突然眷戀起昔日那種山中無歲月的獵戶生活。

突然，响起了敲門聲。

戰雲暗暗向沈雪雁打了一個眼色，待她作好了戒備姿態，戰雲才去開門。

門外站着兩個年輕女子，身披大氅，內藏兵器，戰雲覺得面熟，但又想不起在那兒見過她們。突然，他心中一動，原來這兩個女子是「雙蛇會」的門人。

沈雪雁自然一見就認了出來，她鎭定含笑道：「二位請進來吧！」

二女齊聲道：「不了，我們是奉陳姑娘之命，護送二位前往洛陽。」

戰雲喃喃地道：「護送我們？」

其中一個點點頭，道：「是的，因為陳姑娘唯恐潁州還有王飛虎的餘黨，二位請吧！司馬總管、馮、蔡二位統領都在門口大車上等着二位。」

沈雪雁笑道：「逮捕我們歸案，也不必出動這樣多人啊！」

二女齊聲道：「陳姑娘既說是護送二位，請沈姑娘不要誤會。」

沈雪雁正在施展緩兵之計，以待戰雲有所行動。

誰料戰雲聳肩笑道：「雪雁，咱們走吧！別辜負雪梅一番好意。」

沈雪雁無可奈何，只得暗暗嘆了一口氣。

* * *

三輛大車浩浩蕩蕩地向洛陽進發，前面有馮天雷帶領四騎開道，後面有蔡無雙帶領四騎押陣，戰雲和司馬道坐在第一輛車，雪雁與二女坐第二輛車，如此陣仗，戰雲似乎再也逃不掉的了。

其實，他無意逃，儘管他嘴上說得斬釘截鐵，當他面對陳雪梅時，却又軟化下來。

戰雲祇顧閉目養神，懶得說話，而司馬道似乎不甘寂寞地說道：「戰雲，昨晚為甚麼留在潁州？」

戰雲苦笑道：「山河壯麗，大地遼闊，却無我容身之地，教我到那兒去？」

「唉！」司馬道嘆了一口氣，道：「我為人一向拘謹，昨晚我說了許多不

該說的話，却想不到你一個字也沒有聽進。」

「反正我死後不會怨你就是。」

「我告訴你，戰雲！」司馬道語氣凝重地說道：「這次回洛陽，你是非死不可。」

戰雲默默無語，司馬道看着他，又是深深的一嘆。

在第二輛車上的沈雪雁，這時也打開了話匣子，她問道：「此去洛陽有多遠？」

「四百來里，要走兩天，晚明入黑就可以到洛陽了。」

沈雪雁向後指了一指，道：「後面那輛車內坐的是誰？」

那兩個女的不約而同的道：「沈姑娘還想不到麼？」

沈雪雁心頭一動，悄聲道：「是陳姑娘？」

二女同時點點頭。

沈雪雁皺皺眉頭道：「咱們都是好姊妹，可別瞞我，回到洛陽後，陳姑娘會如何處置我？」

其中一個搖搖頭，另一個忍不住道：「沈姑娘，妳是聰明人，這回作了糊塗事，協助小滾龍逃走，比起陳姑娘在老舵主被殺還更令陳姑娘傷心，陳姑娘說，她要將妳和小滾龍一起處死。」

沈雪雁心頭狂震，表面上却十分鎭定地道：「不會的，她絕對捨不得殺小滾龍。」

「沈姑娘，妳完全猜錯了！陳姑娘曾經交代過，若是妳和小滾龍有抗拒或再有逃走之意，我們可以將你們格殺勿論，想想看，倘若陳姑娘捨不得殺小滾龍，她怎麼會下這一道命令？」

沈雪雁再沒有說甚麼，但她的心裡却暗暗在打主意。

當晚在一小鎭歇宿，戰雲和沈雪雁走進客棧後，第三輛車的車簾却還沒有掀起來，但是沈雪雁不必去求証，已知道車中必是陳雪梅無疑。

找到一個機會，沈雪雁忙向戰雲低聲道：「你可知道陳姑娘在第三輛車上麼？」

「哦？」戰雲微感意外。

「戰雲，明天到達洛陽時，你就設法逃走。」

「不！我決心不再逃了。」

「戰雲，我不是教你逃命，是教你逃去找菱姑，生死由命，但是事情必須要澄清。」

戰雲心灰意冷地道：「沒有用，雪梅生性倔强，她不會聽菱姑解釋的。」

沈雪雁發急了，故意道：「戰雲，你說過的話可要負責任。」

「我說過了甚麼？」

「你說過，絕不能要我陪你死，我雖願意陪你死，但如此寃死，我是不甘心的。」

戰雲沉吟無語，剛好蔡無雙向他們走過來，迫使他立刻答道：「好！我盡力而為就是。」

* * *

第二天傍晚，這八騎人馬、三輛大車從開陽門進入了洛陽城，一進城就是景林寺，寺前廣場上百藝雜陳，萬頭攢動，一行人也就緩緩的慢了下來。

戰雲滿腦子都是沈雪雁的叮嚀，他終於下了決心，藉着伸懶腰，張開了雙臂，向身旁的司馬道輕笑道：「得罪了。」

司馬道剛剛一楞，戰雲一掌已劈到他的後頸上，戰雲撩起車簾，一躍而下，鑽進了熙攘的人羣中。

戰雲下車之後，第一步就是來到留香院，范中原一見他，就將他帶到後院一個僻靜的角落，凝聲道：「老弟，你怎麼還敢回到洛陽……」

戰雲不便細說從頭，截口道：「大哥，別談這些，菱姑來過沒有？」

「沒有，我也在找她。」

「大哥，不是我埋怨你，雪梅殺了菱姑假母的事，你不該瞞我。」

「唉！你不知道大哥的苦衷，陳姑娘事先向我打過招呼，要我守口如瓶，那老婆子本來就該死，我怎忍心拆散你們這段好姻緣。」

「若是當初你不瞞我，也不會落到今天這般下場了。」

范中原道：「萬般皆有命，半點不由人。」

「別提了，我方才從陳雪梅的手下逃出來，你可有法子安頓我？」

「老弟，你老是逃，也不是辦法。」

「大哥，我一定要找到菱姑，才能去向雪梅解釋，你還不知道哩，菱姑持刀到喜堂上去行刺陳雪梅……」

范中原道：「我早就猜到了，這都怪我，是菱姑偷去了我的刀。」

「如今誰也別怪誰，我和菱姑在潁州見過一面，她留書出走，說是要去找陳雪梅拚命。」

「那豈不是送死？」

「別小看她，她如今狠得很，菱姑到洛陽可能先到這兒來，讓我在這兒等她。」

「這兒人雜得很，你不能待在這兒，再說，陳雪梅也猜到你必定會到這兒來落脚。」

戰雲不耐煩地截口問道：「難道教我住客棧？」

范中原點點頭道：「我正有這個意思，距此不遠，有家『碧水軒』，又靜又雅，店東是我的叩上兄弟，住在那兒萬無一失，我叫小虎子帶你去。」

「菱姑若是來了，纏住她，趕緊教小虎子來找我。」

「我知道。」

* * *

沈雪雁跟隨陳雪梅多年，從來沒看見過她如此難看的臉色，粉面鐵青，雙目含煞，有如一個擇人而噬的女魔頭。

沈雪雁雖然覺得背脊冷汗直透，

心裡卻非常踏實，她雖知道將難免一死，但她認爲死得其所，因此，她的態度十分鎮定。

陳雪梅在她面前走來走去，手指節捏得格格作响，最後終於忍不住用力地摑了沈雪雁一個耳光。

打得她滿嘴是血，但她嚥了下去，舌尖是鹹的，心頭卻是甜的。

陳雪梅怒叱道：「我還沒有綁起妳的雙手，妳不服氣儘可以還手！」

沈雪雁粉首低垂，一句話也不說。

陳雪梅氣咻咻地道：「沒有妳的唆使，戰雲絕對不會一而再的逃走，妳說，到底是甚麼意思？」

沈雪雁抬起了頭，平靜的道：「我只是不願意見妳殺錯一個人。」

「哼！」陳雪梅冷笑一聲：「說得動聽，別以爲我陳雪梅是個瞎子，戰雲頭一天來到『雙蛇會』，妳就對他有了非份之想。」

沈雪雁坦率地道：「我承認我喜歡戰雲，我也知道不配他，姑娘和他成親，是我私心所禱。」

「哈哈……」陳雪梅仰天狂笑，「口蜜腹劍，妳分明是暗中嫉妒，圖謀報復。」

「陳姑娘，妳錯了。」

「住口！」陳雪梅大吼一聲，臉上佈滿了獰猙之色，道：「我不容許任何人說我有錯。」

沈雪雁已把生死置於度外，因此理直氣壯的說道：「妳堅持要殺戰雲，就是大錯。」

陳雪梅沉聲道：「少說廢話，妳在雙蛇會不是小嘍囉，該知道背叛我的人要受到何種處分的。」

「死！」沈雪雁的神態十分鎮定，似乎那個死字對她起不了甚麼威脅作用。

陳雪梅雙目之中，除了原有的怒火之外，又昇起了一股妒火，語氣陰森地道：「看來妳已在戰雲身上得到了不少甜頭，不然，妳不會慫恿他單獨再逃，更不會如此視死如歸，毫無懼色。」

「我並非是淑女，但戰雲卻是個君子，而且，我還可以發誓，助他逃走，絕非是爲了私情。」

陳雪梅鄙視地笑道：「很動聽，但妳白費心機，到頭來，仍然逃不過我的殘酷處罰。」

沈雪雁平靜的道：「我不在乎妳用甚麼方法將我處死，只求妳准我在死前說幾句話。」

「說吧！即使妳舌粲蓮花，也沒有用的。」

「雖然，戰雲殺了妳的父親，妳卻不該殺他。」

「爲父報仇，非殺不可。」

「如果非殺不可，在戰雲死後，妳也該要自絕。」

陳雪梅楞了一楞，道：「爲甚麼？」

「因爲她是妳的救命恩人。」

「哼，眞好笑，戰雲會是我的救命恩人？」

「對，陳姑娘，妳認不認識一個名叫菱姑的女人？」

「不認識。」

「那次戰雲負傷逃遁，咱們尋救他時，妳曾殺死一個出賣戰雲的老婆子，妳還記得麼？」

「那樁事與戰雲有甚麼關係？」

「有前因，才有後果，菱姑就是老太婆的女兒，妳是她殺母之仇。」

「她爲甚麼不來找我報仇？」

「她來了！妳並不知道的。」

「戰雲知道了？」

「他也不知道。」

陳雪梅冷笑道：「哼，妳可以到茶樓說書了，我們都不知道，妳會知道？」

沈雪雁平靜的道：「陳姑娘，請妳耐心地聽下去，菱姑是戰雲第一個接觸的女人，也是他這一生中所接觸過的頭一個女人，她對戰雲一往情深，當妳殺了那個老婆子後，菱姑含憤要到衙門去擊鼓告狀，卻被戰雲的朋友范中原壓制住了，因爲到最後難免會牽累到戰雲，菱姑爲了戰雲着想才隱忍下來，但她卻含憤出走，還偷走了范中原的刀囊，刀囊中有八柄飛刀。」

「哦！」陳雪梅的雙眉也挑了起來，「這些消息妳是從那兒得來的？」

沈雪雁並沒有回答她的話，接着道：「妳和戰雲成親那天，菱姑暗中來到喜堂，她要殺妳，也許是爲了報殺母之仇，也有可能是因爲戰雲被妳佔有，因妒而生恨，碰巧令尊也暗中前來參加大禮，當菱姑拔刀飛擲時，被令尊看到了，他想拔刀救妳，戰雲沒有看到身後的菱姑，卻見到左側的令尊，他自然不明白令尊動刀的動機，所以才殺了令尊，這件事，戰雲可說一點錯也沒有。」

「這就算戰雲救了我一命？」

「若不是戰雲把妳一推，菱姑祇怕早已得手了。」

「爲甚麼妳那麼清楚？」

「血案發生後第二天，我收拾喜堂時，在一幅喜帳之中發現了那把飛刀。」

「爲甚麼當初不告訴我？」

沈雪雁沉痛的道：「當時戰雲身在大牢，而妳又對他恨之入骨，任何於他有利的話，妳都不會相信，我祇好暗中察訪。」

陳雪梅沉吟了一陣，道：「妳說的這些是推斷的，還是查到了眞憑實據？」

「當初只知道喜堂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兇手，並不知道兇手是何許人，後來聽戰雲提起菱姑，才想起妳曾經殺死她的母親，最後我們終於找到了菱姑，她也承認一切了。」

陳雪梅用力地點點頭，「很好！妳又使我多知道一些情況，菱姑爲母報

仇，打算殺我並沒有錯，就像我要殺戰雲爲父報仇一樣合理，妳協助戰雲逃走，無異反叛，罪該一死。」

沈雪雁苦笑道：「我不介意自己的生死，只想問一聲，當妳知道這些情況之後，是否可以和戰雲重修舊好呢？」

陳雪梅沉聲道：「我仍然要殺他，然後，再由菱姑來殺我。」

沈雪雁不禁抽了一口冷氣，語氣懇切的道：「陳姑娘，戰雲並不是沒有反抗你的力量，他只是不願傷害妳。」

「閉目等死的男人更該殺。」

沈雪雁眞是悲憤欲絕，沉痛地道：「戰雲如此作，並不是軟弱，而是因爲他通情達理，陳姑娘，我一向欽敬妳，但現時我要說一句不敬的話，妳喪失了人性，簡直是一個魔女，黑道的女魔頭。」

「妳儘管罵吧，趁妳還有一口氣在，不妨罵個痛快！」陳雪梅冷笑連連，擺着手，「馮天雷，帶她走，等抓到戰雲之後，把他二人一起處死，別忘記將她的袖箭搜出來。」

沈雪雁主動將袖管中的袖箭筒抖落下來，道：「陳姑娘，我絕對不願意作一個名副其實的叛徒。」

陳雪梅別轉了臉，冷漠無情，她那善良的本性，似乎已被仇恨的火遮蓋了。

* * *

戰雲在「碧水軒」用過了晚飯，本想休息一下，突然想起長劍在途中被司馬道繳去，此刻他已是身無寸鐵，於是跑到街上買了一把鋒利的匕首，藏在腰間。

當他返回客棧時，路過一間「五福茶樓」門口時，突然有一個身材魁偉的漢子攔住他，道：「戰雲兄，借一步說話！」

戰雲目下的情況正是步步爲營，草木皆兵，聞言立刻退後一步，向對方掃了一眼，冷冷的道：「素昧平生，說甚麼說？」

那漢子和顏悅色的掀起衣襟，亮出腰牌，含笑道：「在下劉坤，在提督衙門當差，有點小事想要請教。」

戰雲心頭有些虛，臉上卻鎮定的道：「莫非我犯了案？」

「那裡話，我方才說過了，是有點小事請教。」劉坤向茶樓擺擺手道：「請戰兄喝杯茶。」

進入茶樓，來到一個用屏風格間的雅座，只見有三個人在等着，劉坤沒有引見，戰雲也懶得招呼。

待茶房送上了茶之後，戰雲才忍不住的問道：「劉捕頭如何知道在下的行踪？」

劉坤笑而不答，卻轉變了話鋒，道：「戰兄，在下很讚佩你的勇氣，卻也可惜你的愚昧，你一再受到生命的威脅，因何不到提督衙門來報案？」

戰雲暗暗一驚，這些六扇門中的鷹爪耳目眞靈通，他故作輕鬆的笑道：「劉捕頭，你在說笑？」

劉坤淡淡一笑道：「難道還要在下說穿？」

「請劉捕頭不妨說得詳細一些。」

「陳雪梅陳姑娘要殺你。」

「爲甚麼？」戰雲故作吃驚狀。

劉坤字字如敲金擊石般道：「因爲你殺死了她的父親。」

「那是誤殺。」

「我們知道。」

「陳姑娘可能對我有些不諒解，若說她要殺我，未免危言聳聽了。」

劉坤語氣一沉道：「那麼，你爲甚麼要逃走？」

戰雲不禁一楞，搪塞道：「我無顏見她。」

劉坤打個哈哈道：「你答得妙，在下明白戰兄不忍揭發陳姑娘的罪行，不過，這似乎太傻了。」

「哦！」戰雲乾脆不作回答。

「其實，你根本不必逃，陳姑娘並不是眞的想殺你。」

「劉捕頭說了許多話，我唯獨信這一句。」

「其實戰兄在說反話，許多話你都信，唯獨此句不信。」

「劉捕頭，我不擅於和官府中人打交道，我想告退了。」

「慢點！慢點！」劉坤搖手留住他，嗓門一壓，道：「讓我告訴戰兄一個秘密，陳長庚並沒有死，你殺死的人是陳長庚的胞弟陳長康。」

猶如一响霹靂，震昏了戰雲的腦袋，愕神了良久，他才喃喃地道：「劉捕頭有何根據？」

劉捕頭諱莫如深地搖搖頭，說道：「別問，咱們六扇門中的公人，在江湖上也有綫眼。」

「劉捕頭能肯定麼？」

「千眞萬確。」

「陳姑娘是否知道死者不是她的父親？」

「據說，他們兄弟二人長得很像，當初陳姑娘也許不知道，如今只怕是一清二楚了，她口口聲聲說要殺你爲父報仇，只不個是個幌子，使咱們這羣捕快認爲陳長庚的確是死了，算是結案了。」

「劉捕頭，你說被我殺死的不是陳長庚，我或可信是，若說陳姑娘也知內情，過份武斷了吧？」

劉坤笑了一笑，道：「戰兄，咱們作個試驗如何？」

「如何試驗？」

「你不妨故意落入陳姑娘的掌握，如果她還要殺你，那就証明了她不知內情，如果……」

戰雲截口道：「劉捕頭方才說陳姑娘要殺我，說得斬釘截鐵，我可不敢拿性命作耍。」

「放心，」劉坤拍拍他的肩頭，笑道：「我們會及時趕到。」

戰雲一口拒絕道：「不行，這樣無疑是存心設陷，引人入罪。」

劉坤哈哈大笑道：「想不到戰兄如此呵護陳姑娘，好！咱們的話題就此打住。」

戰雲出了茶樓，故意過對面街進入一家客棧，再從後墻翻了出去，溜了好幾個圈，肯定背後沒有人跟着，這才回到了「碧水軒」。

他躺在床上，閉起了眼，腦海裡立刻出現了沈雪雁的倩影，他輕嘆了一聲，不知她現在遭遇到何種命運。

* * *

沈雪雁很安靜的躺在床上，安靜的是指她的身子，但她的心情却非常的煩燥，那不是爲她自己，而是爲戰雲，陳雪梅說，閉目等死的男子更該殺，這句話若是轉告戰雲，一定可以激發他的鬥志，但是她已無法轉告。

在屋外守着她的是馮天雷，沒有箭，她絕對逃不過馮天雷這一關，而且這座深院大宅裡，可能處處都有卡哨。

她正在尋思，馮天雷却開門走進來。看看原封不動的飯菜，不禁皺皺眉頭道：「沈姑娘，妳也不吃一點？」

沈雪雁搖搖頭道：「我不餓。」

馮天雷走近她，壓低了聲音道：「沈姑娘，陳姑娘眞的要殺妳，不是說說要的。」

「我知道。」她的語氣很平靜，心頭却在暗動，對方絃外之音，昭然若揭。

馮天雷更露骨地道：「沈姑娘，大伙兒都出動找尋小滾龍去了，這兒祇有我在守望，前院雖有幾個人，後院却是空的，妳祇要一掌劈昏我，妳就能逃一劫。」

沈雪雁不禁愕住了，馮天雷爲何慫恿她逃走？難道他不想想將遭遇到何種處罰？因此冷冷的道：「馮天雷，若不是咱們平日相處不惡，我還以爲你在尋我開心，憑你的功夫，我怎能一掌可以劈昏你？」

馮天雷背過身子，道：「你不妨試試看。」

沈雪雁站起來，掄起玉掌，對方紋風不動，在如此情況之下，她的確可以將他一掌劈昏，但她又想到了陳雪梅的冷酷無情，於是垂下了手臂，道：「馮天雷，多謝你的好意，但我不忍連累你。」

「沈姑娘，我是不忍心妳被殺。」

「可是我逃走之後，你就要被殺。」

「我想碰碰運氣。」

「這樣吧！」沈雪雁突然改變了主意：「我出去告訴戰雲一句話，立刻就回來，絕不連累你就是。」

她怕自己猶疑，也怕馮天雷反悔，立刻一掌劈向馮天雷的後頸，馮天雷立刻昏倒在地上。

沈雪雁非常熟悉這座深宅大院，毫無阻礙地翻出後院，越墻而去，快步來到了留香院。

范中原說出了戰雲的落脚處，沈雪雁又立刻趕到了「碧水軒」，一見戰雲，二人怔視良久，半晌說不出話來，雖是剛分離，却有彷如隔世的感覺。

過了一陣，戰雲才快聲道：「我告訴妳一個意外的消息。」

「哦？」

「雪梅的父親沒有死，我殺死的人，是她的叔叔陳長康。」

沈雪雁訝然道：「那裡聽來的？」

「是提督衙門一個姓劉的捕頭告訴我的，他說得斬釘截鐵。」

沈雪雁連連搖頭，道：「不對，我十五歲就進『雙蛇會』，算來已有六年，跟隨陳老舵主將近一年，從來沒有聽說過他有一個弟弟叫長康的。」

「他未必會告訴妳啊。」

「可是，他從來也沒有對陳姑娘提起過。」

戰雲喃喃地道：「怪事……」

「還有，那天我在喜堂親眼見過死者，他的的確確是陳老舵主。」

「劉捕頭說，他兩兄弟長相很相似。」

「不可靠，不可靠。」

「對了，據說陳長庚的刀法又快、又準，那天他先出刀，怎麼反而死在我的飛刀之下呢？」

沈雪雁白了他一眼，道：「這都是誰告訴你的？陳老舵主當年揚名江湖的是雙蛇鞭，根本就沒有摸過刀，飛刀功夫一定是亡命在外時才練的。」

戰雲喃喃道：「如此說來，我殺的人的的確確是陳長庚了？」

「不錯。」三個字回答得斬釘截鐵，落地有聲，但是回答的不是沈雪雁，而是陳雪梅。

聲落人進，她後面還跟着蔡無雙。

陳雪梅大模大樣的落座，冷笑了一聲，道：「沈雪雁，我要多謝妳在前面帶路。」

沈雪雁恍然而悟，原來她不是逃走的，而是被陳雪梅放走的。

戰雲得到的消息雖然被沈雪雁推翻了，他還是有些相信那位劉捕頭的話，於是開門見山地道：「雪梅，據說令尊沒有死，死的是妳的叔父。」

陳雪梅冷笑道：「如果你是因怕死而如此說，你太可憐了，如果你是道聽途說，以訛傳訛，那就太令人可笑。」

戰雲被她奚落，不禁勃然大怒道：「雪梅，不要欺人太甚，這話是出自提督衙門一位捕頭之口，自然有幾分可信。」

「那位捕頭高姓大名？」

「姓劉名坤。」

「哼！」陳雪梅從鼻孔裡噴出了一口冷氣，「我在洛陽根生土長，不會沒有你熟，可就沒有聽說過提督衙門有一個名叫劉坤的捕頭。」

戰雲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好！咱們一起到那衙門去找姓劉的捕

頭。」

「用不着如此費事。」陳雪梅向沈雪雁一指道：「問她，她的話你總可以信得過。」

沈雪雁接口道：「戰雲，提督衙門沒有這樣一個人，你大概弄錯了吧！」

戰雲急得頻頻頓足，道：「莫非我遇上了鬼？」

陳雪梅冷冷道：「不管你是遇見鬼也好人也好，我有沒有叔叔自己總會知道，我親眼看見你殺害先父，你是不折不扣的兇手。」

戰雲把心一橫，沉聲道：「我不和妳爭辯，我殺了人，已受了王法，妳還打算怎樣？」

「我不問王法，我行的是家法。」

「妳要殺我？」

「多此一問。」

「此刻恐怕妳要多費一番手脚。」

蔡無雙插口道：「戰雲，你該諒解陳姑娘慟父之心，別用這種語氣，好好的談……」

「住口！用不着你調停。」陳雪梅叱斥了蔡無雙，又轉過頭來：「戰雲，你以前不是視死如歸麼？是不是身旁有了如花美眷便突然不想死了？」

戰雲道：「這樣死，太不值得。」

陳雪梅沉聲道：「可惜沒有你討價還價的餘地了。」

戰雲氣吁吁的道：「雪梅，妳不要持衆壓人，我過去讓妳，祇是不願傷妳的心，並不是怕妳，妳該知道我在開封和穎州鬧的事。」

「別吹牛，在穎州，如非我帶人趕到，你未必能逃得出尋歡樓。」

「我多謝……」

陳雪梅冷冷的截口道：「用不着，我去的目的不是爲了救你，只是不想讓王飛虎的氣燄太甚，也不願意你死在別人的手裡。」

「我被充軍華州時，妳若不讓王飛虎手下去霸佔錦春園，他也不會有今天這種氣燄。」

「那時候我沒有心思去過問。」

看他們吵得天崩地裂，沈雪雁忍不住插口道：「陳姑娘，請歇歇氣……」

陳雪梅冷叱道：「住口，沒有妳說話的份……」

戰雲緩和了語氣，道：「雪梅，妳該講講理，只因爲妳殺了菱姑之母，菱姑才會到喜堂來和妳算賬，才引起我誤殺令尊，追根究底，禍是由妳而起。」

陳雪梅頻頻的冷笑，道：「殺菱姑母親是爲了救你，你是禍首，你該死！」

戰雲道：「菱姑認爲該死的是妳。」

陳雪梅道：「她可以來找我算賬，一筆還一筆，不能混而爲一。」

站在身後的蔡無雙一直向戰雲打眼色，示意他盡量容忍，他只得緩和了語氣道：「雪梅，妳在氣頭上，我不想與妳爭辯，凡事需要三思再想……」

陳雪梅一擺頭，道：「少說廢話，跟我走吧。」

「我不願作靈前祭品。」

「那就在這裡動手。」

「雪梅，妳在這裡殺人，將會脫不了王法。」

「我這條命都已豁了出去，還管什麼王法。」

戰雲已是唇焦舌爛，嘆了一口氣，道：「雪梅，妳動手吧，在雙蛇神鞭之下，我自知難以逃脫。」

陳雪梅冷笑道：「用雙蛇鞭算是欺負你，我早說過一刀還一刀，兩下公平，不知道我腰裡的軟劍算不算刀？」

戰雲點點頭，嘆氣道：「雪梅，妳來吧。」

颼地一聲，陳雪梅拔出了腰間軟劍，抖得畢直，劍光寒意森森，她的神情較之劍氣尤冷三分。

沈雪雁橫身攔住戰雲，疾聲道：「陳姑娘，求求妳，殺我出氣吧！不要傷害戰雲。」

陳雪梅看在眼中，妬火如焚，冷哼道：「我讓你二人一起死……」

突然，叭地一聲，站着的蔡無雙突然踉蹌一歪，一道人影飛閃而進，來人赫然是菱姑，她的手裡拿着歹毒無比的弩矢筒，陳雪梅不禁心頭一怔，旋轉身子，倒退了三步。

菱姑怒目而視，冷冷的道：「陳姑娘，我是菱姑，我手裡拿着的是一觸即發的弩矢筒，裡面有一百二十支滲了毒的弩矢，妳最好冷靜點。」

戰雲道：「菱姑，不要亂來。」

菱姑道：「我絕對不會亂來，只想和陳姑娘平心靜氣的談一談，她如果收起手中的劍，我就收起弩矢筒。」

陳雪梅緩緩的收起了軟劍，冷冷道：「有什麼好談的？有仇報仇，天經地義。」

菱姑也將弩矢筒插進腰間，此刻，突有三個人走了進來。

蔡無雙正要橫劍阻攔，戰雲連忙叫道：「蔡無雙，他們是提督衙門的捕快。」

爲首一人是劉坤，他向陳雪梅拱手道：「在下劉坤，請恕打擾。」

陳雪梅將他打量了一陣，冷冷道：「我還沒有聽說提督衙門有一位劉捕頭，也從未見過你。」

劉坤和善地笑道：「姑娘可曾聽說過孫鳴鳳孫總捕頭？」

陳雪梅點點頭道：「聽說過，他就是當年清剿『雙蛇會』的人。」

劉坤掀起衣襟，露出號牌，道：「這個姑娘必也見過吧？」

陳雪梅道：「見過。」

「那就行了。」劉坤作了一個羅圈揖，說道：「孫總捕頭要請各位吃杯茶，聊聊天。」

戰雲道：「劉捕頭，有話不妨明講，莫非咱們犯了什麼案？」

（未完・二）

上文提要：天魔女在酒樓遇上蕭郎，她故意說殺人兇手是他，捕頭苗雄率衆將他圍攻，天魔女反將他們打走。她殺的是壞人，蕭郎對她有好感，帶她去找白娘子，同到夕照山的洞府，白娘子已東渡神山，二人不禁惆悵，尤其是天魔女找不到師傅，便將自己的身世對蕭郎說，她的原名是夷光，父母姓氏不詳，說出夷光兩字，却得到離恨宮宮主派人來接見……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離恨天似在雲海　玉離宮別有仙山

夷光忽然咦了一聲，蕭郎也發覺了，先前只注意兩個出水的女子，竟忽略了小舟在向下流急駛而去，却也心驚。也才發現，船頭船尾兩個女子，皆在運功催舟，催舟於無形，而且小舟倍常平穩，是以被忽略了。

驀見江岸停泊着一隻綵舟疾馳而去，這算是甚麼邀請，根本就不由兩人分說，也不容兩人是否答應點頭，說甚奉請，簡直是霸王宴了。

蕭郎道：「既然玉離宮主盛意邀請，我們倒却之不恭了，作客自當由主人安排。」

她夷光若是個怕事的，也不會人稱天魔女了，何況泛舟江上，本就是有所待。

早見綵舟頭上出來了五個女子，當先一個已近中年，却瑩肌似玉，衣着素淡而高雅，便她左右的四個妙齡女子，江風吹拂得羅衣飄飄，似要乘風飛去，一般高雅宮妝，頭上也宮鬟堆鴉，那妝束只應宮中見。

那中年女子道：「請兩位過舟。」

蕭郎忙拱手道：「蒙宮主見召。」

那女子忙道：「閣下天劍蕭郎，果然名不虛傳，休要誤會，我乃宮主座下婕妤，奉宮主之命，特來恭請二位。便請過舟。」

說話間，那小舟早已靠綵舟了，蕭郎一使眼色，兩人雙臂略振，飄落綵舟之上。心下更驚疑，這般女子已皆宮妝了，婕妤乃帝皇宮中女官，難道眞是帝皇家？

只見那婕妤身邊的四個宮妝女子嘖嘖連聲，全都目光不離夷光上下，而且交頭接耳起來。

等不得迎二人入艙，那婕妤已攜着夷光的手，嘴兒微張，面現驚喜，道：「你便是……人稱天魔女的……夷光！」

天魔女可不慣人家拉拉扯扯，雖然這婕妤是個女子，可是個陌生人，一抛手，竟未掙脫，眉兒一揚，道：「是便怎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人家稱我天魔女，我便是夷光。」

那婕妤微微一笑，說道：「快請入艙，蕭公子請。」

蕭郎忙道：「在下實名蕭朗，草莽之人，這公子之稱，實不敢當。」

那婕妤道：「難道你要我稱你天劍蕭郎麼，你識禮知書，儒雅瀟洒，這公子之稱，當之無愧。」

蕭郎忙拱手，道：「慚愧！」

他親見夷光竟未能掙脫她的掌握，如何不駭然而生敬意，是以也倍加恭敬。

駭然，他如何不駭然，先前迎接他們的兩個形同裸體的女子，從現身、擒凶，到以內家功夫催舟，已令他驚訝了，這婕妤更又倍之，那麼，這玉離宮，以及那宮主，那還了得，武功必也奇絕武林了，也才知道他枉自闖蕩了數年江湖，仍不過是井底之蛙，人稱他天劍，也倍感汗顏。

進入艙中，從外面看來，那船不過是普通遊船，那料艙中佈置得竟如精室，高雅而無富貴氣，明窗錦凳、錦榻，前後並有錦幔低垂。

那幾個宮妝女子兀自低聲笑語，目光不離天魔女，那婕妤的目光更現慈愛，對她好生親切，對那幾個宮妝女子說道：「你們是見她有幾分像宮主麼，却不知她簡直就和當年的宮主長得一模一樣，甚至連她這性情兒也一般無二。」

天魔女的眼睛睜大了，道：「可是當眞，我……眞像你家宮主？」

婕妤道：「今日我驀然見妳，簡直像回到當年了，可眞與宮主年輕時一般無二。」

只聽那幾個宮妝女子爭相說道：「便遠些兒看來，還道是宮主來了，若她不是改扮了男妝，着上了宮主衣衫，必然分辨不出來。」

說話間，只見先前迎迓他們的兩個女子，亦已換過了宮妝前來，在錦榻上放置了一個精緻而古雅的小几，侍女隨送來了飲食。

蕭郎好不興奮，更替夷光高興，初時不過存萬一之想，不料眞有人聞夷光之名尋來，察言觀色，這聞夷光之名，派人來迎的人，竟又和夷光相似，這婕妤怎說：和宮主當年一般無二，那還有何疑，眼看夷光的出生來歷之謎，不僅即可揭開，也許失散多年的母女，即會相逢，又怎會不替夷光高興。

那夷光自也興奮，但她從小可就是個小魔女，又從小被師傅當親生女兒般寵愛長大起來的，有道是生娘不及養娘親，尋到了親生父母固然可喜，何況還不知是也不是，是以反倒不及蕭郎的興奮喜悅。

一見送來飲食餚饌，她天性本就豪邁得不像個姑娘，嚷道：「正好，我可餓啦。」

那婕妤道：「兩位請便，舟中無好餚饌，請隨便用些。」

隨揮退了人衆，她自己也退了出去。

這般慇懃接待，竟不留下人侍候，蕭郎心中雖然掠過一抹狐疑，但又從開始到現刻，人家全是以禮顯然更善意相待，又那會懷疑，時已過午，又那會不腹中饑餓，何況那婕妤雖說舟中無好餚饌，其實兩人都是從未吃到過的美味佳餚。

不料兩人飯罷，竟無來人侍候，天魔女伸了個懶腰，說：「好倦。」

蕭郎又何嘗不是，只覺那眼皮子重了起來，不，這絕不會是人家在飯菜裡下了甚麼蠱惑，怎會呢？而且一些兒也不像。

但只一會工夫，兩人已橫在那錦榻上，沉沉睡去了。

多舒適，又多甜美的睡眠，連夢也沒有。

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蕭郎終於睜開了沉重的眼瞼，那眼瞼眞沉重，醒來了，兀自戀枕依衾，多溫暖、多舒適、又多甜美的睡眠。不，那眼皮子不是沉重，而是他捨不得睜開眼來。

他更清醒了，啊呀！他想起來了，他和夷光在同一張錦榻上，當着那麼多玉離宮人，這成甚麼話。

他霍地坐起來，第一眼光尋夷光。

但夷光踪跡不見，不在他身邊。

且慢，這是在何處？

敢情不是錦榻，而是在繡榻上，眞個是象牙床掛芙蓉帳，他從小山居清苦，出山在江湖上行走，便也住過接待貴賓的招商客棧，又那有如此精雅又豪華的，掀開那芙蓉帳一看，幾乎令他感到一陣窒息，他自未入過皇宮，但相信皇宮亦不過如此，但皇宮有的富貴豪奢，絕不會如此高雅。

蕭郎大吃一驚，却毫無驚惶，大家既然讓他進這般豪華而又高雅的居室，敬他爲貴客的善意可知，那有甚麼驚惶。

但這是那裡？這是怎麼回事？

他都記起來了，這麼說，那飯菜中，其實有蠱惑了，當然，那蠱惑也是善意。

是了，這必是在甚麼玉離宮，離恨天中了，這離恨天玉離宮，必也在一個極隱蔽的地方，人家不願他們知道，一定是的。

那是當然，想想，他就從未聽師傅說過，在江湖中闖蕩了這麼多年，亦從未聽人說過，而這玉離宮中人，便連宮中侍女，亦都如此武功絕倫，竟從不爲外人所知，亦可知從不在江湖中行走。

且慢，既不在江湖中行走，亦不願爲人所知，却又盡皆練成這樣高絕的武功，却又爲何？再加又隱蔽如此？

驀然間，謎雲中現出了一綫亮光，心想：「天魔女尚在襁褓，被用一塊錦袱綁在木板上，順水漂流，那白娘子判斷得必然不差，必是她父母身遭慘禍，若不是僅有的一綫生機，豈會把她放在水面，任水漂流？

一綫生機，是的，僅有的一綫生機，在茫茫的大海中，更兼波濤洶湧，能被救起來的希望，何其渺茫，若不是這天魔女夷光的父或母，已無生望，自知有死無生，豈會如此，豈會把夷光拋棄在波濤洶湧的茫茫大海上。

天劍蕭郎那眼前出現的亮光，更增大了些，那必是慘絕人寰的慘禍，但會不會？有無可能？她父或母拋棄夷光後，絕處又逢生，也像夷光被白娘子救起一樣，也險死還生，被人相救了呢？

若然這玉離宮主眞是夷光親生之母，險死還生的娘親，敵方厲害可知，也許事隔多年了，仍在逃避敵方的追踪，故爾隱密其行藏，故爾、玉離

宮不爲世人所知，命其玉離宮隱密之地爲離恨天，爲何不可？地名，原是人所命名。

當眞天外有天，人外更有人，白娘子已幾疑是神仙中人了，不料而今又入離恨天，數年江湖行走，他竟贏得天劍的稱號，令他能不汗顏，慚愧，甚至連一個天魔女夷光，也自愧不如，就不僅慚愧，簡直羞愧。

當眞，天魔女在何處？

半月來日夕相處，在他心中，天魔女再也不是殺人不眨眼的魔女了，也許她仍是野性難馴，沒有些女性的溫柔，但純眞更天眞，倍加可愛。

想到夷光，蕭郎閉上了眼兒，那笑意便浮現在唇邊，當眞，多可愛的天魔女，不僅白娘子寵她，連白娘子的侍女如紫黛，亦無不寵她。

半月多來，日夕相處相對，像她化身多變一樣，她的性情也是那樣多變的，時而天眞嬌戇得像個小女孩，一個沒長大的頑皮淘氣的女孩，天眞未鑿，童眞未泯，現在，蕭郎明白，爲何白娘子和紫黛叫她天魔女了，因爲她淘氣起來，近於狡獪，正因是那樣天眞，那狡獪也令人倍覺可愛，不由人不愛。

蕭郎閉着眼睛，那唇邊浮現的笑意也更濃了：眞是個天魔女，甚至連她的狡獪也可愛，不由人不愛，如何不是小魔女。

他笑了，且慢！他沒笑出聲呀！何來笑聲？

笑聲是那麼輕柔，那麼甜，那麼脆，像細細小小的珠兒，滾落在玉盤一樣，便把本能要睜開的眼睛更閉緊了，因爲身邊有輕輕又脆的悄語。

「不怪人說天劍蕭郎，天劍風流了，我眞……捨不得叫醒他。」是一個清脆的女子低聲。

「瞧他。」顯然是另一個女子的悄語，說：「睡着了，睡着了還笑。」

「多可愛……啊！呀！」

睜開眼來的蕭郎兀自在笑，嚇得床前的兩個少女尖聲大叫，向後跳了開去。

蕭郎一怔，說：「我……嚇着了你們麼？」

連說着話兒，那唇邊也帶着笑，離恨天，玉離宮的少女，竟會恁地膽怯，如何不好笑。

「原來你裝睡。」

「原來你壞透啦。」

「我沒有裝睡呀！」蕭郎說：「我又不知你們進了來，甚至不知你們站在床邊。」

陡然間，倒提醒了他自己。兩個少女進了屋子，來到了，而且站在他床前，而他竟然無覺，而且，他沒有睡着呀！

他再也笑不出來了，天劍蕭郎、天劍風流，這兩年來，懲惡鋤奸，江湖上結下了多少仇家，那敢不時刻心生警惕，何況身在詭異迷離的離恨天中，更何況他沒有睡着呀，兩個少女來到身邊床前，他竟然無覺，如何不駭然。

但蕭郎却又舒了一口氣，至少已確知人家對他絕無惡意，否則，不用這兩個少女動手，他根本就不可能醒轉過來，這玉離宮，就是英雄塚。

慚愧，兩個少女是在笑他嗎？相視一笑。顯然明白他收斂了笑容之故，也相信他說了眞話。

一個較年長，不過比另一個豆蔻年華稍長的少女，說：「瞧你，想得入了迷。」

「想得如痴又如醉。」

另一個嬌戇的少女說。

「我却想到豆蔻梢頭二月初。」

笑意又回到蕭郎的唇邊了，多可愛的兩個少女，顯然明白他爲何尷尬，看出了他心上的一抹慚愧。

「不准你盯着我瞧，也不准笑。」

那少女臉兒紅紅，跺着蠻靴兒，笑帶嬌羞，那笑也更嬌媚。

年長的少女笑道：「當眞天劍蕭郎，天劍風流，不怪天魔女一睜開眼來，就問她的蕭郎了。」

天魔女！初時蕭郎以爲連睜開眼來，也嚇了人家一跳，是以不敢坐起來，聞言，才霍的坐起身來，道：「天魔女，她在何處？」

「你剛閉着眼兒笑，如醉又如痴，是不是在想她？你老老實實說了，我就告訴你。」

「我，假如你們也知道她是個有多狡獪又多變的天魔女，你們也會笑的，快告訴我，她在何處？」

蕭郎知道瞞不過這兩個慧黠的少女，老實承認了。

「哎唷！天劍蕭郎，不僅天劍風流，而且天劍多情，姊姊，你瞧，提起小魔女，他又痴痴地笑啦。」

「喂！」那年長的一個說：「我們又不是天魔女，爲甚麼盯着我們？」

她也被蕭郎瞧得臉兒紅紅。

蕭郎笑道：「可不是因爲你們提起了天魔女，我就想啊！是天魔女可愛呢？還是你們兩個更可愛。」

「原來你還是個油嘴滑舌的蕭郎，不怪你風流天下聞，不和你說了。」

「若想見你的天魔女，那就快起身，宮主命我們來侍候你這……」

「油嘴滑舌的風流郎。」

蕭郎跳下床來，才知失去知覺後，身上的衣衫已被換過了，想到從曹娥江上的舟中，以及來到這玉離宮中，所見無男兒，婷婷嫋嫋皆女子，不禁臉上一紅，身上的衣衫盡被換去，當然就是這些女子所換了，天劍蕭郎，風流天下聞，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不僅辜負了風流，而且辜負了青春年少，何會進入過溫柔之鄉。

那兩個少女早捧過衣衫來，不由分說，替他換上了，蕭郎索性閉上眼睛，任由她們擺佈。

却是自己心念有些兒骯髒，人家

何會輕薄。

「喂！你又笑甚麼？」

蕭郎忽然縱聲哈哈，輕薄，他怎會想到輕薄，他還算是天劍風流麼？

原來換上的是他自己穿來的衣衫，原來趁他熟睡之時，被換去漿洗過了，慚愧，原來如此。

那年長的少女道：「玉離宮中無男兒，無衣衫給你更換，只有替你脫下，連夜漿洗。」

蕭郎既感且愧，連聲道謝，道：「天魔女現在何處，敢請帶路，還有宮主，亦應晉謁。」

兩個少女退後了一步，瞧得蕭郎不自在起來，互相對望了一眼，抿着嘴笑了，那年長的一個少女道：「見面勝聞名，當眞瀟洒風流，蕭郎請。」

天劍蕭郎的師傅黃衫客，俠而儒雅，徒兒風度翩翩性也相近，既在江湖上贏得風流名，那衣着自也異於江湖中人，儒雅更瀟洒，那像是江湖中人，分明是翩翩佳公子。

那少女言尚未了，驀見錦幔飄動，昨日舟中相迎，自稱婕妤的女子，忽然現身出來，道：「宮主有請。」

蕭郎忙道：「正要拜謁。」

心中却不禁一動：婕妤乃是皇宮女官名，此間却又稱玉離宮，莫非這玉離宮主，眞是皇冑，即使避禍隱密行藏，仍不廢宮中體制？

但又有何奇，他熟讀史書，歷代帝王家，有幾個是乾淨的，子弑父，父殺子，爲了爭權，兄弟互相仇殺，何代無之，那一個朝代的宮庭中，不是充滿了骯髒的血腥，權利豈僅令人腐化，更能泯滅一個人的良知與理智。

蕭郎從師黃山時，他師傅便常對月浩嘆，說來慚愧，他迄今尚不知師傅的名姓，只因他師傅終年一襲黃衫，人不知其名姓，故爾以黃衫客稱之，後來連他師傅也以黃衫客自稱了。

蕭郎是在襁褓中被師傅拾回黃山的，直到長大成人，除了師傅外，就僅有草木禽鳥爲伍，豈僅未問過師傅的名姓，甚至壓根兒不知黃衫客並非眞名本姓。自在江湖上行走，才漸漸覺出奇異來，他是師傅至親的人了，爲何不以眞名姓相告？又爲何每當言及朝政之事，必發出一聲浩嘆？又爲何隱遁黃山，與世隔絕？

爲何？爲何在這樣的時刻，他忽然從婕妤想到玉離宮，又想到他師傅？

但他再無暇去想了，因爲眼前豁然開朗，波濤洶湧，那滾滾滔滔波濤之上，星羅棋佈的島嶼，却又霧湧雲推，乍隱還現，松濤聲盈耳鳴天籟，似遠遠傳來。

但不過是乍眼之間，蕭郎生長黃山，黃山雲海天下奇，暮暮朝朝，兒時嬉戲，少年騰躍，何日不在那雲海之中，豈有不知是雲海幻奇的，饒是恁地，乍然一見，竟也把眼前景象，誤爲大海汪洋了。

只聽那婕妤在耳邊道：「晨霧空濛，較之黃山如何？公子可也覺得除却黃山不是雲麼？」

蕭郎可不疑心回到了黃山之中，道：「幾疑是天上，這松濤天籟，更滌塵俗，敢請問：這是何處仙山？」

那婕妤道：「人間天上，又何必問，公子請。」

蕭郎心想：人家若要告訴他，也就不會在入山前，令她和天魔女失去知覺了。明知問也白問，便也不再追問，忙緊緊跟隨。

非是他不留心，但霧擁雲繞，身畔蒼蒼翠微，松枝拂衣，脚下那辨得雲路，既然高出雲海，自是在萬仞高山之上，若然失足，可眞成千古之恨了，那敢不緊緊跟隨。

慚愧，那婕妤在前，飄然從容，他雖未落後，却絲毫不敢怠慢，驀然間，奇景出現了，宛若海市蜃樓，雲端現出一座宮殿來。

雲端，遠處是雲海，近看却是白雲幻彩，冉冉飛騰，乍然一見，那宮殿也似在冉冉飛騰一般。

原來那東昇的旭日在沉浮，乍現倏隱，當然沉浮的不是旭日，而是雲海在翻騰，是以白雲也幻出繽紛的彩色，亦倏隱乍現。

蕭郎才知醒來處，並非在玉離宮中，而且遙隔着一段雲路。

那婕妤遙指那雲端隱現的宮殿，道：「便是玉離宮闕，公子請諒，得入宮闕的，公子乃是第一人，更不要說住宿了，公子昨晚所居，乃是玉離宮別苑。」

陡然間，恰似幻彩由淡而濃。蕭郎眼前陡然一亮，同時感到一陣窒息。

天魔女。

如何不是他一睜開眼來，不，即使在睡夢中，也在想着天魔女出現在他眼前。

天魔女身上穿的不是衣裳，而是彩雲，不不，是以彩雲爲衣，那日在西子湖邊，初見天魔女現出眞面目，已似天人驚艷了，而今雲端相見，披上彩雲的衣裳，更加美絕人寰，不不，該說美絕天上。

那婕妤道：「公主何來。」

當然是天魔女與玉離宮主母女相認了，蕭郎就不僅是似醉如痴，更大喜，道：「恭喜，賀喜。」

那天魔女竟睨着他嫣然一笑。

蕭郎不是似醉如痴，是眞醉，眞痴了，相處半月，何見過天魔女這般嫣然笑過，那自是美得令他更醉，更痴了，不僅心兒躍，也瞪了眼兒，如痴如呆。

那婕妤道：「公主來得正好，我先入宮，稟報宮主，請公主陪同公子入宮。」

天魔女再笑更嫣然，只一揮手，誰也沒理會那婕妤已隱沒於彩雲深處

，已遠去了。

她！她怎麼了，她披上了彩雲的衣裳，只有他蕭郎才幾疑是天上，才驚訝天魔女美絕天上的，但他，他蕭郎可是舊時樣，這天魔女却似乍相逢，初相識，那嫣然的笑，像在她臉兒上凝結了，那明媚的眼兒，直勾勾地，春水不漾波，竟也凝結了一般。

但她脚兒却沒凝結，在轉動，她脚下彩雲在縹緲，是了，是彩雲縹緲，擁着她，身兒在隨彩雲飄浮，繞着他，雲在飄飄，她身兒也飄飄。

蕭郎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感到他的心兒也似在飄浮。

且慢，她是天魔女呀！天眞慧黠乃近於狡獪的天魔女，不用說，又不知她要怎生頑皮蠱惑。

好吧！那就讓她瞧吧！

彩雲在飛，因爲旭日終於掙扎着，跳出雲海了，把她繞身的浮雲，也渲染得嫣紅幻彩。

嘖嘖……嘖嘖！

蕭郎樂了，她裝得眞像啊，眞像是初相見，乍相識哩！哈！笑在唇邊，心裡却在說道：「且瞧你這天魔女，你這可愛得愛煞人的天魔女，要怎生狡獪蠱惑。」

天魔女轉到他面前來了，她那凝結了的眼波，在流轉了，眞似春水漾波，美目盼兮，竟瞧得蕭郎臉兒也熱熱的。

「你……你……你就是……風流天下聞的……」

「蕭郎。」蕭郎說。

他眼珠兒一轉，眉光一挑，樂在心頭，却裝着驚愕，也說：「你可眞是……眞是愛煞人的，天眞又狡獪的小魔女，你這……」

相處半月，半月來眞是和她耳鬢廝磨，但從未放肆過，連她的手兒也沒握過一下，不知那來不能抑制的衝動，倏地一伸手，抓住了她。

啊呀！不料，她嚶了一聲，竟投入他懷裡來，好媚！好媚的眼兒，好紅，不，好紅，又紅得厚厚的唇兒，似櫻桃……

蕭郎心兒忽然一盪，因爲那櫻桃乍破，露出了丁香顆，湊近，更近了，直向他唇兒上壓來……

蕭郎霍地把她一推，跳過一邊，說：「你！你不是天魔女。」

那女郎，啊！公主，那公主冷不防，一個踉蹌，彩雲飛，激蕩得迴旋起來，在她身邊激蕩出彩波的迴流來。

好美妙的身法，就勢一盤旋，像被那迴蕩的彩雲流波扛着，站穩了。

非但一些兒不惱，反倒格的一聲笑，那眉兒眼兒也在笑，天魔女也有笑的時候，但那有這麼媚，說：「誰說我是天魔女。」

果然不是天魔女，當眞，那婕好叫她公主，還道是天魔女母女相認後的新的稱號。那麼，這必是長得和天魔女一模一樣的另一個公主了。

天下間，怎會有這麼相似的兩個人？唯一能分辨的是眼兒媚，笑得妖媚，還有，這公主的紅唇兒更厚些。

不不，這眞是另一個公主嗎？天魔女眼波若是流轉起來，流波必也能生媚，櫻唇若也微露丁香顆，必也唇兒厚些的，是不是……是不是裝出來的，因爲天魔女，也是蠱惑狡獪的小魔女呀！

蕭郎心想：可別上了她的當，不，不可能有這麼相像的兩個人。

蕭郎心下一狐疑，那眼兒也就亮了，道：「當眞，你不是天魔女，不過是……是小魔女。」

殺人不眨一下眼兒、金臉、血盆大口時，她也才是天魔女，頑皮及近於狡獪，蠱惑作弄人時，可就是淘氣的小魔女了，又道：「我才不上你的當。」

爲何他不自覺地，皺了下眉頭，再淘氣，再狡獪些，也倍增她的可愛，但似這般狐媚得更於妖媚，他可不喜歡了，因爲風流天下聞的蕭郎，其實並不風流。沒有再比純眞、天眞、堅貞的女郎更可愛的了，若眞是個堅貞天眞的女郎，即使假裝，也裝不出狐媚來，更不要說妖媚來。

她做甚麼，媚眼兒中微現驚訝，不言語，又轉着圈兒，把蕭郎瞧了又瞧，說了，道：「這麼說，你從未……從未和她親熱過？」

蕭郎的眼睛睜大了，眉頭也皺得更緊了些。

親熱，這樣的話，豈會出自一個天眞姑娘的口？

「那麼，是眞的了。」

啐了一口！她竟啐了一口，又道：「原來你不過是浪得風流名，甚麼天劍風流，不過是……是個銀樣的蠟槍頭，原來一些兒不解溫柔。」

原來，眞不是天魔女，蕭郎舒了一口氣，皺了的眉頭，又開展了起來。

「原來你眞不是小魔女。」

她不知蕭郎爲何喜歡，但她却也喜歡起來，再笑，不是嫣然，而是更妖媚了，道：「誰說我不是小魔女，這玉離宮中，人人都這麼叫我，雖不敢當面叫，但我知道，背地裡，都這麼叫我。」

他知道，東海神山中，上上下下的人，才叫夷光作小魔，天魔女可是江湖中人這麼叫的，那知這玉離宮中人，也上上下下叫這公主小魔女，天下間，怎會有這麼巧合的，人已相似十分了，連綽號兒也相同。

他再不懷疑了，即使這公主也叫小魔女，但相對久了時，容貌嬌美雖無差別，風姿情態，却是顯然有別的，一股沒來由的喜悅上心頭，蕭郎又長長地舒了一口氣，因爲天魔女，她的天魔女，仍是純眞、天眞、堅貞的。

陡然間，激蕩彩雲暴捲，就在他舒氣，微一閉目的瞬間，臂上一緊，已被她挽着了。而且把頭靠在他肩上，仰着臉兒，爲何喜孜孜？

「雖然你浪得風流，我可更喜歡你了。我也明白了，人家叫你天劍風流，不過是你的模樣兒風流，你可知道，你眞……愛煞人。」

「你……放尊重些。」

蕭郎急掉頭，躲開了她湊上的櫻唇。

就在這瞬間，忽聞有聲入耳，說道：「可是你又胡鬧，夷姝，快帶他進來。」

是一個女子的傳音，原來這公主名叫夷姝，只見吐了下舌頭兒，低聲在蕭郎耳邊道：「是我娘，就是……玉離宮主。」

忽然放開手，跑了，現在，她全身從彩雲中湧現了，原來跳到一塊屹立的山石上，高出彩雲上，回頭招手，叫道：「蕭郎，來呀！」

抖落了身上的彩雲，那跳出了雲海的旭日，却又爲她披上朝霞，原來她羅衣潔白，是以也隨景色變幻。

蕭郎不敢怠慢，跟隨着夷姝，那遠看在虛無縹緲間的玉離宮，近了，雖仍有殘空飛絮，却已更清楚可見了。不見宮殿，蒼松掩映中，惟見樓閣亭臺，更近了，亦無金碧輝煌，端的離宮如玉，雅超凡俗。

忽見四個綠衣女子飄然迎來，站在白玉階下，當先一個道：「宮主在翠微閣，請蕭郎進見。」

那夷姝忽然一回身，蕭郎忙不迭退了一步，生怕她又來挽臂而行。

夷姝抿嘴一笑，對那四個綠衣女一揮手，道：「知道了。」仍然退了一步，在蕭郎耳邊道：「原來你眞是個銀樣的……」

蕭郎生怕她又放肆，忙拱手道：「公主請。」

夷姝噗嗤一聲，笑道：「蠟槍頭的羞郎，來呀！」

轉身跑了，四個綠衣女在抿着嘴兒笑，笑得蕭郎臉兒也紅了，慌忙快步跟隨。那夷姝却早已一溜烟，去無踪影。

傍邊兩個綠衣女轉出前導，兩個在後跟隨。那玉離宮不僅在雲海之上，而且在蒼松映掩中，那色調天然，幾與周遭的景色渾然一體，若是稍遠些，便難看出了。

蕭郎心下暗想：「先前所料，必然不差，這玉離宮高出雲海之上，不僅與世隔絕，便是有人無意間闖上山來，非到近前，也是難以發現的，難怪不爲世人所知了。」

不知轉過了幾處樓閣亭臺，驀見一塊豎立的雲石上，有翠微閣三個大字，抬頭一看，可不是眼前有閣，當眞是蒼蒼垂翠微，眼中有閣，乍看亦如無閣，端的不隱而密，匠心獨具。

只見身後的兩綠衣女搶前，與前面的兩個分立門邊，齊聲道：「蕭郎請。」

蕭郎渾身不自在，忙看時，原來那翠微閣外看似草堂，裡面佈置却是高雅，潔几明窗，正面有榻，古雅人間所見，當中端坐一中年女子，玉膚花貌，傍邊倚偎而坐，坐着兩個白色羅衣的少女。

蕭郎怔着了，愕然睜大了眼睛，那一個天魔女夷光？誰又是夷姝呀？

明知當中坐的必是玉離宮主，一時間，竟忘了參見，而且，乍然一見之下，榻上的三個女子，皆是一般的玉膚花貌，只不過想當然，當中坐的是玉離宮宮主而已。忽然想起昨日舟中那些女子所說，見到夷光，幾疑是玉離宮主了，當眞，不但兩個姑娘長得一模一樣，而且母親與女兒也相似如此！

那玉離宮主顯然已知他愕然之故，含笑道：「你們不要作弄他了。」

忽聽右邊那女郎格格一笑，道：「先前在外的雲路上，他可不是把我認作姊姊了。」

蕭郎才知她是夷姝，罕見露出笑容的天魔女竟也笑了，這邊的另一個，當然便是天魔女。

蕭郎這才忙上前，躬身一揖，道：「蕭朗拜見宮主。」

夷光道：「娘，其實他姓蕭名朗，只因音近，是以人家把他叫成蕭郎了。」

「娘，」夷姝抱着她的胳膊說：「我原以爲他當眞天劍風流，其實他浪得風流名，娘，你瞧呀！他臉兒上不是又臊紅了。」

蕭朗可不是想到雲路上的情景，臉兒紅了。那玉離宮主臉色一沉，一沉之下，頓露威儀，便那夷姝也嚇得聳了肩，躲在宮主側後，吐了下舌兒，衝着蕭郎，扮了個鬼臉。

蕭郎皺了下眉頭，却心想：也許她天性活潑，行動放肆些，其實不失純眞本性。

玉離宮主悠悠一聲輕嘆，側面對夷光道：「自那日發生不測，我身受重傷，命在頃刻，匆忙把你放下海面，幸上天見憐，你能獲一綫生機，却不料娘絕處逢生，得救回宮，自此對你這妹子，不免加倍疼愛些，自幼便把她寵壞了。」

蕭郎心想，原來一切果如所料。但人家的不幸遭遇，怎能問得。

正奇怪這玉離宮主竟不命坐，甚至並未設坐，只見那婕好自傍轉出，道：「稟宮主，酒筵已備。」

那宮主才轉向蕭郎，道：「夷光兒多承相助，得以回宮，令我母女得以散而復聚，劫後重逢，只可惜我這玉離宮，從不接待男賓，特設酒筵餞別，聊申謝忱，我行動不便，不能相送了，但有一事相懇，我這玉離宮與世隔絕，不與外界往還，你下山後，休向他人告。」

蕭郎忙拱手道：「玉離宮人間天上，雲路渺茫，蕭朗不過夢遊離恨天外，覺來何處追尋，請宮主放心。」

玉離宮主點頭道：「蕭郎你若非智慧過人，夷光兒豈能重回我懷抱，其實不用我叮嚀，你亦會爲我隱密了，他日必當重謝。」

蕭郎道：「不敢，但不知……」

他目光落在夷光身上，玉離宮主便已明白他的意思了，接口道：「我母女久別重逢，自當盤桓些時，他日有緣，豈無相見之日。」

蕭郎頓覺失落了甚麼，那別緒離情，登時湧上心頭。但人家母女重逢，天魔女原本就是爲尋訪親生的娘而來的，他雖受白娘子之託，只不過是助她尋親，而今既已尋到了，可說已不負所託，人家玉離宮主已言明了，他還有何留戀不捨的，何況人家這玉離宮，也不容許他這男兒留戀不去。

那婕妤已道：「蕭郎請。」

蕭郎與天魔女半月耳鬢廝磨，那知即將別離，能不依依，但他不禁黯然，那天魔女在娘身邊，只有孺慕之情，毫無惜別之意，甚至臨別亦不多瞧他一眼。

難道，他已對天魔女生了情愫？

誰又不愛？誰會不愛，天魔女是那麼美，那純眞、天眞，更堅貞，從自然中來，不，簡直與自然渾爲一體，她也是自然了，在她身邊，連他也自然而忘我，令他也回到了自然，相處日久，她那曾經被他視爲可怕的缺點的，盡皆成至眞、至善、至美的優點了，對於那些死有餘辜的江湖敗類，她才是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面對善良，她却成了化人的天仙，就像現在，那孺慕的親情流露，她心裡、眼中，再沒有他人存在了，她非但不是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甚至不是美絕人間的夷光，簡直成了個沒長大的，在娘身邊的孩兒，他不知自他進入翠微閣後，曾多瞧過他一眼。

「蕭朗別過宮主。」

他躬身一揖，竟也不曾令夷光的眼兒離開她娘，也不曾多看他一眼，半月相處，耳鬢廝磨，難道都成了消散的煙雲？

玉離宮主含笑，微微點了點頭，說道：「請緊記我言，飯後便即下山，不送了。」

蕭郎豈僅感到失落，心裡更酸楚，黯然道：「惆悵舊歡如夢，覺來無處追尋，離恨天涯已遠，何況離恨天外，便眞有離宮在，高處亦不勝寒，宮主請放心。」

那玉離宮主忽然微皺了眉頭，迅速瞟了他和夷光一眼，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只揮了揮手。

蕭郎黯然跟隨那婕妤走了出來，那夷光豈僅無一句惜別之言，他不好意思回頭，也怕回頭，但到了門口，仍不禁回頭望了一眼，罷了，那夷光甚至連目送也不會。

那婕妤在他耳邊道：「公子請。人間多離恨，何況離恨天，公子多情，奈何多情自古空餘恨，請這邊來。」

所經之處，莫不是蒼蒼垂翠微，小徑不僅通幽，而且迂曲，明知天魔女此刻心中，再沒有他的存在了，仍戀戀回首，那知一回首，登時呆住了！

分明只走出二三十步，那知回首已失了翠微閣的所在，唯見古松蒼蒼，雲絮縹緲。

那婕妤在前停步相待，道：「公子不用驚奇，這原是離恨天，相思如夢，世事不也如這白雲飛絮。」

「難道……這眞是夢裡？」

「似幻還眞，眞其實幻，公子，你就作爲一場夢吧，請來，酒筵已備。」

原來她身後是一處別館小閣，閣中已陳設了一桌酒筵，綠衣女往來奔走，皆點地無聲，竟似脚不沾塵，今早醒來，他已見過了，明知這些綠衣侍女，皆有一身超絕的武功，不，莫非！這眞是夢裡？或者，這不是人間，而是天上神山？

那婕妤道：「公子請入座，雲路迢迢，公子宴罷，請早上路。」

即使他腹中饑餓，桌上菜餚數碟，莫不精美，離情別緒滿心中，他又豈能下咽。

只見那婕妤執壺，給他滿斟了一杯酒，那酒色碧綠，登時異香滿閣。

婕妤道：「此酒人間罕有，宮主感蕭郎助她母女重逢，無以爲報，特敬上此酒，雖非瓊漿仙釀，却能有助功力，益氣輕身。」

蕭郎心中一動：玉離宮人，連這些年紀不多大的綠衣宮女，皆有一身絕頂輕功，莫非便是此酒之助？還有……

蕭郎苦笑道：「不知可也能助我進入夢鄉？」

那婕妤笑了，道：「公子果然聰慧過人，但請放心，絕無惡意。」

人家這般款待，那會有惡意，昨日……現在他已懷疑，是否天上方一日，人間已千年了。在舟中只不過吃了一塊香甜的糕餅，醒來却已身在離恨天上，只怕這酒一飲，醒來反已在舟中了。

但這不是更好麼？醉裡不知身是客，也不再苦愁煞人的別緒離情。

「請公子慢飲。」

蕭郎却一仰脖子，把那杯異香碧綠的酒飲了，頓覺眼前浮現出朵朵鮮花，花在盛開，更璀璨了。他明白，不是花，是一張張的笑臉。

那鮮花般的笑點在漂浮，漸漸，漸漸模糊了。

是酒色的碧綠？還至玉離宮闕，蒼蒼垂翠微？

都不重要了，因爲他已進入了睡鄉，在夢裡。

* * *

他醒了。

原來黑甜鄉，亦是溫柔鄉，多甜美的睡眠。

「蕭郎，蕭郎醒來。」

多嬌嫩，多甜美的聲音，像在歌唱。

甜美，他感覺到只是無比的甜美，是那嬌嫩甜美的聲音把他喚醒來的嗎？

在他的腦裡，在心中，只有甜美，除了甜美，就只有空白。他不想，也捨不得睜開眼來。

這一定江上舟搖？是呀！曹娥江，這一定是在曹娥江上的舟中。

那心上的一片空白，漸漸，漸漸顯現出來了，一張美麗的笑臉，悄生生顯現出來，更清晰了。

天魔女，是！愛煞人的夷光！

現在，陡然間，一切一切，都記上心頭，回到了心頭。

首先，他記起了江上的彩舟，那宛若全裸胴體的少女，離恨天，玉離宮闕，顯現出來了，碧波在蕩漾，不，是碧綠如波的酒。

他記起來了，那異香碧綠的酒一下肚，眼前的笑臉，便成了朵朵鮮花嬌艷，就是那樣，他醉卧花蔭，進入了溫柔鄉一樣的黑甜鄉中。

這必是江上舟搖，必是又回到了曹娥江上。

那麼……這這……嬌嫩甜美的聲音，若非……是……天魔女，可愛的夷光又回到了他身邊。

不，這不是夢裡，那嬌嫩甜美的聲音又在呼喚！

「蕭郎，醒來呀！」

他的心兒在劇跳，不不，若是夢裡，睜開眼來，夢，豈不醒了，醒來還往何處追尋。

多溫暖，不，是香軟，又多滑膩，他感到那如蘭的吐氣，那直噴到他臉上來的如蘭吐氣，令他窒息，那心兒跳得更厲害。

他明白，是香腮貼在他臉上了，還在輕輕地搓揉，可眞……眞是天魔女？

忽聽格的一聲笑，啊呀！她一定在他臉上親了一下，說道：「原來你這麼壞，我知你醉啦，你雖喝了滿滿一杯兒，但一個對時，也會醒來的，哎呀！你壞死了，你不睜開眼來，我也見到你的眼珠兒在轉。」

啊呀！好癢，蕭郎再也忍不住了，大大地打了個噴嚏，睡着的身子也幾乎跳了起來，眼也睜開來了。

可不是天魔女麼！

天魔女格格大笑，從他身上跳了開去。

忽然間，蕭郎摸着臉兒，怔着了！

適才不是他軟玉溫香抱滿懷，而是被她……她抱滿懷，而且……而且用她的香腮，貼着他的臉兒，而且還……還親了他一下。

她眞是天魔女嗎？

一般的雲想衣裳，一般兒的花容玉貌。

「你眞是……天魔女？」

半月相處，起坐相隨，眞個是耳鬢廝磨，那天魔女只是一派純眞，天眞，而面對着她那聖潔的純眞天眞，他非是不解溫柔，但奇怪，却也從未生過遐想，更無激情，但離恨天悲離恨，他才明白，他有多愛她了。

他多想天魔女也像他一樣，對他也柔情萬縷，但她，面前這個一般的的雲想衣裳，一般的玉貌花容，眞是天魔女嗎？會不會是夷姝？

她怎麼了？嘴兒噘了起來，道：

「你說，我是誰，原來你你……」

「天劍風流，原來你浪得風流。」

若她這麼說，他就能分辨得出她是誰了，是天魔女，還是夷姝。

但她沒說，她又是怎麼啦！竟也會哀怨。

「哎呀！我明白了，原來天劍風流，你一定另有了心上人，你把我當作是她了。」

蕭郎叫起屈來，急道：「我沒有呀，這幾年來雖在江湖闖蕩，但天涯浪跡，那會有心上人，若有，那就是……」

「是誰？說呀！」

「那就是你了。」

蕭郎鼓起勇氣，衝口而出，臉兒熱得發起紫來。

那麼，她眞是天魔女了，是了，也像他一樣，自離恨天一別，他才知道，有多愛她，她必然也相同，他離開了玉離宮，必是才知少不了他，不願和他分離，不但心中有了情，而且激情如火，這才像適才，不不，那不是放蕩，而是情眞愛眞，是發乎情呀！

蕭郎認定她眞是天魔女了，那被壓抑的情愛也像泛濫的江河，忽然衝前，一把將她摟在懷裡，摟得那麼緊。

「哎喲！」她帶笑的聲音，叫道：「你摟痛了我。」

「我怕你離開我。」

「但先前……」

蕭郎又把她緊摟了一下，道：「我以爲又是……是你那妹子，那……那……」

「那放浪的夷姝。」

「噯唷，你！你爲何咬我。」

她可不是在他臉兒上咬了一口，眞把他咬痛了。他放開摟着她的手來，一摸！竟摸到了齒痕。

好痛！好深的齒痕！

他笑了，愛的醇醪不僅醉人，而且更亦自醉，他陶醉地笑了，當眞，愛在心中，心中有了愛，打就是心疼，罵也就是愛，當然，這就是愛極了他的明證。

他陶醉地笑了，若是咬得更痛，齒痕兒更深些，他一定更陶醉了，因爲齒痕兒有多深，愛也有多深呀！

她是天魔女，殺人，就不眨一下眼兒！

她是小魔女，頑皮，淘氣起來，就近於狡獪。

她是愛的魔女呀！愛起來，當然這般火辣辣。

即使愛的醇醪不令他眼痴迷，他亦不懷疑她不是夷光了，殺人，頑皮，她是魔女，愛人，當然也是愛的魔女呀！

他未入過情場，却又混跡過歌舞場，如何不知愛之深，妒也有多深。

他想歌唱，歌唱這火辣辣的愛，想大聲詔告，詔告天下！天魔女，小魔女，愛煞人的夷光，這麼火辣辣地愛他，深深地愛上了他。

他醉了，笑了，眞是如醉又如痴，一雙手伸了過去，玉指纖纖，那麼柔軟又白晰的柔荑，輕輕，輕輕地撫着他臉上的齒痕說：「咬痛了你麼，痛不痛呀？」

柔荑柔，無限憐惜的聲音似歌唱，也那麼軟柔。

怎會痛啊，即使痛在臉上，也甜在心裡呀！

「你們長得多像啊，眞一模一樣，初時，我以爲不是你。你這愛煞人的小魔女，這怎能怪我呀，她……投入我懷抱來，那會有那樣妖媚的眼兒……」

撫摸着他臉兒的柔荑，怎麼停住，不撫摸，而且！縮回去了？

「我愛的是你呀！」他醉醉痴痴地說道：「我只愛純眞，天眞，發乎情的堅貞的夷光。

啪的一聲，啊呀！一巴掌打在他的臉上，而且是仍然痛痛的齒痕上，如何不痛上加痛，她那纖纖柔荑，竟有這麼大的力道，自然不奇，但愛之深，也不能打得這麼重呀！

血！不怪嘴裡甜甜的，原來是血，總算沒打落他的牙兒。

她跳開去，眼兒不是妖媚，那是邪惡與憤怒的目光，臉也不泛桃花，而是火樣紅。

「我問你！」她憤怒，咬着牙兒道：「我和她一般的模樣兒。同年同月同日生，爲甚麼你愛她不愛我！」

「她眞恨的切齒咬牙！

現在！現在他眞認出，分辨出來了，她是夷姝，不是夷光，他深愛的，天眞又堅貞的夷光。

他又再一次認錯了。

「原來，又是你！」

退一步，驀可裡一跺脚，脚下也驀可裡一搖晃，原來眞是在舟中，舟是原來的舟，當然已在曹娥江上。

從愛的醇醪中醉醒了，也加倍惱怒，他想告訴她，愛的纏綿，那是發乎情的繾綣，沒有愛的放浪，那就是淫蕩，但他說不出口，只能說道：「姑娘……」

「呔！玉離公主。」

「好吧，玉離公主，分別在情之所鍾，情有獨鍾，姑娘……啊！公主，天下多的好男兒，憑公主妳花容玉貌，超人武功，何愁無如意郎君，何苦……何苦要苦苦纏我。」

「你愛她，不愛我，我就是不服氣，我我……偏要愛你，也偏要你愛我，偏要……」

蕭郎抹去嘴角流出來的血，不用水面照影，他也感覺得到，他那痛楚又痳木的臉，一定已腫了起來，惱恨得他咬牙，啊啊！一咬牙，就是一陣劇痛，天啦，這女人，只不過因爲不愛她，竟這麼狠心，下這樣的重手。

現在，他更可分辨得出來了，天魔女殺的是死有餘辜的賊子敗類，即使逞强好勝，向他挑戰，憑她那身法的奇詭怪異超絕，即使他曾激怒她，可也不曾對他施過這般重手，比較之下，這夷姝才眞是邪惡的魔女。

而且是放蕩得近於淫蕩的魔女！

她在做甚麼呀？側着臉兒，聳着耳！

蕭郎也聽到了，是簫聲，簫聲咽，江上舟搖，水波在蕩漾，那簫聲雖隱隱，但聽來也倍覺淸越。

她！這魔女夷姝，臉上突然變了色。

「偏要，偏要你，記住了，今兒暫且放過你，也偏要，偏要你愛我。」

倏地一扭身，多嬌俏的身子兒，蕭郎登時目瞪口呆，天魔女的輕功奇詭絕倫，簡直到了白日幻形的境界，不料這魔女夷姝，也這麼超絕，看似冉冉踏波而行，不料眨眼已到了岸邊，那衣褲飄飄的白影，小了，更小了，最後一點白影，在岸邊遠處的林中，消逝無踪！

蕭郎倒抽了口涼氣，初下黃山時，自以爲無敵天下，那知東海白娘子已是神仙中人了，天魔女令他心生愧慚，不料便這魔女！這個魔女夷姝，若論輕身功夫，也自愧不如。

魔女，想到魔女，他就不覺自皺了眉頭，任她武功再高，輕功高絕，出沒無常，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分辨不出誰是夷光，誰是夷姝。

不錯，她的眼兒，即使她們一般的玉貌花容，一般的雲想衣裳，天魔女的眼兒絕不會出現嬌媚，除了殺人的凌芒便是坦誠的純眞，甚至一縷情絲兒也沒顯露過，在天魔女身邊，即使和她鎮日耳鬢廝磨，他心裡從沒生過蕩漾的微波。也許，這正是天魔女的可愛，令他摯愛之處。

對，眼波，今兒後，這魔女若再假冒天魔女出現在他眼前，就瞧她的眼睛，只要流露出一絲兒姣媚，他就分辨得出是誰了。

他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還有甚麼不明白的，那簫聲必是召喚她的聲音，必是他失去知覺後，被送回這小舟來，她也暗地裡跟了來，玉離宮走了夷姝，立即發覺，當然是派人追了來。

適才這夷姝一聞簫聲，立即臉上變了色，可是那玉離宮主親自追來嗎？這麼個刁蠻的魔女，還會怕誰呢？

現在，他有時間坐下來想了，江風輕吹，小舟在蕩漾，任那小舟順流而下。

玉離宮虛無縹緲間，何處離恨天，必不甚遠，去時是綵舟行，可知必有水路相通，何況那仿若全裸的白色緊身水衣的女子，分明水上功夫訓練有素，那玉離宮，離恨天，必然也近水了。

但也不是海上，因爲那綵舟並非海船，浙中多名山，曹娥江南有天台，但無水路可通，再南有天台，括蒼、雁蕩，但即使是南北兩雁蕩，亦不近水路。

驀然間，眼睛亮了，既是名山，便多遊人，又豈能隱密，還不爲世人所知。

他眼睛中，只有浙西的仙霞嶺，而且西南更連接武夷。

武夷山！夷光，夷姝，不也有一個夷字，是否有關連？必有關連。

他興奮得跳了起來，忘了身在舟中，舟在江心，在順流而下，那小舟驀可裡一側。

不愧是天劍蕭郎，倏地獨立金雞，舟搖，人不搖。

「好！」

蕭郎一怔！有人在叫好？

霍地一滑步，氣沉丹田，力墜千斤，那搖晃的小舟登時平穩了。

舟中那還有人，何況舟在江中，在順流而下，離岸少說近岸的一邊，相距也有十數丈，只有他一人，獨抱一江岑寂，但分明有人叫好，而且，是一個脆嫩的嬌聲，絕不會聽錯。

他怔住了，莫非，除了那夷姝，另有人也跟了來？

但，人呢？

誰說天劍風流，是浪得風流，雖然辜負了滿懷的軟玉溫香，一旦發現懷中人是夷姝，不是夷光，他絕不假以顏色，饒是一般的玉貌花容，兩不分的容貌，那美目盼兮的目中，嬌媚一顯現，那懷中的溫香，立即成了懷中的蛇蝎，立即拒之千里，其實這才是眞箇天劍風流，這才是：情有獨鍾，至情至性的眞風流。

是了，一旦和夷光，這可愛的天魔女生分了，他才知道，對她已多情深，情深得念念不忘，已不在身邊，却也仿若在身邊。

是了，那半月的朝夕相處，不只一次，天魔女偶然也讚一聲：「好！」因爲發乎眞誠，莫不令他飄飄然而陶醉，已深入他心中。

是了，那脆嫩的聲音，如何不是天魔女的嬌聲。

是了，必是埋藏他心深處的嬌聲，發自他的心深處，就有如相思深且苦，已不在他身邊，也仿若在身邊一樣，那心中的嬌聲，也到了耳邊。

原來天劍蕭郎，眞箇天劍風流，至情至性，情操高潔的眞風流。

他遙望雲天，何處玉離宮闕？應在虛無縹緲間，當眞離恨天，多離恨。

玉離宮主的話聲，又回到他耳邊，他日若有緣，豈無相見之日，他日？他日是何年？又是何日？

爲何他不珍惜那耳鬢廝磨日夕相對的好時光，爲何雲天已杳，離恨天外，他才發覺他是如此情深的，深深地愛她？也許，若不是夷姝投入他懷抱，不曾把夷姝當夷光，把她軟玉溫香抱滿懷，也許他壓抑的情懷，那情愛的狂瀾，還不會迸發出來。

不，他知道的，他早已深愛她了，又如何會不愛呢？當他知道殺人不眨眼的天魔女，除惡其實即是行善後，不僅可愛，而且令他生敬了，由敬也增愛；而當她本性的眞誠流露，流露出赤子的純眞，活潑潑的天眞，又那麼聖潔的天眞，他也才明白白娘子口中的「狡獪」，原來是至高的讚美時，又如何不令他愛煞。

但她又是那樣令他害怕，因爲他只從她的眼中，見到過嫉惡如仇的稜芒，活潑潑的赤子的純眞和聖潔的堅貞，從未顯露過一絲半縷的柔性，那麼，即是他眞情的流露，會不會冒犯她呢？愛她，更怕的是失去她，生怕一旦被她誤會，一旦被激怒，她眼中就會立現稜芒。

直到！直到夷姝投入她懷中來，而他又錯把夷姝當夷光。

也許，他早已在盼望，這一天，那一刻的來臨。

蕭郎深深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也悠悠地，悠悠地嘆了一口氣，離恨天杳，一舟空寂，滿懷的離情，任那小舟順水漂流，不勝的惆悵與悲愁，他躺在舟中，仰望隱隱遠山上縹緲的低壓的浮雲……

且慢，那不是遠山隱隱，而是房屋鱗次櫛比，原來小舟已漂流到了一個城鎮。

這是何所在？他坐起身來，立即認出來了，原來已到了曹娥。

江以曹娥名，此鎮亦名曹娥，與虞城對江相對，他和天魔女夷光，便是在此買舟泛江的，如何會不認得，而且知道下流便是錢塘江口了。

錢塘道上來，那山處的青山，小孤山的樓外樓，濃壯淡抹總相宜的西子相畔，斜陽畫出的南屏，處處綰住着他的回憶，因爲都留下了天魔女可愛的芳踪，柳絲的婆娑，吐艷的嬌花，都爲他幻出那難忘的倩影。

睹物已思人，更何況這曾和她耳鬢廝磨的小舟，留下更多相思苦。

爲何不任那小舟載將愁去，蕭郎脚下一點，小舟漂向江心，他也登了岸。

（未完・三）

上文提要：百明方丈近年來煎熬於生死之間，早感生不如死，經過張四姑勸說，才打消求死念頭，說出解毒方法，在江楓等的協助下，姑且一試藥方；藍鳳派迎春前來通知青鳳，說教主將於明日中午率領其餘三宮前來少林寺，與他們一決高下，吟雪知道這個消息後，冀求百明方丈早點解去奇毒，使張四姑有暇指揮明日大局，她自己便可以專心留在江楓身邊協助他行事……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臥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方丈慨贈名劍　挽救江湖危機

吟雪道：「這武功要講求一笑勾人魂，再笑取人命，上乘內功通醫道，只是我生具素心，不尚風流，才保有處子之身，可惜的是，一出道就遇上江郎，這一身魅惑眾生的天狐技藝，無法在江湖上展現了。」

「說的也是啊！我是女人，而且也算是相當漂亮出色的女人，有時候見妳笑得動人，恨不得身化男兒，抱妳入懷。」

「那可不行，妳是姐姐，還可以親近一下，化作男兒，」吟雪笑道：「碰一下就血流五步，小妹可已是名花有主，我走了，記着我的話，別在吟霜面前露了口風。」

一轉身，忽然消失，好快的身法，她是存心露一手，讓青鳳心中有數，打消爭死之念。

望着吟雪逝去的背影，青鳳感慨、敬佩，交集心頭，這個小美人啊！人乎？仙乎？

* * *

百明老方丈終於渡過了除毒的過程，本已清瘦的老和尚似乎更瘦了一些，幾個時辰的醋熱蒸騰，幾乎濾乾了老和尚身體內的水份。

抬出蒸籠，老和尚全身赤紅，有如蒸熟的蝦子。

但他還有氣息，而且氣息不弱，數十年修練的精深內功，已具有了超異常人的體能。

張四姑取下老方丈身上三十六枚金針，低聲道：「江楓，助他舒通經穴，看樣子，他體內的各種奇毒已被逼出，現在，他太虛弱，恐怕沒法子自行運氣調息，我去看看吟雪。」

七寶和尚低聲道：「張姑娘，要不要留個人……」

「要，梅花留下來，我們去和吟雪研商對敵之策，」張四姑笑道：「江楓，老方丈調息過來，相信會有指示，你要耐心等候。」

江楓點點頭，盤膝坐下，右掌抵在百明大師的背心上，內力源源而出，先由弱始，逐漸增强。

梅花悄然移步，步到了江楓身側。

目睹老方丈的氣息漸復正常，張四姑才舉步離去。

梅花轉動了一下靈活的大眼睛，打量了四週一眼，發覺四個原本分守在房內屋角的和尚，竟隨着張四姑的身後行動，兩個在門口停下守護，兩個出室而去。

原來，四個百字輩的高僧，既負有保護方丈師兄的責任，也有着暗中監視張四姑的用心，眼看方丈渡過劫難，已確定別人是眞心幫忙，暗叫了一聲慚愧，離開廚房。

梅花沒有阻止，也未多問。

她明白雙方目下的關係十分微妙，既是存亡相依之局，又未建立起完全互信的友誼。

江楓功力深厚，又明白經脈氣血

運行之理，內力運送，恰到好處，效果非常顯著，一刻工夫之後，老方丈臉上已見血色，已可配合江楓運行眞氣。

只不過頓飯工夫，百明方丈忽然開口說話，道：「行了，老衲已經可以自行運氣調息。」

「老方丈內功精純，江某好生佩服。」站起身子，接道：「請自作調息，我再助大師一臂之力。」

「不！大戰一觸即發，江施主不宜再耗消體能，」老方丈道：「藏經閣千手觀音佛像的蓮花座下，隱藏了春秋歐冶子為越王鑄造的五大名劍之一，劍名勝邪，雖然排名第三，但仍具切金斷玉之利，就送給施主作為禦敵之用吧。」

江楓呆了一呆，道：「越王五劍，湛盧、巨闕、勝邪、魚腸、純鈎，相傳為千古神器，江某何德何能，怎敢據有？」

「寶劍贈烈士，紅粉送佳人，勝邪寶劍已埋藏於少林寺中數百年，算上老衲，已傳歷八代方丈，」百明大師道：「都覺它鋒刃太利，不宜出現江湖，實是明珠蒙塵，寶劍入鞘，再不讓它破土而出，很可能永無再現江湖之日了，如今武林大限關頭，正是出土時機，老衲以利器相贈，助施主挽救江湖大劫，也算是為武林同道盡份心力，江少俠不用再推辭了。」

江楓心中忖思：我御劍技藝未成，雖有神器為助，只怕也難發揮出奇效功能，但至少可增强我十倍抗敵的能力，不宜推拒了。當下抱拳一揖，道：「多謝方丈贈劍恩情，江某誓將全力赴敵，不除羣魔，戰死無悔。」

百明方丈淡淡一笑，道：「戒律院內橫樑之上，有一嵌入的玉盒，內有十二顆九陽神丹，雖無除毒之能，却是療治傷勢的聖品，請轉交張姑娘全權處置，她是醫道高手，施用之法，用不着老衲說了。」

言罷，閉目調息。

可眞是大船破了也有三斤釘，這少林寺中的藏珍，無一不是罕世奇品，只恐還有餘珍在寺，老方丈不肯再說出來了。

張四姑似乎早已胸有成竹，囑咐江楓助百明運氣行功，還要他耐心的等候指示，有心打老方丈的主意啦！

江楓眼看老方丈已運氣自如，也不多留，攜梅花離開廚房。

張四姑料想到老方丈必有寶獻，可也未想到竟是有一把春秋寶刃，實是喜出望外，但她心思細密，先找到「戒律院」住持百忍大師，說出老方丈要贈送一件禦敵利器，卻未說明是甚麼物品，由百忍大師陪往藏經閣，在千手觀音的蓮花座下起出了一把古劍，劍未出鞘，鋒芒不露，就交給了江楓收藏，又往戒律院橫樑上找出玉盒，這一次卻當場啓開，數出十二顆九陽神丹。

少林僧眾只看一把斑銹處處的青銅劍鞘，卻不知那是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

既是老方丈贈與江楓之物，百忍也未多問。老方丈還不能主持寺務，百忍是暫代方丈職務，辦完事就趕回達摩院督促僧眾演練陣法，溫習武功，吟雪已傳告出明日午時，强敵壓境的訊息。

少林僧眾毒害解除不久，心中積忿仍存，達摩院中羣僧都在埋頭苦練，心神專注，鴉雀無聲。

天雖未黑，百忍大師已命僧侶豎起火炬，準備連夜加勁，迎接明午之戰。

* * *

張四姑走回居處，才長長吁一口氣，掩上房門，笑道：「江楓，拔出劍來，瞧瞧看年幼時聽過這些傳說，可是從來沒有見過，老實說，我心中還有些不太相信呢！天山寒鐵為鐵中之最，也只能練成尖銳之物，才可透穿金石，破人氣功，長過三尺的鋒利之劍，如有切玉削鐵之能，那眞是神器了，江湖上的寶刀、寶劍，傳說很多，大姐卻從未親眼見過，今天要大開一下眼界，也要証實一下，江湖傳言是眞是假。」

江楓手按機簧，波的輕響，劍刃彈出三寸。

一股冷森的劍氣已然散佈全室。

大和尚一直沒有說話，但卻伸長脖子看，一臉專注神色，心中的期望，絕不在張四姑之下。

這種千古名劍的傳說聽得可是多了，但是從未見過，這些事已成了武林中無法証明的公案，說它沒有吧，卻史書載記，傳言鑿鑿，說它是眞的吧，為甚麼百多年來從來沒有人見過？

尤其像酒肉和尚七寶僧這樣的人，走遍了江湖各地，深入西域、南荒、東海、北疆，閱歷之豐，天下很少人能夠及得，但他對寶劍好奇之心，竟是不在張四姑之下。

原來，大和尚心中早已暗暗立志，要找出一把寶刀或是寶劍，作為迎戰羣魔之用，如無斷金、切玉的利器，要殺死夏天同這樣成就的人，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他奔走數十年，卻一直心願難償，他走過北京、揚州兩處全國聞名的古董商，也看到一些利器，利則利矣，可沒斬斷金鐵的能力！

所以，大和尚心中的期望，比之張四姑就更為熱切了，只是深藏於心，未說出口。

勝邪劍離鞘而出，立刻感受到有一股劍氣在室中流動，帶着一絲絲侵人的寒意。

劍身上似被一層雲霧迷濛着，室中沒有光源，看不到瑞氣千條、金光萬道的耀眼劍芒。

「眞是一把好劍，是和尚這一生中

見過最好的劍，但不知是否眞能切斷金鐵，無堅不摧？」

「大和尚心中有疑，何不試試看呢？」江楓心中也有懷疑，忖道：「若要以本身內力貫注劍身之上，才能斷人兵刃，這把劍雖是把好劍，可就稱不得爲傳世之寶的神器了。」

「我和尚正有此意，不過，話要先說明白，要是一旦傷了你這寶劍，被撞個缺口出來，可不要怪我莽撞。」

江楓笑一笑，道：「如是一擊便打斷了這把劍，可作暗器施用，因爲丟了它有些可惜，至少，它是我所見過最鋒利的一把劍，但如和傳言不符，那可能誤導我受敵傷害。」

「說的是啊！好刀好劍，江湖上可也不少，找到天山千年寒鐵，請一個擅於冶金的名匠，花上三兩年，也不難淬製一把鋒利的好刀，金鐘罩、鐵布衫一類的外家氣功絕難抗拒，但能不能劈開內家罡炁、斷去敵人的護身兵刃，那就難說了，畢竟刀劍之類，大都是百鍊精鋼啊！」

大和尚滔滔不絕，就是希望張四姑也同意他和江楓的看法。

但張四姑只是微笑，不肯說話。

看樣子，她是同意了兩人的意見，可就是不肯說出來。

「好吧！我和尚一惡到底，毀了這一把千年神器，百年之後，再向歐治子面致歉意。」伸手取過了一根禪杖。那是少林寺中和尚用的兵刃，大和尚隨手取來一根，藏在張四姑的住房屋角，作爲張四姑迎敵時兵刃。

張四姑自然知道了，暗中稱讚酒肉和尚心細如髮。

因爲，張四姑雖以斷腸三劍馳名江湖，但大和尚却一直沒有見過張四姑的劍藏在何處，但却知道她的內功很深厚，順手抄起一根禪杖拒敵，也許可收出敵不意之效。

易花手很想面致謝意，但她又擔心爲大和尚添置煩惱，情絲纏心啊！一旦惹動了大和尚的凡心，那就是可悲的麻煩了。

張四姑心中明白，男女相處，日久生情，一旦情動，那就沒有甚麼是非好分了。

何況，大和尚對她已不避嫌疑，她帶江楓入居室，並沒有邀請大和尚進來。

但大和尚却跟着來了，而且是自然順暢，全無趦趄。

大和尚的江湖閱歷豐富，大智若愚，有些事扮懵裝傻，叫人弄不清眞假。

但張四姑很細心，忽然發覺有點不對了。

大和尚明知自己是江楓的情婦，情郎入房，以大和尚平日的爲人，應該會留給兩人一段獨處時光。

也許他眞的只是爲一試千年神器而來，張四姑不敢確定。

但她心中已有警惕，萬事就小心起來了，靜靜站在一側，不言不語。

大和尚舉起手中的禪杖，笑道：「江少兄，你要劍劈禪杖，還是要老衲以杖擊劍？」

江楓看看那根禪杖，大概有鷄蛋粗細，長逾八尺，沒有千斤臂力的人，很難施展，那可是精鐵打造之物，薄薄的一把劍，如何能夠削斷？運注內力在劍身之上，又無法測出神器之利。想了想，伸劍而出，道：「大和尚，你打吧！」

七寶僧禪杖擊出，直砸劍刃。

只聽波的一聲輕響，鐵禪杖立刻折斷。

「果然是神物利器，和尚沒有感覺到兵刃相擊的感覺，哈哈，大開眼界了，大開眼界了。」

大笑聲中，啓開房門而去。

張四姑望着大和尚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他可能心無邪念，倒是我多慮了。緩緩掩上房門，回頭笑道：「你有甚麼感覺？」

江楓仍然望着手中的寶劍出神。

張四姑蓮步輕移，緩緩把江楓攬入懷中，道：「小情郎，你想甚麼呀？」

「眞是一把好劍啊！我還沒有感覺到甚麼，那麼粗的鐵禪杖一下子就斷了。」江楓道：「而且，斷處平整，果是削鐵如泥，古人是誠不欺我了。」

「有了這把寶劍，你增加了多少勝算？」張四姑道：「記着呀！千萬不可輕生，一旦你死了，多少人會爲你傷心欲絕，包括大姐在內。」

「我不會輕生的，但也不願認輸，這一戰，我會全力以赴，大姐，萬一我有不幸，妳要好好的照顧雪、霜，我沒碰過她們，她們應該還有自己的人生。」

「唉！傻弟弟，你已佔據了她們的心，就算她們身軀清白，也無法再容納別人了，雪、霜二女愛得最痴，而且是純潔無瑕。」張四姑道：「所以，你要給我好好的活着，我想，這把寶劍會給你很大的幫助，不過……」

「小弟恭候指示，大姐賣甚麼關子？」江楓還劍入鞘，偎入了張四姑的懷中。

雪、霜二女、青鳳、梅花都只有對他撒嬌的份，他要像一把大傘般，替她們遮蔽風雨，要作出英雄氣概、無懼無畏的神情，至少，精神上要作她們的支柱。

但張四姑就不同了，她是大姐、是情人，也有母親般的慈懷，容許他傾訴痛苦，也包容他的委屈、傷情，容許他依附於卵翼之下，發洩一下赤子的孺慕。

「小情郎，有悲苦就說出來，不想說就哭一場吧！我知道你一直在壓抑自己，」張四姑道：「適應環境，配合別人，你肩上擔負了萬鈞的重責大任，却又能表現出你的巨大氣概，是麼？」

「我……我……」江楓眞的流下了眼淚，道：「明天我會用出我畢生所學，我要全力搏殺。大姐，給我機會，希望能在這一戰盡殲强敵，生死的事小弟已置之度外了，希望大姐不要再束縛我。」

張四姑點點頭，道：「好，讓你盡情發揮，但也有幾件事，我要提醒你。」

「大姐請說。」

「兩個小狐女可能已存下全力一拚的決心，你不能很快的倒下去，」張四姑道：「在你的引導下，她們才能發揮出全部的潛能，記着我的話，感覺到力難所及時，就不要太勉强自己，退下來稍作調息，你當然可以全力施爲，但也要照顧到別人的生死，有些事，稍退一步，反而是致勝之機，雪、霜的寒鐵奪魂針是殺人的利器，論惡毒，絕不在勝邪寶劍之下，你和她們配合起來，應該是一個無敵天下的組合，我已經盡了心力，眞要打敗了，只好說天亡我們，你如戰死，兩個小狐女絕不會偷生，她們會瘋狂殺敵，死而後已，別的人想活也活不下去，因爲他們不會有逃命的機會，血染少林山門之後，整個武林將淪入魔道，一百年內，不會再現生機，這就是你戰死的江湖形勢，江楓，你一人繫武林安危呀！老方丈也看出了這個情勢，才八寶盡出，把勝邪寶劍也由菩薩的蓮花座下搬出來了。」

「我……」

「你可以戰死，大姐不會阻止，但戰死不是找死，老實說，我不會因私害公，因爲，你死了，我會隨你而去，事實上，那位神秘教主也不會放過我們，但我要的是勝利，你力戰筋疲時，爲甚麼不能退下來休息一下呢？」

「好吧！明日臨敵，小弟聽命行事就是。」

「小情郎，忍口氣吧！不要感覺很委屈，明天決戰時，別太任性，決戰之後，我們還活着，大姐就洗手作羹湯，幫你燒三個月的佳餚美味，作爲補償，把你養胖一點。」

「三個月之後呢？」

「你也該和雪、霜兩個丫頭成親了，堂堂正正的花轎迎娶，洞房花燭，大姐心事全了，再無掛礙，歐陽昭也找不出一點毛病了。」

「小弟可不可以提出一個條件？」

「好啊！你說。」

「大姐要先答應我，我才能說，我知道大姐一言如山，答應了不會變卦。」

張四姑點點頭。

江楓道：「如果我們還活着，我要大姐留下來陪我們。」

「狡滑的小情郎，你又哭又撒嬌，就是爲了這個啊？唉，會有這麼完美的事麼？」

江楓還想再說，逼使張四姑作正面承諾，可惜却沒有機會了。

因爲，羅蘭急急忙忙的衝了進來。

「甚麼事啊，羅蘭？」

羅蘭沒有回答張四姑，一對美麗的眼睛打量了江楓一陣，道：「江楓，你好像哭過？」

「沒有啊！妳們聊吧！我走了。」轉身急步而去。

「發生了甚麼事？」羅蘭一臉迷惘的望着張四姑。

「江楓還有點孩子氣，覺着我管得太多，約束了他的英雄氣慨，不能放手施爲，也難怪呀！才二十三、四的小伙子，又很少江湖歷練，」張四姑笑道：「一身好武功，不能盡情施展，處處要讓避敵鋒，心裏蹩了一股怨氣，找我來發牢騷啦。」

羅蘭搖搖頭，道：「眞是少不更事。」

「怎麼？女兒還未過門，老岳母的架勢就擺出來了。」

「長幼有序啊！吟雪、吟霜嫁過去，他以後得叫我娘。」娘字出口，羅蘭自己也忍不住嗤的一聲笑了出來。

「羅蘭，我正想通知妳。」

「我知道了，明日午時，大敵壓境。」羅蘭道：「我猜得對不對？」

「不錯，告訴你老公，好好坐息一下，養養精神，已到少林寺，就排練劍陣，練得怎麼樣了？」

「好像已經大功告成，四姑，我也在苦練天狐武功，而且很有成就。」

「歐陽昭同意你練？」

「是他勸我練的。」羅蘭笑道：「大概是看到兩個丫頭和江楓竟然能烈火不燃乾柴，佩服得不得了。」

張四姑嗤的一笑，接道：「羅蘭，妳能不能選一些好聽的詞兒說？」

「這句話是最傳神了，我老公也是這麼說的，他人雖古板，但很講理。」

「好啦，羅蘭，妳把妳們夫婦的悄悄話全說出來了，我可不想聽，說吧！究竟有甚麼事？」

「唉！甚麼事都瞞不過妳，四姑，我是爲大丫頭而來的，她不敢跟妳說，只好把老娘搬出來了。」

「吟雪會有甚麼事？」

「她想求妳，明天在戰陣之上，派她和江楓聯手對敵，是她偷偷要求我的，連她爹也不知道，她說，戰陣之上，她不敢抗命。」羅蘭歎息一聲，道：「所以，要拏我的老面子來扛一下了。」

張四姑接道：「我本來就準備派她們姐妹和江楓聯手對敵的，吟雪應該想得到啊。」

「問題就出在這裏了，大丫頭說不能讓妹妹參加，要妳把吟霜支派開去。」

「爲甚麼？」張四姑有點茫然。

「大丫頭沒說清楚，只請求別讓吟霜瞧出破綻。」

張四姑沉吟了良久，道：「我明白了。」

（未完・五十一）

上文提要：花旗向三小糾纏，經解釋余大有是被林哥弄死，他也遭到幕後人的追殺，並由小高介紹伍一龍給她作為補償的人選。又遇上青城五老三人，三小如法炮製，把事情也解決了。花旗和伍一龍成了一對，幽會期間遭到司馬長鞭帶人來襲擊，花旗用毒才走脫。三小說服他們離去之後，又在賭坊詐賭，露出破綻，被老千和賭徒包圍難脫困，得「鈎子」和「隔牆倒」救走……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東門白·文　可飛·圖

狐步歲月

服解藥逃出生天　施毒計置諸死地

三小一口氣奔二十餘里。

巫素素道：「小莊，我跑不動了。」

小高道：「我也跑不動了！我們休息一下如何？」

三人在林邊坐下來，巫素素道：「她們二人是不是太不像話了？看來好像在支援我們似的。」

小高道：「可能是支援我們。」

小莊道：「她們能如此犧牲色相支援我們，我有點想不通，似乎找不到任何理由。」

小高道：「她們知道對不起咱們，算是補償。」

小莊道：「也只有這麼解釋了！」

就在這時，林中馳來二人，正是二女。

這兩個走調的少女，論姿色都不遜巫素素。

她們唯一不如素素的是，不走正路，堪稱浪女。

對於露出身體這一手，一向不在乎，兩小對她們倒胃口的原因也正在此。

「你們三個在這兒翹着二郎腿舒服，我們二人差點被他們抓住！這也是正人君子待友之道嗎？」

小莊道：「妳們二人心眼多，脫身不成問題。」

小高道：「我們以為你們比我們逃得更快呢！」

「放屁！你們分明不領情！」

小高道：「怎麼樣才算領情？」

「鈎子」海棠往草地上一躺，道：「一上就可以証明。」

「隔牆倒」也躺下了。

她的褲襠本就破了個大洞，連褲子也不必脫。

二人往下面一指，「海棠」道：「隨便那一個上都成，反正必須以這方式報答，讓巫素素看看，你們這些男人的眞面孔和德性。」

小高道：「這麼玩沒意思。」

司徒紅道：「如何才有意思？」

「到客棧中去玩，幕天蓆地，這算什麼？」

「好吧！看來你們比賭場中那些脫褲的男人好些！」

小莊看看小高，他眨眨眼。

小莊知道他有點子擺脫。

巫素素低聲道：「小莊，你只要和這些爛女人有一次，我就離開你，記住，我不是唬你！」

小高低聲道：「放心，不會的。」

小高帶他們去了三十里外鎮上，二女抱怨這麼遠。

三人先在酒樓上大吃一頓，然後捐出了巨款。

小高上街一次，這才住入客棧。

不一會，小莊說女友素素一氣之下出走了。

「走就走！」海棠道：「你還怕找不到和你上床的女人？小莊，我一定能使你滿意就是了。」

兩小互視一眼，小高道：「我們來比賽誰的時間最長？」

司徒紅道：「比男方的時間長還是女方？」

小高道：「男女都要時間長，萬一女方洩了，男方未洩還在繼續幹，女方就受不了哩！對不？」

海棠道：「誰贏誰輸完了後才知道。」

海棠道：「我要小莊！」

司徒紅道：「我要他，小高給妳！」

小高道：「你們都爭小莊，難道我就不值一顧？這樣吧！妳們抽籤！誰抽到誰認命！但事後才知道抽中的是誰？」

司徒紅道：「為什麼要那樣？」

小高道：「這道理妳們還不懂嗎？妳們都要小莊弄妳們才舒服，如果根本不知道玩妳們的是我還是小莊？妳們在進行中至少可以假設『身』上人是小莊。」

「噫！這辦法果然不錯。」海棠道：「是小莊自然更好，事後發現不是他，可是已經玩過了，在當時已經當作是他了……」

這如何抽籤？這要兩小來抽。

抽過之後，二人也不說穿。二女看不出他們到底抽到誰。

屋中門窗緊閉，漆黑一片。

小高告訴她們，全憑她們去體會去感受。

當然，這是很難的，況且小莊並未和她們玩過。

小高和她們却有過，去體會小高就容易？也不見得。

二女摒息聽那進屋的脚步聲。

她們聽不出來，因為進屋前已脫了衣服赤着脚。

上了以後，雙方都去品嚐銷魂的滋味了，那還有時間去體會這是不是小莊？這一上就是一個多時辰。

而三小已在十五里以外了。

這兩個替身是誰呢？正是小高的朋友「洛水雙蛟」喬雄和辛奇。他們一直在數百里內混，無非是跑跑賭場等等。

他們不偷不搶，專為人作保鏢，也就是作貼身保鏢。

小高和他們一說就答應了。

二人是老油子，玩起來能使二女死去活來，而且都能在一個時辰以後使二女達到高潮後累個半死。

然後出屋而去。

二女同時問：「你是不是小莊？是不是？」

二人都不答話，在外穿上衣衫就走了。

*　*　*

過了半夜，三人進入了一個大鎮。

原來巫素素在鎮外等他們，說好由別人代替她才放心。

這麼晚了，只怕叫不開客棧的門。

小高道：「跟我來吧！一定有房間的……」

自後牆進入一家客棧，東跨院果然是空的。

小高道：「我對這客棧頗熟……」

這工夫自內間走出二人，竟是林哥。

林哥一看是他們三人，道：「原來是你們。」

小高道：「我們可算是你的恩人了！」

「恩人？小睹犄！」

「怎麼？知恩不報啊！」

「什麼恩人？」

小高說了在那廢園中高、裴二人要殺他，結果加上婁氏兄弟二人還是不成，有人以石頭施襲的事。

「那……那是你們？」

「怎麼？不信？」

林哥想了一下，道：「我不信！」

「怎麼樣才信？」

「你們三人連手如能在百招內不敗我就信了！」

小莊道：「大約五十招就成了！」

小高道：「屋內還有一人！」

這工夫婁地走了出來。

小莊道：「你也算一個，三對二，五十招為限。」

「慢着！」小高道：「你們如果輸了又如何？」

婁地道：「我們還會輸？」

小高道：「如果眞輸了呢？」

婁地道：「你們說！」

小高道：「林哥以『後庭花』的本領出名，我們想看看他這方面的功夫，作一次特技表演！」

林哥面色一變，立刻就出了手。

巫素素本來不成，由於小莊下工夫教她，她已經大為進步了，小高本會「狐步」，也不單純。

林哥本以為收拾他們一個人就成了。

那知試了七八招，不由心頭一寒。

小莊這小子竟是個頂尖高手。

他的「狐步」比小高不知要高出多少。

四十招不到就十分吃力了。婁地接下小高及巫素素，雖吃力，還不至於馬上失招，林哥就不行了。

在四十五六招上，林哥的腰上挨了一脚。

林哥退出了三步，幾乎不信小莊藏了這麼多的私。

小高道：「林哥，承不承認輸了？」

林哥不出聲。

小高道：「亮一手讓我們參觀一下。」

林哥道：「亮什麼？」

「你是以『後面』出名，你就和婁地玩個花梢出來。」

婁地道：「你胡說什麼？」

小高道：「婁地，你也不必撇清，你們兄弟二人甘爲林哥的長隨，不過是想走他的『後門』。因爲林哥太俊，女人喜歡，男人也會動心！」

婁地並沒有太否認這一點。

小高要他們表演。

小莊以爲有點過份。巫素素更是不敢苟同。

林哥又出了手，由於他不遺餘力，小莊等人也要全力應付。只要小莊認眞，林哥沒有擋過六十招。

林哥倒下，婁地只好住手了。

小高道：「要不要表演一下？林哥，你要知道，你已經以那方式害死了五六個人，雖然是奉高鴻等人之命，只不過你也不能辭其咎的！」

林哥不出聲。

小高道：「你是願意馬上死掉，或交給高鴻等人？還是和婁地表演『一桿進洞』絕技。」

婁地內心很想。

只不過一直作林哥的長隨，低聲下氣慣了，怎敢表示要玩他的主人？雖不敢說，却有嚮往的神色。

他和婁天二人想了好幾年。

婁地看看林哥，似乎在徵求他的意見。

婁地不願主人被殺，也不希望被送到高鴻等人處。

林哥微微點頭，表示可以這麼做。

婁地幾乎要大聲歡呼，終於被他等到了這一天。

婁地道：「高少俠，如何表演？」

「我不是說過『一桿進洞』嗎？」

小高的點子多，也可以說一肚子壞水。

作人可以隨便些，過了火就算是邪了。

小高在婁地耳邊說了幾句話，婁地色變。

「怎麼？不幹？」

「高少俠，這樣……只怕不能對準就會折斷……」

「不會的，那東西上沒有骨頭，不會折斷……」

婁地以「蟻語傳音」對林哥說了。

林哥一愕，然後仍然點點頭，表示可以接受。

小莊道：「小高，是什麼把戲？」

小高在他耳邊說了。小莊道：「這怎麼行？」

小高道：「怎麼不行？而且一定精彩！」

巫素素到屋中去廻避，表演就在院中進行。

林哥可算是一流高手，居然受此奇辱。

只不過幹這箇他算是老手了。倒也不覺得無法忍受。

這就是一種習慣，雌伏慣了，不以爲意。

林哥赤裸下身，伏在地上，臀部微翹。

婁地雙手放在林哥頭部兩側地上，測好方位，試了幾下，此刻下部已經如杆勃起，然後身子倒立豎起。

巫素素在屋內窗紙孔中偷看。

現在她才知道他們要玩什麼把戲了。

婁地的身子往下一落，準得很，「噗」地一聲，他那如杆如棍的東西戳入林哥的後門中。

林哥尖叫了一聲。婁地也怪叫了一聲。

這要是對不準，眞的會折斷的。

婁地所企求的就是這一刻，當然不會馬上下來。

只不過林哥一運內勁，像鋼夾一樣，婁地覺得那東西快被切斷了，只好抽了出來，這是很掃興的事。

巫素素正在噁心，長得人模人樣一個大男人，居然如此卑微，爲了保命竟作出這種齷齪的事來。

此刻林哥也已站起提上褲子，回頭瞪了婁地一眼。

意思是：只是和你表演「一桿進洞」，進去後你在幹甚麼，想在上面過癮，眞不是個東西。

小莊道：「林哥，本來留你不得，因爲你害過不少的人，但只要你站在正道這邊對付高鴻等人。」

林哥道：「這一點莊少俠不必懷疑，在下已和他們勢不兩立，他們不會放過我，我也不會輕饒他們。」

小高道：「你行嗎？」

林哥道：「我還有朋友及師門的人……」

小高道：「林哥，你願不願意公開聲明和高鴻等人作過那件事？」

林哥吶吶道：「如何聲明？在何處聲明。」

小高道：「在有很多武林中人之處當衆聲明。」

林哥道：「雖然這比死還難受，但我願意犧牲。」

* * *

茶館場地頗大，一個說大鼓的少女，正在演唱「金瓶梅」。藝名「野菊花」，對於演唱風流大鼓眞是出色當行。

每次聽她的大鼓的觀衆，總是那些人。

聽上了癮，欲罷不能。

據說聽完之後，板凳都要洗過，不然會黏乎乎地。

茶館中座無虛席。

門口還站了不少的人。

「野菊花」一邊唱還有動作，屁股扭動，發出了肢體語言，那些動作自然能使觀衆產生聯想。

五六十個茶客之中武林中人佔一半以上。

就在這時，又來了兩個人。

這二人分開門口的人，見座無虛席，正要叫小二加座位，忽然有人向他們打招呼，道：「高大爺……徐二爺……幸運哩……我眞好想你們喲……」

林哥由座位上站起，一邊打招呼，一邊花枝招展，扭動腰臀表示他們之間有那麼幾手似的。

高鴻和徐起一怔，眞是不知所措。

怎麼會在此相遇？

其實是林哥供給三小的消息，他知道高、徐、裴三人每人都很欣賞「野菊花」，甚至三個人每人都和她上過床。

林哥的表現，立刻吸引了所有觀衆的目光。

稍具常識之人一看即心照不宣。

這是一個相公，以「後庭花」犧牲男性尊嚴的人。

林哥揚揚手，手中還捏了一條粉紅色的絲帕，嗲聲嬌氣地道：「高大爺……徐二爺……怎麼？你們不認識我哩，可眞是健忘啊。」

高、徐二人僵在那兒。

他們坐下不好，就此一走也不好。

要在此殺人，當然更不行，所以不知如何是好？

林哥想通了，反正他的「相公」之名也有很多人知道，不久就會傳遍武林，臭名在外，在乎也沒有用。

何不利用這臭名把他們也弄得聲名狼藉。

看他們還能不能發令武林，獨步江湖。

林哥的動作和表情完全女性化，揮着絲帕道：「各位武林朋友當然認識這兩位了，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這位高鴻高爺，是『狐步門』的二師兄，這位徐起徐大俠是老三，當然還有一位老四未來，他們都是當今武林跺跺脚整個地殼都會動的大人物。」

所有的目光都射向高、徐二人。

如果這些目光都是箭的話，只怕他們都變成蜂窩了。

高、徐二人殺機大起。

他們想不通，爲何林哥的膽子突然大了起來。

林哥續道：「這二位大爺表面上很嚴肅，背地裡也很隨和，對於『分桃斷袖』之癖……」

二人雙目噴火，好像就要動手。

只不過林哥是站在人叢中，高、徐二人站在門內。

至於三小和婁氏兄弟，都化裝易了容。

更絕的是，他們分開坐，東一個西一個，所以高、徐二人未注意。

林哥搖曳生姿地道：「高大俠的興趣是廣泛的，他玩相公，也喜歡捧戲子，就像這位『野菊花』姑娘，就和高爺上過床……」

觀者大嘩。

由於林哥的外型太俊美，無人不信他的話。

這是因爲所有的男人一看到他都會心生綺念。

林哥道：「在下剛剛說過，高、徐二位大俠的興趣十分廣泛，除了玩相公及戲子，還喜歡老女人，他們玩過七十五歲以上的老女人。」

高、徐二人知道，如再不走，後面還有更難聽的。

二人出門而去，三小和林哥知道，必在附近等林哥。

小莊認出，現在場上有些知名武林人物。

東海「漁船幫」副幫主胡乾。

「赤砂手」龍九。

「一步登天」孫泰。

武當派俗家弟子楚雲飛，另外還有「要命羅漢」鐵雄飛和女扮男裝的柳倩。

離開茶館，已是亥時末了。

小莊等人故意和「赤砂手」龍九，「一步登天」孫泰以及「要命羅漢」等人一道走，徐、高二人要動他們，只怕要付出代價。

第二天下午，三人和林哥等與鐵雄飛等人分了手，那知徐、高二人很有耐心，這時才現身。

高鴻切齒道：「林哥，你這個該死一百次的東西。」

小高道：「高鴻，他該死一百次，你們該死兩百次。」

徐起道：「小崽子，你們以爲今天能活命？」

小高道：「我以爲林哥說的句句是實，他說實話有甚麼不對。」

高鴻道：「林哥，是他們要你當衆宣佈的？」

林哥一字字地道：「老實說，我早已身敗名裂，也就不必遮遮掩掩的了，你們隱惡揚善，若不予揭穿，還會去蠱惑別人。」

高鴻道：「你們自衛吧。」

這工夫一邊亂石中又走出二人。

三小一看，心頭駭然，那是裴元度和司馬長鞭。

這四人在一起，當今武林沒有幾人聯手能接下來。

四人互視，發出陰笑。

小高道：「我想請問一件事。」

徐起道：「快死的人了，問那麼多幹甚麼？」

小高道：「作個明白鬼呀，請問，林哥如被俘，你們會不會殺他？他可是這世上獨一無二的寶啊。」

四人一窒，同時出了手。

這邊除了三小，還有林哥和婁氏兄弟。

在人數上，小莊這邊還多出二人。

只不過人數多些往往無補於事。

這四人有一人獨對小莊，那是徐起。

林哥獨接高鴻。

婁氏兄弟對裴元度。

小高和巫素素對付司馬長鞭。

小莊對付徐起保持攻守自如。

林哥對付高鴻，十五招後就攻少守多，這是必然的。

婁氏兄弟對裘元度暫時平手。

司馬長鞭接下小高和巫素素，短時間內難分高下。

三十五招不到，林哥挨了高鴻一掌。

婁氏兄弟想去援手，却被裘元度纏住。

小莊力砸兩掌震退徐起，去支援林哥。

高鴻一人接不下這二人，立刻不支後退。

徐起再撲上來，小莊和林哥聯手，這就好多了。

高、徐二人聯手對付小莊、林哥，居然只佔一點上風。

這是他們所不能服氣的。

七十招後，小莊和林哥更加不支，但無人失招。

即使如此，高、徐二人也十分窩囊。

另外兩組還在鏖戰。

司馬長鞭力拚，兩人也只是稍落下風。

小高道：「只有這點實力嗎？這點實力也能統御武林嗎？」

這工夫林中馳來三騎，竟是「青城五老」之三，小高一看，來了機會，大聲道：「趙大俠、錢大俠、孫大俠，你們想知道的答案，在場中人可以揭開。」

三騎停止，還沒下馬。

趙海道：「小友請說明白些。」

小高道：「林哥使他們『脫陽』而死，而林哥又是聽命高鴻等四人，不信可以當場問明白。」

趙海道：「林哥，你怎麼說。」

林哥道：「正如高少俠所說的，高鴻等利用我以那方式殺人，本以為全身無傷，神不知鬼不覺，那知我達成任務之後，他們要殺我滅口。」

趙海等下了馬，道：「高鴻，是這樣的嗎？」

徐起道：「要送死就上吧！不差你們三塊料子。」

小高道：「趙大俠，你現在明白了吧？」

三人一上，高鴻等無心戀戰，倒也並非是不敵，立刻聯袂而去，孫海撲向林哥，猛攻五七掌。

林哥當然不怕孫海，但他只守不攻。

小莊道：「孫兄請住手，其實林哥也是被利用。」

孫海不住手，道：「他不是小孩子，應知以那方式殺人是不可為的，我們兩位弟兄死在他的手中……」

婁天冷冷地道：「那種死能怪誰？還不是為了過癮，他們是『鬆死』的，不是用刀劍把他們殺死的。」

孫海道：「我的看法還是一樣。」

小高道：「孫大俠，先住手好不好？」

孫海道：「除非這人妖自絕現場。」

小莊道：「趙大俠，這件事林哥有錯，但令兄弟也不無過失，畢竟做那事是雙方情願的。」

趙海大聲道：「住手。」

孫海不能不聽大哥的，只好住手。

趙海道：「此事的發生，對我們甚不名譽，莊少俠說的也對，這種狗皮倒灶的事，畢竟也是雙方情願的。」

孫海不出聲了，但仍怒視林哥。

趙海謝過小莊和他們分手。

林哥抱拳道：「莊少俠，林某人格掃地，留在各位身邊，會受連累，援手之情，永生不忘，如有差遣，赴湯蹈火，萬死不辭。」

小莊道：「三位要小心，也許他們還未走遠。」

林哥道：「我們會小心的，各位也要保重，後會有期了。」

小莊道：「三位要去何處？」

「在下回師門去，他們二人另有去處。」

林哥三人離去，三小還暗暗跟出十餘里。

* * *

巫素素剛洗過澡，天熱，赤裸躺在床上。

她在等小莊。

屋中沒有燈，有個人撲了進來。

巫素素道：「甚麼人？」

這人不出聲，一把揪住她的頭髮，另一手按在她的「志堂穴」上，但按得很輕，下面已抵在她的陰部。

她在下身扭腰閃避。

上面的人就在找那個桃源洞。

巫素素的穴道被半制，動作不靈力道也不大。這人在上面亂捅亂戳，最後還是進去了，發出一聲歡呼。

巫素素氣道：「小莊，我還以為是哪個色狼趁機强姦哩！眞把我急壞了，可是又用不上力氣。」

小莊一邊活動一邊道：「這樣才有趣。」

「有甚麼趣？」

「不是有：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嗎？這樣像不像偷情，妳感覺如何？」

「少貧嘴。」

此刻小高也躺在床上，他知道小莊和巫素素正在幹那事，近來他沒有對手，也未免十分寂寞。

那知這時一個人進入屋中，像是個女人。

屋中無燈也隱隱看出這女郎，年紀不大。

「誰？」

「宰你的人。」

一聽口音就知道是裘蒂。

裘元度有這女兒，大概是報應吧？

她的行為大概不比「鈎子」海棠和「隔墻倒」司徒紅好些，小高一驚，正要躍起，她冷冷地道：「窮緊張甚麼，我是來找你玩玩的，下水道很久也沒

有通一通了！好悶……」說着似在脫衣。

小高道：「阿蒂，我更想妳……」

裘蒂往床上一趴，壓在小高身上。

小高和裘蒂玩，也能配合。

他在下面學女人的動作，扭擺臀部，正因為如此，裘蒂雖恨小高太花，却也不忍割捨。

偶爾，她會送上門，「補給到家」。

今天晚上她發現三人在酒樓用膳走出門外。儘管三小易了容，裘蒂太熟，還是認出來了。

裘蒂本該是小莊的女友。

正因為迫不及待，而小莊又不願馬上就上。

於是她找到了小高。

只要她要，小高馬上就給她，當然，那時小高還不知道裘蒂是小莊的女友，也可以說他和小莊還未建交。

* * *

林哥和婁氏兄弟分了手。

婁氏兄弟老二婁地還嚐了一半的甜頭，差點折斷，老大連那一點甜頭也未嚐到，不覺失望。

婁天道：「主人要往何處？」

「投奔師門。你們二位呢？」

「到百粵訪友去。」

「後會有期！」

「主人也要小心。」

「當然，我們彼此都要小心。」

雙方分手，林哥逕奔華山。

只不過奔出三五里，有人自林中小徑擋住去路。

居然是「九幽秀士」司馬長鞭。

「林哥，眞是寃家路窄。」

林哥四方看去，似乎只有司馬長鞭一個人。

「不用看，我一個人也能收拾你！」

林哥道：「沒那麼容易！」

「却也不難，除非你妥協！」

林哥一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要甚麼。因為他們四人中高鴻、徐起及裘元度等都和林哥有一手。

只有司馬長鞭還沒有玩過。

不玩林哥，似乎是人生一大遺憾。

林哥道：「不可欺人太甚！」

司馬長鞭道：「我所要求的對你來說輕而易舉！」

林哥出了手。

司馬長鞭自然有把握，他估得頗準。

他比起高鴻等人差些，但不是差得很多。

高鴻等人要四十招內摺倒林哥，他要五十到六十招，果然，沒有超過五十五招，林哥就中了一掌，但不是很重。

司馬長鞭道：「林哥，對不起。」

林哥道：「既然如此，你找個地方吧！」

司馬長鞭道：「此處距鎮還遠，附近有個秘洞，也湊合了！跟我來吧，這樣也頗有情趣。」

這山洞的確很隱蔽，洞口有石壁擋着。

洞內有細砂，軟軟地很適合玩這個。

林哥也很乾脆，立刻褪了下衣作好姿勢。

他似乎習慣了這種動作——雌伏。

司馬長鞭早就想上了。

他總以為高鴻等玩了，他再玩等於對高鴻不敬。

現在終於如願了。他一上，果然不一樣。

他正要開始抽動，那知忽然被夾住。

肛門能有多大的力量，應該不會太大吧？

穀道內壁是括約肌，和陰道內一樣，也就是「不隨意肌。」能動就不簡單，能夾住那東西太不可思議。

林哥這人本就不可思議。

他是個高手，常作這事就會運動到這部位。

本來練習這一手是會增加情趣的。

比喻說他和他喜歡的人玩，就會夾緊甚麼蠕動。

就像女人陰道內壁蠕動一樣。

只不過這一次不僅僅是夾住，而且肛內像鋼夾一樣夾緊，司馬長鞭痛得尖叫道：「林哥……」

一句話還沒有說完，下面的林哥大力一扭一旋。

力道至大至猛，也事出突然。

司馬長鞭剛才正自尖叫，又突然來了這一手，他尖嚎着滾出，雙手捂着下體，那東西扭斷了。

那東西能斷嗎？當然不能切斷掉下來的。

只不過太大的夾扭之力，把它弄蹂躪了。也就等於那些皮肉及海棉體都碎了。這東西重傷是很痛的。

林哥一躍而起，道：「不舒服是不是？」

司馬長鞭一看不妙，再不走可能要死在這兒。

他忍痛提上褲子狂奔出洞。

一動就痛，所以他邊奔邊哼哼。

林哥並沒有去追，他知道司馬長鞭這輩子是不能再用那東西了。

* * *

三小在一個前不靠村後不靠店的野舖子中吃飯，才吃了一半，自屋內走出三人，這是高鴻等人。

小莊暗叫一聲「不好」，對兩小道：「高鴻等人來了。」

小莊正要站起，立刻就感覺已經中了毒。

三人似乎要走過來，這外面有個棚子，三小就在棚下。

三人在一桌上，端坐未動，因為

動也是白動。

小莊道：「高鴻，這種作風也想獨霸武林？」

徐起道：「對你師叔說話用這態度？」

「呸！」小莊在地上吐了口唾沫。

小高道：「你們要怎麼樣？」

「有件事必須弄清……」

裴元度道：「令狐慈和你爹在殉情崖滾下，生死不明，你一定能回答我這句話。」

小莊含淚厲聲道：「人死了，你們還要如何？」

三人互視一眼，高鴻道：「兩個都死了？」

「你們以爲有可能活着？」

小高和巫素素都在擦淚，甚至小高嘶聲道：「誰再提起那兩位前輩，我就操他的媽！」

三人又互視一眼，高鴻道：「他們死了，是誰收的屍？」

小莊悲聲道：「是兩位前輩的僕人。」

「僕人？」裴元度道：「誰？」

「我連人都不認識，我如何答你？」

「好，就算你不知道，他們埋在何處？」

小莊道：「當時我們也在下面，要跟他們去，他們不許我們去，我說至少要知道葬在何處，他們說日後會通知我們，但迄未通知。」

高鴻陰笑道：「你父親的僕人你會不認識？」

「家父晚年怎樣我根本不知，據說他不止一兩個僕人。」

「你師父的僕人又是誰？」

「好像是一個老跛子，還殘了一臂。」

這當然都是胡扯的。

徐起道：「以當時崖下的地形推斷，二人應該摔得血肉模糊，到處血漬才對，但是……」

小高道：「落下之處有溪水，但只有膝蓋那麼深，而水底又有石頭，血當然會立刻流走了。」

三人似乎也不能不信。

高鴻道：「莊林，近來發現你的進步神速，是誰教你的武功？」

「當然是令狐恩師教的，家父反而教得極少。」

「不對，如果是令狐慈教的，我們應該都會。」

小高道：「怎麼？他會的你們也有不會的？」

裴元度踢了小高一脚，道：「高登調理不出一個好兒子來。師兄，您看要不要把他們帶走？」

「當然，我們走吧！」

一夜的路程，來到一個小鎮的近郊處。

這兒有一幢甚小的房子，景色不差。

原來他們三人隱在這兒，倒也出人意外。

三人一邊飲酒，一邊逼問小莊的武功來源。

小莊當然不能說那怪人在那蘆葦叢中教他武功及給他小册子的事。

其實小莊還沒有炫技，只用了一小部份那小册上的，還是瞞不過這些高人，由此看來，他們的確高明。

「說不說實話？」

小莊道：「我說的都是實話，家師以前私下教了我少許不常用的，也就是我近來偶爾用的那幾招。」

這話三人也有點信了。

他們不以爲小莊會的絕招太多，徐起道：「小莊，把令狐慈私下教你的那幾招說出來聽聽。」

「怎麼，長輩向晚輩學藝？」

「這不能算是向你學藝，因爲這是我們的師兄教你的，我們算是向我們的同門大師兄學的。」

小莊道：「如我說了，你能不能放了他們二人？」

「你不想走？」

「也想，如果你們要殺我，我也認了。」

裴元度道：「你把那幾招說出來，我們不會殺你。」

「你們講信用嗎？」

高鴻道：「還不至於對你失信。」

小莊說了那三招。

徐起道：「怎麼？只有那三招？」

小莊道：「雖然三招，只怕在沒有說出之前，我用這三招對付你，你未必能接得，家師那時會教我多少？」

三人又信了。巫素素流淚道：「你們的大師兄死得那麼慘，你們連一點哀傷也沒有？你們有沒有心肝？」

徐起冷冷地道：「他藏技自珍，歧視同門……」

「『狐步』是他創出來的，他不教你們也沒有話說。」小高道：「我看他教你們已經不算太少了吧？」

三人交換了眼色，高鴻點點頭。

然後也讓他們吃飯。吃了飯之後，要立刻放人。

小莊道：「我們中了毒，不給解藥？」

徐起道：「這種毒藥不需解藥，二十四個時辰就會自動消解的，我們知道你們成不了氣候，才會放人的。」

小莊抱拳道：「多謝三位師叔高抬貴手。」

高鴻道：「但願你們今後不再與師叔們作對。」

小莊道：「也希望三位師叔收斂一點。」

徐起冷冷地道：「收斂甚麼？」

小莊道：「師叔們有不少的賭場，動輒數千兩或數萬兩的贏輸，多少人傾家蕩產？」

裴元度厲聲道：「開賭場只是籌措經費，以備將來安窰立櫃之用，賭場也沒有強拉賭徒去賭。」

小高要說甚麼，巫素素輕扯了他一下。

於是，三人離開了這住處。

不久，裴蒂便出現了。

「爹，剛才看到三個年輕人好像自本宅走出的。」

「對，他們走與不走都是一樣！」

「這話怎麼說？」

「因爲他們……」高鴻使了個眼色，裴元度立刻打住。

「喲！二師伯把我當作外人哩！」

「沒……沒有啊！」

「那你爲甚麼使眼色叫我爹不說下去？」

高鴻道：「大人的事小孩別管。」

「是不是師伯們怕我洩漏了風聲？眞是笑話！我連那兩男一女是誰都不認識，如何能洩漏消息？」

高鴻道：「妳不認識他們？」

裴蒂道：「這還用說謊嗎？」

「好好，告訴妳吧，我們在他們飯菜中下了散功藥，十天內，武功逐漸消失，只要過了一個月，就是花旗爲他們復功也辦不到了。」

「噢！原來是這回事，他們一定是師伯的仇人了？」

「當然！」

「活該！這種『散功藥』也有解藥嗎？」

裴元度道：「小孩子問這麼多幹甚麼？」

「我就不能問？」

高鴻道：「當然，任何毒藥都必須有解藥，要不，萬一使毒的人中了毒怎麼辦？妳懂了吧？」

「懂了。」裴蒂不再問了。

然後好像根本就忘了這件事，而去找解藥。

本來是不容易找到的。

問過徐起的貼身僕人才找了解藥。

裴蒂正要追三小，經過小軒後窗外，忽然聽到高鴻壓低聲音在談一件事，頗爲神秘。

裴蒂輕輕掩近，不敢伏在窗上，而是蹲在窗下。

由於窗子奇矮，可以隱隱聽到大部份談話。

高鴻道：「莊嚴和令狐慈已死無疑。」

裴元度道：「現在已經不必懷疑了。」

徐起道：「我們可以去找那東西了吧？」

高鴻道：「一堡一莊，那麼大的地方，到何處去找？」

裴元度道：「非找到不可，要不咱們不是白費了心機？」

徐起道：「會不會只是謠傳？」

高鴻想了一會道：「『狐步要錄』藏在一堡一莊之中，應該不是謠傳，我們一定要去找，盡力而爲。」

裴元度道：「找到之後，一定要交出共研。」

高鴻道：「當然，可千萬別獨吞，記住『以和爲貴』那句古訓，很多人合作成功後又爭權奪利而趨於敗亡。」

徐起道：「咱們不會蹈此覆轍……」

裴蒂又聽了一會，軒內改變了話題，都不是要緊的話了。

於是裴蒂去追三小。

三小吃了那滲了毒的飯菜，走出了三、四里，就發覺不對勁了，三人都渾身無力，頭暈腦脹。

巫素素道：「我怎會感覺不大對勁？」

小高道：「我也是，渾身無力。」

小莊道：「咱們只怕沒有明天了……」

小高道：「小莊，你也是這樣？」

「當然，我怎麼會例外。」

三人躺在路邊草地上，小高道：「咱們要回去。」

巫素素道：「回去送死？」

小高道：「回去偷解藥！」

「他們也許能猜到我們會回去。」

小莊道：「我的看法也是回去冒險比等死好些。」

小高道：「失去了體力，偷也不成。」

小莊道：「總要碰碰運氣，說不定他們以爲咱們不會回去。」

三人站起來，他們發現，連奔行也不快了。

奔出三十來里，不能不住入客棧過夜。

要是未中毒，他們可以一口氣趕四、五十里。

三人在吃飯，後門口走進一個女郎。

「是裴蒂？」小高十分驚奇。

裴蒂冷冷地道：「不錯，是我！」

小高道：「你來了就有點希望哩！」

裴蒂冷冷地道：「只怕你們高興得早了一點。」

「怎麼回事？」

「我爹和高鴻等要我來爲你們收屍！」

「他們會有這份善意？」

「當然不是善心，而是看看你們是不是眞的死了。」

小莊道：「我們中了毒，活不久了？」

「對，二十個時辰以內。」

小高道：「裴蒂，看在我們的交情份上，弄點解藥吧！」

裴蒂道：「要解藥也不是不成，但要答應我一個條件。」

「請說。」

「讓巫素素脫光了讓我看看。」

巫素素大聲道：「妳作夢！」

裴蒂道：「只怕再過幾個時辰妳想作夢也不成了。」

小莊道：「要救人又有附帶條件，這算甚麼？」

裴蒂道：「我只是想看看她是不是比我好些？」

小莊道：「也沒有人說她比妳好些。」

小高道：「裴蒂要救人可要爭取時間。」

裴蒂道：「要不是爲了救你們，我來幹甚麼？」

小高跳了起來。

小莊道：「裴蒂，妳果然沒有使我們失望。」

裴蒂取出解藥爲他們服了。

小高道：「裴蒂，妳眞是救苦救難的菩薩。」

「也是合該你們有救！正好被我遇上。」

「他們還有甚麼計劃？」

「我只知道他們想組織一個幫會，獨霸武林。」

巫素素道：「就憑他們四個人？」

裴蒂道：「似乎他們還有靠山。」

「作他們的靠山，非同小可。」小高道：「是些甚麼人物？」

「不知道，他們還有個秘密。」

小高道：「那就說出來吧！」

「你們怎麼報答我？」

小高道：「只有我能報答妳，我會連續使妳達到三個高潮。」

裴蒂也不在乎，只是大笑。

然後她說了高鴻等三人秘密交談，有關「狐步要籙」藏在一堡或一莊之中的事，但迄今未找到。

小莊道：「是誰留下來的？」

裴蒂道：「當然是令師令狐慈了。」

小莊道：「家師會留下『狐步要錄』？」

小高道：「這也很難說，要不，他們利用『塞外雙魔』狙擊令師，然後再殺『雙魔』，似乎小題大作了。」

這說法也不無道理。

似乎爲了一堡一莊這兩份產業而殺師兄，有點犯不着冒此大不韙，必有吸引他們的重要原因。

＊　＊　＊

四小又在賭場中。

不同的是，這次多了個裴蒂。

他們都是易了容。

原來這是一家地下賭場，爲甚麼不敢公開，畢竟是國有國法，家有家規，不敢和國家王法對抗吧！

這是因爲這兒不僅僅是賭錢，還賭人。

小莊一局之下，這才明白爲甚麼不敢公開了。

賭具和其他賭場一樣，賭注也很大。

一進門就有專人接待。

四小以爲骰子很不錯，贏輸也很大。

籌碼不是牌子，而是一些美好的女人。

只不過這些女人有大有小，有胖有瘦，也有中年以上而美好的徐娘，賭者可以挑選籌碼，每個女人身上都有個牌子，上面寫了多少兩。

有的少女還是處女而又漂亮，有的標價數萬，有的徐娘有特殊「技能」，標價也相當高。

最老的七十餘，但仍然有幾許姿色。

有些人對老女人有所偏愛。

有的太年輕，也只有十四五歲，甚至只有十三歲。

還有些小變童，却穿上女裝，搔首弄姿。

有的標價比少女還貴，這就是賭場不敢公開的原因了。

小莊和小高都參加到骰子這一桌。

賭場要他們男人買籌碼，也就是女人。

另外還有一種籌碼，那就是「參觀表演」。

也就是看別人表演床戲。

小莊和小高都買了籌碼——參觀表演。

六個人擲骰子，小莊是八點。

小高六點，莊上五點，其餘有的八、九點。

第二把大發利市，贏了不少的籌碼。

第一把下注的更多。

小莊擲了個九點。

小高七點，莊上又是八點，幾乎又是通賠。

一連五六把，小高輸過兩次，贏了四次。

（未完・十一）

上文提要：黃書郎背負着半死不活的小流球往求醫，途中，他們遇上向冲率人往救連百瑞等三人，看見他們的慘相，黃書郎樂不可支；來到普濟藥舖，古班一見黃書郎，本欲拒醫，最後還是看在白花花的銀兩份上，留下小流球，答允五天之內把他治好；黃書郎離開藥舖，憶起當年他和乾爹石不古在一間野店內因替一對年輕愛侶抱打不平而惹上八府公差，結果跟他們前去府城……



惡江湖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指甲暗淬毒　怒虎白送命

就在石不古返回房中的時候，他老人家對黃書郎道：「明日一早我們去府城。」黃書郎是被石不古搖醒的。

他聞得要去府城，懷疑的道：「乾爹，不是去找田大叔嗎？」

「你田大叔會等我們的。」

「田大叔是不喜歡等人的呀！」

「你我二人例外。」

石不古歪着身子睡了，他做了個好奇怪的夢，他看見閻王爺在審鬼魂，他老兄站在一邊看，不知怎麼的，閻王老子猛一吼，小鬼們上前就鎖人，鎖的是「飛雲怒虎」石不古。

他驚出一身冷汗來，還好只是一場夢，他想了半天想不通，爲甚麼閻王老子突然找上了他。

想不通當然不去想，石不古一笑作罷，因爲有人說，夢與實際是相反的，你若作夢夢見一錠大元寶，小心第二天會破財，你若夢見和一位美得不能再美的大姑娘睡在一張大床上，你大概八成是個光棍漢，想女人想得太多了。

夢終歸是夢，第二天雪小多了，石不古與黃書郎二人正在擁被而眠，忽聞得有人在拍他們的房門。

「誰？」

「老爺子，天亮了，起程了。」

石不古與黃書郎起身開了門，只見那漢子眞恭敬，就好像孫子見了爺一樣，既彎腰又打躬，一張笑臉幾乎笑僵了似的對石不古道：「老爺子，軟轎就在門外侍候了，你老吃點東西，咱們便上路了。」

石不古點點頭，道：「那一對男女呢？」

「走啦！」

「這麼大的風雪？」

「老爺子，你給他二人如此大的恩惠，這也是千載難逢的機會，豈不快快的往回走？」

「走了，便好了，以後不許再找人家麻煩。」

「那是當然，老爺子出面一句話，何況又是師爺的朋友，我們更不敢。」

於是，黃書郎陪着石不古走出門，在前廳吃過早飯，那漢子還用手去扶着石不古上了軟轎，這一行人便立刻往府城踩雪而去。

* * *

石不古對跟在轎後的黃書郎低聲道：「乾爹我與那惡曹只不過是一面之交，惡曹知道我這個人，但若要他聽我的，我看必須要使點怪門道了。」

黃書郎只不過十多歲，他懂甚麼叫「怪點子」？

他只能低聲的回道：「乾爹，到時候我幹甚麼？」

石不古道：「我以爲你別進府衙，你守在附近多留意，只看苗頭不對，你撒鴨子。」

黃書郎吃驚的道：「眞的那麼嚴重？」

石不古冷冷道：「我這是去與虎謀皮，姓曹的是有名惡師爺，一肚皮的歪點子，你看看他派出來的這些人，娘的，我一個也看他們不順眼。」

黃書郎道：「乾爹，你老人家老江湖，苗頭不對就快走，千萬別逗留，府衙是他們的勢力地方，咱們鬥他不過的。」

石不古道：「你跟我學了不少本事，也見了不少江湖上的骯髒事，以後多歷練。」

他不說下去了，但黃書郎卻吃一驚。

爲甚麼乾爹口中冒出這兩句話？他的心中立刻起疙瘩。

* * *

六個大漢輪流抬軟轎，踏着雪還頂着西北風，走得就像是掠過的雲一般，沙沙沙的一路進了府城的大城門。

八府衙門就在進城不遠的左邊街頭上，府前有個大廣場，如今廣場不見了，只因爲上面蓋了一層厚厚的雪。

軟轎沒有直接進府衙大門，那有抬着轎子進衙門的。

軟轎繞到後街小巷，匆匆的停在後街一處四合院，那是緊鄰府衙後門的。

「老爺子，你稍後，且容小子先進去請師爺。」

「你請！」

石不古坐在轎中不下來，但他卻對身邊的黃書郎低低的道：「阿郎，你先找個地方藏一藏，且等我出來之後你再走出來。」

黃書郎是個鬼靈精，他當然知道乾爹的意思。

乾爹這是擺一個棋子在暗處，萬一姓曹的惡師爺翻臉不認人，黃書郎就能把消息送給田大叔。

當然，最好是惡師爺肯賣交情，那便皆大歡喜了。

黃書郎趁着人們不注意，他溜掉了。

石不古很高興，他心中明白，阿郎這孩子確實是個頭腦靈活、心地善良的好人選，可以繼承他的衣鉢。

* * *

四合院裡忽然傳來一聲大笑，石不古一聽就知道是惡師爺曹三聖來了，因爲曹師爺的笑聲很特別，有那麼一點兒像是鴨子叫，又有一點像是驢叫天，但不管像甚麼聲音，只要聽一次，你這一輩子也不會忘得掉。

石不古就曾聽過曹師爺的笑，所以他一聽到這笑聲，便知道是曹三聖來了。

不錯，大門內走出個八字鬍子的瘦漢，別以爲曹師爺瘦不拉脊的，精神可大哩。

他打着哈哈走上前，雙手平舉去扶從轎上下來的石不古。

石不古打個哈哈，道：「一別五年多，借個機會來探望我心中偉大的師爺，曹兄，你這一向更得意了哇，哈……」

他老兄仰天大笑，曹師爺已拉着石不古笑道：「得意是假，日子過得順倒是眞，只不過這些都是托老哥哥的福，我呀！哈……」

兩個人往四合院內走，曹師爺已吩咐：「快備一桌酒菜，酒要熱，菜要香的，送到正屋裡，今天難得石大俠到來，咱們這兒蓬蓽生輝。」

下面的人沒有一個不高聲應的。

別看是下雪天，下人們辦起事來倒俐落，就那麼的三下五去二，立刻便把熱氣騰騰的酒菜送到正屋。

正屋裡眞暖和，一個大火盆、一寸厚的門帘子隔得屋子裡暖極了。

八仙桌子太師椅，上面還雕着人物山水，案桌上放的是名瓷器，名人字畫也插放在竹筒裡。

一張桌子兩人坐，曹師爺親自替石不古斟上酒。

石不古一連喝了三大杯酒，他還直叫好酒。

放下了杯子，石不古開口了：「師爺，我這一趟來，完全是給你師爺修個福，願你能長壽呀！」

曹師爺乾乾一聲鴨子叫，笑道：「石兄，你是大俠，我在衙門，有道是『人在何處不修善』，你老兄一句話重逾千斤，一個丫頭能算甚麼，咱們就此打住，別提那件事了，我着人放了那姑娘的老爹，小事一件嘛！」吃吃笑道：「外面人都叫我惡師爺，是嗎？哈……」他又是一聲鴨子叫。

笑着，他親自取過石不古的大酒杯，滿滿的又爲石不古斟上酒，道：「來，乾！」

哈哈一聲大笑，石不古舉杯一飲而盡。

曹三聖酒喝得慢，他的臉在轉變。

他那本來嚇死人的笑臉，如今突然變得像僵屍的臉一樣，如果僵屍也會笑，那一定是最令人吃驚的怪笑。

曹師爺只冷笑不開口。

但石不古是幹甚麼的，他當然一眼便看得出來了。

石不古以爲這是鴻門宴，曹師爺會不會在四週佈下了可怕的機關？

他不由得四下看，也暗中運功在雙臂，如果有甚麼可疑的風吹草動，他就先制住惡師爺。

只不過，當他運功只一半，忽然間有些提不起勁的天旋地轉。

「你……」

「你在酒中下毒？」

曹師爺冷笑立正，臉上一片冷傲不開口。

「對付你這種江湖惡棍，我還能力拚嗎？」

「你何時在酒中下毒？」

曹師爺舉起左手，他把拇指伸出來，道：「我爲你斟酒時，指甲中的毒便隨之倒入你的杯中了。」曹三聖很自

豪的又道：「我不能有損我這惡師爺的威名，姓石的，你太不自量力了，我的事情你也敢插手，你以爲你的本事大，哼！本事再大，却不敵曹大爺的腦筋靈光，一個有頭腦的人永遠是高高在上的，而你，一個粗鄙的狗東西，仗着那麼一點打人的本領，就想橫行天下了，你老鼠舐貓屁眼——找死！」

石不古不開口，他想用內力逼出體內之毒，但他失敗了，那毒太厲害，他覺得五內如被刀割一樣不自在。

他甚至想出手的力量也沒有了。於是，他想到了黃書郎那孩子。

便在這時候，忽聞得曹師爺厲吼一聲，道：「來人，把這不知天高地厚的老傢伙拖出去。」

石不古拚着最後一口氣，他大聲的叫：「快逃！」

他只能把內力集中在這兩個字上，他的肚子裡已有大半失去了知覺，連痛也不痛了。

不痛並不表示好了，那比痛還令他不自在。

人在斷氣之前，就是那種無奈的樣子。

曹師爺以爲石不古還想逃，他立刻對幾個衝進來的大漢們又吩咐：「亂棍打死他。」

一共有五個大漢湧進來，好一陣劈哩吧啦聲，果然把石不古活活打死在地上。

曹三聖冷笑了。

他還走近石不古身邊，用脚踢了踢，對幾個大漢道：「拖往大山裡餵老鴉。」

有個大漢忽然對曹師爺道：「這老小子還帶着個小的，好像只有十來歲。」

曹三聖沉聲叱道：「跟我辦事也不是一天兩天了，爲甚麼不早說？」

那人忙應道：「師爺的意思是……」

曹三聖道：「一併除掉。」

他說話的聲音好像悶雷，臉上一片冷酷。

一張草蓆拿過來，幾個人匆匆的把石不古的屍體捲在草蓆裡，抬進軟轎便出了三合院。

那大漢走出門，便四下裡喊着：「小朋友，你乾爹上轎要走了，你跟我們出城了。」

只不過他叫了幾聲沒回音，怕驚動別人有麻煩，只得抬起石不古的屍體往城外奔去。

＊　＊　＊

黃書郎當然不會再出來，他在聞得乾爹的那一聲獅子吼，叫着「快逃！」他就拔腿逃走了，只不過他躲在城外未走遠，不旋踵間，果見一頂軟轎直奔大山裡，黃書郎不敢跟得接近，遠遠的只見軟轎停在林子旁，有人抬起轎中人就那麼往林子邊上猛拋。

於是，軟轎走了，走回城裡了。

於是，黃書郎奔過去，他哭了。

只不過他只掉了兩滴淚就不哭了，他用石頭把石不古的屍體埋起來，立刻奔往北方。

他本來是與乾爹二人去會合田大叔的，如今只有他一個前去。

黃書郎眞是太不幸了，他未曾找到田不來，「西山狂獅」田不來另有急事去辦了。

這件事，田不來三個月之後才知道，然而，田不來却已身受重傷，不能再和人搏鬥了。

田不來把黃書郎留在身邊，他把一身所學全部教給黃書郎，再加上石不古所傳授的那一套，沒幾年，黃書郎便在江湖上拚出名堂來了。

黃書郎的名堂是闖出來了，只不過江湖朋友送了他一個不太雅的外號，叫「惡客」。

「惡客」的意思很明顯，只要他找上誰，這個人就會倒楣，而且是倒大楣，因爲惡客上門是找麻煩來的。

＊　＊　＊

小流球傷得眞不輕，黃書郎把小流球交給了古班這位惡郎中，他不仔細問小流球有關「八府師爺」曹三聖的事，因爲小流球還傷得不宜多開口。

於是，黃書郎離開三仙鎮，趕往八里莊去了。

黃書郎走進八里莊的時候，幾乎是唱着走去的。

可也眞絕，當他走到劉寡婦的三合院門口的時候，只見有個大漢坐在門下面的石階上。

那大漢見黃書郎走過來，不由得一跳三尺高，道：「老子等你有兩天了。」

黃書郎笑笑，道：「等我？」

那人道：「狗養的，你大限到了。」

黃書郎笑笑，道：「你是說我的死期到了？」

那人粗聲道：「不錯，小子。」

黃書郎道：「你要殺我？」

那人道：「操，我若是有本事殺你，上一次在土坡上便已宰了你。」

黃書郎哈哈笑道：「哦，原來你還是上次在土坡上圍殺我，反被我殺得不亦樂乎的幾個土狼呀！」

那人怪叱道：「好，你損吧，你盡情的訕笑吧，小子，你馬上就知道你說出這些話是多麼的豬。」

他往台下走，橫着身子想往小街走，却突然被黃書郎一把揪住。

「你幹什麼？」

黃書郎笑笑，道：「你以爲我幹什麼？」

那人道：「有本事你別找我麻煩。」

黃書郎道：「我是個喜歡別人找我麻煩的人，朋友，上一回我把你們幾個人打昏在土坡上，可並未放你們的血，我只把姓石的切下他的一隻手，叫他以後別用他的手去幹缺德的事情

，我以爲你們從此不會再來此地找人家小寡婦的麻煩，哈，你們竟然狗改不了吃屎的又來了，行，我就在這裡等着吧！」

那人道：「你千萬別走，我去請我們老大的客人。」

黃書郎道：「他們會相信你的話？」

那人道：「什麼意思？」

黃書郎道：「我是說，他們相信我來了？」

那人道：「我去說，當然會相信！」

黃書郎道：「不一定。」

那人怔了一下，道：「你馬上便知道。」

黃書郎道：「我是不耐久等的，不如我加强他們的信任感，如何？」

那人道：「什麼意思？」

黃書郎道：「不用多言，他們只一見了你，就會相信我眞的來了。」

那人楞然道：「你有什麼方法？」

黃書郎道：「你馬上就知道。」

他的話甫出口，空中流光一閃，便聞得「啊！」的一聲。

那人雙手抱住頭，他的頭上立刻出現了一個大肉包子了。

黃書郎的棒子出手如電，正敲在那人的頭頂上，敲得那人幾乎昏倒。

只不過黃書郎出手很有分寸，該流血，該起包，或者是該叫人昏倒的，他運用得很巧妙。

他怎麼會把這人打昏過去？

當然，他也不會叫這人流着鮮血往回跑，叫小街上的人看見了，還以爲自己多殘暴。

他鬆開了手，對着那漢子哈哈笑道：「回去吧，你不用開口，只把頭叫他們看一下就成了。」

那漢子幾乎痛得掉眼淚，他不開口，轉頭就往小街上奔，那光景就是抱頭作鼠竄狀。

現在，黃書郎反而不進門了。

他眞愜意，斜着屁股坐在台階上微笑，他的眼睛看着附近幾家門口站的人。

消息走得快，便在小街中央住的大戶也趕過來看熱鬧了，只不過劉老頭並未走到黃書郎面前打招呼，却是黃書郎冲着劉老頭露齒一笑。

黃書郎心中明白，劉老頭不敢前來打招呼，只因爲那個惡霸「喪門神」石不悔一定請來什麼能人了，萬一對方是高人，姓劉的也不好過日子了。

劉老頭對於黃書郎的笑只當未看見，但他心中也正是黃書郎想到的，他低下了頭。

他也聽了黃書郎上次交代他的話，如今已派了個老媽子住在三合院裡，專門侍候梁秀秀與文彩二人。

劉老頭也明白，黃書郎是個愛管閒事的年輕人，如果得罪黃書郎這號天不怕地不懼的人物，他的日子便也休想安逸的過了。

石不悔他都怕三分，黃書郎他更不敢得罪，如今黃書郎又等着修理石不悔搬請來的人，劉老頭的心中也不知是酸還是甜。

＊　＊　＊

小街上的人往兩邊閃，因爲從街那頭走來一批人物，這些人的手上帶着傢伙，只不過其中兩人的傢伙很特別——那是一隻鍊子鏢，正被提在一個泛紅鬍子的大漢手上，那鐵鍊被那大個子抖得嘩啦啦的響，一端的八寸三撥尖頭奪命鏢正「刷刷」的半旋着。

另一人的肩上扛着一把大砍刀，這把刀特別厚，刀身足有半尺寬，這黑漢的雙腕套着牛皮護套，護套上的銅扣發着金光閃閃的，好像一排金星一般模樣。

這二人一出現，黃書郎立刻哈哈笑了。

他笑着並不站起來，因爲還有個斷臂吊在脖子上的「喪門神」石不悔，便在快要到的時候，忽然大步奔到黃書郎面前。

石不悔見了黃書郎，他的臉也泛青了。

黃書郎哈哈一聲笑，道：「嗨，你的傷不痛了吧？」

石不悔戟指黃書郎咒罵，道：「去你娘的那條腿，老子痛不痛並不要緊，要緊的是今天如何剝你的皮。」

黃書郎緩緩站起身來，道：「行，如果你搬請來黑紅門的這二位堂主夠瞧頭，也許你今天能如願，否則，哈……我說喪門神，可別大話說得閃了你的狗舌頭。」

石不悔指着黃書郎，對那兩個黑紅門大漢道：「卜爺，成表哥，你們看看這傢伙的熊樣子，他奶奶的，他目中還有黑紅門的人存在？」

黃書郎却笑道：「就只來了你們二位？」

紅髮的人稱「赤髮鬼」成豹，他齜牙咧嘴的一聲低叱，道：「足可以把你擺平，娘的皮，黑紅門已發出狙殺令，死活不計，一定要摘下你的項上人頭。」

黃書郎一聲大笑，道：「娘的，聽起來眞的嚇我一大跳。」

那黑呼呼的黑漢怪聲道：「三天前聞得你小子在這八里莊小鎮上出現，老子們以爲老石認錯人，似你這號人物，怎會在這種小之又小的小市集出現，這兒既沒油水，又無大買賣，你他娘的眞是出人意外的來到此地了，黃鼠郎，今天爺們兜上你，你認了吧！」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姓卜的，你的大名我早就聽說過了，你在赤眉集上是個王，黑紅門給你撐腰，所以你幹上黑紅門二十一分堂堂主，這些年來，你大概弄了不少黑心的銀子吧？」

黑漢正是黑紅門赤眉集二十一分堂堂主，他的名字叫卜通，江湖上如

果提到「大黑熊」，便是這位仁兄。

卜通的厚背大砍刀雙手握，斜斜的指着半天空，那刀身上反射出一道極光，宛如旭日初升照人眼。

他粗聲的道：「好小子，你應該說老子存不了血汗銀子，就如同今天堵住你，殺了你，然後切下你的頭，總堂的賞銀一萬兩，可算是不少的數目吧？」

黃書郎又是一聲笑，道：「操，黑紅門拿銀子買我的頭了，榮幸吶！」

那成豹已緩緩的掄動手中的鍊子鏢，冷沉的道：「小子呀，你可知那一萬兩銀子多麼誘惑人吶，今天我二人使勁擺平你小子，我與卜兄每人就是五千兩，好小子，老子已在你身上聞到銀子的味道了。」

黃書郎嘿嘿冷笑，道：「娘的老皮，你二人一拉一唱的要取我的命，我以爲你二人太貪心，你們應該多來人的，如果我猜得不錯，你二人大概怕人多分薄了賞金，所以只來了你們兩個人。」

卜通大怒，罵道：「放你娘的屁，黑紅門都是不貪財的人，只因爲你動手砍了成兄的表弟的手，這才應邀前來捉拿你，你休信口開黃腔。」

成豹已怒道：「卜兄，少同這傢伙囉嗦，我們聯手上，先把他放倒，再論死活。」

兩個人舉着鏢與刀砍出手，黃書郎連忙搖手，道：「等一等，等一等呀，二位大堂主千萬別急躁，須知天躁有雨，人躁有禍呀！」

成豹叱道：「你他娘的又有什麼鬼點子了？」

黃書郎道：「二位偉大的堂主，你們光知道要分賞，怎不爲我這挨宰的人想一想。」

卜通吼道：「操，我們爲你早就想妥了，那就是要把你大卸八塊，如此而已。」

黃書郎嘆口氣道：「也行，你們想的是要我的命，娘的皮，我也認了，只不過萬一無法稱你們的心，不能如你們的意，輪到我整了二位大堂主，我的手段就與二位大大的不同了。」

卜通哼一聲道：「你妄想。」

黃書郎道：「當然，我是說萬一兩位栽在我手裡，我就是另一種手段了。」

成豹吼道：「你也想砍下爺們的頭？」

黃書郎忙搖手，道：「不，不，不，我從來不做有干天和的事，二位怎不多想一想，如果把敵人一刀殺死，雖然可稱一時之快，可也斷了財路一條。很簡單，我若打敗二位，我請問，二位準備花多少銀子贖你們的命？」

卜通罵道：「個王八蛋，你在作你的白日夢，想在爺們身上刮油水呀！」

黃書郎道：「這也是我玩命換來的，二位不也是爲了黑紅門門主的萬兩白銀嗎？我的胃口不大，二位如果打敗，每人收你們白銀一千兩，怎麼樣？」

他的話甫落，成豹厲吼一聲，道：「老子先打爛你小子的狗頭。」

他的鍊子鏢出手了。

抖起一點寒星帶着一股呼嘯，猛古丁指向黃書郎的面門打來。

另一面，卜通的厚背大砍刀挾着排山倒海之勢，厲烈得宛如狂風般直往黃書郎的頭上劈來。

鋼棒抖然劃個半弧，黃書郎斜着身子翻觔斗，他好像一頭會閃掠的花豹似的，從敵人的兩般兵器挾擊的唯一空間掠出三丈遠。

他仍然不出手，只不過他的雙手各握着棒與尖刀不停的旋。

兩件兵器同時各在手掌上旋動，十分好看。

黃書郎冷笑道：「娘的皮，出手就要命不是？」

就在這時候，兩件兵刃又呼嘯着殺來。

黃書郎不閃躲了。

只見他一頭便往那厚背大砍刀的刃層中鑽去，便也聞得「噹」的一聲響，緊接着，卜通的身子猛一抖，他的脅下已噴起鮮血。

成豹的鍊子鏢就在黃書郎的身子尚在空中的時候，差半寸未扎在他的脖子根上面。

黃書郎就是要險中求勝，只見他倒着一個空翻，那麼凌厲的閃過成豹的右肩頭，便也撩起一股如泉般的鮮血，成豹的肩頭掛彩了。

「唔！」成豹的嗥叫是低沉的，也是憤怒的，只不過他已無法再打出他的鍊子鏢了。

他提着鍊子鏢暴退七八步，口中狂嗥不已。

黃書郎落地一個大轉身，已聞得惡霸「喪門神」石不悔厲叫，道：「圍緊了殺。」

他是對他的手下七人呼喝，而且七個怒漢也往黃書郎的身邊衝過來了。

黃書郎笑了。

他笑得叫人莫名其妙。

笑着，他自言自語道：「大餐之後來杯清茶也不錯。」

七把鋼刀一齊殺，黃書郎這一次不會躲，但他的身形像陀螺，只那麼帶起勁風呼嚕嚕的轉了幾圈，七把鋼刀已上了天，就在一陣叮叮噹噹落下地上，七個大漢也被黃書郎打得抱頭跌倒在地上了。

上一回在土坡上，這些就被他敲昏過去半天起不來，所以黃書郎不用閃躲，他能在一招之間把這些三流人物全擺平。

黃書郎是什麼人物，江湖上稱他爲惡客，當然有他一套。

「喪門神」大感後悔，因爲他忘記了他的這批好哥們不是黃書郎的對手，自己這麼猛一吼，等於叫他們去送死。

死是不會的，但再一次挨得七葷八素總是免不了的。

黃書郎收起尖刀，但他的鋼棒仍在手上。

他的棒子還旋動，就好像一根亮晶晶的指揮棒。

他笑瞇瞇的走向「喪門神」石不悔，道：「惡霸呀，現在輪到你了。」

石不悔厲吼，道：「放你媽的屁，老子若能出手，早就收拾你了。」

黃書郎笑笑，道：「是嗎？」

石不悔雙目看定了黃書郎的手中棒，叫道：「你把老子的手切掉一隻，我的傷才好了一小半，痛得老子三天吃不下飯，兩天才喝了半碗湯，我今天只帶人來，我可並未出手收拾你，你難道……」

「哦！」黃書郎的棒子敲在石不悔的頭頂上，他的面色也變了。

黃書郎不笑，冷哼一聲道：「只因爲你想我那小表妹，你把這些人也害慘了，而我，嗨！也跟着使力氣，你知道我的心中有多痛。」

石不悔的一隻左手捂住頭直揉搓，道：「你打了人還叫心痛？」

黃書郎道：「我是個最不願意打人的大好人，而你却找來這些人叫我不得不自衞。」

他打了石不悔一記，又損了他一頓，便深深的嘆口氣，又道：「娘的，單只侍候各位這一頓，也眞耗了我不少元氣……」

石不悔大吼，道：「黃鼠狼，算你狠，老子認栽了。」他轉而對他的手下道：「都起來，咱們回去啦！」

另一面，成豹與卜通二人併肩在一起，那成豹厲聲道：「姓黃的，山不轉路轉，黑紅門不會放過你的。」

他二人也要轉身走了。

「各位，站住。」黃書郎只淡淡的這麼一聲叫，所有的人全楞住了。

「喪門神」石不悔吼道：「小子，你還想放什麼屁？」

黃書郎道：「你們以爲我爲什麼叫住各位？」

石不悔道：「有屁快放。」

黃書郎哈哈又笑了。

他旋着手上的棒子，逼視着面前的石不悔、卜通與成豹，冷冷道：「各位，我是幹什麼的呀？」

卜通大怒，罵道：「黃鼠狼還會幹什麼好事，不過是偸搶騙帶訛詐，你絕非是善類……」

黃書郎道：「我若是你說的那號人物，那麼黑紅門又算他娘的什麼玩意兒？」

成豹怪吼道：「王八操的。」

黃書郎雙目一厲，道：「老子既沒有設堂口，更沒有在各埠做什麼黑心生意，你們找上老子就想殺人，而我却又是刀口子下討生活的人，請問我要怎樣活下去？」

石不悔怔了一下。

卜通怒道：「那是你賤，關爺們何干？」

黃書郎呵呵一笑，道：「各位不是想取我的人頭，去換那萬兩銀子嗎？」

卜通道：「可惜你小子命大，只不過叫你再多活幾天罷了。」

黃書郎嘿然一聲，道：「既然各位殺不了我黃書郎，那麼，各位總得留下些什麼。」

他的棒子旋出一片極光，環視着發楞的石不悔三人。

就在他逼視着石不悔三人的時候，有個大漢悄沒聲的雙手抱刀，移向黃書郎背後。

沒聲音，又好像有聲音，只不過聲音在人們的心中盪動着，血腥與殘酷，彷彿快要世界末日了。

那人的刀舉起來了，刀刃對準着黃書郎的背後——那一刀足以劈開千斤巨石般沉猛。

黃書郎逼視着石不悔，喪門神的眼珠子瞪得圓。

一個人即將看到勝利到來的時候，會表現出一副難以掩飾的得意。

石不悔就是這樣子。

然而，他的眼睛瞪得大，却也像是顆水晶透明珠。

於是，那漢子的刀猛力往下殺，刀在中途，他才發出一聲「殺！」

「咻！」

「颼！」

「哦……唷……」

黃書郎的這一棒，只打得那漢子腦袋開花，鮮血像個水泉也似的往外冒。

他的刀落在地上了。

石不悔憤怒的吼道：「操你娘的，你打死人了。」

黃書郎冷哼道：「我不教訓他，我便死定了。」

石不悔道：「你小子難道腦袋後帶眼睛？」

黃書郎哈哈笑道：「我的腦後沒有眼睛，只不過我的反應是一流的，就好像你的眼睛像牛蛋，可也把我後面想暗算我的那傢伙反映出來了。」

石不悔大感後悔不迭，當時自己如果不瞪眼，黃鼠狼也許早就死在自己面前了。

原來人的眼珠子也會把人像反映出來的。

黃書郎就是從石不悔的眼珠子裡，看到身後那人要偸襲他，光景還眞危險。

黃書郎哈哈一聲笑，道：「各位，打開天窗說亮話，各位是要命還是要銀子？」

卜通氣得直罵，道：「操，你這話好像有陰謀。」

黃書郎道：「不是陰謀，是生意。」

卜通叱道：「老子們和你有什麼生意好談？」

黃書郎道：「談生意只是好聽一句

話，如果惹得我不高興，他奶奶的，敲爛你們腦袋後，老子往口外走。」

口外就是張家口外，塞外的地方大，想找他黃書郎就不容易了。

成豹怒道：「你要談什麼生意？」

黃書郎一笑，道：「上道了，這句話是我最愛聽的，各位，順着這句話下去，各位就平安的來，平安的回家了。」

石不悔怒道：「他娘的皮，得意忘形呀！」

黃書郎道：「王八蛋才得意忘形，我痛苦呀！」

石不悔道：「痛苦的是老子們！」

黃書郎道：「皮肉之傷乃小事一樁，內心的痛苦才令人寢食難安。」

石不悔怒道：「你的內心痛苦？」

黃書郎道：「我怎麼會不痛苦？江湖上有你們這批王八操的一心想要我的命，我想活下去，就得時時提防，處處小心，日子過得如同坐在火山口那麼緊張，你們想一想，這種日子會不痛苦？」

成豹吼道：「也是你小子自找的。」

黃書郎道：「這可也是我的毛病，只不過我既然以攔是非過日子，各位，你們想活命，就得拿銀子來換取生存的希望，否則……」

「彭！」

他又是一棒敲在附近跌坐在地上一個漢子的肩頭上。

「我沒有偷襲你，你爲什麼……哎唷！」

漢子痛得肩膀往地上頂，眼淚也流出來了。

黃書郎却笑笑，道：「這是拿你作示範，不要命的，我就一棒敲他個腦袋開花。」

石不悔大叫，道：「你小子想到爺們的荷包呀，去你娘的那條腿，有銀子，砸狗也不給你。」

黃書郎嘿嘿冷笑了。

卜通怒道：「操你娘，要銀子要到爺們的頭上來，你以爲爺們是幹什麼的！」

黃書郎道：「黑紅門都不是人，硬搶奪取還帶訛詐，只不過你今番遇上我，就得破費了。」

成豹叱道：「你休想……」

黃書郎道：「你說的？」

成豹道：「不錯。」

黃書郎的棒子猛一下，「叭」的一聲，打在成豹受傷冒血的肩頭上，打得成豹吐血。

石不悔吼叫道：「老表，挺着點。」

一笑，黃書郎道：「倒忘了你們是表親，你一定是心痛不是？」

石不悔咬牙，道：「有銀子也不會送你花。」

黃書郎雙目注視着手中棒，他忽然一個半側身，那棒子好像有生命似的一聲「咻」！

「叭！」

「哎呀呀……」

眞淒慘，那一棒正打在石不悔的斷腕之處。

這正是傷上加傷，比什麼都靈光，如果打在別處，那就效果不彰了。

石不悔挨的一棒，叫他痛到心裡頭，本來已經不流血了，這時候却見鮮血往布帶的外面滲着。

他痛得彎下腰，黃書郎一邊哈哈笑。

他必須笑，唯有如此，敵人才會寒心而懼怕，因爲此時的笑不是笑，而是要命的笑。

這也證明他的心是殘忍的，是不會放過他們的。

他逼近石不悔，沉聲道：「滋味如何？」

石不悔一頭冷汗珠子開不了口，他直吸大氣。

卜通開口了，他咬着牙道：「黃鼠狼，你到底想怎麼樣？」

黃書郎道：「簡單啦，拿銀子來買你們的命！」

「你敲詐？」

「隨你怎麼說都行，只不過老子很安心，因爲這也是老子拿命換來的。」

卜通怒道：「你要怎樣才滿意？」

他指指一片受傷的人，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又道：「他們都已被你打得灰頭土臉鮮血直冒，你還想要銀子？」

黃書郎道：「給是不給？」

卜通道：「給又怎樣？不給又怎樣？」

黃書郎道：「給銀子，各位的命就保住了，各位有了命，便好生去養傷，等到傷也好了，再找我算賬也認了，也無怨無尤了。」他笑笑，又道：「如果不給銀子，那好辦，我把你們全部打爛腦袋當成破西瓜，這個花花世界就少了你們這些混帳王八蛋了。」

石不悔已喘過氣來，吼道：「你想……把我們……都殺死呀……」

黃書郎道：「我不是活菩薩，只許你們要我的命，就不容我取你們的命？」

成豹道：「狗東西，你打算訛詐老子們多少銀子才放人？」

黃書郎拍手一聲笑，道：「你第二次又上路了，你們的生命也露出曙光了，哈……」

成豹道：「少得意，你若獅子大開口，你會大失所望的，小子。」

黃書郎道：「我懂，我懂，知足者常樂，我絕不會獅子大開口。」

成豹道：「你開價吧！」

黃書郎大笑了——眞是得意呀！

卜通咬牙忍着痛，他的鬚髮戟張的道：「黃鼠狼，你小子最好價碼壓低一點，如果你想順利拿到銀子。」

黃書郎哈哈笑道：「放心，我是個極容易滿足的人，慾望實在不高。」

卜通道：「黃鼠狼，你應該明白你是和什麼人在打交道，黑紅門不是大

善人。」

黃書郎哈哈又笑道：「知道，知道，黑紅門只進不出，幾曾出過大善人？」他忽然咬咬牙，又道：「黑紅門主『虎頭蜂』左宗正，他曾是八府師爺的座上客，江湖上誰敢惹姓左的？」

卜通冷哼一聲，道：「偏就出了你這惡客黃鼠狼，娘的皮，你膽敢盜走我們少主的寶物，嘿……」他是笑，但笑中咬牙，看上去就是齜牙咧嘴了。他踏前一步，又道：「我們少主的寶物也是你敢動手的，你可曾知道，我們總堂的東西，就算擱在大路上，也沒有人敢下手取，而你……操，你等着挨宰吧，我的兒！」

黃書郎道：「死就死吧，那是他娘的以後的事，只不過眼下我得弄上些銀子，先找個地方快活去。」

成豹已怒罵道：「狗東西，你弄了我們少主不少寶，每一件足夠你花上三五載，他奶奶的你還弄什麼銀子呀！」

黃書郎道：「我的手頭花費大，那點東西算什麼？再說，你們的少主左少强，他弄了那一包寶物專門唬唬女方的，等到他把人家的姑娘弄得破了身而又膩了他的心，便說人家姑娘不貞操，然後又把寶物要回來，這一傢伙把姑娘推入火坑裡，如果算一算，單指老通城的白紅院，他就送去十幾個俏姑娘，以我看，那包東西早就不是他的了。」

卜通與成豹齊聲罵。

他二人當然不會承認有這麼一回事。

黃書郎怎會知道得這般清楚？

他當然是從小流球的口中得知的。

小流球告訴他這些，他才趕往清河鎭。

黃書郎不但要救文彩，而且還要出奇不意的盜走左少强將要送往清河鎭的那包寶物。

成豹厲吼道：「黃鼠狼，你不可惡言加在我們少主身上，你個小子該死。」

黃書郎道：「話到此處就打住，我這就琢磨着開個價碼，只不過，我的醜話說前面，我做生意很乾脆，不打折，不賒欠，銀子當面點清，完了兩邊各西東。」

卜通叱道：「忑也囉哩八嗦了。」

黃書郎道：「非是我囉嗦，話不說不明，鼓不敲不響，你們明白了我的心意之後，再談下去就方便多了。」

「喪門神」石不悔已喘過氣來，他的雙目淚已乾——那淚水當然是左臂斷處痛出來的淚。

他齜月牙咧嘴的對成豹道：「表兄吶，當初我就對你分析過，你們的大護法與兩位內堂執事尚且無法把這小子擺平，你偏是不相信，如今弄得咱們如此慘。」

成豹冷哼一聲，道：「我還特別邀來卜堂主助拳，他奶奶的，是表兄小覷他了。」

黃書郎已哈哈笑道：「別後悔了，咱們談生意吧！」

石不悔厲吼道：「我們沒銀子，我們是來殺人的，你見過殺人還帶上銀子的？」

笑笑，黃書郎道：「沒銀子可以回去取呀，石惡霸，你的家門不就在那面的街上？我可以在此等呀！」

石不悔怒道：「我的銀子不是留給你小子用的。」

黃書郎臉色一寒，道：「哦！那麼我就一個一個的問，問你們是想要命還是要銀子，我這就先從你石惡霸問起。」

他逼近石不悔，右手棒左手尖刀雙掌舞動得好像玩把戲似的，道：「想不想活？」

石不悔道：「你要殺我？」

黃書郎道：「老子只問你想不想活？」

石不悔道：「王八蛋才想死。」

黃書郎道：「那麼，你的保命銀子是三千兩。」

石不悔大聲叫，道：「你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呀！」他直喘氣的又道：「我不要活了呀……個黑心……」

黃書郎的尖刀猛一戳，石不悔的穿着很單薄，挺熱的天他只穿了一件綢絲衫。

黃書郎的尖刀已戳進石不悔的肚皮裡了，石不悔急急的往後閃又退，只不過他再也閃不掉戳進他肚皮裡的那把尖刀，鮮血外溢，石不悔大叫：「我給你銀子，小子，快收回你的刀！」

黃書郎立刻把刀收回來，那把尖刀雖然扎入石不悔的肚皮，但黃書郎很有分寸，刀尖只扎入一公分，可也嚇得石不悔臉也變了。

他已深深的明白，所有的家當都泡湯。

黃書郎笑笑，道：「恭喜你了，石惡霸，你在生死關頭總算看開了，銀子並不重要，命只有一條，這麼說，三千兩銀子你出了？」

石不悔咬着牙，道：「我給你一千兩。」

黃書郎臉皮一緊，叱道：「這就是我一開始爲甚麼先囉嗦一大堆，目的是要你們知道我是不二價的人，如是一千兩，我不如宰了你的人。」

他又要動刀了。

石不悔厲聲罵：「好個惡客黑心的人，你吃定你家石大爺了呀！」

「給不給？」

「我操你祖奶奶，給，給。」

黃書郎一笑，道：「只要你給，你操甚麼都可以，出銀子的總是大爺，罵兩句出出氣也是應該的。」

石不悔幾乎脫了一層皮似的虛脫得往地上坐，他張口結舌的倒吊着眉，活像個賴皮狗似的怪可憐。

黃書郎轉而逼向卜通，笑得十分好看的道：「卜堂主，你在赤眉集是個王，黑紅門二十一分堂的買賣我也略知一二，進賬還眞令人眼紅呀！」

卜通叱道：「那也是弟兄們以血汗拚來的。」

黃書郎一笑，道：「可也拚了不少黑心銀子。」

卜通道：「關你甚麼事？」

黃書郎哈哈道：「是不關我的事，算我多口了。」他怔怔臉，伸出五個指頭，道：「卜堂主，你的身價不同，你和涼河黑紅門總堂都是詐訛分贓的豪强、啃吃一方的大豪，這個數不多吧？」

卜通道：「多少？」

黃書郎道：「五千兩銀子，少一個蹦子也不行。」

卜通沉聲暴出一腿，吼道：「老子踢死你個王八……啊……」

「叭！」

他那突來的一腿只踢出一半，早被黃書郎在他的脚背上重重的敲了一記狠的，打得他立刻坐在地上抓起右脚猛揉搓，光景好像那隻脚已不是他的了。

黃書郎冷冷道：「太不光棍了，這是甚麼時候？容得你在此刻發狠呀！」他逼近卜通，沉聲道：「說，你是出銀子，抑是不要命？」

卜通怪叫連聲，道：「老子是來幹甚麼的，身邊那有這麼多的銀子送給你，要銀子，也得等老子回去赤眉集家中取呀！」

黃書郎嘆口氣，道：「那麼，我偉大的卜堂主，你就死在這八里莊吧！」

他的尖刀又亮出來了。

他這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幹這種事，小街上已站了不少看熱鬧的人，但黃書郎只裝沒看見，這地方沒有人管，當然，他賺的也是以命換來的銀子，沒有人說他不對。

黃書郎冷傲的道：「你閉起眼睛咬咬牙，忍着點，我出手很快，當你覺得痛的時候，你八成已經進入鬼門關了。」

他的尖刀猛一送，却見卜通一聲喊，道：「等一等，你個小狗操出來的黃鼠狼，江湖上怎麼出了你這號强索豪奪、不分黑白的傢伙。」

黃書郎道：「少囉嗦，你快作出決定，我還有那麼大批的人要論價錢的。」

於是，七個大漢也吃驚了。

他們是跟着石不悔辦事起鬨的，他們的身價不值錢，為何也把他們算一份。

便在這時候，卜通已重重點頭，道：「要命，要命，想死的人是王八。」

其實，為甚麼說王八不要命，這也是個俏皮話，因為王八的命最長，千年烏龜不出奇，所以王八是不知道還會有死這碼子事，一個不知道死是怎麼一回事的王八，當然就不怕死了。

黃書郎笑笑，道：「這麼說來，卜堂主決心花銀子了？」

「我別無選擇。」

黃書郎道：「眞明白。」他忽然面對成豹，道：「成堂主，常青鎭上的紅鬍子，你在常青鎭是名人，我曾聽人傳說，如果那一家的娃兒哭不停，只要說一句紅鬍子來了，這個娃兒便立刻被嚇得不敢再哭了，是嗎？」

成豹道：「也是成大爺的威名赫赫。」

一笑，黃書郎道：「你老兄也經常替你的這位石表弟撑腰，是嗎？」

「表親之間多照顧，那像你是個野孩子長大的。」

黃書郎嘆口氣，道：「眞令我羨慕，我怎的沒有像你這麼一位好表親。」

成豹罵道：「去你娘的，你心中在損你家成爺了。」

黃書郎道：「我是眞心的呀！」他搖搖頭，又道：「成堂主，你也拿這個數換你的命吧！」

「那是多少？」

「五千兩銀子，與卜堂主的一樣，我不能厚此薄彼，你得多體諒。」

「我如果不給，你一定出刀。」

「眞明白。」

「你會眞的殺了我？」

「我說過，人在江湖行，為銀子拚老命，你們不也是為了銀子而聯手一起殺我嗎？」

「可惜爺們失手了。」

「失手沒關係，可以花銀子買命呀！」他頓了一下，又道：「江湖上，只有我黃書郎才為我的敵人指出一條生路，若換是別人，早就向閻老五報到受審了。」

成豹道：「老子答應送你五千兩銀子，只不過老子如今腰包空空如也，你說怎麼辦？」

黃書郎笑得掩不住得意之色。

他點點頭，道：「這麼說來，你花五千兩銀子把自己的命救回來了……至於銀子嘛，我早就替你兩位想好了。」

成豹道：「怎麼說？」

黃書郎指着石不悔，道：「兩位可以向他借呀，他約了你兩位前來，總不能不管你兩位吧？」

石不悔已厲叫道：「老子沒銀子借。」

黃書郎冷笑，道：「這是甚麼，他兩位乃是黑紅門大堂主，你算他娘的甚麼東西，你也不拉泡尿照照你自己那副德性，他兩位前來，是給足了你的面子，雖說為了黑紅門的一萬兩銀子，那也是為你兩肋插刀了，怎麼的，這時候你不管他們了？你是人物嗎？江湖義氣你也不顧了？操，你算他娘的武大郎睡在潘金蓮的肚皮上，好滑頭呀！只顧你自己活命了。」

一番話，說得石不悔幾乎氣結。

他翻着死魚眼睛，道：「老子操你祖宗十八代，算你狠，這一萬兩銀子我當然會借。」

黃書郎哈哈笑道：「夠義氣，娘的，似你石爺這號人物，為朋友可以賣褲子的人，江湖上已不多見了，實在令人佩服呀！」

石不悔心中實在苦，他明白，這一萬兩銀子借出去，便也成了肉包子砸狗——有去無回了。

黃書郎忽然側身轉，他面對地上跌坐的七個漢子冷冷笑，道：「你們這些混球，一連兩次想圍殺我，甚麼東西，仗着人多不是？今天本來不饒你們的，只不過我是個心腸軟的人，也答應你們花銀子賣命，說吧，可有人反對花銀子的？」

七個大漢沒有一個肯開口。

黃書郎笑笑，道：「這麼說，你們都是明白人了，好，我也知道你們的身份和地位，平日裡只不過是跟着姓石的起鬨跑腿，弄那麼一點碎銀子罷了，這麼辦，你們七個人合加起來出兩千，兩千兩銀子怎麼樣？」

有個大漢怪聲道：「天爺，你就是敲碎我們骨頭，也榨不出兩千兩銀子呀！」

黃書郎道：「平日裡你們拚性命，為別人跑斷兩條腿，還得要受那風刮日晒、挨罵受累之苦，也算是把命交在姓石的手上，為姓石的盡了忠也盡了孝，如今在你們生死關頭，那姓石的可不會管你們死活了。」他斜着眼睛看了看石不悔，又道：「跟主子也得要看人去跟，不能盲目的跟着個大惡霸，他的眼中可……」

他的話未完，石不悔大吼，道：「不要說了，他們的兩千兩銀子也由老子出了，個狗養的惡客。」

黃書郎可樂透了。

他伸出手指頭算銀子。

「一個五千兩，加上一個五千兩，這就是一萬兩，再加上一個三千兩，一共是一萬三千兩銀子，然後又是兩千兩銀子……」他哈哈的笑道：「怎麼那麼巧，正好一萬五千兩銀子，我可親的惡霸石大爺，你打算叫我陪你回去取嗎？一萬五千兩銀子都要小張的銀票，最好是省城通寶銀號的。」

石不悔怒吼狠嗥，道：「給你已經不錯了，你他娘的還要挑三撿四的要省城通寶銀號的！你……」

他的臉也幾乎氣炸了。

黃書郎道：「好，好，好，這最後的話算我沒有說，你快快回去取來吧！」他指一指一羣受傷的又道：「如此多的傷者，一個個都得盡快的去醫治，晚了可就不太妙了。」

石不悔咬牙，道：「娘的，你也會善心吶！」

黃書郎道：「當然，善良之心人皆有之，惡人不是生下來就是惡人，這玩意不會有遺傳，我可以介紹各位去找一位有名的大夫，此人的醫道很高明，各位的傷，他只要三五天就一切平安了。」

石不悔回頭就走，他是不會相信黃書郎的話的。

就算黃書郎的話是眞的，他也不會相信，就好像一個被狗咬過的人，這個人見狗便討厭是一樣。

黃書郎却哈哈的又笑了。

* * *

石不悔的臉上流着汗珠子，那模樣絕不是冷汗直流，而是熱汗打自心裡往外冒。

一萬五千兩銀子不是個小數目，在這八里莊的小平鎭上，那得刮上好幾年才能湊成這個數。

如此辛苦的弄來銀子，如此這般的就拱手送人，而且是送給惡客黃書郎這種人，石不悔的心就如同被人狠狠的戳了一下似的，他怎麼不滿頭汗直往下流？

黃書郎見石不悔滿頭大汗的走回來，他就像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似的興沖沖的迎上去。

他的笑是很吸引人的，只不過石不悔並不欣賞。

石不悔甚至想殺了他，只可惜他打不過黃書郎。

「眞是辛苦你了，這麼熱的天氣，你又身子受了傷，還得跑着回去取銀子，我心不忍吶！」

「去你娘的，少來貓哭耗子！」

搓搓手，黃書郎道：「拿來了吧？」

石不悔的左手猛一攤，道：「吸，老子多年的血汗錢，全被你小子拿了去，操你娘，老子提醒你一句……」

黃書郎笑道：「是，是，請指教！」

石不悔道：「拿去省着用，餘下的可得藏好了。」

黃書郎道：「這個我知道！」

石不悔道：「你絕對不知道。」

黃書郎道：「如果我眞的不知道，只你一說明，我不就知道了？」

石不悔道：「銀子省點花，早晚石大爺會再弄回來，你以為石大爺的銀子是撿來的？」

哈哈一聲笑，黃書郎道：「行，我就省點花，只要你找上我，我親愛的石大爺，你可得記住，銀子你要多準備，因為只有銀子才能救得你的命。」

石不悔的一把銀票早就捏在一起來，聞言抖手擲過去，叱罵道：「拿去，找壙地買棺材，你小子準備後事吧！」

黃書郎接過銀票抖開來，他仔細的算，十個指頭不停的搬，算了半天才笑道：「一兩也不多呀！」

石不悔怒道：「怎不說一兩也沒少……操……」

黃書郎道：「石爺，要說你老兄還眞夠義氣，花了這麼多銀子為他們贖命，這要往後去可以預見，這些人一定更加的為你賣命了。」（未完・七）

上文提要：白梅對王俊已沒有了戒心，告訴他女羅剎收了人家一筆鉅款，前來濟南行刺四君子，正傾談間，四婢之一的小青奉女羅剎之命前來殺王俊，被白梅制住了穴道，突然，一道寒光射至，小青馬上香消玉殞，接着，言小秋與黃媚出現，白梅斯時才知道上了王俊的當，但已騎虎難下，加上三人的規勸，決定與金燈門合作；王俊與言小秋改扮成賣燒餅的伙計，獲方昭通知，對方已有行動……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

臥龍生・文
可飛・圖

四君子

易容扮作香客　進觀監視行動

方昭道：「套車，三輛大篷車。」

王俊道：「他們要到那裏去呢？」

方昭道：「目前還不清楚他們的行程。」

王俊道：「看來，他們似乎已經有所警覺了。」

這時，兩匹快馬急馳而來，在連雲客棧的門口停下。

方昭未再多言，抱着八個燒餅回到連雲客棧。

這時，兩個騎馬人已然把坐騎交給了店伙計，直入客棧中去。

言小秋緩步走了過來，低聲道：「大哥，瞧出一點苗頭麼？」

王俊道：「這兩匹快馬來得蹺蹊，好像是回報的探馬。」

言小秋一面替川流不息的買餅人包上燒餅，一面收錢，一面低聲說道：「客棧中有人來過麼？」

王俊說道：「有！老三前來說過，客棧中，備好了一輛大馬車，似乎是女羅剎準備行動了。」

應付過一陣，購買人潮漸少，言小秋拍拍手，道：「大哥，一旦小弟離開此地，大哥最好還是守在這裏。」

王俊點點頭。

言小秋道：「事情有分曉後，小弟會立刻來接大哥。」

王俊笑一笑，道：「四弟放心去吧。」

言小秋低聲說道：「大哥的金劍帶在身上麼？」

王俊道：「帶上身上了。」

言小秋道：「劍中藏針，十分凌厲，大哥如遇上危險時，不妨施用。」

王俊笑一笑，道：「我明白，四弟不用爲我擔心。」

說完話，言小秋果然轉身而去，王俊獨自留在賣燒餅的攤位上。

王俊雖然也開始學習武功，但年齡和時間給了他很大的限制，也許他可能已練得比普通人强了一些，但他決沒有練到可稱高手的境界。

但他練成了膽子，變得遇事鎮靜。

也練成了發射金劍中藏針的本領，握劍的手很穩定，發射也很準確。

* * *

連雲客棧旁邊的一扇門打開了，那是專門供篷車進出的大門，平日，總是緊緊的關閉着。

三輛篷車魚貫馳了出來。

垂簾遮去了車中的景物，看不出車中的人，但三個驅車的漢子却是一色的青色短衫，長褲。

緊接着，客棧中又走出了七個牽着健馬的人，飛身上馬而去。

王俊無法分出這幾個人的身份，也不知老二、老三是否混在中間。

七匹馬，追着篷車而去。

算一算三輛寬大的篷車中，擠點可以坐下二十幾個人，如若連雲客棧梅花院中有二十個以上的人，也能在這一次走完。

這是傾巢而出、決定性的行動。

王俊想通了，但已不見馬車影兒。

追之不及，只好留下來，留心着連雲客棧。

連雲客棧中，忽然又出來了一個人，牽着兩匹馬。

那人直走到王俊的身前，笑一笑，道：「要不要一匹馬？」

金燈門中人善長易容，能把面目改變得親人難識，但面對着講話時，用不着改變聲音。

聲音入耳，王俊已覺得不是金燈門中的人，但聲音也不陌生，正是勞山一劍徐傑。

王俊笑了一笑，說道：「閣下怎知區區要馬？」

徐傑道：「那很容易，你目睹那馳去的篷車、健馬，有些失望。」

王俊接道：「哦？」

徐傑道：「還有這雙手，不像是常包燒餅的手。」

王俊笑一笑，道：「好眼力。」

徐傑已聽出王俊的聲音，怔一怔，道：「王公子？」

王俊道：「勞山一劍徐兄？」

徐傑呆了呆，道：「你沒有死？」

王俊道：「在下不是活得好好的麼？」

徐傑說道：「這眞是冤家路狹，快請上馬吧。」

王俊早已備好了暗器，心中膽子壯了不少，笑一笑，說道：「有緣再相逢，徐兄先請罷。」

徐傑冷哼一聲，當先躍上馬背。

王俊也投鞍上蹬。

兩匹馬，一先一後的向前走去。

徐傑未走在前面帶路，但也不落後，只是和王俊錯了半個馬身子。

王俊暗中有了戒備，所以神態很鎮靜。

馬出城門，漸入荒郊。

徐傑輕輕咳了一聲，道：「公子還沒有離開濟南？」

王俊道：「閻王爺不肯收留，在下只在鬼門關前打個轉兒便回來了。」

徐傑道：「哦。」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道：「徐兄，閣下留在最後離開，想來必有原因了？」

徐傑道：「有！女羅剎一直感覺有人在暗中監視着我們，所以堅持我留下來，想不到那意外監視我們的人，竟然會是你王公子。」

王俊道：「如今閣下知道了？」

徐傑道：「不錯，我還記得一件事，那就是王公子不會武功。」

王俊道：「是啊。」

徐傑搖搖頭，道：「王公子，他們不應該這樣對你的，殺你一個全然不會武功的人，那實在是有些跡近殘忍。」

王俊歎口氣，道：「看來，徐兄準備處決我了？」

徐傑道：「是！女羅剎可能已經接着了他們，在下麼？實在也沒有特別的事要做，只好處決你老兄，提點興緻。」

王俊道：「徐兄準備以殺取樂？」

徐傑道：「不論甚麼事，只要費心一些，都可以想一個新奇的法子出來和藝術一些，就拿殺人一事說吧，如若能殺得不帶點血腥氣，豈不也算得是一件好玩的事？」

王俊回顧了徐傑一眼，道：「死得最不帶血腥氣的，大概是服藥一種，閣下可是想讓在下服毒死去？」

徐傑笑一笑，道：「王公子，服毒後死亡並不好過，到了你該死的時候，我自然會給你一個痛快，不會讓你拖得難過。」

王俊心頭一震，忖道：「看樣子，目下還不會短兵相接了。」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徐兄，你們究竟要幹甚麼？」

徐傑道：「幹甚麼？難道現在你還不明白麼？」

王俊道：「好像是殺人？」

徐傑道：「對！殺人。女羅剎是目下江湖中第一流的殺手，殺一個人，至少要十萬銀子。」

王俊淡淡一笑，接道：「十萬兩銀子，實在算不得甚麼。」

徐傑哈哈一笑，道：「我知道你很有幾個錢，這十萬銀子只是個起碼的數，殺的身份愈高，自然銀子要得愈多。」

王俊道：「徐兄，這一次，你們殺的是甚麼人？老兄又能分到多少銀子？」

徐傑抬頭打量了前面的土崗一眼，答非所問的道：「王公子，你看看，前面那土崗的風水如何？」

王俊抬頭看看，笑道：「不錯啊！頗有龍蟠虎踞的氣勢。」

徐傑道：「好！那麼王公子就死在那土崗上如何？」

王俊點點頭，道：「如是徐兄夠交情，就讓我自己選一塊埋骨之地吧。」

徐傑道：「好！咱們一言爲定。」

王俊道：「徐兄！你們這一次，究竟要殺的是甚麼人？」

徐傑哈哈一笑，道：「王公子，你快要死了，爲甚麼還想知道這樣多的事？」

王俊道：「黃泉路上結伴，至少，我應該知道他們的身份。」

徐傑點點頭，道：「這倒也是，不過，王兄可以放心的是，這一次，你在黃泉路上的同伴不錯。」

王俊道：「他們是甚麼人？」

徐傑道：「四君子。」

王俊道：「四君子？」苦笑一下，接道：「徐兄，四君子究竟是甚麼樣子的人呢？」

徐傑說道：「在江湖上，四個最君子的人物。」

王俊道：「這就奇怪了，既然是四

個君子的人物，你們爲甚麼又要殺他們呢？」

徐傑道：「因爲他們太過君子，所以不能不殺他們。」

他因爲知道王俊不會武功，是以對他全無戒心。

笑一笑，又道：「正因爲他們太君子了，所以，非要殺他們不可。」

王俊點點頭，道：「原來如此。」輕輕吁一口氣，接道：「徐兄，女羅刹是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但不知閣下是否也是幹這一行？」

徐傑道：「在下麼？不是。」

王俊道：「勞山一劍這綽號聽起來，也不像是太壞的人。」

徐傑道：「王公子誇獎了。」

王俊道：「徐兄既不是殺手，但這一次，却參與了殺人的事，想來，定然是收了一筆不少的酬勞。」

徐傑道：「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黑眼珠子，很難受得了白銀子的誘惑。」

王俊道：「徐兄，如是銀子可以買命，咱們就不妨談談。」

徐傑笑一笑，道：「我聽說你想出二十萬兩銀子，買回你這條命，是麼？」

王俊道：「不錯啊！如是徐兄有意思，咱們可以談談。」

說話之間，人已登上土崗。

徐傑笑一笑道：「王公子，我看，你還是先選一處埋骨的地方如何？」

王俊下了馬，回顧了一眼，舉步向道旁一座雜林中走去。

雜林的旁側，有一個土坑。

王俊走到土坑另一側，和徐傑保持對面而立的形勢，道：「徐兄，你看這地方如何？」

徐傑道：「死的是你，你只要同意了，兄弟沒有意見。」輕輕咳了一聲，接道：「王公子，你雖非武林中人，但你這一份鎮靜功夫，確實是叫人敬佩啊。」

王俊道：「一個人如是被逼得非死不可，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不過，兄弟還是不想死，如是有甚麼可以商量的地方，咱們不妨再談談。」

徐傑搖搖頭，道：「王公子，我看是不用說了，徐某答應過給你一個痛快，這一點，兄弟可以幫忙。」

王俊接道：「感激不盡，但不知徐兄要我如何一個死法？」

徐傑道：「如是你王公子不在乎是否留下全屍，兄弟便一掌打碎你的腦壳，頭一暈，就死了過去，如是你王兄希望全屍，在下就出手點了你的死穴。」

王俊長長歎一口氣，道：「徐兄這勞山一劍之名，聽起來不像是一個壞人。」

徐傑哈哈一笑道：「王公子，這土坑夠深，你跳下去吧。」

王俊望望土坑，又搖搖頭，道：「徐兄，這是你逼我，實在沒有法子了。」

突然一抬右手。

但見銀綫一閃，兩道銀芒射中了徐傑前胸。

雙方距離既近，銀針去勢又强，寒芒直中前胸。

徐傑雙手撫胸，道：「你……你不是不會武功麼？」

王俊道：「我是不會武功，但我練過暗器，徐兄，我沒有法子，你非要殺我不可，我爲了保命，只好殺了你。」

徐傑道：「這針上有毒？」

王俊道：「是！一種使人中針後，立刻失去抵抗能力，全身酸軟的奇毒，徐兄，請你自己跳下去。」

事實上，徐傑兩腿一軟，人已不由自主的跌下了土坑。

王俊道：「徐兄，你答應過給我一個痛快，兄弟投桃報李，也要給你徐兄一個乾脆，不過，兄弟希望徐兄據實回答兄弟幾句話，女羅刹滿身罪惡，一手血腥，希望徐兄在死去之前，給兄弟一些指點。」

這毒針上眞的淬過使人痲痺的藥物，徐傑跌入了坑中之後，再也站不起來，只勉强掙扎的坐起身子。

他吸一口氣，緩緩說道：「女羅刹等要殺四君子，今天就要動手。」

王俊道：「在何處下手？」

徐傑道：「清風道觀……」

話到此處，藥力已完全發作，身子一軟，倒臥在地上。

王俊黯然說道：「徐兄，我給過你機會，但你不肯放手，只好對不起啦。」

跳入土坑，脫下了徐傑的衣服，又仔細打量過徐傑的形貌，才爬上土坑，埋起了徐傑的屍體。

＊　＊　＊

清風道觀很有名，而且也不太遠，距那土坑不足二十里路。

道觀的規模很大，距官道還有三四里距離，却有一道白色碎石舖成的大道，直達清風道觀。

那是緊傍小崖而建的一座道觀，山色凝翠，更托襯出道觀的巍峨、莊嚴。

通往道觀的白石大道上，人來人往，似乎有不少的香客。

轉往道觀的白石道上，轉角處，由蘆蓆和木柱搭建了一座茶棚。

這茶棚雖然很簡陋，但却很熱鬧，七八間房子大小，擺了二十多張桌子，四五個小二招呼客人。

王俊目光一轉，發覺茶棚中的客人大部份是在喝酒、吃飯。

敢情這座茶棚，主要是經營酒飯生意，而且，生意相當的好。

王俊走近茶棚，一個店小二迎上來道：「客官，裏面請。」一面接過王俊手中的馬韁。

馬被牽入了離茶棚六七丈外的一座馬棚中，另有專人照料。

王俊却被讓入茶棚之中。

這時的王俊，帶着長髯，正是徐傑改扮的形貌。

茶棚中人，大都是晋香的人，有老人、村婦，也有年輕的大姑娘、小媳婦。

王俊在一副案頭上坐下，輕輕咳了一聲，道：「小二，這地方很熱鬧呀。」

店伙計道：「難得嘛！一年一次，清風道觀的廟會。」

王俊說道：「這廟會的規模，似乎是不小啊。」

店小二道：「客官是外來人吧？」

王俊道：「不錯，在下遊踪至此。」

店小二道：「這就難怪了，清風觀每年一度的廟會，連綿一個月，晋香客絡繹不絕，好熱鬧一陣子。」

王俊心中暗道：「廟會期間，香客衆多，四君子怎會遇到女羅刹，女羅刹又怎會在這樣衆多的香客中，動手殺人？」

四君子是何身份？爲甚麼要到清風道觀來？

他想得入神，一時間，竟然忘記了店小二還在身側。

店小二等了一陣，忍不住低聲說道：「客官，你可要吃點東西？」

王俊哦了一聲，道：「要，要，你給我配四樣菜，來一壺酒，再給泡一壺好茶。」

店小二答應着退了下去。

王俊回顧了四周一眼，忖道：「不知二弟等是否也在此地？」

這時，大家都易容改裝了，一眼間，很難看得出來。

店小二很快便送上了酒菜。

王俊本來不會喝酒，但却裝出了會喝的樣子。

雖然是座臨時搭建的茶棚，但生意却好得邪氣，客人越來越多。

而且，酒菜也不壞。

覷了一個空，王俊招來了店小二，道：「伙計，這道觀的住持，法號怎樣稱呼？」

店小二道：「好記得很，這道觀叫清風道觀，住持就叫作清風道長。」

王俊道：「果然是很好記。」

店小二道：「客官，你慢慢的喝着，我去招呼客人了。」

王俊道：「再問你一句話，四君子都是些甚麼人？」

店小二楞了楞，道：「四君子？沒有聽說過啊。」

王俊道：「好！你去招呼客人吧。」

這一年多來，他長了不少的江湖經驗，但此刻却是一籌莫展，既不知于重、黃媚等何在？也不知女羅刹一行現在何處？

可能是徐傑騙了他，這些人，根本不在清風道觀。

徐傑暈迷過去得太快，無法告訴自己更多一些的事情。

王俊心中盤算了一陣，決心到清風道觀中瞧瞧去。

正想招呼店小二結賬，瞥見一個背着黃色香袋子的大漢，緩步走了過來。

王俊略作戒備。

那大漢走近了王俊身側，低聲道：「徐爺，你怎還坐在這裏？」

王俊不敢多說話，生恐對方聽出了聲音不對，含糊的應了一聲，道：「情形如何？」

那大漢在對面坐了下來，道：「羅姑娘已進入清風道觀，徐爺怎麼還不摸上去？」

王俊道：「他們到齊了？」

那大漢怔了一怔，道：「羅姑娘沒有交代徐爺麼？」

王俊道：「交代過，可是我受了傷。」

他盡量模仿徐傑的聲音。

那大漢打量了王俊一陣，道：「徐爺傷在何處？」

王俊道：「左臂上，中了那小子一針。」

那大漢似是很清楚徐傑斷後的目的，啊了一聲道：「那小子不是不會武功麼？」

王俊道：「但他練過暗器，一種由機簧發射的毒針。」

那大漢似是已聽出不對，正想站起身子，忽然覺得右臂一疼一痲，道：「你是……」

王俊冷然一笑道：「我姓王，姓徐的已經死了，你中的是百步斷魂針，你只要站起來走，不到一百步，一定毒攻心臟而死。」

那大漢道：「我如坐着不動，就不會死了麼？」

王俊道：「不會，但只可以多活一陣，我有解毒丹丸，只要你答覆我的問話，我可以給你解藥。」

那大漢臉上的驚恐之色，逐漸平復下來，緩緩說道：「好！你想問甚麼？」

王俊道：「羅姑娘可是女羅刹？」

大漢點點頭。

王俊道：「四君子是何許人？他們現在何處？你們爲甚麼要殺他們？」

那大漢答非所問道：「你那解毒丹現在何處？我要先瞧瞧。」

兩人說話的聲音很低，茶棚客人又多，聲音吵雜，也沒有人注意他倆。

王俊取出一個玉瓶，拔開瓶塞，倒出一粒丹丸，握在掌中，道：「答覆我問的話。」

那大漢道：「就是四君子。」

王俊冷笑一聲道：「我殺了徐傑，一樣也能殺了你，不信，咱們可就試試看。」

那大漢望望王俊手中的藥丸，道：「我這毒傷，要幾時發作？」

王俊道：「快則盞茶工夫，最遲麼？也不會拖過一頓飯的時間。」

那大漢道：「你當眞給我解藥麼？」

王俊道：「在下說出口的話，必然履踐。」

那大漢道：「四君子只是一個代名，他們究竟是甚麼人，老實說，連我也不知道。」

王俊怔了一怔，怒聲道：「你在耍甚麼花樣？」

那大漢道：「千眞萬確，只怕負責執刑的羅姑娘也不知道四君子是四個甚麼樣子的人，以羅姑娘的性格，如若她知道四君子是何許人，怎會在濟南府等了那麼久？」

王俊心中暗道：「這話也有道理，如若眞有四君子，必然是個很有名的人，那店小二應該知道。」

他究竟是讀過書的人，心思轉動得很快，迅速想到，四君子如若只是一個代號，那可能只是一個人，也可能是兩個人，自然，也有可能是四個人。

只聽那大漢接道：「據我知道，那四君子今日定然會到清風道觀。」

王俊道：「羅姑娘如若不認識四君子，怎麼下手？」

那大漢道：「到那時候，自然會有人指點她。」

王俊道：「很精密的策劃！」招過店小二，結過酒賬，緩緩把藥丸交給那大漢，道：「吞下去，找一個清靜無人的地方，坐息上兩個時辰。」

那大漢接過藥丸，立刻吞了下去。

他已感覺傷得痳木，逐漸擴大，確然是中了毒針之徵。

吞下了藥丸之後，才吁口氣，道：「爲甚麼要坐息兩個時辰？」

王俊道：「我針上奇毒發動，必需靜坐，使行血減緩，直到毒性解了才能行動。」

那大漢口中在說話，人却緩緩向桌案上伏下。

王俊扶起那大漢，口中說道：「我說張兄啊！不能喝就少喝點，三杯酒下肚就成這個樣子。」

一面扶起那大漢，向外走出。

這時，香客愈多，也沒有引起太多人注意。

王俊把那大漢扶到馬棚中，掏出了一錠碎銀子，足足有二兩多重，對一個照料着馬匹的伙計道：「我這個伙計喝醉了，借你老兄的舖位，讓他睡一會，這點銀子，給你兄弟買酒。」

那看馬的漢子眼看一塊二兩多重的白銀錠，並見那香客身上散發着酒氣，立刻答允下來。

看馬的就在馬棚一邊，用竹子搭蓋了一點地方，裏面有張床。

王俊扶那大漢上了床，又給他餵下一粒藥丸，才放心離去。

他很快的扮成了一個晉香的客人。

一身粗布褲褂，似是來自鄉下的種田人。

金燈門最精易容術，王俊學到了不少。

他不知道能否找到金燈門中人，和那位四君子的身份。

但他不能放棄不管，找不到同門中的兄弟，他也要獨力承擔這件事，憑一身小巧的暗器和機智，要阻擋江湖上第一流的殺手逞兇殺人。

就算這作法是以卵擊石，犧牲了性命，也是在所不惜。

王俊下定了決心，緩步向前走去，直奔清風道觀。

道觀外的廣場上，雲集了近萬的香客。

四面商棚林立，賣布的、呼喝來賭的、耍武藝的、賣膏藥的，應有盡有，但最多的，還是賣吃喝的小棚。

兩台大戲，各出絕活兒，在別着苗頭，好熱鬧的場面。

觀外的廣場中，人頭擁擠，但清風道觀高大的觀門外，却是井然有序，香客自動排列成隊，一點也沒有擠的感覺。

賣香燭、素紙的攤位，就分列在清風道觀外，不下二三十家之多。王俊排在進觀的香客羣中。

他擺出了金燈門特別的連絡暗記。

走過一個賣香燭的攤位時，突聞一個蒼老的聲音，道：「這位客人，不買香紙麼？」

王俊轉頭看去，只見那看攤位的老人，也擺出金燈門的暗記，當下笑道：「對啊！我該買點香紙。」

走進那老人的攤位，老者已笑道：「哎呀！是王掌櫃，坐坐。」

一面伸手拉着王俊，在攤位後面一張木櫈子上坐下。

多年不見的親戚朋友，都可能在這次廟會上碰上，那老人拉着王俊，在話家常，自然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

王俊也由聲音中分辨了出來，這賣香燭的老人，正是齊子川。

齊子川低聲道：「掌燈大哥麼？」

王俊道：「正是在下，齊老見到了女羅刹麼？」

齊子川道：「女羅刹進廟去了，不過，于老二、黃媚姑娘都跟了進去，言老四找不着你，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

王俊道：「我很好，齊老想法子通知他們一聲！」

齊子川道：「這不用燈主吩咐。」

王俊道：「老三、老五呢？」

齊子川道：「老三在廟外走動、接應，老五守在廟門裏，老四找你去了。」

王俊道：「事情很緊急，聽說他們今天一定會下手，但我還摸不清他們

究竟要殺甚麼人。」

齊子川道：「老朽一大早就守在這裏了，到此刻爲止，還沒見到甚麼有頭有臉有身份的人，進入道觀。」

王俊道：「四君子是甚麼人？」

齊子川一皺眉頭，說道：「四君子？你倒把我問住了，江湖上，沒有聽說過這麼一個外號。」

王俊道：「這麼說，這眞的可能只是一個代號了？」語聲一頓，道：「齊老，像女羅刹這樣的殺手，不會是對付一個普通的人吧？」

齊子川道：「不會，那人的身價、地位，一定値得她出手，她才會接下這票生意。」

王俊道：「齊老，這就奇怪了，他們要殺的，眞的是四君子？」

齊子川道：「掌燈大哥能不能把詳細的情形告訴我？」

王俊點點頭，把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

齊子川聽到了王俊遭遇的驚險，連連搖頭，說道：「好險啊！好險，唉！大家都擔心你的安危，尤其是言老四，心中的負擔更是沉重無比。」

王俊道：「齊老，我現在不是已經好好的回來了麼？眼下重要的是，我們要找到四君子，先要知道他們是甚麼人，然後，咱們才能保護他們。」

齊子川道：「你能肯定他們會在清風道觀下手麼？」

王俊道：「如若他們不準備在清風道觀下手，女羅刹又怎會到此呢？」

齊子川道：「說的也是，不過，女羅刹已在咱們的監視之下，不怕被他們逃走。」

王俊道：「我要不要進去瞧瞧？」

齊子川點頭，說道：「可以，老五在觀門裏面，你最好先找到她，讓她把消息傳給老二他們。」

王俊站起身子，道：「我到廟裏面瞧瞧，咱們等一會再談。」

這幾句話，自然是說給別人聽的。

齊子川道：「王掌櫃，上了香早些回來，咱們好好喝一盅。」

王俊混入了香客中，走入觀內。

他心中有了底子，進入廟門，立刻四下尋視，一面擺出了金燈門的暗記。

但是，一直快進二道門，仍不見蕭飛燕的踪跡。

王俊心中急起來。

忽然間，左肘被人按住，正是「曲池穴」的部位。

頓然間，王俊感覺全身一痳。

耳際間，響起了一個低沉聲音，道：「你是甚麼人？」

入耳的聲音很陌生，王俊呆住了，他想回頭瞧瞧，但因肘穴被制，完全沒有了轉動的餘地，幾次想回頭，都沒有回過來。

他不敢說出身份，也不敢大聲喊叫，怕驚動了別的人。

吸一口氣，平下了胸中的急躁，道：「你是甚麼人？」

一開口，肘間的穴道忽然一鬆，耳際間響起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是大哥？不要回頭，直進大殿，燒過了香後，轉到左面的廂房第三間去。」

這一次，王俊聽出來了，那是蕭飛燕的聲音。

但有一點王俊不太明白，她明明就擠在身後，爲甚麼却不讓自己回頭看她。

他心中奇怪，却未多問。

因爲他已從聲音中，確定了那人是蕭飛燕。

遵照着蕭飛燕的吩咐，進大殿，上過香，轉入左廂。

那是一大排房舍，有不少的香客都在裡面休息。

這是專門供給官府眷屬和名門大家閨秀休息的地方，隔成了大小不同的單間。

這裏有不少人，但却很清靜，和別處的擁擠、吵雜，大不相同。

王俊打量了一下形勢，直向第三道門內走去。

門是虛掩着，王俊一推就開。

一個年輕的青衣童子早已在門內相候，笑一笑，道：「對不起啊！剛才小妹捏疼你沒有？」

王俊道：「還好，還好。」一面抬頭打量房中的形勢。

只見整座房中，除了女扮男裝的蕭飛燕外，別無他人。

蕭飛燕笑一笑，道：「二哥、三哥都出去了，你先坐下，他們等一下就回來了。」

王俊道：「見過女羅刹麼？」

蕭飛燕道：「她們一行一直在咱們的監視之下。」

王俊道：「四君子來了沒有？」

蕭飛燕道：「四君子是甚麼人？」

王俊道：「就是女羅刹他們要殺的人。」

蕭飛燕沉吟了一陣，道：「我們都在奇怪，女羅刹一行並非善男信女，竟然也假扮香客，混入廟中，定然有原因，但一時間又找不到他們下手的對象，四君子這外號從沒有聽人說過，不知道是怎麼樣的幾個人？」

王俊歎口氣，道：「五妹、六妹呢？見到了沒有？」

蕭飛燕道：「這是咱們唯一放心的地方，六妹的機智、武功都非泛泛，相信她能應付，但她很小心，進入觀廟中之後，一直沒有用暗記和咱們連絡過。」

王俊正待接口，蕭飛燕突然用右手食指按在唇上，低聲道：「有人來了！」

片刻後，響起了步履之聲，有兩個人魚貫走入了房中，那是兩個中年香客。

蕭飛燕笑一笑，說道：「二哥、三哥回來了。」

（未完・九）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東風傳奇

上文提要：谷飛雲偕同一行人趕去華陰和西路總令主會合，由華陰東行到桐柏山，要在大會之前抵達，祝纖纖是大會總接待，將他們迎入淮瀆廟內，東無忌、張少軒設宴洗塵，賓主盡歡而散。東無忌要孟時賢（谷飛雲扮）一齊退出，祝纖纖暗示谷飛雲小心，東無忌已看出谷飛雲假冒四師弟，誘至居處，會同羊角道人和師弟等人出手，谷飛雲見隱瞞不過，亮出「紫炁神功」……

假師弟表演神功　眞師兄當場吐血

谷飛雲早已返劍入匣，朝東無忌抱抱拳道：「小弟既不見容於大師兄，自會去請師傅定奪。」

話聲一落，轉身朝廳外走去，他削斷了他們長劍，還一直以孟時賢自居！

東無忌一下擲去半截斷劍，朗笑一聲道：「谷飛雲，你眞行！」

身形一晃，直欺過來，右手在這一瞬之間，已經多了一柄摺扇，人還未到，摺扇幻起幾點扇影，朝谷飛雲身後三處大穴飛襲過來。

谷飛雲堪堪走近廳門，天機子早已攔在前面，徐徐說道：「貧道斗膽，請四公子留步。」

谷飛雲肩頭一偏，讓開東無忌襲來的扇招，脚下一停，冷聲道：「道長請讓開。」

天機子手持拂塵，當胸一揮，說道：「你是四公子應該留下來，不是四公子，就更應該留下來了。」

這兩句話的工夫，張少軒等六人又迅快的圍了上來，每人手中都多了一把兩尺長的鐵骨摺扇。

羊角道人也一下閃到了天機子的左首。

谷飛雲淡淡一笑道：「道長大概也想賜教了？」

東無忌看他肩頭一偏就讓開自己五點扇影，他居然偸學了師門「通天身法」，心中更怒，沉笑道：「你居然偸學了咱們的身法！」

同樣肩頭一晃，欺向谷飛雲右首，摺扇豁然有聲，化作一道白虹，像巨斧開山般朝他肩頭劈落。

這一招他怒極而發，只是普通一記直劈，沒有招式，但却因含憤出手，連他自己也不知道扇上已經貫注了十成力道，鋒利如刀的一道匹練，寒氣逼人，凌厲已極！

谷飛雲暗暗一怔，忖道：「東無忌從前和自己只在伯仲之間，沒想他武功內力也精進得極爲可觀！」一面迅速從袖中取出一柄摺扇來，隨手劃出，但聽「嗒」的一聲，已把對方扇勢架住。

東無忌沉嘿一聲，左手一掌迎面劈出，這一掌雙方相距極近，在他吐氣開聲之際，就有一股力可開山的勁道猛撞過來。

谷飛雲同樣左手一豎，一掌朝前推出，隨手發出一股無形潛力，迎着對方掌勢推去。

圍着谷飛雲兩旁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來，這一記大師兄敢情早有準備，發掌在先，掌風如濤，威勢極猛，谷飛雲只是及時應戰，事前沒有準備，故而推出的掌勢，沒有強勁的風聲，比大師兄自然弱了許多，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他們相距極近，只要伸手一推，就可夠到對方身子，此時兩隻手掌各自推出，才到一半，就很快擊上了，但聽「啪」的一聲脆响，雙掌擊實，一明一暗兩股潛力也一起湧

到。

束無忌立時感到不對，只覺自己劈去的掌力，似是被一股無形潛力擋住，再也劈不過去。不，他被谷飛雲玄門眞力反彈，脚下不穩，不得不移步後退了三步。

張少軒、秦劍秋兩人眼看大師兄被谷飛雲一掌逼退，不約而同刷的一聲，打開兩柄摺扇，正待劃出。

四位女將因二位師兄已經打開摺扇，她們也隨着豁豁連聲，一齊打開摺扇，舉步逼上。

束無忌一張瘦削臉上，青氣隱現，左手一擺，喝道：「你們退後幾步，愚兄今晚要和他放手一搏。」

他似已動了眞火，非和谷飛雲分個高低不可，這和他小諸葛平日爲人大相逕庭。

張少軒、秦劍秋看大師兄這麼說了，只得退後了幾步。

谷飛雲蕭洒一笑，說道：「看來大師兄眞把小弟看作了深仇大敵……」

他越是叫束無忌「大師兄」，束無忌聽得越氣，沒待他說下去，就截着他話頭，口中大喝一聲：「姓谷的，你再接我幾招試試。」

喝聲中，人已直欺而上，右手揚處，鐵骨摺扇劃起一片光影，宛如風飄雨勢，千點萬點，蕭蕭洒洒，漫天飛舞，朝谷飛雲洒來！

通天教主門下弟子都是英俊少年，甚至連女弟子行走江湖，也都要改扮成男裝，每人都有一把摺扇，隨手搖着，藉以增加他翩翩風度。

摺扇當然也是他們隨身兵器之一，但大多數一旦和人動手，還是以長劍爲主，這回束無忌長劍被谷飛雲削斷，才使摺扇的，但他這一輪扇招，出手如電，嘶嘶生風，威力之强，不減長劍。

不，劍招縱然凌厲，也沒有它的瞬息變幻，來得快捷。

谷飛雲蕭洒一笑，右手一振，摺扇豁的一聲打了開來，他出手並不快，但却打開的正是時候，迎上了束無忌急如驟雨的點點扇影，也好像束無忌這一輪攻勢，是他等着他摺扇打開了才攻到的，但聽一陣洒洒輕响，谷飛雲只是扇面一抬，就把束無忌點到左右前後的一片扇影全接了下來。

束無忌一招出手，自然不會停下手來，右腕連搖，勢如驟雨的扇影，一波接一波的攻出。

谷飛雲手中摺扇沒有對方使得急驟，他只是把打開的扇面，一翻一覆的使着，他扇面翻過來，正好接下你一波暴雨般的快攻，扇面再翻過去，又正好接住你另一波快攻。

束無忌身形飄飛，千百點扇影隨着他身形呼嘯飄洒，現在幾乎已經看不清他的身形了，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條青影圍着谷飛雲四周騰躍打轉，扇影劃起絲絲呼嘯勁風，宛如風雨飄搖，使人不可捉摸！

谷飛雲呢，他只是站在一片飄洒的扇影之中，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手中一把打開的摺扇，只是隨手一翻一覆的翻着，看去絲毫不吃力，但要把束無忌一輪接一輪攻勢，在扇面一翻一覆之間，悉數接得下來，這份功力也就非同小可了。

現在大家心裡都已有數，看來大師兄縱然全力搶攻，也未必能佔得上風。

辛七姑懸着的一顆心，也總算漸漸放了下來。當然祝纖纖心情也一直在緊張之中，她弄不明白，自己催他快走，他何以遲遲不走呢？

這一陣工夫，束無忌已把三十六式通天扇法，施展到一半，依然只攻到谷飛雲身前三尺就再也攻不進去，心頭更是怒不可遏，口中大喝一聲，左手向上一振，五指勾曲，手臂伸屈，朝着虛空連抓，雙足隨即一頓，飛撲起一丈多高，爪先人後，猛向谷飛雲當頭撲來。

這是「通天寶笈」中最具威力的「天龍爪功」，通天教主門下，只有大弟子束無忌一個練成，據說「天龍爪」一出，無人可以倖免！

辛七姑眼看大師兄突然使出「天龍爪」來，她一顆心也隨着往下直沉，人也幾乎搖搖欲倒。

谷飛雲並不認識束無忌使的是「天龍爪」，看他忽然爪先人後，凌空撲來，人還未到，手臂伸屈之間，五道銳利爪風已經籠罩了一丈方圓，就因爲他手臂倏忽伸屈，使人不可捉摸，使你感到任何一記招式幾乎都無法和它抗衡，心頭不覺一怔，暗道：「這是甚麼手法？」

心念閃電一轉，左手迅快朝上迎起，虛握的拳頭五指一放，推了出去。他這一記使的是「縱鶴擒龍」中「縱鶴手」、(「縱鶴擒龍」，是一放一收兩式神功，「擒龍手」是伸手一招，把龍擒過來，這一招手，五指就成爲虛握的拳頭。「縱鶴手」是把虛握的拳頭凌空推出去，就像把鶴放出去一般)。

這一招上，雙方都施展了驚世絕藝，「天龍爪」出之「通天寶笈」，通天教主就因得了一部「通天寶笈」，才自稱通天教主的。「通天寶笈」倒也並非旁門左道，而是道家玄門武功，只是偏重練氣，不是正宗之學罷了。「天龍爪」凝氣於指，透指如戟，威力奇猛，一抓之勢，可以洞金碎石，生裂虎豹，有如雷霆一擊，莫之能禦。

「縱鶴擒龍」，是崑崙派最著名的道家玄功，「縱鶴手」只要輕輕一放，即使是千斤巨石，都能應手飛出數丈之外，這一推之力自然非同小可。

這兩種神功，既然同是出之玄門，那就要看誰的修爲功深了；但要知谷飛雲練的「紫炁神功」，可是玄門中至高無上的紫府神功，谷飛雲使的雖是「縱鶴手」，全身流注的是「紫炁神功」，揚手之際，不用你運功貫注，自

然應掌而生。

這下一個手爪抓落，一個放手上推，一來一往，何等快速？但聽一聲裂帛大响，大殿上狂風飛捲，無形潛力向四外飛旋，通天門下幾個女弟子功力稍差的，幾乎站立不住！

束無忌吃虧在身子凌空，無處可以着力，他凌空飛來，也凌空飛出，砰然一聲，背脊撞上右首一堵牆壁，落到地上，雖然還能勉强站住，但雙目緊闔，臉上蒼白得沒有一絲血色，胸口起伏，「哇」的一聲，噴出一口血箭！

谷飛雲只被震得後退了一步，他臉上易了容，自然看不到他的臉色，但只要看他依然手搖摺扇，神態從容，大概並沒負傷了。

辛七姑是知道他一身武功極高，但也想不到能夠接得下大師兄的一記「天龍爪」。

祝纖纖更覺驚異，暗道：「他不走避，原來是有恃無恐。」

谷飛雲搖着摺扇，蕭洒道：「大師兄，小弟現在可以走了吧？」

這時天龍門下幾個女弟子慌忙朝大師兄圍了過去。

張少軒、秦劍秋却同時搶出，沉喝道：「姓谷的，你還不站住？」

天演子就站在大殿門口，冷笑道：「他逃不出去的。」

話聲未落，谷飛雲已經欺到他面前，目光陡射，喝道：「你敢擋本公子的去路？」

天演子看他一下欺到自己面前，身法神速已極，心頭不由一楞，連轉個念頭都來不及，白玉拂塵陡地朝前拂出。這一拂，經他佈滿眞氣，一拂出手，千百縷拂絲，化作一蓬白光，像扇面般洒開！

羊角道人方才一記「子午陰掌」差點吃了大虧，他一直站在大殿門口的左側，靜待時機，此時眼看天演子出手，那還敢怠慢，長劍倏然遞出，劍尖幻起五點銀星，急襲谷飛雲身子右側五處大穴。

張少軒、秦劍秋兩柄摺扇同時迅疾無儔朝他身後大穴敲落！

這四人幾乎是同一時候發出的攻勢，尤其天演子和羊角道人都有數十年勤修苦練的功力，出手自然又快又準，凌厲無匹。

谷飛雲凝立不動，口中大喝一聲，左手直竪，一記「金剛掌」朝天演子迎面劈出，右手朝羊角道人點來的長劍屈指彈去，對身後兩人襲來的扇招却渾似不覺，既不封架，也不閃避。

五人出手均極快速，谷飛雲這記「金剛掌」，雖是由左手使出，但「金剛掌」本是佛門禪功，此刻他又練成了「紫炁神功」，這一掌幾乎包含了佛道兩門神功，一道無形潛力，一下就把天演子扇面般洒來的拂絲逼住，等到天演子發覺不對，一個人已被震得離地飛起，呼的一聲朝階前天井摔出。

在這同時，谷飛雲右手「彈劍神功」，也「錚」「錚」兩聲；把羊角道人刺到右首的長劍 彈斷了兩截。

只有張少軒、秦劍秋兩人縱身掠出，兩柄扇子同時襲向谷飛雲身後，谷飛雲雖然一掌震飛天演子，也彈斷了羊角道人的長劍，因他只顧着對付眼前兩個高手，似是無暇兼顧到身後兩人，因此兩柄扇頭疾落如雨，一下點上谷飛雲背後十處穴道，(每人點了五處)心中還在暗暗高興。

谷飛雲震飛天演子，彈斷羊角道人長劍，然後回過頭來，朝二人蕭洒一笑道：「多謝二位師兄扇下留情，小弟實逼處此，不得不走，告辭了。」

張少軒、秦劍秋眼看點了他十處大穴，他居然若無其事一般，心頭猛然一驚，急忙往後躍退。

谷飛雲也沒去理他們，話聲一落，舉步走出大殿，才雙脚一點，一道人影凌空飛起，眨眼工夫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消失在黑暗之中，並不是說谷飛雲已經離去，他越過兩重殿脊，瞥見從暗隅竄起一條人影，朝自己拱拱手道：「小弟見過大師兄。」

原來谷飛雲在越過一重殿脊之時，早已搖身一變，扮成了小諸葛束無忌，這是他前來桐柏山早就準備好的，只有扮作束無忌可以通行無阻，易於辦事。

這時目光一注，才看清攔在自己面前的竟然是張少軒，心中暗暗冷笑一聲：「你們縱有埋伏，我又何懼之有？」心中想着，脚下不由一停，口中冷然道：「你……」

張少軒不待他說下去，忽然湊上半步，摸摸鼻子，笑道：「大師兄是小諸葛，小弟自然是小孟嘗了。」

谷飛雲笑了，他不是丁易還是誰來？忙道：「丁兄……」

丁易低聲道：「快隨我來。」說完，縱身朝前掠去。

谷飛雲跟在他身後一連越過幾重屋脊，丁易已經停下身來，朝左首指了指，說道：「他們副總護法金鸞聖母就住在那幢精舍裡，你快去吧！」

說到這裡，忽然哦了一聲，湊上一步，壓低聲音道：「辦完事情，你還是回到西院來，你的新職務是總管陳康和。」說完，閃身往下縱落。

谷飛雲微微一笑，就長身朝左首一幢精舍掠去，以他目前的身手，每進屋宇，差不多都有崗哨，也不會發現，他堪堪飛落到精舍前面的圍牆之上，耳中就聽到一個老婦聲音說道：「甚麼人？」

這是金鸞聖母的聲音，谷飛雲自然聽得出來，急忙抱拳道：「在下束無忌，有事晋見聖母。」

金鸞聖母道：「好，你進來。」

谷飛雲縱落院前，只聽耳邊又响起金鸞聖母的聲音說道：「老身還在後進。」

谷飛雲聽得暗暗一怔，心想：「自己差點露出馬脚來了。」

當下神色恭敬的折入左首迴廊，剛轉過精舍前進，就見兩名垂髫少女手持宮燈，並肩迎出，看到谷飛雲立即躬身道：「聖母有請。」

轉身走在前面引路，一直來至後進階前，脚下一停，朝階上躬身道：「啓稟聖母，總提調來了。」

屋中响起金鸞聖母的聲音道：「請進。」

兩名少女立即走上幾步，左右一分，打起帘子，同聲道：「總提調請進。」

谷飛雲舉步跨上石階，走入屋中，目光抬處，只見這是一間起居室，上首一張高背雕花椅上，端坐的正是和金鳳聖母生得一模一樣的金鸞聖母，這時霎着兩道烱烱精光的眼睛正朝谷飛雲投來！

谷飛雲慌忙拱手道：「在下見過聖母。」

金鸞聖母臉含微笑，說道：「谷飛雲，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假扮束無忌，來見老身，被他們發現，你這條小命不要了？」

谷飛雲一怔，望着她道：「聖母……」

金鸞聖母含笑道：「你很奇怪是不是？老身只不過是他們副總護法，束無忌是這次大會的總提調，見到老身，那會像你這麼神色恭敬，這樣拘謹的，不是你還會是誰？尤其你的眼神老身一看就認出來了，唔，你夤夜來見老身，究竟有甚麼事？」

谷飛雲看她說話神情，似乎神志並沒有被迷失，但服了迷失散的人，神志也一樣很清爽，外人是不易看出來的，這就迅即從懷中取出驪龍珠絲囊，雙手遞了過去，說道：「晚輩本來想假扮束無忌，可使聖母不易起疑，現在聖母既然認出晚輩來了，這是驪龍珠，專解天下奇毒，聖母只需握在左手掌心，運一回氣，無論任何奇毒均可消失，而且一月之內可以百毒不侵。」

金鸞聖母並未伸手來接，只是含笑問道：「你認爲老身中了奇毒？」

谷飛雲道：「據晚輩所知，凡是被通天教聘請而來的人，他們都可能暗下奇毒，武功高的，下迷失散，較次的下歸心丹，這兩種奇毒，除了他們獨門解藥，只有驪龍珠可解。」

金鸞聖母微微點頭，一面輕哼一聲道：「老身豈會輕易中他們的毒，谷飛雲，謝謝你的好意，你把驪龍珠收起來吧！」

谷飛雲奇道：「聖母眞的沒有中毒？」

金鸞聖母道：「他們當然下了，老身方才不是說過，老身豈會輕易中他們的毒？」

谷飛雲收起絲囊，說道：「聖母沒有中毒就好。」

金鸞聖母問道：「你如何知道他們內情的？」

谷飛雲就從母親失蹤說起，自己如何以驪龍珠救醒金母，今晚是奉金母之命，給聖母送驪龍珠來的。

金鸞聖母嘿然道：「金鳳居然還會想到老身？」

谷飛雲乘機道：「金母和聖母平時容或有意見相左之處，但這是正邪之爭，道長魔消與道消魔長，在此一舉，必須大家同心協力才行。」

金鸞聖母看了他一眼，輕哼道：「你很會說話，通天教敦聘老身爲副總護法，却在老身身上下毒，老身自然也用不着眞心幫他們了，唔，你們要老身怎麼做？」

谷飛雲立即以「傳音入密」和她說了一陣。

金鸞聖母頷首道：「好，老身看在你的份上，就依你這麼辦吧！」

谷飛雲沒想到金鸞聖母會答應得這麼乾脆，心中大喜，連忙拱手道：「多謝聖母。」

金鸞聖母沉吟道：「通天教主一身修爲，雖然已臻化境，但他門下幾個弟子，年事極輕，武功只得他十分之一，不足爲慮，但被他拉出山來的玉杖彭祖惲南天，擔任他們總護法，此人已有四十年不曾在江湖露面，是個極爲難纏的人物……」

她不待谷飛雲開口，續道：「除了西路，還有東、南、北三路，東路由東海龍王敖九洲爲主，號稱東龍，不過據老身推測，他在江湖上打滾了四五十年，應該已經老得成了精，通天教暗施迷失香，連老身都迷不倒，自然更迷不倒他了。」

谷飛雲問道：「聖母方才說的，還有南、北二路，不知是些甚麼人？」

金鸞聖母微哂道：「南、北兩路，都是不足道的人，南路由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爲首，還有離火門的羅尙祖，排教的冉勿贊、北路由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爲主，和山西快刀門的古福星。」

谷飛雲道：「晚輩還有一件事，要向聖母稟報。」

金鸞聖母道：「你還有甚麼事？」

谷飛雲道：「聖母門下宇文蘭、許蘭芬二人也來了。」

金鸞聖母問道：「她們人在那裡？」

谷飛雲又把荆月姑、宇文蘭等四位姑娘，被荆溪生擒往隴山莊，自己如何把她們一一換出，她們聽到師傅擔任通天教副總護法，心頭大急，此次她們扮作金母侍女一同前來，就是爲了來探望聖母，簡單的說了一遍。

金鸞聖母點頭道：「好，你明天帶她們來見我。」

谷飛雲躬身應了聲「是」，說道：「聖母如果沒有甚麼吩咐，晚輩就告退了。」

金鸞聖母道：「你快去吧，這裡的

情形，表面上只有少數武士値崗，實則還有不少高手在暗中巡邏，你行動小心些。」

谷飛雲道：「晚輩會小心的，晚輩告辭。」

說完躬身退出，立即長身電射而起，他這一展開崑崙雲龍馭風身法，當眞仿如一縷輕烟，在天空一閃而過，神速無倫，即使有高手巡邏，也只能發現有人從頭頂掠過，未必追得上，也未必看得清。

谷飛雲很快飛落西院，只見西院從院子前面，一直進去，沿路都放了崗哨，看他們裝束，全是終南派的弟子，他們似是奉到命令，對谷飛雲(扮成束無忌)的走入，不加盤問，一路無阻直入後進。

只見樓下站着荆月姑、宇文蘭二人，看到谷飛雲立即迎了上來，荆月姑一臉關切的道：「大哥，聽說東無忌把你誘去，羣起圍攻，原來他早就知道你是假扮的了。」

宇文蘭道：「聽說東無忌被你震傷內腑，還傷得不輕呢？」

谷飛雲笑道：「妳們都是聽丁兄說的了。」

宇文蘭道：「是聖母叮囑他暗中跟你去的，看你沒事了，才趕回來報告的。」

荆月姑道：「大哥，聖母等着你呢，方才交代我們在院子裡等着，大哥一來，立即請你上去。」

谷飛雲點點頭，當下就由二女走在前面領路，進入一間起居室。

荆月姑走近裡首一道門戶，剛躬身說了聲：「啓稟聖母……」

裡面已經傳出金母的聲音笑道：「谷飛雲來了，就叫他進來好了。」

荆月姑站起身，回頭朝谷飛雲道：「大哥，聖母請你進去。」

谷飛雲掀帘走入，室中只有金母和扮成陸碧梧的席素儀二人，當即上前朝金母行了一禮，口中說道：「再晚拜見聖母。」接着又朝席素儀叫了聲：「娘。」

金母道：「東無忌果然精明得很，咱們剛到桐柏，他就揭穿了你的身份，要是換了一個人，今晚這一關就捱不過了，唔，你去見過金鸞了，她怎麼樣？」

谷飛雲道：「金鸞聖母並沒被他們迷失神態。」

金母奇道：「她會沒有被迷失？」

谷飛雲就把自己晋見金鸞聖母的情形說了一遍。

金母喟然歎道：「她沒有內奸，要在她飲食中暗下迷迭散，自然很快就會發現，老身是那該死的逆徒逐漸下的，所以老身會在毫無防範之中，被他們迷失，說來還是老身自己出的毛病，誰要我收了這樣一個逆徒……」

谷飛雲連忙岔開話題，說道：「再晚聽金鸞聖母說，通天教敦聘來的總護法，却是一個十分厲害的人物。」

金母問道：「總護法是甚麼人？」

谷飛雲道：「一個叫玉杖彭祖惲南天的人。」

「會是玉杖彭祖。」

金母臉上飛起一絲驚異神色，徐徐說道：「這老怪物已有四十多年沒聽人說起了，眞要是他的話，倒是很棘手的問題，咱們這裡只怕沒有一個人有把握能夠勝得過他的……」

席素儀道：「師傅，這人有這麼厲害嗎？」

金母微微一笑道：「玉杖彭祖遠在四十年前就已經很少有對手了，這四十年不出，自可想見他功力更爲精進無疑，唔，當今之世，大概也只有一個人會使他稍有忌憚。」

谷飛雲問道：「聖母說的是誰呢？」

金母笑道：「除了南山前輩還會有誰？」說到這裡，哦道：「你有沒有問她，還有三路總令主，是些甚麼人？」

谷飛雲道：「金鸞聖母說了，東路是東海龍王敖九洲，南路是衡山派掌門人南雲子，北路是長白派掌門人傅一飛。」

金母道：「敖九洲還有點門道，其餘兩路看來只是虛張聲勢而已。」

她口氣和金鸞聖母相同，沒把衡山派和長白派掌門人放在眼裡。

谷飛雲又道：「金鸞聖母明天要再晚把宇文蘭、許蘭芬二人帶去見她。」

金母沉吟道：「明天是大會前夕，今晚東無忌設下陷阱，依然沒有把你截住，明裡暗裡，都會加强戒備，你送他她們兩人前去，並不妥當……」

席素儀道：「隴山莊主今晚出了事，辛七姑明天一定會來見師傅的，不如就讓她把兩人帶去……」

「不成。」金母微微搖頭道：「就因隴山莊主出了事，辛七姑縱然沒事，也是不無嫌疑，如果由她帶着二人去見金鸞，更會引人注意，此事且讓老身考慮考慮再說，不可魯莽從事。」接着又道：「丁易向老身建議，暫時由你改扮陳康和，你改扮好了，就可以出去了。」

谷飛雲答應一聲，就取出易容盒子，當場易起容來，不過盞茶工夫，便已竣事，起身辭出。

回到前進，只見管事曹復初站在左廊上，看到谷飛雲，連忙趨上前來，躬着身道：「屬下見過總管。」

谷飛雲一聽聲音，就知是丁易，不覺笑道：「你怎麼……」

丁易沒待他說下去，就壓低聲音道：「你快隨我來。」搶着走在前面，伸手推開房門，讓谷飛雲走入，就隨手把房門掩上。

這間廂房，放着三張床鋪，是給總管，副總管和管事住的。除了谷飛雲、丁易二人之外，另一個當然是副總管徐永錫了。

谷飛雲還沒開口，徐永錫已經先開口了：「飛雲，你去見過金鸞聖母

了?」

谷飛雲一怔道：「是爹。」

丁易在旁笑道：「咱們這樣一來，明天就可以公開露面了。」他不待谷飛雲問話，接着道：「他們三個（指陳康和、徐永錫、曹復初三人）已經改扮成莊丁了。」

谷飛雲在爹身邊坐下，就把今晚發生的事，以及自己去見金鸞聖母的事，詳細說了一遍。

谷清輝沉吟道：「玉杖彭祖昔年爲父曾聽人說過，當時人稱武林一怪，金鸞聖母既然把他說得如此厲害，自非虛語，至於東海龍王敖九洲，雄霸長江上下游數十年，望重武林，和金母齊名，曾有東龍、西鳳之稱，明晚不妨去見見他，你只要說奉醉道長之命給他送驪龍珠去的，不論他是否被迷，都不至於有事的。」

谷飛雲點頭應「是」。

谷清輝道：「時間不早了，早些休息吧！」

＊　＊　＊

三月二十九日，晴、多雲、是標準的風和日麗的季春時節。

大家剛吃過早餐，辛七姑陪同總接待祝纖纖一起走了進來，兩人依然穿着男裝。

第一個迎着她們的是總管陳康和（谷飛雲），他聳着雙肩，連連拱手道：「屬下見過總接待、副莊主。」

辛七姑道：「總接待是晋見總令主來的?」

谷飛雲連應了兩個「是」，一面抬着手道：「總接待請、副莊主請。」話聲一落，立即以「傳音入密」朝辛七姑道：「我是谷飛雲，東無忌傷勢如何了?」

辛七姑陪着五師姐走在前面，她知道谷飛雲精擅易容，不會離開西院的，但總是放不下心，這回聽到谷飛雲的聲音，心頭一塊大石總算放下了，一面稍稍回頭，也以「傳音入密」說道：「我知你不會有事的，大師哥被你震傷內腑，好像傷得不輕，今天早晨，我們一直都沒有見過他。」

祝纖纖、辛七姑進去晋見總令主，他沒奉召喚，自然不能跟着進去，就在階下站定下來。

過了約莫頓飯工夫，才見祝纖纖和辛七姑一同從屋中退出。

辛七姑見到陳康和還在階前站着，這就叫道：「陳總管。」

谷飛雲忙道：「屬下在。」

辛七姑脚下一停，說道：「谷飛雲假冒四師哥，喬裝隴山莊主，昨晚被大師哥發現，負傷逃走，奉大師哥之命由我擔任西路總令的連繫事宜，方才已向總令主面陳經過，以後有甚麼事，你可直接向我報告就好。」

谷飛雲連連躬身道：「屬下遵命。」

耳中聽到辛七姑以「傳音入密」說道：「東路東海龍王敖九洲和南、北兩路的人，都住在桐柏宮。」

谷飛雲一直躬着身，把兩人送出西院，就回身朝後進走來。

階上站着馮小珍、許蘭芬二人，看到陳康和去而復返，馮小珍冷喝道：「陳總管，你還有甚麼事?」

谷飛雲陪着笑道：「在下是晋見仙子來的。」

馮小珍正待開口，谷飛雲走上一步，壓低聲音說道：「三妹，是我呀!」

馮小珍聽得一怔，望着他道：「你是大哥，怎麼……」

「噓!」谷飛雲輕噓了一聲。

許蘭芬聽馮小珍叫陳總管「大哥」，也急忙走近過來，問道：「馮姐姐，他是大哥嗎?」

谷飛雲低聲道：「我有要事進去見娘。」一面回頭朝許蘭芬道：「昨晚我去見過令師了，出來再和妳說。」

許蘭芬眨着一雙清澈如水的眼睛，望着他點點頭。

馮小珍道：「你快進去咯!」

谷飛雲匆匆走入，來至娘的房門口，舉手輕輕叩了兩下。

只聽娘的聲音說道：「進來。」

谷飛雲推門走入，然後又很快的掩上了房門。

席素儀道：「飛雲，你來有甚麼事嗎?」

谷飛雲走到娘身邊坐下，說道：「方才祝纖纖和辛七姑來見聖母……」

席素儀道：「是娘陪她們去見師尊的，她們來向師尊報告孟時賢是你所喬裝，昨晚被東無忌識破，逃了出去，現在指定由辛七姑暫代，負責連繫事宜。」

谷飛雲道：「孩兒已聽辛七姑說過，方才辛七姑出去的時候，以『傳音入密』告訴孩兒，東海龍和南、北二路的人，都住在桐柏宮，孩兒特來跟妳老人家稟報的，娘是不是要向聖母請示，今晚由孩兒前去桐柏宮面見東海龍王?」

席素儀點着頭道：「這件事，娘會跟師尊去請示的，四路人馬中，東海龍王素孚衆望，他如能清醒過來，和咱們合作，自然最好也沒有了。」

谷飛雲道：「孩兒還想到了一件事。」

席素儀哦道：「你想到甚麼了?」

谷飛雲道：「東無忌把東、南、北三路人馬，都安頓在桐柏宮，只有咱們這一路却安置到這裡來，顯然是東無忌知道了孟時賢是孩兒喬裝之後，才決定的，他可能對西路總令也起了懷疑。」

「唔!」席素儀道：「這有可能，但他縱有懷疑，也只是懷疑而已，沒有証據，絕不敢輕舉妄動。」

說到這裡，目光一注，說道：「對了，陳康和是隴山莊的老人，他傷勢好了，一定會叫你去問話，此人心機極深，你說話時可得小心應付。」

谷飛雲道：「孩兒也想到了，娘只管放心，孩兒不會讓他瞧出來的。」

席素儀道：「你可以出去了，有事我會着人去叫你的。」

谷飛雲應了聲「是」，起身退出，馮小珍、許蘭芬依然站在階前，看到大哥走出，兩人都迎了上來，口中也同時叫着：「大哥!」

谷飛雲目光迅速朝四下掠過，低聲道：「兩位妹子，妳們記着，這裡隨時都會有人覷伺，在人面前要叫我陳總管，別讓人聽到了。」

馮小珍哼道：「有誰吃了豹子膽，敢到這裡來覷伺，我就給他一劍!」

谷飛雲笑道：「妳就是心直口快，這裡是他們的勢力範圍，處處都以謹慎小心爲宜。」

馮小珍臉上一紅，說道：「好嘛，以後在人面前，我就叫大哥陳總管就是了。」

許蘭芬低笑道：「姐姐又叫大哥了。」

馮小珍咭的笑道：「這裡又不是在人面前!」

許蘭芬含情脈脈的望着大哥，幽幽的道：「大哥，你昨晚見到師傅，有沒有說起九師姐和我……」

馮小珍輕輕推了她一把，輕笑道：「妳不是也叫他大哥了?」

許蘭芬急道：「人家叫慣了嘛!」

谷飛雲道：「自然說了，金鸞聖母本來要我今晚帶妳們去見她……」

許蘭芬喜道：「眞的?」

谷飛雲道：「但總令主認爲今晚是大會前夕，尤其昨晚我被束無忌識破行藏，一定會戒備得很嚴……」

馮小珍搶着問道：「昨晚大哥被他識破行藏，你們有沒有動手?」

谷飛雲道：「自然動手了，不然，我怎麼會改扮陳康和的?」

馮小珍又道：「大哥，你快說咯，後來怎麼樣呢?」

谷飛雲道：「說來話長，這時候沒時間和妳們說了。」

許蘭芬問道：「那麼今晚到底去不去呢?」

谷飛雲笑道：「妳不用急，到了晚上，家母自會設法替妳們安排的，好了，我外面還有事，要先走了。」

正待轉身走去，馮小珍跟上一步低低的叫道：「大哥……」

谷飛雲脚下一停，問道：「妳還有甚麼事嗎?」

馮小珍臉上一紅，她只是好久沒見到大哥了，想和他多說幾句而已，被他問得答不上話來，只是微微搖頭道：「沒……沒有……」

谷飛雲道：「那我出去了。」

急步往外走去，回到住處，爹和丁易都不在房中，就在椅上坐下，倒了一盅茶，剛喝了一口，房門開處，丁易施施然從外走入，這就問道：「丁兄，家父到那裡去了?」

丁易走到他對面坐下，說道：「伯父去見平掌門人、元眞子道長去了，昨晚的事情，他們都還不知道，自然要去和大家說了。」

谷飛雲笑道：「你消息眞多。」

丁易笑道：「不是吹牛，打聽消息，兄弟還有一手。」

谷飛雲道：「好了，你快說吧!」

丁易道：「第一件事，是醉道人的望仙觀被通天教佔據了，如今由他們總護法玉杖仙翁闢爲行館。」

谷飛雲曾在望仙觀住過三個月，聽說望仙觀被通天教佔據，不覺問道：「醉道長呢?還有觀中的道人不知怎麼了?」

丁易道：「據說望仙觀在半個月前已經只是一座空觀，一個人都沒有了。」

谷飛雲笑道：「大概醉道長早就料到通天教會不擇手段，侵佔望仙觀的，所以全數撤走了。」

丁易道：「第二個消息，束無忌昨晚被你震傷內腑，傷得極重，據說連夜就送到望仙觀去，剛才他已經瀟洒的搖着摺扇回來了，傷勢大概完全好了。」

谷飛雲道：「那是去找玉杖彭祖求治的了。」

丁易道：「大概是吧!明天就是大會的正日，他是總提調，當然要趕快醫治了，哦……還有，你猜，和他同來的是誰?」

谷飛雲笑道：「這個兄弟如何猜得出來?」

「告訴你吧!」丁易道：「就是被你廢去右臂的項中英。」

谷飛雲雙眉軒動，哼道：「這小子也來了，那就正好，在華縣因投鼠忌器，僅廢了他一條右臂，到了這裡，就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了。」

丁易聳聳肩，說道：「嗨!還有兩個人，說出來，你氣會更大呢!」

谷飛雲問道：「是誰?」

丁易道：「流星高升、地鼠孫發，他們兩個是跟隨項中英來的，據說……」

谷飛雲哦道：「丁兄，你還聽到甚麼?」

丁易道：「據說是他們兩個向束無忌告密的……」

「果然是他們……」

谷飛雲想起那天晚上自己和辛七姑趕去三官殿，自己給全依雲易容之際，發現十丈外有人偷覷，當晚高升、孫發二人不別而去，心中不禁大怒，說道：「這兩個豎子，差點壞了咱們的大事，我絕不會放過他們。」

正說之間，谷清輝從門外走入，問道：「你們在說甚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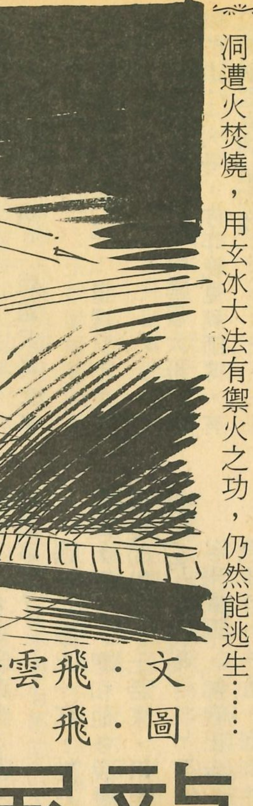
丁易把自己聽到的消息說出來。

谷清輝沉哼一聲道：「東無忌人稱小諸葛，果然善用心機，丁老弟替他傳遞消息，固然被他利用了，等飛雲落入他陷阱，還不知道是他佈置的呢!」

（未完・卅九）

上文提要：上官巧雲答應褚忠，願以上官堡之衆效力，古月蟬也願意為褚良安排拜訪師傳火眼眞人，她們志在追殺徐不凡，鍾雪娥則有意維護，使鍾玉郎很氣忿，大家正在商議對付，一見血旗、血帖，手上有兵，可以全面戒嚴，但徐不凡等已潛入總督府，伺機拚殺，已將褚鵬傑的人頭落地，徐不凡等雖然跌落機關坑洞遭火焚燒，用玄冰大法有禦火之功，仍然能逃生……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血劍屠龍

三才會人去樓空　何尚書通番伏法

駝背老人怒沖沖的道：「是皇宮大內，御園上苑，你擅闖禁地，已經犯下了滔天大罪，現在想滾也來不及了。」

說話中，不退反進，數十名兵勇壯漢，從四面八方攏上來。

王石娘怒道：「你們想幹甚麼？」

駝背老人道：「好說，先抓起來，再治以應得之罪。」

說抓就抓，圈子陡然縮小，大家一齊動手攻上來。

徐不凡忙道：「慢着，敢問這是不是魯王府？」

場中一片喊聲、殺聲、打鬥聲，駝背老人一味搶攻，根本聽不見，眼看一場惡戰已是無可避免。

「住手！」

驀在此刻，一聲嬌叱，一條倩影，朱玉梅在半空中連翻了三個觔斗，輕飄飄的落在徐不凡身邊，聲色俱厲的對駝背老人道：「亂來，這位徐公子是本宮的好朋友，怎可如此鹵莽，還不快退下去。」

「是，郡主。」

駝背老人擺擺手，大家只好退到三丈以外去。

朱玉梅望了徐不凡一眼，笑盈盈的道：「不凡，來王府應該走前門，怎麼從後花園裡來？」

徐不凡解釋道：「其實我並非專程來王府，是由於追趕褚忠，誤打誤撞的進來的。」

朱玉梅愕然一驚，道：「你追褚大人幹嘛？」

徐不凡還劍入鞘，略作交代，朱玉梅扭頭對駝背老人道：「聞駝子，你看見褚總督沒有？」

聞駝子馬上恭身答道：「沒有。」

朱玉梅不信，加了一句：「眞的嗎？」

聞駝子加重語氣：「奴才的確沒有看見。」

朱玉梅還是不放鬆，以命令的口吻道：「沒有看見，並不表示他一定沒有潛入王府，還不快領着大家到各處去給我搜。」

聞駝子不敢怠慢，領命率衆而去。不知何時，場邊站定一位身穿錦緞晨袍，仙風道骨似的銀鬚老者，慈祥可親的撫鬚長笑道：「好！好！有條有理，有板有眼，梅兒處理事情的方法愈來愈圓熟練達，看來眞的長大了。」

朱玉梅一見是父王，忙不迭的福了一福，口稱：「父王！」三步併作二步走，偎依到父親身邊去。

徐不凡急忙深施一禮，叫了一聲：「王爺。」

石娘娘、高天木禮貌更週到，同聲問候：「王爺千歲。」

朱玉梅在魯王的耳畔，嘀嘀咕咕的咬了半天耳根子，魯王笑意更濃，肅穆而又慈和的說道：「不凡，本王與你父徐全壽，當年同朝為官，交情非

淺，你們徐家的不幸遭遇，本王至為哀傷，他日奉旨進京，定當面奏皇上，以圖洗雪，並設法恢復你的爵位。」

一提到徐家的不幸際遇，徐不凡就泫然欲泣，悲聲說道：「謝謝王爺的垂愛，先父地下有知，亦當銘感五內。」

不一時，聞駝子便已返回，正經八百的道：「啓稟王爺，沒找到濟南總督褚忠。」

魯王朱高烈仔細追問：「王府內外，每一個可疑的地方都找過了嗎？」

聞駝子答道：「都找遍了，沒有。」

魯王轉過頭來，對徐不凡說：「不凡，為了慎重起見，本王歡迎你再仔細的搜一搜。」

徐不凡道：「王爺盛情，草民心領了，時間已久，褚忠說不定已經離開濟南城。」

魯王道：「濟南是他的老巢，遲早還是會回來的，這樣吧，有關他的罪狀、証物，可否交給本王，然後再設法將他拏下治罪？」

徐不凡不假思索的道：「王爺，此事草民想私了，不想驚動官府，更不敢驚擾王室，況且証物都放在血轎上，並未隨身携帶。」

魯王哈哈一笑帶過，未再繼續追問，朱玉梅欲請徐不凡主僕赴前面小坐，徐不凡婉言謝過，立與高天木、王石娘向魯王父女告別，從側門離去。

他行程的安排極為緊湊，沒見到褚良，又頗令他疑慮叢生，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等候褚忠，連夜便離開濟南府，一路北上，第二天的清晨，便與百里外的二老八駿會齊。

一同用畢早餐，徐不凡先命王石娘、高天木去三才會投送血旗、血帖，最後說道：「這兩天，可曾發現甚麼特別的事？」

地叟毛奇道：「有，昨天夜裡，有好幾撥子人從這附近的官道上經過，我們聽從公子的指令，皆按兵不動，未予理會。」

「都是那些人？」

「第一批是三才會的天、地、人三位堂主，西門堡主西門貂，還有黑虎莊的部份餘黨。」

「可知他們意欲何往？」

「聽他們談話的語氣，似欲返回三才會，準備與主人決一死戰。」

「好，咱們的下一站就是三才會，不知第二批是誰？」

「第二批是褚良，及部份四衣衛，好像是有急事要趕到京城去的樣子。」

「第三批又是那些人？」

「最後一批人數最多，有鍾玉郎、鍾雪娥、古月蟬、上官巧雲，以及四衣衛、上官堡的人，巴爾勒、布魯圖師徒也跟他們走在一起。」

「奇怪，巴爾勒師徒，於情於理應該拜訪褚忠才對，怎麼會在此地與鍾玉郎會合？」

丁威插嘴說道：「從他們的閑談中，似乎巴爾勒師徒曾去過總督府，但沒有遇見褚家昆仲，這才與鍾玉郎結伴北來。」

「嗯，我明白了，巴爾勒到的時間，可能正是我們去追褚忠的時候，彼此陰錯陽差，又錯過了一次索仇的機會。」

抬起血轎，繼續北上，未牌時分已到達冀、魯邊區，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此處，天高皇帝遠，山東、直隸皆鞭長莫及，正是武林人物發展勢力的溫床，三才會所以能在江湖上與上官堡、雙劍會鼎足而三，其故在此。

登上山崗，三才會的一大片巍峨建築已遙遙在望，徐不凡召來王石娘、高天木，問道：「血旗、血帖送到了沒有？」

高天木道：「俱已送到，柳清風人頭落地的時辰，距離現在還有三寸香不到。」

「三才會內可有甚麼新鮮的花樣？」

「看不出來，包玉剛、西門貂他們剛到不久，血旗、血帖一現，大家都顯得有點慌亂，似乎事先並無十分週密的準備。」

「那就好，咱們速戰速決，取下柳清風的人頭就走，褚良、巴爾勒皆謚返京都，我很躭心會有重大的陰謀正在進行。」

為了節省時間，及不必要的牽絆，將血轎留在原地，僅帶着石娘、天木、與二老，直撲三才會。

一踏進三才會的總壇，馬上發現情況不對，偌大的一片基業，竟然沒有守衛，沒有崗哨，甚至沒見到一個人，是一座空城，一座死城。

徐不凡看得一楞，王石娘等四人亦莫名所以，越往裡走，越覺得納悶，始終沒見半個人，三才會的徒衆，似乎在瞬息之間，逃避一空。

此刻，正走進一個四面高樓環抱，中間僅有一個三丈見方的小天井的地方，這正是三才會的中樞要地——三才樓。

血旗就高插在正對面的天樓上，血帖貼在左側的地樓上，右側的人樓上插着一炷香，還剩下一寸多一點。另一面正好是另一棟大樓的後壁，僅有一條甬道出入。

這麼重要的地方，還是沒有人。

這下可把王石娘弄糊塗了，道：「怪事，半個時辰前這裡還人來人往，現在怎麼突然間一個都不見了？」

地叟毛奇道：「大概是懾於主人的威名，不敢跟咱們打照面，已逃之夭夭。」

徐不凡皺着眉頭說道：「事情可能不會這麼簡單，三才會領袖武林，柳清風好歹也是一方霸主，如果不戰而逃，這個臉他一定丟不起。」

王石娘道：「那依主人看，柳清風在玩甚麼玄虛？」

徐不凡道：「可能咱們低估了他，中了他的疑兵之計，三才會必有萬全準備。」

哈哈一笑，旋又朗聲說道：「柳會長，你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別再藏頭露尾，有甚麼拿手絕活，最好一下子施展出來，這樣大家都省事。」

高樓之上響起一個洪鐘似的聲音：「不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躲得過今天，躲不過明朝，我柳清風不會不戰而退，更不會逃之夭夭，相反的今天一定要將你埋葬在三才樓……」

正面天樓的三樓上，出現一個身穿藍袍的花甲老頭，司馬彪、詹明秋、包玉剛隨侍在側，身後還有一大羣三才會的香主。

徐不凡道：「閣下想必就是三才會的柳會長了吧？」

藍袍老頭道：「老夫正是柳清風，一直在等你光臨三才會。」

「徐某現在已經來了，你的生命行將結束，在你未死之前，循例我還是要問你一句話，先師黃天德是否死在閣下手裡？」

「這是事實，老夫無意否認。」

「我二師叔又是何人的傑作？」

「大概是雙劍會長王坤元吧？」

「謝了，你乾脆，我也不嚕嗦，把脖子擦乾淨，準備受死吧！」

銀虹一閃，劍光如血，徐不凡毫不考慮，已將血劍拔出。

三才會長柳清風道：「且慢，有幾位朋友，老夫想先替你介紹一下。」

「不必介紹，我早已知曉，是西門堡主西門貂，還有黑虎莊的幾位朋友，對不對？」

「另外還有新朋友，雙劍會長神州一劍王坤元，王夫人玉劍追風姚夢竹，及其門下高手數十人，老夫要特別强調，『雙劍合璧，天下無敵』，王會長夫婦闖蕩江湖數十年，還沒有人能破得了他們合璧雙修的『鴛鴦劍』法。」

樓上傳來一陣雜沓的步履聲，展目望去，西門貂等人出現在地樓，人樓上出現一對中年夫婦，徐不凡認得那個冷艷美貌的姚夢竹，道：「王夫人，在下的一條左臂就是毀在妳的劍下，等一下最好格外留神，別把膀臂丟了，王會長更要小心吃飯的傢伙。」

樓上又傳來柳清風洪亮的聲音：「徐不凡，遠來是客，老夫不想佔你的便宜，願將三才樓的部署，事先告訴你，除了這四面高樓上，有各派好手把守，隨時可能採取暗器攻擊外，請注意天井之上的這一張網。」

徐不凡仰首一望，果見頭頂之上，有一張密密的網，冷然一笑道：「這種網子，徐某見多了，血劍削金碎玉，休想困住我徐不凡。」

柳清風嘿嘿乾笑兩聲，揚眉說道：「小子，老夫索性再做個順水人情，坦白告訴你，這雖然是一張普通的網子，却經過極不普通的特殊處理，全網浸以劇毒，沾膚即潰，見血封喉，不信你現在就可以試一試。」

徐不凡重重的一跺脚，道：「如有必要，徐某會試的，無庸柳會長操煩。」

一脚踩下，徐不凡發現有嗡嗡迴音，顯然脚下是空心，心中不禁大駭，噤聲告訴四人：「我們估計錯誤，無疑已涉身險地，稍待一旦遭到突襲，宜以『五行雷虎陣』對敵，務必在一擊之下就要了柳清風的命。」

他這兒話甫落地，柳清風又開口了：「請注意後面，也就是你們進來時所走的那條甬道。」

「軋……」

徐不凡主僕回頭看時，通路已被一塊厚重的石板封閉。至此，大家心裡更加雪亮，一時大意，已踏進別人預設的網羅。

柳清風繼續得意洋洋的說道：「最後一件事，請注意你們的脚下。」

三才會長柳清風是個老江湖，他之所以將全盤部署主動說出來，採用的完全是心理戰法，想收先聲奪人之效，瓦解敵方鬥志，然後再施以奇襲，斃敵於瞬息之間。

徐不凡居中，王石娘在右前，高天木左前，丁威、毛奇分居左右後方，五個人面向四方，緊貼在一起，已將「五行雷虎陣」擺好，柳清風却故弄玄虛，久久未見動靜。

雙劍會長王坤元探出一張狡獪的老臉來，道：「徐不凡，你已身陷絕地，百死無生，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知趣的最好將血書、血劍先交出來，老夫與柳會長、西門堡主上體天心，或許可以賞你們主僕一個全屍。」

天叟丁威怒不可當的道：「你放屁，人存劍在，人亡劍毀，你這一套猴兒把戲去哄娃娃吧。」

「軋……」

只見柳清風做了一個手勢，脚底猛一虛，地上的大石板霍然分向四面退去，露出一個大洞來。

洞並不很深，約莫三丈左右，裡面佈滿鐵筍似的尖刀，刀尖呈陰藍色，顯然已塗上劇毒，一旦失足墜下，一百條命恐怕也活不了。

同一時間，柳清風一聲：「殺！」飛刀、利箭、金錢鏢，所有的暗器一齊出籠，從四個不同的方向，集中一點，如暴雨一般洒下。

同一時間，脚下石板一動，「五行雷虎陣」立即運作，五個人聯成一體，以高速旋轉起來。

旋轉的速度極快，自然產生一股旋渦似的，强大無匹的力道，所有的暗器悉被這一道無形的氣牆震落。

而且，旋轉的方向是由下而上，愈轉愈快，愈轉愈高，猛地一式「炸彈開花」，五個人分別落在五個距離相等的不同方位。

糟！落地之後才發現，由於用力過猛，衝過了頭，竟然落在柳清風上面的一層樓上。

彼此交換一個眼色，決定將計就計，目前身在五樓，立足處正是樓梯通道，左右各有一排木板隔成的小屋，當即分散開來，隱入木屋內。

蹬！蹬！蹬！一陣急促的脚步聲，立從樓下傳上來，第一個登上五樓的是地堂堂主詹明秋，身邊還帶着四名香主。

一名香主就立在兩排木屋的中間，左右一望，道：「他媽的，這眞是怪事，明明見他們逃上來，怎麼沒見半個鬼影子。」

「搜！」

四名香主奉命行事，進入兩旁木屋內。

一踏進木屋，二名香主被丁威、毛奇點中穴道，如泥牛入海，沒了踪跡，另二人也着了石娘、天木的道兒，沒了影子。

不久，包玉剛也領着人上來了，幾名香主，同樣無聲無息的失踪了。

二人向前衝了幾步，目注木屋，包玉剛粗聲大氣的道：「喂，你們他媽的怎麼了？有沒有發現徐不凡，快滾出來答個話呀！」

沉寂依舊，無人答言。

詹明秋罵道：「混蛋，你們只會吃飯要錢，屁事也辦不好。」

包玉剛心知不妙，雙筆護胸，詹明秋暗提眞力，以刀開路，小心翼翼的走進木屋去。

詎料，才踏進半步，還沒有看清楚眼前的情形，驀覺一縷指風襲到，痲、啞二穴已被點中，馬上變成一個身不能動，口不能言的木偶，被丁威、天木拖到牆角去。

終於，柳清風上來了，大聲吼叫道：「詹堂主，包堂主，找到徐不凡那小子沒有？傷勢如何？你們在那兒？」

徐不凡倏然挺身而出，殺機滿面道：「在這兒，抱歉沒有受傷，已候駕多時。」

柳清風吃了一驚，想要轉身下樓，王石娘、高天木、丁威、毛奇已衝出木屋，分站四角，柳清風頓成甕中之鱉，適才的威風早已不見，驚惶失色的喊叫道：「王會長、西門堡主，姓徐的小子在這兒。」

徐不凡臉一沉，道：「柳清風，遠水救不了近火，你先走一步，王坤元很快就會趕到的。」

血劍挽起一片血紅色的光幕，直往柳清風脖子上竄，柳清風情急拚命：「老子跟你拚了。」抽出一把形狀古怪的彎刀來，奮力相抗，連劈三刀。

其實，他是個老狐狸，以進為退，以一對五，他根本沒有活命的機會，虛晃三刀，人已飛快退下。

蓬！蓬！丁威、毛奇連劈兩掌，堵住他的退路，徐不凡跨步而上，手起劍落，卡察！卡察！兩聲響，先斬斷他的彎刀，再砍下他的腦袋，然後，一把抓起他的屍體，扔下樓去。

天井下面佈滿尖刀，柳清風立即千瘡百孔，變成馬蜂窩。西門堡、雙劍會的人目睹此狀，俱皆驚駭失措，原本是萬無一失的計劃，却落得個極端相反的結果。一時，羣龍無首，紛作鳥獸散。

徐不凡朗聲說道：「王坤元、姚夢竹，別忙走，咱們的帳還沒有算呢。」

告訴詹明秋、包玉剛，點穴的手法很特別，半個時辰後便會自行解開，叫他們耐着性子歇一會兒，立與丁威等四人撲向雙劍會長王坤元所在的人樓。

這時候，徐不凡才發現，天、地、人三樓是三座各不相通的建築物，這也正足以說明，何以只有三才會的人出現，而久久不見西門堡、雙劍會的高手到來。

奔下天樓，本待登上人樓，神州一劍王坤元，玉劍追風姚夢竹夫婦已率衆離去，剩下一座空樓。

＊　＊　＊

血轎出現在江湖各地，早已不是一件新鮮事，但如出現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則非比尋常。

最近這幾天的夜裡，就有人在北京城親眼見到血轎，而且還傳出一連串的驚人血案。

先是一位江湖人物沒了性命。

再是二位文官，丟了吃飯的傢伙。

昨夜，有三名武將的腦袋也搬了家。

在天子脚下，徐不凡依然保留着他出道之初的老規矩，先插血旗，再貼血帖，然後才登堂入室，下手懲兇，作風絲毫未改，絕不偷工減料。

接連六條命案，轟動了整個北京城，刑部總捕頭馬致遠，錦衣衛指揮使廖九雄，職責所在，幾乎動員了手下所有可以出動的人，展開全面圍捕，却始終找不到血轎，自然也沒有逮住徐不凡主僕。

血轎晝伏夜出，沒有人知道它停放何處。

徐不凡主僕行踪如謎，沒有人知道他們落脚何地。

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草木皆兵，夜幕一降，街上便行人絕跡。

有那與徐、黃二家血案，沾上一點邊的人，更是整日駭懼，度日如年。

夜，深了，街上找不到一個行人，却見一頂血紅色的轎子，頂着逆風，快如奔馬一般，馳騁在大街上。

不久，血轎來至一棟宏偉的府第前，地叟毛奇走上前去，不管三七二十一，通！通！通！接連擂門三響。

門開了，探出半個頭來，喊了一聲：「血轎。」又縮回去，毛奇用力一撞，已跨進去，道：「我家主人專程拜訪，怎麼不懂得待客之道。」

守門的是半百老頭，道：「可是我

家老爺邀來的?」

「我們主人是來踐約的。」

「踐甚麼約?」

「踐血旗、血帖之約。」

「好吧，容老漢進去通稟。」

「不必了，我們自己會進去。」

血轎已抬上石階，闖進府門。

霍然，庭院內冒出來一名家將，四名護院，那家將沉臉喝道:「站住，尚書府可不是你們亂闖的地方。」

天叟丁威道:「我家主人要找兵部尚書何景泉，這裡沒有錯吧?」

「這裡正是何尚書的府第。」

「沒有錯就好，讓路。」

丁威向前硬闖，護院橫身相攔，那家將怒聲說道:「你家主人是誰?」

「徐不凡。」

「來本府何事?」

「見了那個姓何的老匹夫就知道了。」

幾名護院，豈是二老八駿的對手，三拳二脚就打歪了，血轎長驅直入。

尚書府內的家將、護院還眞不少，這時已聚集了數十名之衆，却始終阻擋不住血轎的前進之勢，衝破重重圍堵，直闖內堂。

有那腿快之人，早已通報進去，何尚書在六名護衛的簇擁下從內室衝出來，一照面就大聲吼叫:「大膽，老夫乃朝中重臣，豈容爾等如此張狂，給我抓起來。」

家將、護院或多或少都已經吃了二老八駿的虧，一個個面面相覷，無人敢輕率出手，何尚書身邊的六名護衛不知輕重，一齊朝血轎撲過去。

「滾!」

「滾!」

二老四駿，一人一招，一人一個，立將六名護衛打得東倒西歪退下去。

徐不凡步下血轎，望着面前朝服朝冠，穿戴整齊的何景泉說道:「你大概就是兵部尚書何景泉了?」

何尚書籠着一臉寒霜，大半輩子的高官厚祿，更養成一種優越的威儀，怒聲說道:「放肆，老夫的名諱也是你隨便叫的。」

徐不凡哼一聲，道:「一個時辰前，我派人送來的血旗、血帖收到了吧?」

「你好大的膽子，竟敢誣蠛朝中大臣。」

「所提的罪狀，有那些不實，你盡可以提出來，一一辯解。」

「你誣陷老夫忽視邊防，並受他人擺佈，派有通敵嫌疑的人鎭守險峻，可有事實根據?」

「歸化總兵褚鵬飛、大同守備于堅，太原總兵褚鵬擧，不都是你一手安排的嗎?他們皆通番有據，且已先後伏法。」

「你說老夫私通番邦，可有証據?」

徐不凡從血轎內取出一錠黃橙橙的金元寶，道:「証據在此，這金元寶上不但有韃靼的官記，且有你何府的鋼印，不可能是別人僞造的吧?」

將金元寶在他面前一晃，何景泉不屑一顧，道:「哼，這是欲加之罪，必然是有人仿製僞造。」

何尚書矢口否認，惹惱了徐不凡，方待發作，神偸孟元與神探刁鑽，押着一個乾癟老頭，從裡面走出來，乾癟老頭的手上，還戰戰兢兢的捧着一錠金元寶。

神探刁鑽道:「何大人，這位朋友你認識吧?」

何景泉神色一緊，道:「他是本府掌管金庫的何安。」

刁鑽道:「像這種金元寶，在庫裡面還有九十八錠，一錠被老孟盜走，就是徐公子手上的那一錠，一錠現在何安的手上。據刁某所知，五十錠是六年前，巴爾勒爲酬勞你協力殺掉徐全壽，拔掉韃靼的眼中釘所送，另外五十錠則是半月之前，才由巴爾勒親手送來，但不知又有甚麼喪權辱國的勾當在進行。」

何景泉的臉色開始有了變化，惱怒之中略帶幾許惶悚。神偸孟元在後面猛推了何安一把，道:「去告訴你家主子，這金元寶是你從金庫中親手取出來的。」

何安的膽早就破了，一個踉蹌正巧撞在何景泉懷裡，何尚書連罵二句:「混帳!混帳!」一脚將何安踢出去三四步。

徐不凡將金元寶丟回血轎，取出一封信來，道:「其次，你也是殺害我們全家的幕後主犯，有褚鵬擧的書信爲憑。」

何景泉氣壞了，近乎瘋狂似的吼道:「胡說，這簡直是無中生有，空穴來風。」

徐不凡道:「這不是空穴來風，是千眞萬確的事實，白紙黑字，你想賴也賴不掉。」

「拿給老夫來看。」

「一個臨死的人，我可以成全你。」

何尚書接過書信，細一觀看，臉色再變，雙手顫抖，一霎時精神亦告委頓，口中不停的咒駡褚鵬擧。

徐不凡奪回書信，沉臉說道:「何景泉，你現在還有甚麼話說?」

何尚書憤怒無比的說道:「就算這是事實，你又能把老夫怎麼樣?」

「我徐不凡要爲國鋤奸，爲徐家報仇，要你吃飯的傢伙。」

「大膽，老夫官高位顯，沒有人敢治我的罪。」

「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你罪無可逭。」

「老夫是否有罪，自有王法來公斷，你……」

「何景泉，在下今夜此來，就是執行王法。」

「徐不凡，你說你在執行王法，此話怎講?」

「去到陰曹地府時，閻王爺會給你解釋清楚。」

「你敢對王公大臣行兇?」

「不敢我就不會來了。」

一扭頭，徐不凡又道:「摘下他的烏紗帽。」

丁威、毛奇擰身而上，連敗數名護衛、家將，終將何景泉的紗帽摘下來。

緊接着，徐不凡接踵而上，何尚書連一口氣還沒有喘過來，便被摘下了腦袋瓜。

「咱們走。」

國賊已除，家仇已報，徐不凡不願久留，立即坐進血轎，離開尚書府。衆家將、護衛跟狗一樣，一陣瞎嚷嚷，窮喳呼，沒有一個人敢認眞追趕，也沒有一個人能追得上。刹那之間，血轎便消失在黑暗的街角。

接連穿竄三條胡同，跨越兩條大街，二老、四駿瞻前顧後，確定無人跟踪時，才放心大膽的將血轎抬進燕親王府。

燕親王乃當今皇上的幼弟，就住在王府井大街上，徐不凡走的是小巷內的側門，又值深更半夜，既未驚動府中僕役，亦未被路人撞見，可謂神鬼不覺。

側門內便是王府花園，茂密有林園之勝，更是絕佳的隱身好去處，丁威小心翼翼的關好門，血轎一逕抬進花木深處的三間小屋子。

這三間小屋子，原是園丁工匠臨時居住之所，一切甚爲簡陋，但因位於王府，又有老樹濃蔭遮蔽，却是最安全的好地方。

徐不凡親自將何景泉的人頭處理好，交代大家緊閉門窗，熄滅燈火，再好好的睡一覺，就在這個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

「篤!篤!篤!」

脚步聲由遠而近，最後在小屋柴門上敲了三下。

二老八駿俱都一驚，各自提足一掌眞力，守住一門三窗，徐不凡以低沉的聲音說道:「是誰?」

答話的聲音很熟:「是我，王安。」

徐不凡聽出來是燕親王府的總管，忙打開房門，道:「啊，是王總管，這麼晚了還沒有睡?」

王總管六十出頭的人了，精神仍極硬朗，聞言淺淺一笑，道:「王爺請徐公子赴前院一談。」

徐不凡道:「好，我馬上去。」拿了一件衣服披在肩上，隨即步出小屋，跟着王總管向前院走去。

霍然，一片衣袂飄拂之聲，劃破寂靜的夜空，牆頭上突如其來的冒出來三個人，徐不凡揚目望去，三人皆穿着綴有二十四排銅扣的緊身衣，足履雲靴，肩上的紅色大披風更是這一夥人的招牌，老少皆識。

王安小聲驚叫道:「糟糕，是錦衣衛。」

徐不凡拉了他一把，躲到假山石後，道:「王總管，別出聲，非至萬不得已，千萬不要現出身來。」

錦衣衛並未立即跳下牆來，以他們特有的，老鷹似的眸子，在左右掃視，巨細靡遺。

看了半天，看不出一個名堂來，其中一人說道:「眞他媽的邪門，血轎明明是抬進燕王府的後花園，怎麼一下子就不見了?」

另一人道:「會不會是你看花了眼?」

「不可能，從他們離開何尚書府，我就盯上了。」

「是否距離太遠，無法確定血轎的去處?」

「爲防被他們發現，距離是遠一點，但是這條巷子很長，中間又只有燕王府有側門，如果未入王府，於理一定會在巷尾見到血轎。」

「你是說血轎一定在燕王府內?」

「錯不了，絕對錯不了。」

「那咱們就進去搜搜看。」

第三名錦衣衛說道:「這恐怕不妥吧?一旦燕王爺怪罪下來，咱們可擔當不起。」

另二人同聲說道:「哼，眞要是在燕王府找到血轎，恐怕擔當不起的是他燕親王，到那時，咱們頭兒正可利用這個好機會，除掉這個眼中釘。」

主意一決，三人立即跳下牆頭。

先朝王府內張望一下，見無發現，三人互換一個眼色，踏進花園，前行十餘丈後又停下來，正巧立在假山的前面。

徐不凡的心情大爲緊張，王安的額頭已冒出冷汗，其中一人正欲到假山後面瞧一瞧，另一人已發現小屋子，擠擠眼，一齊抽出鋼刀，彎腰哈背，小心謹愼的走過去。

小屋門窗緊閉，錦衣衛甚麼也看不見，推推房門，却發覺被人從裡面反鎖起來。

事情已經挑明，三人毫不猶豫，猛可間，嗨!的一聲，合力破門而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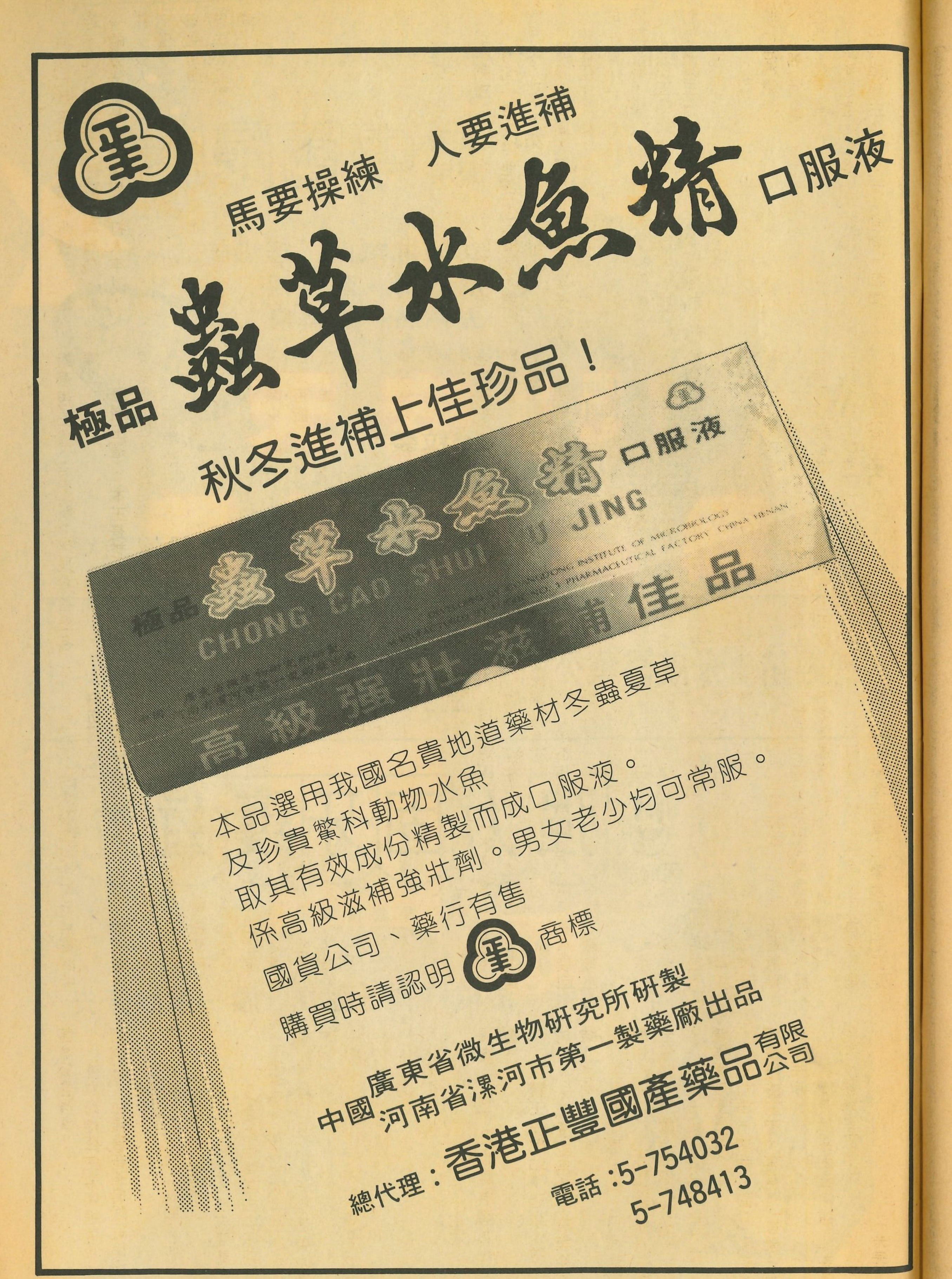
血轎就在眼前，三人喜上眉梢，還沒有看清楚小屋子裡有沒有人，驀覺血轎兩側掌風如刀，暗力洶湧，好像撞上鐵壁銅牆，雙脚才一沾地，便即被反震回屋外去。

二老八駿馬上追了出來，一名鼠目濃眉的錦衣衛說道:「你們選的好地方，難怪刑部捕快及錦衣衛，一直查不出血轎的下落。」

徐不凡已及時閃到三人身後，堵住退路，冷然笑道:「知道了，可惜你們也走不了啦。」

濃眉之人一個急轉身，道:「你要幹甚麼?」

血轎藏在燕王府，是天大的秘密



，消息一旦走漏，不論對燕親王或是徐不凡，都是天大的風波與痲煩，惟一的方法就是生擒活捉，打入牢獄，甚至殺人滅口，以杜後患。是以，徐不凡一言不答，出手如電，一名錦衣衛見苗頭不對，鋼刀才舉起一半，乃被徐不凡點中痲啞二穴，僵在原地不動了。

另一人也被二老架住，動彈不得，只有那鼠目濃眉之人反應極快，八駿出手稍慢，被他兔脫。

「不要跑。」

徐不凡身如春燕，快若奔雷，一連兩個起落已抓住他的紅披風，鼠目人好滑溜，解下披風，人却上了牆。

「站住。」

斜刺裡飛來一條人影，後發而先到，劈面一掌又將他震下院牆來，速度之快，功力之深，令人嘆爲觀止。

鼠目錦衣衛人還沒有落地，便被八駿擒住了，徐不凡見來人三十不到的年紀，一身錦綉，正是燕親王，忙深施一禮，道：「王爺好功夫。」

燕親王哈哈一笑，道：「那裡，比起你血轎主人徐不凡來還差一大截。」

「王爺，這三個傢伙怎麼處理？」

「你看着辦好了，但無論如何不能將消息洩出去。」

「那這樣吧，借王府地窖一用，請他們吃幾天鹽水飯。」

徐不凡宅心仁厚，不忍傷人性命，叫八駿將三人押入王府地窖，回頭對燕親王道：「王爺，找我有甚麼事嗎？」

燕親王道：「本王是想知道，何景泉那個老匹夫解決沒有？」

「已經解決，何老頭兒可是怕醜事外揚，未驚動外人，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順利就好，此刻多翦除他們一個，就減少老賊的一分力量，不過，剩下來可能愈來愈棘手，像錦衣衛指揮廖九雄、刑部總捕頭馬致遠，都不是省油的燈，你可要加倍小心。」

「不凡知道，廖九雄與馬致遠，都是褚艮的死黨心腹，同時也是我們徐家的深仇大敵，我不會放過他們的。錦衣衛、四衣衛、再加上刑部捕快，老賊幾乎一網打盡，幸虧王爺身兼九門提督，不然，我恐怕連北京城都進不來。」

踏着月色，燕親王向前走了幾步，立在碎石小路上，憂心忡忡的道：「廖九雄、馬致遠固然是褚艮的死黨，但錦衣衛、刑部三班六房，人數衆多，老賊却未能全部掌握，亦有本王的心腹安插其中，最可慮的還是四衣衛，這才是他權力的眞正核心，而大內的高手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只聽命於褚艮一人。」

一提到大內，徐不凡不禁爲皇上的安危擔起心來，道：「這幾天，王爺去見過皇上沒有？」

「曾入宮二次。」

「聖上的情形如何？可曾將褚賊的身份揭穿？」

「爲了顧及皇上的安全，本王僅作暗示，未敢明言，聖上近數月來龍體欠安，一直纏綿病榻，本王派了兩名親信，留在萬歲身邊，一有甚麼風吹草動，提督府的兵馬準備隨時勤王。」

徐不凡聞言心下稍安，正想進一步研究一下，如何來剷鋤褚艮的這一股勢力，王安去而復返，神色惶張的說：「王爺，錦衣衛指揮使廖九雄求見。」

燕親王愕然一楞，投來徵詢的一瞥，道：「這麼晚了，他來幹甚麼？」

徐不凡上前一步，道：「不管他來幹甚麼，見一見應該有益無損。」

燕親王遲疑一下，道：「不凡，你也來，躲在門後，來聽聽他如何搬神弄鬼。」

徐不凡頷首稱是，命二老八駿回房休息，與燕親王走進客堂，藏身在一排石屏風後面。

燕親王傳令有請，稍頃，走進一個三十多歲的軒昂威武漢子，身後的大紅長披風飄飄欲飛，益發顯得他步履快速，行色匆忙。一入廳堂，單膝跪地，行臣子禮，口稱：「王爺千歲！」然後起身說道：「打擾王爺清夢，望乞恕罪，實因有緊急情事，不得不黃夜稟明。」

不經意的朝石屏風後面望望，燕親王慢條斯理的道：「廖大人，究竟是甚麼緊急情事？」

錦衣衛指揮使廖九雄道：「本使得到消息，血轎曾在王府附近出沒。」

燕親王故示驚訝道：「啊，有這種事，這事可是廖大人親眼目睹？」

「是敝屬報上來的。」

「可否請目睹之人前來問話？」

「三名錦衣衛突告去向不明。」

「奇怪，血轎來燕王府附近作甚，難不成徐不凡這小子也想要本王吃飯的傢伙？」

「王爺技深若海，麾下猛將如雲，諒他還不敢。」

「那廖大人是懷疑本王庇護血轎主人徐不凡？」

「王爺言重了，本使是覺得，王府深廣，徐不凡也許有潛入躲藏的機會。」

燕親王呼地站了起來，道：「聽你的口氣，似乎認爲本王有與徐不凡勾結的嫌疑？」

廖九雄雙眉上挑，目視壁頂，神態倨傲的道：「本使純粹是爲王爺的安全着想，請廣爲搜查，嚴加防範。」

燕親王爲了表示清白，道：「歡迎錦衣衛搜查王府。」

廖九雄一拱手，道：「本使斗膽也不敢搜查王府，再見。」言畢，立即掉頭而去。

徐不凡閃身而出，道：「王爺，乾脆將他斃掉算了？」

（未完・廿三）

中國科技大貢獻　拓展醫學新里程

中國一大醫學發明近年來受到世界各地的讚譽：

- 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 瑞士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
- 《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青春常駐的神奇作用”。
- 北京中央電視台新聞發佈中讚譽和肯定其功能和價值。

這是什麼呢？就是——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是中國管理科學院集中多位著名專家教授，採用生物工程技術研製而成的一種營養液，故其功效神奇，廣受稱讚。本品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並榮獲中國協和醫科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軍事醫科學院、中國科學院等通過臨床應用及成份試驗，證實具有最高水平。



天安851
超級營養液

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請認清“天安851”防止仿冒與倒賣。

- 提高血清蛋白合成，改善蛋白營養。
- 具有認別不正常細胞的能力，可緩解疼痛。而對正常細胞則是一種營養品。
- 常服可青春常駐，延年益壽，自動調節人體機能，增强免疫能力，增强體質。

每瓶500毫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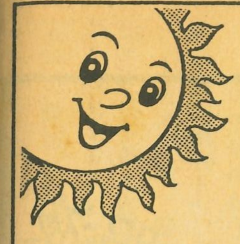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鄭重聲明

本品自銷售以來，因療效顯著，享譽中外。但是市面不斷發現仿假冒品拋售。我司除採取法律行動起訴外，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及鑒別眞假，由1989年1月20日起，每瓶盒蓋內蓋上印章及附加通知信一份，希鑒別上列印章，以免受騙。

備有詳細資料，歡迎索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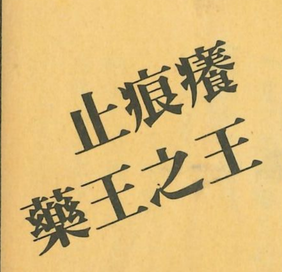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
北京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出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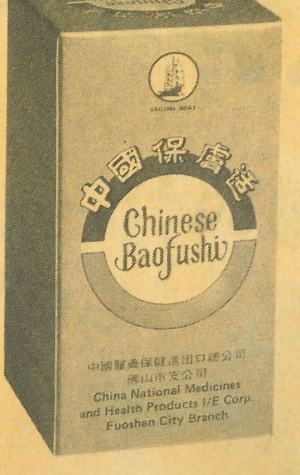
總經銷：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香港永樂街135號三樓
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電掛：3516 H.K.
FAX：5-597762　TELEX：74483 STLKC HX
香港皇后大道西77號荷里活中心十九樓A座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電話：0-6056216
圖文傳眞：0-6912119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